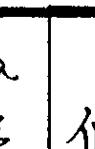


注文中林三

文一百一十九　重九百一十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引云、旻説文所無、粗扇殊甚、説文建首目与舉目使人也、从支目讀若賦、會意字从之、小篆縦目者、古文皆作横目、此為恒例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三四頁）

目 象形 <1802>

眡

眡 員鼎〈0613〉「王獸狩于昏敔」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眡眡皃从目氏聲爾雅眡視也銘即用為地名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五頁）

a 柯昌濟曰『昏古文視字見周禮說文……昏字當从氏聲殆即氏羌氏字之假借』（韡華四六頁員鼎）

楊樹達曰『昏字上从氏下从目說文四篇上目部云「眡視貌也从目氏聲承旨切」此昏數地名……昏數何地不知所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家語作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支宮支與祇古音同从氏作祇者誤也穆天子傳注引紀年云「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豈南鄭有祇林祇宮則因地而為名歟」（積微八〇至八一頁）

鼎鼎跋（參3159數

盱

盱

妹代壺盱我室家 〈1830〉「盱我室家」

高田忠周曰說文盱張目也从目于聲易盱豫悔王肅注大也轉義莊子寓言而睢睢而盱盱注跋扈之皃然盱之言亏也舒于而開張也其義存于于聲古字省文段借唯當以亏為之別義說文一曰朝鮮謂慮童子曰盱朱駿聲云段借為忏詩都人士云何盱矣箋病也爾雅盱憂也又重言形況字廣雅盱盱元氣也（古籀篇四十七第六頁）

a

郭沫若曰「盱」与訏通但此當訓為大詩溱洧洵訏且樂毛傳云訏大也尔雅釋詁同漢書地理志下引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亦云盱大也（兩攷二二八頁杖氏壺）

郭沫若曰「昃字當即是旰字，漢書地理志下引詩湊洧洵訏且樂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云：盱，大也。毛傳及尔雅均訓訏為大，凡从于聲之字多含大義。」（金攷四〇五頁至四〇六頁杖氏壺）

罨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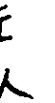
罨 罨

罨卣 〈2717〉 「王姜令 令乍册罨安尸白𠂤伯」「尸白寅倗罨貝布」

b

罨窟 〈1120〉 「罨乍寶𣪘」

c

d 

罨伯 罨伯

卣 〈2673〉 「白伯罨乍寶尊彝」(A·B)

罨 罨

器 〈3037〉 「豐羊一罨」

e

罨 罨

f 數字訛為環

罨 罨

畜生盉玉環 〈1387〉 「玉罨環玉珠」

〈2137〉 「君令余作冊罨安𠂤伯」

c,d 徐同柏曰「古文面象人面形，是文象面有囧有眉目有口有耳形面之左从人，迺古文面；鄉也，迺面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

說文引作面室宗室五器之數。（从古卷十三．二十六頁周伯面卣）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南宮中鼎有俞字宣和博古圖釋作懷此銘𠂤形頗相近疑亦褱之變體也蓋鼎變四作目而茲變小作曰耳

胡石查說說文褱𠂤也从衣眾聲徐鉉曰眾非聲未詳據此銘字中作𠂤析之為眉目口蓋象子在褱抱之形說文孕字注云褱子也是知褱子為褱字最初之義得此𠂤字古文可以補鼎臣所未詳其衣字下方作十字形者非羨文古衣前有結此為袒衣故結弛於外正以足褱字之義

張孝達說胡釋甚辯詳思之仍當是褱字即還環積古攈伯褱敦正如此作(攀古一冊二八頁伯𠂤卣)

方濬益曰石查司馬張孝達尚書均有釋文石查說曰說文褱俠也从衣眾聲徐鉉曰眾非聲未詳據此銘字中作𠂤析之為

眉目口蓋象子在褱抱之形說文孕字注云褱子也是知褱子為褱字最初之義得此晉字古文可以補鼎臣所未詳其衣字下方作十字形者古衣前有結此為袒衣故結弛於外正以足褱字之義孝達尚書曰胡釋甚辭詳思之仍當是褱字即還環積古遽伯睘敢正如此遽益按古人於名字每多意造或變易點畫此字介睘褱之間以眉目口形在衣中言之則釋褱較塙男孝傑曰衣之下方作十字形者乃又字蓋又者手也母之褱子身在衣內僅露其面褱正象以衣褱子露面之形又所以抱之也（綴遺卷十二．十八負伯褱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睘目驚視也从目袁聲詩曰獨行睘々素問診要經絡論目景絕系注謂直視如驚兒此為本義（古籀篇

四十七第六頁

b 高田忠周曰「按景訓目敬爲視也。从目袁聲。此作睘其省形而
下作彐又即手也。然則此篆當釋作擐。說文：繯貫也。从手睘聲。
古文又即手也。此睘即擐古文。無疑矣。但擐亦應段借爲睘。」（古
籀篇五十五第一六頁）

f 郭沫若曰「玉環字。毛公鼎作瑮、番生段作瑮、余謂睘即玉環
之初文。象衣之當胸處有環也。从目、示人首所在之處、小篆誤作
睘、說文云：目敬爲視也。从目袁聲。義非其本。字形亦失。」（金攷
二一九頁釋芙）

c,d 馬叙倫曰「倫謂衜是擐字。見說文。此蓋文也。當文作衜。其
𠂇即手也。上𠂇與𠂆爲衣字。非𠂇獨爲一字而爲𠂆之異文也。

罩從衰得聲、衰從𠂤得聲、此丫亦當與○連而為西省
畫之省變也、金甲文作畫、位置每易常軌、非審字之異造
不易抉定耳、㗊（刻詞一三九頁白擇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罩、目驚也、从目衰聲』詩曰『獨行罩罩』、金文
罩作 、衰作 、克鼎遠字所从罩衰兩字並从 聲、說文謂衰从衣
省聲、然未見有从衣不省之古字、故許說不可信、郭沫若謂罩
象衣當胸有環、从目示人所在處、罩字所从衣中之○、郭釋為
玉器是也、馭方鼎王親易馭方玉五穀、穀字不从玉而从○作
穀亦以○為玉、玕字彪𡍮卣作玕亦从○、然以字為會意則非、
實乃後之初文、說文失收、爾雅釋器云「佩衿謂之褖」、注「佩玉
之帶扈」、說文云「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从玉爰聲、爾雅

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相引之說段氏亦曰未聞瑗環同為佩飾因肉好不同而別瑗為玉故从玉爰聲後為佩玉之帶故从衣爰聲其初文則象衣當胸有瑗罴袁並从之得聲說文謂袁長衣皃此非其欵誼罴袁一字罴目欹驚也左昭二十年傳「無所還忌」注「猶顧也」周語「視無還」注「睛轉復反為還」還即罴示目之動作故从目袁獨行也故从止从止之字譌類似獨行無依徬徨欹驚顧也師遽方奠環从袁作瓔此罴袁一字之証也圜字或作寰其証二也伯罴卣罴字所从目移於衣中此變體也方濬益从胡石查釋袁徐同柏釋面馬敘倫釋擐馬氏更謂曹之丫當與○連為叀之省變罴非从袁聲已見上說而馬氏強為砌辭附會未可信也

(一)名詞人名「罴乍寶𣪘」(罴𣪘)

孳乳為環璧也「玉瑗玉琁」(番生簋)

a 眾 靜簋 〈1366〉 小子眾般眾小 在眾人僕學敖

b 矢方 奠 〈2444〉 王乎史戒冊令 吳蘭詣眾叔金

c 井侯 簋 〈1378〉 王令 令 眾內史曰

d 矢方 奠 〈2446〉 眾及卿事寮 眾者諸尸 眾里君 眾百工 眾者侯

e 小臣謎簋 〈1357〉 小臣謎蔑曆 眾易錫貝

f 大尊 〈2152〉 眾卿事寮 眾者諸尸 眾里君 眾百工 眾者侯 令我唯令 令女二人太 眾矢 奠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g 鬱簋 〈1354〉 令女汝嗣成周里 眾者侯諸侯大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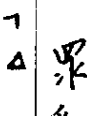
h 毛公旅鼎 〈2437〉 我用飲厚 眾洎我友

i 令鼎 〈0660〉 肖嗣眾師 氏小子卿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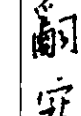
j 肖嗣司馬或後 國戠伐滕

k 寰鼎 〈0641〉 濂公令 命寰眾史 諫曰 呂師氏眾

l 矢 奠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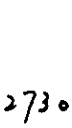
射「㠯眾」奮先  賈王

馬走「㠯眾」奮 卣

 卣

匡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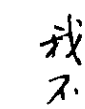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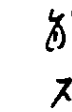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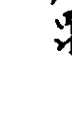
賈王眾㠯牆棄（盖）

賈王眾㠯牆棄（器）

寅寇于成周「㠯眾」黃卣卷

 鬲盨

 鬲盨二

 史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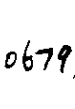
楚住眾㠯

平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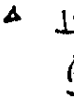
歸奚姬飴器）

季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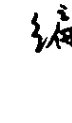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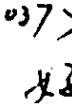
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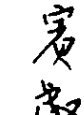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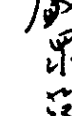
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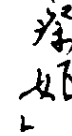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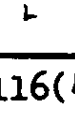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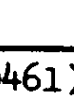












〈1497〉「其邑級眔勻
高兄眔△
雝」

〈0036〉「敔眔△蔡姬永寶」〈0046〉「士父其眔△曰曰萬季」〈0581〉「錫眔△曰曰曰曰曰休」
〈0633〉「眔△多倗友」〈1289〉「渣司土逨眔△畐作厥考尊彝」〈1343〉「畜眔△厥子孫永寶」〈1388〉「令命女汝嗣乃且祖舊官小輔眔△鼓鐘」〈1944〉「用萬季用楚保眔△弔叔孝」〈1951〉「王令命士上眔△史夷嗌于成周」「眔△賚賞卣瑚貝」

〈2151〉「王令盞曰攝嗣六自眔△八自㪔」〈2445〉「王令盞曰叡嗣六自眔△八自㪔」

b阮元曰「眔.及也.即遝字之省.方言曰.遝.及也.關之東西曰遝.」(積古卷五、三十五頁吳彝)

方濬益曰「眔即遝字說文遝迨也」(綴遺卷一.二十五頁敔鐘)

吳大澂曰『眾及也說文眾目相及也从目从逮省今經典通用逮爾雅釋言逮遝也漢碑文逮字多作遝如石經公羊殘碑祖之所遝聞劉寬碑未遝誅討陳球碑遝完徂齊漢時去古未遠古文本義未盡泯也』(憲齋二册十一頁虞鐘)

劉心源曰『眾說文目部云相及也从目隶省聲徒合切音案小徐本作讀若与隶同是也褱字从眾得聲不得作徒合切說文又云隶及也又从尾省又逮下云唐逮及也逯下云及也皆通用經史亦用暨洎泉』(奇觚卷二.五十二頁毛公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眾目相及也从目隶省按小者尾省目見尾將及之也古作眾毛公鼎說文云『眾詞與也从从从目聲』書敦

曰泉答繇案古文泉按古言及多用眾諸彝器言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厥僕靜敦小輔眾鼓鐘師嬰敦僕令眾簋謀曰是也書泉鼎

答繇衆必衆字衆从目與自形近或作衆鐘亦與作衆者相類蓋隸譌爲衆則依隸制篆也」（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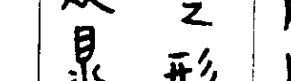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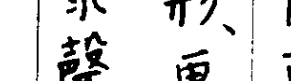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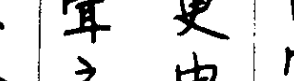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衆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隶及也相及者相隶手曰隶目曰衆兩字音義皆近然此等篆文下形似水自異亦尾毛从形也隶字多作肄而或作隶亦同」（古籀篇四十七第八頁）

徐中舒曰「衆說文作眾說解云從𠙵自聲古文作眾三字石經作眾均為衆之譌體春秋作暨又別出諧聲字」（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三頁遊敦考釋）

郭沫若曰「衆字卜辭及彝銘習見均用為接續詞其義如及如與說文目部有此字曰衆目相及也从目隶省讀若与隶同也」

部復有泉字、曰泉、衆詞、與也、从𠂤自聲、虞書曰、泉咎繇、𡍮古文泉、案此二者本係一字、自乃目之譌、𠂤乃𠂤之譌、而𠂤亦非隸省、泉於甲骨文字有左列諸形、

據殷虛文字類編四、一、

字之不从隸省甚顯而易見、金文亦有異形、如免簋作  周金文存三、一二、周公𣪘作  見上揚釋文、貫玉泉卣作  貞松堂八、一九、亦斷非隸省、由此等殷周古字形以推測之、余謂此當係涕之古字、象目垂涕之形、更由音而言、許云、讀若與隸同、隸涕古本同音字、而从泉聲之字、如禳在脂部、黽黽在文部、与脂部為對轉、譌字之泉从自聲者亦在脂部、是則泉聲本在脂部、逮假為及与字、遂襲取及音而轉入緝部、与後起之涕字分

離、更形變為泉、泉泉遂判而為二、新出魏三字石經皋陶謨殘字𠂤益奏庶鮮食、𠂤字古文作泉、隸書作泉、从自从水、从自雖已形變、从水尚不失古意、然此又用洎為暨之所從出矣、書無逸爰暨小人、鄭玄詩譜引作爰洎小人、要之泉寔古文洎、用此本義者于古器銘中有一例、令鼎是也、其文云王大耤農于謀田鬲陽、王射、有嗣泉小子師氏卿射、王歸自謀田、王駿豐仲賜仆、令泉洎奮、先馬走、王曰、令泉奮、乃克至、余其舍女汝臣十家、此兩令泉奮句前人均釋為令与奮二人、辭不可通、蓋未知泉之本義也。」（金攷三二六頁至三二七頁臣辰盉銘考釋）

吳闓生曰「𠂤字金文習見即洎暨字及也說文作𠂤或讀眥者非。此字在金文从目从小與說文不合故學者疑為遝之省

文不知說文象古文眾即眾形之訛變也說文眾目相及也从
四隶省當云隶省聲與象本一字後人讀他合切乃為音切者
之誤加也說文音切時有誤加不可不辨(吉文卷一第一四頁
藉田鼎)

周荁生曰『眾字說文眾目相及也(隶及也漢石經公羊傳祖之
所逮聞也今本作逮中庸所以逮賤釋文作遝此眾與隶音義
俱同之證)周礼秋官司隶掌五隶之法前漢百官公卿表司隶
校尉周官司眾或為司隶』(文參一九五七第八期五二頁鄜縣
周代銅器銘文初釋)

高鴻縉曰按『字原倚目畫其流淚形由物小生意故為眼淚
之初文名詞商周時借用為接續詞甲金文均如此意如及與

秦漢乃另造淚字淚行而眾廢其借為及與者形或譌變作泉
說文泉眾詞與也从水自聲虞書曰泉谷錄自出川古文泉其冀切
今按堯典作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繇史記作禹拜稽首讓
於稷契與臯陶可見眾之本意漢時已亡而其用為借意與者
形復譌誤說文解字詁林後編六八四五頁補淚篆丁福保曰
案說文無淚字慧林一切經音義二卷二頁淚注引說文涕也
从水戾聲又八卷十一頁引作淚涕泣也从水戾聲許書原本
當有淚篆今逸據補今按自目曰淚自鼻曰涕(涕或作洟)王褒
童約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淚涕二字分用與今同(字例二篇
二三三頁)
陳夢家曰「卜辭和西周金文多以「眾」用為名詞與名詞之間的
連詞所以渚司土逯逐眾圖卜厥若簿彝應是康侯與渚之司

徒兄弟所作文王的祠器.

此器若認為二人所作.則應名為「康侯圖沐司土逯毀」.若認為後者所作.則應名為「沐司土逯毀」.今為簡便計暫名為「康侯毀」.但必須指出一點.即凡屬沐或沐白諸器都有同一的族名(在銘前或銘末).而康侯諸器則無.如此.此器應屬於沐白所作.

于省吾和楊樹達(歷史研究一九五四.一.一二一至一二二頁)均不以圖字為人名.因此不以眾為連詞.他們的讀法必須以沐司土為作器者.而厥考乃指此人之父.我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因見同年四月號柏林頓雜誌載有此器.所作考釋如上.而未曾顧慮及此.(金選二八頁西周銅器斷代.康侯毀)

周法高曰「拙著康侯毀考釋云.『我們看銘文.潛爵土逯眾圖作厥考尊彝.那麼這是逯和圖兩個人為祭祀他們的父親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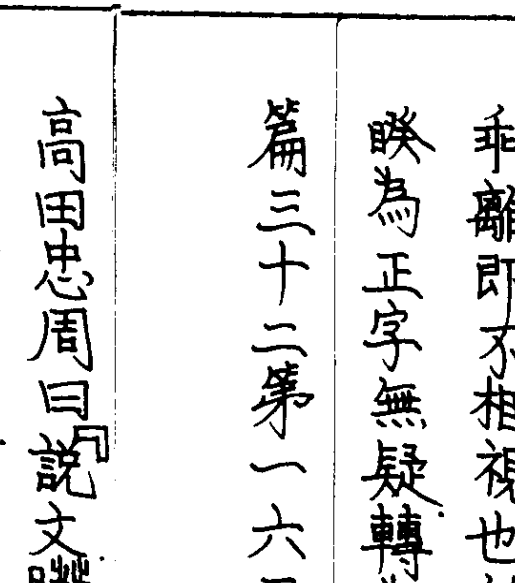
制作的一件器物．他們可能是弟兄二人．金文零釋」釋七頁．案金文零釋出版於一九五一年．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發表於考古學報第九册．一九五五年．較余說遲四年．陳氏於一九四〇年發表周公旦父子考．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似未見此說．

于省吾引吳闓生云．「眾者及也．者．齣土遠及圖．言與其謀也．」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序　楊樹達謂．「眾蓋謂參與授封之典禮．積微居金文說二四五頁　白川靜金文通釋謂人辭金文中「眾」原為並列連詞．轉為逮及之義．並引「貞．上甲𠂤眾唐(前．二．四五．二)」「走」其眾厥子孫萬年永寶用(走設)為證．「眾」乃「迨遝」之遝．「迨」在金文用會聚之意．「迨遝」．廣韻解作「行相及也」．「眾」表共同關係之例如縣改設「我」不能不眾縣白萬年保．「叔弋設」．「叔弋下寶簠設」．眾中氏萬年．用侃喜百生．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案甲金文中「眾」用作聯詞．似無可疑．白川氏所舉四例仍為聯詞之例．謂「上甲𠂤

與唐」(甲骨文中常有片斷詞語．此其一例)「走其與厥子孫萬年
永寶用」「我不能不與縣白萬年保」「與中氏萬年」「眾」解作聯詞「與」
無不可通．然則潛嗣土逨與康侯當為弟兄．似無可疑．」

〈大16〉「從其眾𠂤𠂤子𠂤孫𠂤萬季永寶用」〈大17〉「曰殷寘眾𠂤子鼓睘璽鑄
旅盤簋」〈大18〉「令女汝眾𠂤眉覲足對各」

睽



睽 从目 癸聲

大盂 <13767> 王乎吳師召大易錫趞睽 里 王令命善夫豕曰 謂趞睽曰 睽 寘官

永章璋 睽 令豕曰 謂天子 永白 与睽

頌簋 大易錫里 寘睽 氒職 章

高田忠周曰 按說文 睽 左右兩視也 从人癸聲 又睽目不視也 从目癸聲 其古文如此 傒亦當作 傒也 又易序卦傳 睽者乖也 乖離即不相視也 傒睽皆一義之轉 實當同字 其義主于目作睽為正字 無疑 轉為左傳十五傳歸妹之睽字作傒或可 (古籀篇三十二第一六至一七頁)

高田忠周曰 說文 睽目不相視也 从目癸聲 廣蒼 睽目少精也 轉義易序卦 睽者乖也 襍卦 睽外也 又疊韵連語 魯靈光殿賦

顯顙而睽睢注張目皃蓋不視故張目而望也其狀睢然矣故此篆从睢為正形小篆从目省文耳劉心源云案此字从睢从癸舊意睢為並目與目同義故讀睽心源疑是棄字說文棄棄也从木入象形睢聲散氏盤棄效棄父作㚔亦此字此亦是人名今姑仍舊釋而存畺說于此此攷非是彼㚔實棄字下明从木此作㚔米與木迥別而明癸字』(古籀篇四十七第一〇頁)

a-c

柯昌濟曰『㚔舊釋作睽从睢則古文也』(韡華一八二頁大敔)

伯旬鼎 〈·494〉「伯旬」作「陳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旬或从目旬聲。按古作旬，伯筍父鼎旬字偏旁。旬眩也。引為眩轉之象。劇秦美新：匪嘗有顛旬病是旬即眩也。」（文源）

相

相侯休于厥在口錫弔 庚壺 〈2837〉「庚戌口寅 其王馭軔 金口揚口口事文考」

〈1297〉「△相侯休于厥在口錫弔

方紹滕相△闢 桼馬 四年相 邦戟 〈3135〉「△相邦樛 旅之造」

口口口其王桼馬」

〈3134〉「季丞相△觸造咸市葉工武」

〈3160〉「守椃杜波」

林義光曰『說文云相省視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按从木非取其可觀凡木為材須相度而後可用从目視木古作相侯敦』（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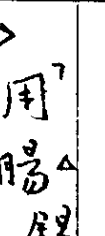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爾雅釋詁相視也又說文詩曰相鼠有皮是以證轉義

也書盤庚相時愼民禮記月令善相丘陵詩椓橛樸金玉其相皆亦然矣有形可觀故可觀之形亦謂之相或云此義段借為像』

（古籀篇四十七第一二頁）

〈大53〉「用之勿相」

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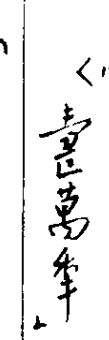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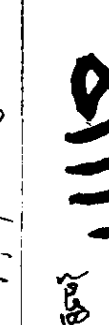
賜 于賜錫為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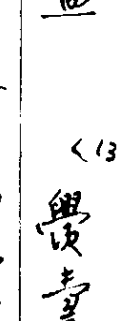
召尊伯懋父賜召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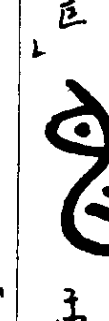
<2143> 甲午伯懋父賜召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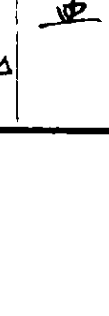
b



c 



d 



民可讀

共容盦

m 吳大澂曰『昜从目从易當即慢易之易彝器中多字皆讀錫此从目非从貝之賜字也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說文昜目疾視也大澂以為疾視者一過目而不留有輕易之意疑古文易昜為一字方言昜施欺謾之語也昜施之昜亦當从目不从貝隸書目貝二字易混也古文有假昜為賜者見虢季子白盤郡公簋昜為本字賜為假借字也』憙齋四册七頁毛公鼎

γ 劉心源曰『錫作昜說文昜目疾視也从目易聲施隻切此銘用為賜錫賜音義相通古刻君易為之讀錫亦可讀賜虢季子白盤王孚乘馬曾伯霥簋天貺之福竝賜字曾伯霥簋金道錫行又从金合錫字為之与本銘誠从糸一例禹貢九江納錫

大龜錫土姓史記夏本紀竝作賜易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侯命釋文馬本作賜此錫賜通用之證毛公鼎風夜敬念王畏不 則讀為易也（奇觚卷五二五頁郘公諴簋）

m 強運開曰『 毛公鼎夙夕敬念王畏不賜方言賜盡也運開按今俗不賜仝不儩』（古籀三補卷四第一頁）

g 高田忠周曰『按昜字說文所無．且亻與日小異．此日蓋肉字也．說文肭牛百葉也．从肉昜聲一曰．鳥脽胜．或从比聲作朋是也．但銘意段借為比字轉義．又爾雅釋詁．比俌也．易象比輔也．親昵接比．以輔翼也．此義可以解銘意．』（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三頁）

γ 高田忠周曰『按元冉為賜字．然字明从肉从昜聲．但說文肉部無腸．腸當關字．說文骭骨閒黃汁也．从骨昜聲．讀若易曰夕惕若厲．

蓋許公傳讀如此而字元以易為聲古音觴賜同音可識矣又省骨作肉猶髕字或省作臏臏見周禮注』（古籀篇四十二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云賜當即慢易之易說文賜目疾視也以為疾視者一過目而不留有輕易之意疑古文易賜為一字按吳云易賜同字非是說文賜目疾視也从目易聲此易蓋骳省骳為輕侮義經傳皆以易為骳也此文義亦以賜為骳亦同聲之通用者下文亦同矣』（古籀篇四十七第一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於文義正是賜字然字形从目从比顯明者斷非賜字而毗亦字書所不收此古字逸文也要毗字从目比聲

比易古音同部通用故銘借昜為賜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二二頁）

a 吳闓生曰『賜易同字齊侯鐘虔卹不易曾伯霥簠金道錫行錫作鍚是賜易同字之證』（吉文卷一第三頁毛公鼎）

g 柯昌濟曰『昜从臣从比說文所無考金文从臣之字甚多䏚字見小子䏚鼎䏚字見䏚鼎疑即孳增二字古文也孳增皆有多誼昜字从臣其誼亦當訓有多厚之誼疑即圪之古文休昜小臣金猶云嘉之復厚賜之也說文圪地相次也案圪引申有增厚之義當即是字』（韓華三七至三八頁曾侯伯鼎）

m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賜窓齋釋慢易之易云彝器中多字皆讀錫此从目非从貝之賜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說文昜

目疾視也疾視者有輕易之意疑古文易賜爲一字此承上文敬念王威而言猶詩言不易惟王帝命不易也孫詒讓云此賜字當爲易段字畏讀爲威言敬念王威不易也綱案徐釋賜非近王觀堂引虢盤釋賜爲賜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方言賜盡也此仍沿窓齋虢盤郘公簋段賜爲賜之說細案此字从目从易決非賜字蓋古文雖形體變易無定唯目形貝形截然不同此字窓齋所釋甚塙故孫氏特申言賜爲易之段借也」（斠釋九頁）

g 楊樹達曰「休下一字左从目、右从比、字从眡、蓋从比聲、字假爲畀、休畀謂賜與也。」（積微八十四頁易鼎跋）

m 王國維曰「賜目疾視也。古文以爲賜字。古錫賜一字。本但作易。虢季子白盤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征蠻方。則假賜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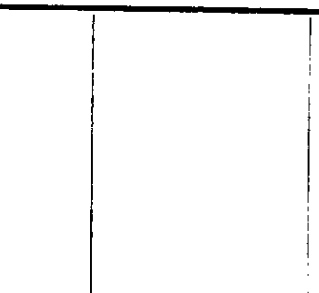
曾伯黍簋金道鑄行字又从金从賜後世因其繁而徑改為从金从易或从貝从易於是有錫賜二字矣賜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注引方言賜盡也今本方言連此撰斯盡也戴氏疏證據此改為鍚賜撰斯是也古詩秉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唐書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誼皆為盡詩大雅王赫斯怒箋斯盡也釋文斯鄭音賜玉篇澌又音賜水盡也廣韻澌亦作凘是古語謂盡為賜不賜猶言不盡矣(觀堂二〇一二頁毛公鼎銘考釋)

楊樹達曰『卷四賜下云與賜為一字又通錫按說文賜訓目疾視賜訓予義訓不同非一字也金文以賜為賜者以聲類同通假耳又經傳多以錫為賜者亦通假也云賜通賜可也云通錫則非也』(小學二七三至二七四頁金文編書後)

〈大24〉「賜女汝鬯卣一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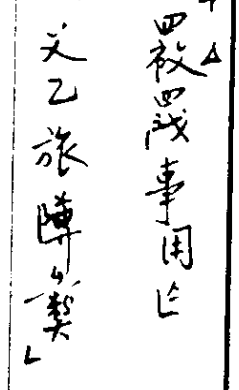
〈大53〉「戉越王者召於賜𠂤擇厥吉金」

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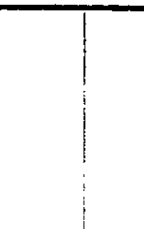


𣪘 說文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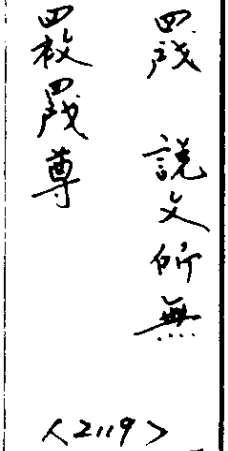
𣪘戍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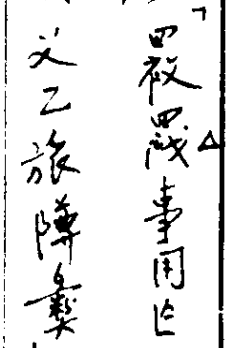
〈2119〉 𣪘戍鼎用乍文乙旅陣彝



戕 說文所無



殺戕尊



眗

眗 眗父丁簋 〈1035〉「眗△父丁冊」 眗父乙 且癸 〈0433〉「眗△作父癸寶尊彝」 眗鼎 〈0284〉「眗△且癸」 眗亜 眗鼎 眗眗 〈2845〉「眗△亡彝」 眗 〈2500〉「眗△亩」 眗亩 眗 〈1559〉「眗△」 眗爵 〈27657〉「眗△子□觚」 〈2854〉「唯由眗△東于多□自乍寶尊」

方濬益曰說文部首眗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
瞿鷹隼之視也从隹从眗眗亦聲讀若章句之句按古瞿但作
眗本一字烏程嚴鐵橋孝廉可均攷倪氏所藏瞿其文作
合之亦瞿字可互證也（綴遺卷三．十四頁瞿父癸鼎）

仁方濬益釋重目形曰『重目亦古矍字也汗簡有矍字作云矍見周易』（綴遺卷十九．十二頁重目鼮）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矍斷非．說文．眴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又瞿下曰．雚隹之視也．然為曰矍人曰眴二字自別．』（古籀篇四十七第二三頁）

眉

a 眉

或者鼎用綏眉彔

〈0601〉「用綏△眉彔」

小臣遼簋

〈1337〉「降伐△眉」

弔伯簋

〈1389〉「△眉敄至見」王命

鼎 周客

〈0622〉「尹平△師眉」

周塞簋

〈1303〉「尹欽△師眉」

命邦

封仲 簋 〈1319〉「鼎匕 眉壽」

〈1382〉「曾多父盤 ㄙ 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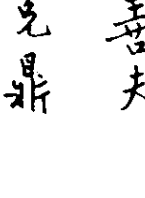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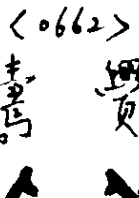
王子申 盞盂 〈3007〉「其 ㄙ 壽 無暮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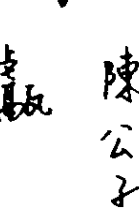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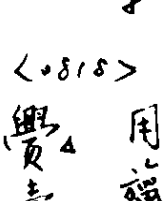
曹伯 盨 〈1446〉「ㄙ 壽 無疆」

子仲 匜 〈2980〉「其 ㄙ 壽萬年無疆」

秦公 簋

善夫
克鼎

<0662>
用


壽

〈1431〉「用賀祈眉壽」
文尼
〈1421〉「其眉壽萬年」(A·B)
鑄子
〈1425〉「其萬
〈1418〉「其萬年黃眉壽永寶用」
鑄弔
〈1420〉「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魯伯
〈1492〉「劉勻黃眉壽無疆」
魯伯大
〈1246〉「其萬年
〈0746〉「其萬年永寶用」
邦友
〈0587〉「其萬年壽無疆」
郘伯
〈0612〉「諆其萬年眉壽」
諆鼎
〈2821〉「萬年
〈0465〉「子子孫其眉壽萬年永用享」
杞伯
〈2897〉「媿氏其眉壽萬年用」
毳盤
〈1294〉「用
畢鮮

眉壽
魯休
余
盤
<2919>
用祈眉壽
萬季無疆
商
盨
商
<1301>
季
盨
商
其萬
鄭
鼎
<0557>
其萬季
興
眉壽
伯
盨
<1294>
用
壽
多福
邾
伯
鼎
<0596>
其萬季
壽無
疆
伯汲其
盉
<1321>
用
眉
賈
盨
師奎
父
鼎
<0667>
用
賈
眉
壽
黃
吉
康
眉
朕
鼎
<0369>
眉
朕
一
毛
伯
盤
<2903>
其
壽無
疆
毛
盤
<2913>
黃
眉
薛
侯
盤
<2907>
其
眉
壽萬季
毛
盨
<1241>
其
眉
壽萬年用

毛公鼎

「用斬祈嚮眉壽無諆期」〈0047〉
「眉壽無諆期」〈0051〉
「眉」壹無冥期」〈0052〉
「其萬年眉壽永寶用」〈0538〉
「其萬季眉壽」〈0558〉
「其萬季嚮眉壽」〈0562〉
「用斬眉壽無疆」〈0566〉
「用斬眉壽無疆」〈0584〉
「其萬季嚮壹」〈0588〉
「其萬季嚮壹」〈0637〉
「用祈眉壽黃耆吉康」〈0640〉
「用祈眉壽」〈0733〉
「其眉壽萬季無疆」〈0757〉
「其眉壽萬年無疆」〈0816〉
「其嚮眉壽無疆」〈1230〉
「其萬季嚮壹」〈1245〉
「其萬季嚮壹壹」〈1268〉
「斬嚮眉壽」〈1287〉
「用易錫眉壽黃耆萬年子孫永寶用享」〈1332〉
「用匄嚮眉壽二無疆」〈1337〉
「用腸錫嚮須壹」〈1369〉
「天子其萬季嚮壹黃耆」〈1441〉
「用斬眉考無疆」〈1443〉
「弔朕嚮壹」〈1444〉
「其嚮壹壹呂鑄」〈1487〉
「用口眉壽無疆」〈1491〉
「用斬眉壽純魚」〈1495〉
「甘其萬年嚮眉壽永寶」〈1496〉
「嚮壹永令」〈2806〉
「其眉壽無期」〈2829〉
「用腸嚮壹」〈2835〉
「用祈嚮壹」〈2899〉
「用斬眉壽」〈2911〉
「其眉壽萬季無疆」〈2918〉
「用祈嚮壹萬季年無疆」〈2926〉
「其嚮壹壹萬季無疆」

〈2957〉「萬年𦎫眉壽」〈2970〉「其眉壽萬年」〈2973〉「其眉壽無疆」〈2979〉「用祈𦎫眉壽」〈2982〉「其眉壽萬年」〈2987〉「眉壽無疆」〈2993〉「其眉壽無疆」〈2994〉「用祈眉壽萬年無疆」

阮元曰「洒義同衍。詩洒水云。洒彼流水朝宗于海。說文云。衍水朝宗于海也。衍壽即延壽也。」（積古卷七、十頁陳逆簋）

阮元曰「竟經典境字。此从止。从竟省。與說文从音从人之字義別。止。址也。基址所竟是境界也。」（積古卷八、七頁散氏盤）

王筠曰「鐘鼎文𦎫字作𦎫。借𦎫為眉。則作𦎫。省其艸即同也。緣是象形故多少任意。惟自是百字。自是鼻字。未有從西者又𦎫從皿。蓋本從皿而刻譌耳。」（釋例四七四頁）

之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眉作闚見齊侯鎛孟姜匜杞侯匜孫詒讓阮釋眉其上从𦥑省下从須須沫之古文沫眉聲同故為眉也』（攈古卷三之一．四十九頁齊國差罎）

○徐同柏曰『眉从水古眉與糜通糜又與湄通』（从古卷十六．十二頁周齊歸父盤）

參閱3303條吳雲引陳頌南說

按吳大澂曰『𡰥尸竟窮也目力所窮从見从尸立表以為界謂之境猶閾之有𠂤也二古上字从土後人所加散氏盤』（古籀補十二頁）

劉心源曰「𦎫或釋衆非說文以𦎫古文首从衆髮謂之髫者：即从也古刻𦎫皆之𦎫如麦鼎 𣪘𣪘 𣪘

刻諸首之諸从𠂤亦从𠂤師奎父鼎从 頌鼎从靜𣪘从 彔伯𢦏敦从 皆与此全形合說文

頭也从百从儿古文奇字人古文諸首如此謂古文用頁為諸

屬皆从頁百者諸首字也謂百即首下云百同古文百也从象

髮案百即省省小篆頁从百古文頁从省一也頁用為諸耶敢

拜手手此手字通首詳古文審可證也經傳諸首字通作稽此銘數

質字亦碻是稽=者考也(奇觚卷八.二四頁至二五頁矢人盤)

S‴劉心源曰賢作阮遂釋沔不知是簡省文且沔也古刻賢

字从即即之異文者則頖省也自宋楊南仲

釋豐門讀眉遂不可改試思蘭夢从𤔔聲𤔔夢从酉分聲古刻所

从之从首非酉从乃奇字人非分所从之刀頁旁之穴八

皆水省非分所从之八也（奇觚卷十七二七頁至二八頁陳逆簠）

孫詒讓曰「金文眉壽字常見眉皆作𡰥齊侯甗又作𡰥此當為湄之異文非从頁从𡰥省古音𡰥與微音相近周禮巫人鄭注𡰥讀為徽徽从微省聲而微眉音同春秋莊廿八年經築郿公羊作築微故金文眉通作𡰥唯散氏盤云用矢國戠散邑迺即散用田眔又云夷封或釋干眔又云井邑田又云矢人有嗣眔田又云凡十又五夫正眔又云散人小子眔田此文眔字六見奇詭難識諦案之蓋亦眉之變體也舊釋為說文眉部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金文戎都鼎用妥眉永作𡰥此上从𠂤即𡰥與鼎文亡同所謂象眉形與頟理也从目者即从頁古文頁百首皆从目意略同此蓋即从𡰥省聲旁皆著兩點者金文𡰥字或作口頌鼎作口

魯大司徒匜　左右注兩點或四點此并兩點著之右旁意亦略同非重文也陳逆敦眉壽字作口盞形相近　田眉眉田正眉當讀為墆省偏旁亦與此多形相近　墆之墆墆埒見周禮大司徒封人鄭注說文土部云埒庳垣也無墆字古盞亦通用眉謂於竟上築短垣為畺界國語齊語云渠弭于有渚周禮典瑞云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眉弭並與墆同盞掘地為溝渠封土為墆埒咸所以辨區域盤文皆紀散與矢兩邑分田定界之事故云用田眉矣（名原下一七頁）

孫詒讓曰舊釋為竟于形殊不類竊謂當為眉字說文眉部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此上从屮即尸之形弋都鼎用妥眉永字作𠂤从亡聲古二之三與此上畧同下作多形者从頁之異文凡金文眉壽字皆段鬱為之其字多作鬱此下形與彼正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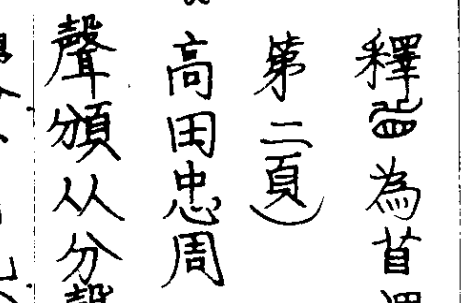
皆二小畫者前頌壺頌鼎賸字並作賸本卷蓋从分省故頁下有八形左右分列此并二畫于右方猶金文金字多作全亦以二畫并箸下旁非重文也其義與墐埒之墐字同墐埒見周禮大司徒及封人注說文無墐字古謂于田邑竟上築短垣為厓畔以分界域國語齊語云渠弭於有渚弭亦與眉聲近字通皆竟界之義此字盤中五見唯第二眉道為地名餘如眉井邑田矢人有司眉田凡十又五夫正眉散人小子眉田與此並為正畺界之事田眉眉田文到義同正眉謂正其田之墐埒界域也（餘論卷三第五一至五二頁散氏盤）

丁佛言曰「𢍏」𢍏𢍏𢍏同散氏槃原書從舊釋以為竟字案當是眉諫簋鼎眉作𢍏師奎父鼎眉作𢍏與湄通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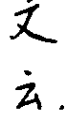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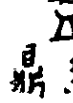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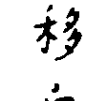
曰田眉曰眉道蓋皆湄之通用字也許氏說水草交曰湄
汝白敔以簋為眉鼎彝中眉簋類貴四文往往一形而異用以
下各字須緣文為別不能以形定也 季能敔亦以簋為眉
下从皿省 謹肇鼎 畢鮮敔蓋 交君簋
貴朕鼎 不娶敔 王孫鐘 國差甗（古籀補補）
卷四第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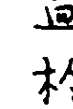
c' 強運開曰 簋鼎其 壽無期容庚云 為 壽之 字經
典段眉為之運開按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段云謂
上象頷理也段云謂 在兩眉上也並二眉則頷理在眉間
之上此解小篆之形如此若 則 象兩鬢二象頷理 即二
眉原為人面與須之形其為古眉字可以無疑蓋人老則有長
眉故 風小雅皆言眉壽士冠禮 麋壽少牢饋食禮古文 作

微漢禮器碑永享年壽㠯年皆同音段借字也劉心源古文審一書以釁為古貴字強為坿會不可從（古籀三補卷四第二頁）

g-k 強運開曰『  均散氏盤文舊釋為竟未塙丁書釋為眉以為即湄之段字亦未塙運開按是人名詳寀篆形當為莧之古文歸夆敦王命益公征眉敦眉字與此篆上半相同下半㠯𠂤即𠂤之變體體非重文吳窓齋釋眉為首謂首敎當即莫敎之古文亦可為證』（古籀三補卷十第二頁）

a" 高田忠周曰『此篆从水从釁字形明晰然字書無灣字釁从頌聲頌从分聲即知灣亦汾字籀文分眉古音通用故媚字亦作嬿一例也』（古籀篇二第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𦥑从血祭也象祭竈也从𦥑省从冂古文从口亦聲按𦥑象人面上眉下鬚之形諸彝器眉壽字皆非古義古作  (邾公釗鐘)象人面上眉下鬚之形諸彝器眉壽字皆以𦥑為之𦥑實與眉同字借義乃為血祭耳𦥑古音如門(詩鳲鳩在𣪊(𣪊即𦥑字)箋云𣪊之言捫門也)與眉雙聲對轉𣪊𣪊之𣪊書景武功臣表先登石𣪊即石門)與眉雙聲對轉𣪊𣪊之𣪊音尾同禮共其𦥑燭(燭人鄭司農讀𦥑為徽徽從微得聲古與微同音尾與徽即𦥑對轉之音古與眉同音𦥑或作 (都公誠鼎)省作 (邾友父鬲)从此形近於血因誤為从血作 (鑄子叔匜)血與血古通用(盂鼎等或从血盤字或从血亦與血祭之義相應故變作  (杞伯敏作 (無重鼎)移血於下(鼎文)此从血𦥑省聲或作  (辟侯盤)與𦥑分為兩字』(文源)

林義光曰『說文云眉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按古作  (戎者尊彝)象眉目及目圍膜理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釋竟非。今審篆形。从頁从人。从从即象頭髮。人即尸之省。是眉象形。而實當頁字異文。銘凡導字所从首形作 。杼字所从子形作 。即之變。即知 之變形。筆者自為例也。又顯字所从頁形作 。顙字所从頁亦作 。又頁旁往往有作 者。當證此六篆為頁字無容疑矣。又按古頁皆同字。爾雅釋詁。首始也。周髀算經。故以句為首。句者曲也。鉤識也。始于此終于彼。創建區劃。分定邑邦竟域之意也。又或言頁頁重言者。猶區區之謂也。頁者勿劃定界之意。故銘末有西宮襄戎父則誓。乃為圖云云語。文義首尾甚明。阮氏云此為竟字。義可通而形全非。某人云。此 字省形義並失。今定為頁字。或云此銘中陵字作 。又古璽文陵作 。其二當與此二同。非重文之二。非陵字亦有作 者。知夌下二即 之訛

省略文也又眉多作鼻古璽文即鼻省耳（古籀篇四十五第一〇至一一頁）

a 高田忠周曰「按仌疑首字省文𠂤篆之省略形𠂤明是𠂤與上可互證者也或云匕與面即𠂤之匚同意人為仌省略又或云仌即衣省从衣从眉聲亦衯字分眉聲通下文有明證衯字作褦不為異此攷亦不為無理且此篆為眉字亦固當用為衯今兩存以傳疑義云」（古籀篇四十七第二五頁）

d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𠂤者貴字舊釋作眉非自宋以來鐘鼎家凡古刻壽上字皆以為眉此執魯頌眉壽一語而全不詧篆形是以日摩鐘鼎終為白盲楊南仲釋晉姜鼎貴為眉謂釁盧眉聲相近通疋本其說而坿會之引六書索隱云三代鼎彝

眉壽字多作閺閺閺轉為亹易詩用之說文偶遺而徐鉉遂以娓代亹誤矣智按亹有門音尒足勱冬是也亹本象兩立之形如門門眉音近故借之余按亹亹皆不合六書乃是隸俗易詩之亹亹蓋段用古文貴故有娓音等慈寺碑亹亹恒沙从頁即顯之省而變者此吾所謂段賢為娓之碻證也毛詩其魚唯唯韓作遺遺又娓貴同聲之證頁从頁即首古首有作省者即此頁所从之頁也頁變為頁猶有古意後省為且則不成字豈說文遺亹字乎詩鳧鷖在亹讀為門此明是勱勱二字段為門傳寫者沿譌作亹門冬尒足作勱冬是其碻證蓋勱从勱聲勱从分聲故有門音若亹則竝無兩立之形又何有門音乎此輩不識隸變之由而牽合門眉之音謬甚干祿字書謂亹俗亹正亦非也攷叔夜鼎顯頌鼎顯王子吳鼎顯晉姜鼎顯

皆从貝从臤與此銘同叔家父簋盤賢史伯碩父鼎簋仲尊簋則皆从貝从頁伯矦父盤簋遲父鐘簋則皆从貝頁而頁變為貝此小篆之所本也說文賢从貝臤聲臤古文𠂤又妻下云古文賢字汗簡作𠂤以此知𠂤所从之八即𠂤省與士商敢敔賢从（）可證也伯矦父盤賢从𠂤即臤𠂤變臣𠂤變人也遲父鐘賢从𠂤𠂤中止一橫筆即𠂤也佗器从𠂤𠂤𠂤有兩橫筆者即𠂤也此字在在與賢相合有何一筆似眉字乎如釐鼎商則賢之省字弭公鐘簋則賢之籀文𠂤波鼎商則賢之異體叔弓鎛鎮索姬盤則以潰為貴惟叔氏鐘甲戎都鼎𠂤乃為眉字耳各家不詧篆形概仍作眉又從而為之詞不知貴字篆形最碻賢壽文義最正故漢人常用賢壽無極之語讀者平心論之·按劉說愈詳愈誤余試辨之要劉說謂𠂤

者貴之隸變不知㝬者㝬之隸變謂貴與娓通不詳㝬與眉通否非不知也蓋欲獨稱異說別立旗幟其弊也致此謬耳段氏說文問荅問曰易詩㝬崔靈恩改作娓㝬疑即㝬字㝬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即近娓周禮㝬鄭司農多讀為徽有文飾之義徽音亦近娓此斐之段借而後人字誤作㝬荅曰㝬者㝬之俗廣韵為證先鄭讀㝬為徽徽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媺即說文之娓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娓即媺也娓讀若媚與今人讀異㝬媺古今字徽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許歸切因轉㝬為許勤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㝬或作㝬因引楊南仲說又曰予又疑㝬鐘鼎字亦當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㝬㝬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㝬㝬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音之僅存者

鬻即鬻也前識有此確論亦奚疑乎且劉說專由篆形者而其謂鬥為米實未詳篆形也說文鬻作鬻解云糜祭竈也从鬻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鬻作鬻解云齊謂之炊用象甑形持之𠙵為竈口廾推林內火甑象形又合五字會意然則鐘鼎鬻字作鬥即說文之鬥正相合也而鬻字所从之鬲與此全別況指爿省為鬥之異牽強亦甚眞是捧腹耳但鐘鼎鬻字下从鬲有疑焉許氏云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然鬲即鬲字酉與酉字全別蓋从酉者為最古文乎抑亦酉與酉相近傳寫譌酉為酉乎未得其詳要作鬲者从頒省也說文从分分亦聲云亦聲者形聲包會意也頒與分通故鬻分元从頒省聲不从分而从頒者制字之際依段借法以便結體耳說文亦往往有此例而許氏不悉言也或云頒與放通

儀禮聘禮記肪肉肪亦頒字釁旁字从頒即此意也亦通說文肪分也从支从分分亦聲分放音義近又金文釁變作釁體者用汶為之作釁殺者用湏為之作釁奏者用媳為之作釁盥亦同今併辨之』（古籀篇四十七第二六至二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段借為眉字以下諸篆悉然說詳眉下說文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蓋依小篆如此古文不然今見鐘鼎吉金文字凡皆从頒無一从酉者蓋古文酉或作百百與百甚相似秦漢人誤仞百為酉作釁因傳會立酉所以祭之說耳愚窃謂朱氏駿聲云凡殺牲以血塗坏罅如廟竈鐘鼓龜策寶器之屬因遂薦牲以祭曰釁此說是薦牲以祭亦當班賜羣臣也釁旁字从爨儀禮特牲禮視饎爨于西堂下少牢禮擬鼎七俎于雍釁注竈也即此意也又从

頒周禮小宗伯遂頒禽注謂以予羣臣儀禮聘禮記肫肉及庾車注猶賦也肫亦頒字異文蓋即此意也而此頒實為放字段借也造字之初往往有用借字者此所以段借有指事象形會意形聲之四義也此从頒者為形聲段借也其作頁者八者分之省也作原者頁者頁之省也或作原者仌亦仌之緐或作原者亦原之變或作原者頒之省形如作頁作目者亦皆其省也唯作[illegible]者省之又省者此為異例耳[illegible]字後人譌作[illegible]諸形皆俗字也而不見一从酉者亦自有所原可識矣」（古籀篇五十八第二〇頁）

α 高田忠周曰「眉禄之眉按𠂤即衣省𠂤是眉字然褐字說文所無此必衿字也金文凡眉字多借[illegible]為之[illegible]从分聲故盆字亦

金文作㝬眉分音通故也故知此字為衿無疑矣說文衣長衣皃从衣分聲是也亦與衾通（古籀篇六十七第一三頁）

徐中舒曰「眉作㲻寰鼎作㲻羌伯敦作㲻均象眉目之形殷虛骨刻及銅器中獸頭紋飾畫眉目形正與此同此即篆書眉字所從出眉壽之眉銅器皆作㝬當別是一字爾雅釋冬冬之㝬音門眉門同為明母字從㝬即從㝬之譌此眉㝬兩字後來漸譌而為一故詩眉壽字皆作眉此在散盤已開其端其眉字作㲻上半同羌伯敦下半同眉壽之眉此器云海眉又借眉為湄」（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一至二八二

飛燕角眉目形紋飾見陶齋吉金續錄卷二

殷虛出土筒形殘器之紋飾見傳古別錄第二集第三葉

子犧形彝獸頭中之眉目形紋飾見長安獲古編卷一

徐中舒曰『古稱老壽為眉壽。毛詩七月傳眉壽，豪眉也。南山有臺傳眉壽，秀眉也。正義釋之云：老者必有豪毛秀出，皆以眉為眉目之眉。金文眉作㝬，或從水作㝬，或省作㲻，須從無作眉者。㝬即詩㝬㝬，文王㝬㝬申伯之㝬。說文：㝬，從此，象畫均小有誨異。說文：㝬，赤苗嘉穀也。爾雅釋草：㝬，赤苗。郭注：今之赤粱粟。舍人注：㝬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也。舍人以㝬為薇，眉㝬薇古同聲，同為明母脂部字，故得相通。謂之赤苗者，字又作蘼，作穈，同詩生民：維蘼維芑，傳：蘼，赤苗也。說文：禾之赤苗謂之穈，蘼穈並非相伊尹之狀，而無須麋。均據此以詩之眉壽即金文之㝬壽，以麋為眉，麋眉亦同音字。』

自為甚當之解釋.

方言一眉老也東齊曰眉此當指眉壽之眉訓老蓋其本義.詩
疊疊文王疊疊申伯皆形容文王申伯之老爾雅釋詁以疊疊
為勉者不免望文生訓矣『集刊第六本一分一五頁金文詁辭
釋例』

郭沫若曰『㿥乃古沫字.字本作盥.象奉匜沃盥之形.省之則
為𠙵.為𠙵.為盉.為椀.見說文或从水作瓪.見尚書
顧命.彝銘
眉壽字均假此字為之.』(兩攷一五二頁無叀鼎)

郭沫若曰『古文沫字.實為盤器.伯𡰥盤.伯𡰥尹母沫盤.貞十九.沫字
作𠙵.象偃盆浴洒之形.下承以皿.古文皿血字頗相混.字形最為詳備.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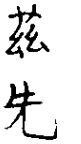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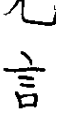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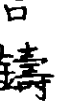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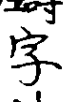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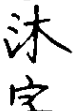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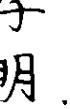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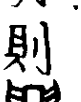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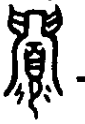
或省㠯、或省田、或省水多段為眉壽之眉字、因之此鼎葛多稱為眉朕然為眉為沫未可知也又說文沫顧命沫作類、均豐之省文。」（金攷二一八頁釋眉）

α 馬叙倫曰「吳大澂謂……經傳言眉壽罕言眉祿詩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眉壽秀眉也廣雅釋詁眉老也眉祿兼壽福祿言之倫案……詩之眉壽金器文每作鬱壽鬱從頌得聲眉頌旁紐雙聲故得相通然毛傳釋眉為秀眉是讀如本字非也倫謂廣雅釋眉為老是也眉以雙聲借為耄方言一眉老也東齊曰眉藝文類聚引釋名九十曰鮐背或曰眉壽說文九十曰耄是特方言有謂耄如眉耳眉壽即耄壽則於辭義無礙矣此言眉祿即謂壽祿猶今頌辭多言福壽矣」（國刊第五卷一期九一至九二

a-k 于省吾曰『孫云田眉眉田正眉當讀為堳埒之堳堳埒見周禮大司徒封人鄭注說文土部埒庳垣也無堳字古蓋亦通用眉○凡眉謂疆界也易為動詞眉猶區畫也用以也迺即散用田眉者言迺就散邑以田區畫之也銘中迺即散用田眉眉井邑田矢人有司眉田散人小子眉田四眉字皆言區畫也封於眉道凡十又五夫正眉二眉字皆言疆界也前後眉字必須通詁然後文義順適若如王氏以眉為地名皆不可解』(雙選上三第二二至二三頁散氏盤)

b 陳夢家曰『海眉即海隅海濱廣雅釋詁澳濱湄厓也爾雅釋丘通谷溦釋文溦本又作湄溦水注引爾雅郭景純注云微水邊

通谷也海眉之眉與湄微皆指水邊的通谷或崖岸海眉亦即海隅廣雅釋丘隅限也說文限水曲隩也而隩(澳)與湄皆訓厓(金選三五頁西周銅器斷代小臣謎簋)

高鴻縉曰『靜安先生又曰古器眉壽字多作 等形即古鬯字之省殷虛卜辭有  字即鬯字說文失收與眉聲陰陽對轉  即以之為聲然則  亦同字 者象形字 者形聲字也縉按此說非也金文  壽之  與  變形甚多而均有說茲先言鑄與沐鑄字沐字明則  與  字明矣

1.(甲)康王時作册大鼎鑄字作从臼省从廾从鬲从火从皿四字會意乃盛銅於瓦鬲之中以火熔之然後用兩手傾之以

成器皿是之謂之鑄也

(乙)其後省去臼字者亦得謂之鑄如 大保鼎

(丙)其後从鬲省者亦得謂之鑄如 高公鼎 高公壺 湯叔尊 鄭子簋 楚子簋 荀伯簋 仲殷父簋 鑄侯鐘 邾公鐘 邾公望鐘

(丁)鬲省而皿中盛物形與皿字相捉者亦得謂之鑄如 邾公華鐘 國佐鐘 邻王鼎

(戊)鬲省而皿字加畫形與羔字相捉者亦得謂之鑄如 居簋 居簋

(己)臼省鬲省並省去皿字者亦得謂之鑄如孟宓桐

(庚)就上丙形而加(古疇字)為音符且加金為意符者亦得為鑄字如鑄子鼎鑄子簋鑄公簋鑄子簋

(辛)就上庚形省去火而皿作血字形者亦得為鑄字如 聊膚盤聊膚匜

(壬)就上庚形而省去皿字者亦得為鑄字如旅盨

(癸)亦為鑄字

(1)就上庚形而省去金省去火者如守簋邾伯鼎

(2)就上庚形而省去省去火者如嗣子壺

(子)亦為鑄字

(1)就上庚形而省去火省去金省去皿字者如攸簋攸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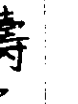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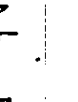
(2)就上庚形而省去火省去省去皿字者如田逆簋

(丑)亦為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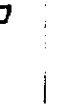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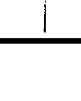
(1)就上庚形省去金而與鼎兩形俱不完者如仲鱟盨

(二)就上庚形而省去金旁省去火旁而鬲字不省者如 周卣

(寅)就上庚形而省去臼者亦得為鑄字如叔皮父簋

(卯)就上庚形而从鬲省並省去  省去火者亦得為鑄字如  艾伯鬲

(辰)就上庚形省去火而皿范稍損者亦為鑄字如楚公鐘

(巳)就庚形全部省去只存音符  與意符金者亦為鑄字如  虢叔盨 僕兒鐘此形遂為篆隸楷之所本

(午)就辛形省去皿字者亦為鑄字如大鼎戈

(未)就上辛形而省去臼省去鬲省去金者亦得為鑄字如王人觶

(申)此外尚有奇字或壞文四個如伯孝史只簋器蓋格伯簋器蓋茲從畧是鑄字在周金文中其構造不同者已有二十餘

形商代鑄器且視周代允為精美其時必有鑄字惜迄今未之見也靜安先生所舉殷虛卜辭有 字考此字見於羅振玉氏殷虛書契前編第六卷第六十一頁第四片原片乃一殘甲摹之則如下圖

其文右行讀之則為甲口田口貞其 河殷先公名依于思泊王賓示彈示彈二字合文依吾說佳王 葉洪漁玉森說不八月論此殘文此處似為祭名葉洪漁曰左不完乃字羅叔言振玉釋為當必以其上體為而非商錫永承祚證其師說謂象竈下有火與篆文畧近即火字說詳一部王注繙按字體殘缺葉羅所認結構微茫近似而不同苟無他證未敢輒定即如羅認而其下並無推林之形不得遽釋且亦非火字甲文王字下作作

則有之絕無从𠙵作者倘認𠙵為甲文土字而釋其字為鑄解之曰从𠂤从𠙵从禹省从土从土者鑄必土為型也此處讀為祝似此雖云臆測尚勉強可說然以孤證未敢自信而王先生認其下為𠙵釋其字為豐今查甲文𠙵字甚多無一作此輪郭形且兩直之下內縮者況豐字乃豐字隸變之論形(詳見下文)決不可以說甲文是以王說實不可從字形既差音自更不可知而王先生謂與眉聲陰陽對轉即以之為聲緟斯之未能信也

2. (甲)沐字說文沐濯髮也从水木聲莫卜切桂馥引僖二十四年左傳沐則心覆正義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桂氏又引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馬融曰洮洮髮也鄭康成曰洮頮為濯詩采綠予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乙)說文又載沫字解曰沫洒面也从水未聲 古文沫从頁一作莫貝切 吳清卿曰疑古沫沐為一字羅振玉從之蓋洒面與濯髮不二舉

(丙)上項 古文沫繫傳作 大徐本蓋傳寫之譌从水洗頭與洒面濯髮不二事書顧命釋文引作玉篇重文作沫下有古文湏(湏與須別)

(丁)書顧命王乃洗水馬融曰面也漢書律曆志引作王乃洗沫水釋文曰說文作沫云古文作玉篇洒面也沐同上文選七發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楊子雲解嘲等注皆引洗面也蓋从(兩手)掬水洗頭與濯髮洒面之意亦不殊

(戊)說文又有顯字解曰 昧前也从頁㬎聲讀若昧莫佩切

鈕王樹曰昧疑沫之論按鈕說是也昧前即沫前猶沫面也字形由金文 字省非昧聲也吳清卿曰疑亦沫之古文

(己)字又作醧廣韻醧為正文頮為同文內則面垢燀燔讀醧王煦說文五翼謂沫頮頮醧音義並同(醧應从面責聲)

(庚)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十二頁有 字羅振玉曰此象人散髮就皿洒面之狀魯伯愈父匜作 亦象人就皿水濯髮形許書作沫乃後起之字今隸作頮从廾與卜辭从 同意尚存古文遺意矣按魯伯愈父盤作 殷穀盤作 皆从頁並象垂首髮於皿水之形自本古文鼻字在偏旁中多代首字之用

王先生竹犖眉壽字古器多作等形今按此字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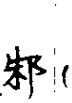
意乃以牲血塗新鑄器之罅隙欲其經久耐用也从鑄省沐聲字意為鑄事之末程故从鑄省塗血如淋水故以沐為聲周人借此字為長久之長與壽字相連為長壽之意其變形頗多亦可分述初字殆如甲形

(甲) 齊侯盤 齊侯敦 歸父盤 國佐𣪘(鑄省)可參閱上文古鑄字沐聲可參閱上文古沐字丙項

(乙) 其沐字增皿盛水形者亦為此字如 賢伯盤

(丙) 其沐字以水四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 子仲匜 邾公牼鐘 王子申盞盂 王孫鐘 邾公華鐘於頁字人下增女形 蔡大師鼎

(丁) 其沐字以水三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 頌鼎 頌簋

(戊) 其沐字以水兩點淋於首者亦為此字如 頌壺 魯原父簋 王姬匜 伯勇父簋 頌鼎  叉季良父壺

(寅)从首臨皿亦是沐字 盂 杞伯 寺盨 德簋

伯其父簋 伯家父簋 無惠鼎

(卯)从臼(手)皿(覆)水於首上亦是沐字 鑄公簋 於文倒皿為皿(即覆字初字)說文變作 隸楷仍之

(辰)从人皿(覆)水於首上亦是沐字如 伯康簋 文君簋

曾商 盧簋 鑄子簋 魯伯簋 買簋

(巳)依辰形而省水滴者亦為沐字如 文君簋 邾友父鬲 謎鼎 畢鮮以上本字七形與通段字六形周人俱借為長壽之長其本字(戈)形作 者傳至秦論變為

自是形音意又各有變

(甲)說文解其形曰象祭竈也从 省从 西西所以祭也从 分亦聲王筠曰 部收 字義全無涉持以形似而附耳隸

定為釁論變為釁省變為釁俗或加文為音作釁作釁又省作釁作釁後人又另造衅

(乙)其音原為亡偉反或無匪切與微眉湄美尾娓嫩徽古同又轉為文門勉旼旻閔愍黽璊瑞問等音又轉為虛振切許靳切許勤切

(丙)其本意為以牲血塗新鑄器之罅隙欲其經久耐用即周柄中孟子趙注辨正所謂彌縫罅隙使之完固也故借為

(1)長久之長狀詞周人長壽俱作[illegible]壽或[illegible]壽詳上文漢人寫經以同音之故通段眉以代釁故凡周之遺文漢以來只見眉壽不見釁壽只是同音與形意無關也字又借為

(2)塗血動詞漢書賈誼書豫讓釁面吞炭釁面桂馥曰謂塗面按即塗血于面以變其容也戰國策趙策述豫讓事曰漆身為厲(癩)滅鬚去眉以變其

客……讓遂吞炭以變其音史記約其文曰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同一史寔而述者互文國策曰漆身賈誼曰釁面則塗漆與塗血必有相同之初意即經久耐用是矣　月令章句涂以牲血謂之釁字又借為

(3)血祭名詞周禮大祝注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說文釁血祭也孟子梁惠王趙注曰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卻因以祭之曰釁漢書高帝紀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今呼同鑊段玉裁曰凡言釁廟釁鐘釁鼓釁寶鎮寶器釁龜策釁宗廟名器皆同以血塗之因薦而祭之也管子小問桓公践位令釁社塞禱注殺牲以血澆落于社曰釁社公羊僖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血社呂氏春秋慎大覽釁鼓旗甲兵注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廣韻衅牲血塗器祭也周柄中孟子趙注辨正以為釁一是祓除不祥

後人用字又以同音之故通段鬱以

(1)代壎音閔名詞周禮太卜注壎玉之坼也方言秦晉之間器破而未離謂之壎一本壎作鬱

(2)代湆名詞詩鳧鷖在亹亹即鬱通湆

(3)代勉狀詞詩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我王又詩文王亹亹文王亹亹均與勉勉同黽勉也爾雅釋詁亹亹勉也

(4)代隊隊音與許勤切陰陽對轉名詞段氏曰凡坻磈謂之鬱左桓八年傳讐有鬱注鬱曰瑕隙也戰國策韓策韓息士民以待其亹鮑注亹磈樂記車甲鮮而藏之府庫注鮮鬱字也王筠曰鬱之為隊以聲借非以義借

(5)代朕朕讀勝音與鬱之許勤切古同名詞國語魯語若鮑氏有鬱注鬱曰兆也

(6)代薰、薰音與許勤切古同動詞。國語齊語使受管仲以退三鬱三浴之。三鬱或作三薰。呂覽本味湯得伊尹鬱以犧猳風俗通作薰以萑葦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鬱浴鬱注謂以香薰由此觀之金文之[illegible]與[illegible]乃塗牲血於新鑄器欲其經久耐用从鑄省沐聲之字本銘之[illegible]乃眉目之眉之異文下著兩點為重文符此為絕不相涉之兩字只古音相同耳則王先生云[illegible]同字者實千慮之失矣(『散盤集釋』七七頁至八六頁)

(7)高鴻縉曰鬱古音門原意為塗牲血於鑄器欲其經久耐用故借為長永之意鬱壽即長壽漢人通以眉壽代之眉壽行而鬱壽亡而清人說金者或以[illegible]即眉字之古形非也眉字甲文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而絕不作[illegible]說經者或以眉長

為壽徵眉壽即長壽亦非也有壽者其眉不必長也」（頌器考釋四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武悲切

按字象目上毛順一邊之形倚目畫其上有毛順一邊之形由物形所生意故為眉目之眉名詞由金甲文視之只見其毛順一邊之形並非象頟理金文或變作𠂤象目上眉左右分之形茂字莫字从之為聲小篆又變為苜說文苜目不正也乃誤以眹字之訓解當之甲文又有𥄉字乃夷族之名金文作𥄉見散盤應亦眉字為𠂤之加𠙵為意符者」（字例二篇二三二頁）

李孝定曰「金文𥄉字不下數十百見形體變化甚多其習見者作𥄉𥄉等形或繁而為𥄉或於其下更增皿形而為𥄉或省

臼而為賮或省丌而為賮～就其繁體言之上象兩手持倒皿中象人形旁有水點或則直為水字下承以皿字象奉匜沃而沫面之形蓋即左氏奉匜沃盥之比其用法則絕大多數均與壽字連文為嘏辭之一種茲略舉數例於下以見一斑

A. 鄭慮鼎器蓋同文辭云襄自作飲硕敄其釁壽無期永保用之窓齋集古錄第五册十九至廿頁

B. 鄭邾公鉨鐘辭云陸壹之孫邾公鉨作乃龢鐘用敬卹盟祀祈年釁壽用樂我嘉賓及我正卿揚君嗣君以萬年窓齋集古錄第一册廿一頁

C. 鄭邾鐘辭云……余不敢為驕我以喜孝樂我先祖以蘄釁壽世世子孫永以為寶窓齋集古錄第一册七頁

D. 齊侯盂辭云齊侯作賸口口孟姜盥盂用旂釁壽萬年無

疆宅宅熙熙男女無期子孫永寶用之奇觚室吉金文述六
卷卅八至卅九頁

E.𤔔國差𥎦辭云……用實口酒侯氏受福黻壽……西清續鑑乙
編十六卷九至十頁奇觚室吉金文述十八卷廿一至廿三
頁亦有著錄

F.盠毛叔盤辭云毛叔朕虎氏口姬寶盤其口口鑾壽無疆
用享孫孫永保用西清續鑑甲編十五卷三頁

G.盠駒尊伯盤辭云佳正月初吉庚午𠂤伯朕贏尹母盠盤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用之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第廿九頁

H.鬲攸比盨辭云肆侯作口口口朕匹其盠壽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憙齋集古錄十六卷二十一頁

I.盠駒尊辭云……𠂤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令(命)用

作朕文考釐公隩壺曰用匄萬年盩壽永令(命)多福子子孫
孫其永寶用善齊吉金錄禮器丙五十七頁

J.曶壽鼎辭云隹口魯国作壽母朕鼎其萬年寶壽永寶用憲
齋集古錄第五册十九頁

K.寶仲師父鼎辭云中師父作季姒始寶障鼎其用高用考孝
于皇祖帝考用錫寶壽無疆其子孫萬年永寶用高憲齋集
古錄第六册七頁

L.頌簋朕鼎辭云簋朕一斗八斗憲齋集古錄第六册十八頁
又奇觚室吉金文述十一卷八頁周金文存二卷六十四頁
簠齋吉金錄一卷鼎二十小枝經閣金石文字二卷三十八
頁均有著錄

M.盂德殷辭云德其肇作殷其萬年盩壽子孫永寶用憲齋集

古錄第八册十六至十七頁

N.師餘殷蓋辭云……餘拜稽首 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憲齋集古錄第九册十七頁

O.兩齊侯中罍辭云……用乞嘉命 用祈眉壽……憲齋集古錄第十四册六頁

尹姞毛篡蓋辭云毛毛作王母媿氏篡盉 媿氏其盤壽萬年用 善齋吉金錄禮器八卷四十頁

上出諸形僅就金文釁字形體之特異者加以徵引除嘉伯盤及釁朕鼎釁字係用沫面本誼外說見下其餘金文所見釁字均與壽字連文為兩周習見之嘏辭經籍中多作眉壽如詩豳風七月以介眉壽毛傳眉壽豪眉也孔疏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壽謂豪眉也小雅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周頌雝絲

我眉壽商頌烈祖綏我眉壽魯頌閟宮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傳疏並以豪眉秀眉解之實則眉壽為當時習慣用語以壽考為其本義壽上一字本無定字毛傳以豪眉秀眉解之未免望文生訓如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糜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為微則鄭氏所見古本固有作糜壽微壽者矣金文則作㝬沫壽蓋沫眉糜微諸字聲類本極相近故昔人書寫此一嘏辭除壽字有定外其上一字往往於糜微眉沫諸音近字中任取一字必欲以豪眉秀眉解眉字則糜壽微壽又將何說乎

金文除習見㝬壽一辭外又有稱魯壽者歸奐毀云……用旛屯彔永命魯壽子孫歸奐其萬年日用喜于宗室見憲齋集古錄十一冊二十三頁徐中舒氏訓魯為厚說見金文嘏辭釋例本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冊至冊一頁魯壽即

多壽也有稱永壽者邾遣敦云邾遣作寶敦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錫永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見愙齋集古錄九冊二頁有稱萬壽者其次舊釋无或隸定作彘句讀云……用旂萬壽子子孫孫永保用之見攈古錄金文二之三第六十四頁又六十五頁有稱三壽者宗周鐘云……多壽唯琱既其萬年畯保四國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三卷八至十一頁晉姜鼎云……三壽是利利郭釋勑見兩周金文辭大系二百六十六頁冀中壺云……匄三壽懿德萬年見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三十七頁有稱召公壽者者盛鐘云……若召公壽若多壽……見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卷一第三十一頁本鐘拓本貞松堂集古遺文善齋吉金錄均有著錄惟漫漶不明小校經閣有釋本文从之蓋壽老毋死為有生之倫所共冀故金文銘辭及古籍中特多祈匄壽考之嘏辭萬壽三壽召公壽諸辭徐氏金文嘏辭釋例說之已詳惟壽永壽亦易索解獨習見之釁壽一辭尚無確詁前人解此謂釁假為眉今知眉壽之眉亦非本字且

金文自有眉字或都鼎云……用綏眉永……字作 吳大澂釋眉說云經傳言眉壽罕言眉祿者詩南山有臺遐不眉壽傳眉壽秀眉也廣雅釋詁眉老也眉祿兼壽考福祿言之秀眉為上壽之徵亦多福之兆也見窓齋集古錄第五册十五頁若謂假為眉何不逕用眉字金文既習見壽戎都鼎復言眉祿事類相近語法相同更足證眉二字聲近而可互用無別也高鴻縉氏散盤集釋八十二頁釋云今按此字之初意乃以牲血塗新鑄器罅隙欲其經久耐用也從鑄省沐聲字意為鑄事之未程故從鑄省塗血如淋水故以沐為聲周人借此字為長久之長與壽字相連為長壽之意見師大學報第二期高氏解此字說甚美備然猶覺未達一間按即沐之本字與金文鑄之作鑄子盉鑄子鼎鑄子盉字敦艾伯簋南者形近蓋鑄器者傾金屬溶液於笵中鑄下所从之即鑄器之笵也

其事與沃而沫沐相近故於文从臼持到皿下承以皿亦相同
惟鬱字从水从貝鑄字从金从火或从壽聲為異耳鬱易字篆變
為鬱易鄭司農注周禮三讀鬱為徽徽有美也書舜典愼徽五典
徽猷傳詩思齊大姒嗣徽音箋善也書舜典馬注之訓則鬱壽一辭疑當讀為
徽訓為美美善之壽猶言多壽魯壽永壽也眉壽糜壽徽壽之
解並同金文眉祿猶言美祿也廣雅釋詁方言一並訓眉為老
殆就眉壽一辭為解非朔誼也
上引諸鬱字俱與壽字連文獨罍伯盤一器銘云罍伯作媵贏
尹毋鬱盤盤字形與毛叔盤鬱壽無疆之鬱全同而其義則為說
明此盤之用途與齊侯盤銘云齊侯作賸口口孟姜盤盤見奇觚室
吉金文述八卷十四頁辭例全同一稱鬱盤盤一稱盤盤足證鬱為沫之本
字說文沫之古文作溈正為鬱盤字省臼及上下兩皿之形書顧

命釋文引說文沫之古文作類則是甲文盥之省變蓋沫義以洗面為主故省臼及上下兩皿但存水頁二偏旁或更增之分其誼已顯與本字作盪或盤者雖繁簡有殊而遞嬗之迹則的然可見也又賸朕鼎銘云賸朕一斗八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十一卷八頁釋之云貴朕一斗半謂貴朕地名說無佐證疑當釋為賸朕一斗八升朕字从肉从朱字書所無朱許訓赤心木詩七月我朱孔陽傳朱深纁也禮月令乘朱路疏色淺曰赤深曰朱史記呂后紀朱虛侯正義朱猶丹也白虎通封禪朱草者赤草也許書糸部絑純赤也朱字類有赤義此字從肉從朱疑是腤澤膏沐之屬言沫朕者膏沐之為用固與沫面之事類相近言一斗八升者記其量也(集刊外編第四種下册九八八至九九二頁釋賸朕與沫)

C 柯昌濟曰『莧或古蔑字異文與蔑字上所从苗正同其音亦當與蔑近或可相通左傳楚有莫敖蔑莫音亦近然考是器文誼乃為國君之稱殆非官名左傳載楚之君稱亦稱敖如若敖霄敖堵敖郟敖等是也疑敖為古蠻夷之君稱楚从夷俗不定為楚之專法矣莧地當在西南之地散氏盤所載地名云蔑者甚多如封于蔑道又正蔑矢舍散田又散人小子莧田莧字與此正同殆即其地吳清卿以靡莫之地當之則今四川西南境與雲南之地也其說亦無明證卜詞莧方帝受右又曰伐莧方字與散盤字同亦即是國也蓋殷代之舊國矣』(『攀華』一八八至一八九頁歸斧敔)

(二)郭沫若曰『眉敖當即微國之君其故地在今四川巴縣正與秭歸接壤通察全銘文脈蓋眉敖不肯王命益公征之得告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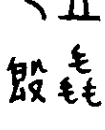
致眉敖復來朝貢師行之次歸國必有所披助眉敖之來并伯或即與之偕來故王命仲致之以貂裘也」（兩攷一四八頁并伯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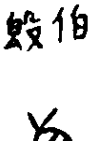
C 楊樹達曰「吳闓生云『上云眉敖至此云歸茶伯像裘字誤則茶伯即眉敖也』吉金文錄叁卷七葉下按吳氏此說是也余按銘文又云『茶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廡邦歸奎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云云上云茶伯拜手稽首休下云歸奎敢對揚天子休知歸奎即茶伯也蓋眉敖者爵名茶伯者字也歸奎則其名也」（積微二〇六至二〇七頁茶伯毀再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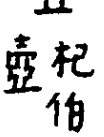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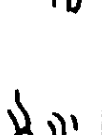
參閱0531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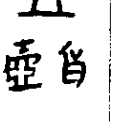
朱芳圃曰『說文』爨部、爨、𥫱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冂。冂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按爨、金文作上揭諸形、象兩手奉盛水之鬲、從頭上傾注、𠂤若八、淋下之水滴也。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爨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爨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國語齊語、管仲……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爨三浴之。韋注、以香塗身曰爨。蓋用香草和水沐浴謂之爨。王筠曰、古之爨、猶後世之祓禊耳。其說是也。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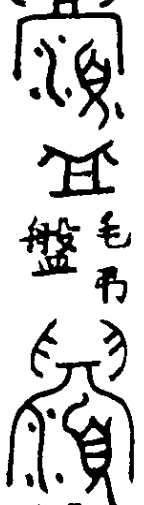




从爨从水、从皿、象事、謂盛水於皿以沐浴、或省水、或省皿、皆別構也。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合觀數類為一、古人作字、變化任意、此即其一例矣。

周禮春官大祝、隋釁、鄭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說文血部、釁、以血有所刲涂祭也、从血、幾聲、桉釁與幾、義相同、古音釁讀曉聲文韻、幾讀群聲微韻、旁紐雙聲、古音喉牙不分、陰陽對轉、蓋幾釁為本字、釁為假借、許君誤以假借為本字、故其解說字形、支離附會、毫無是處。

釁古音 xiən xiuən、國語齊語、三釁三浴之、韋注、釁、亦或為薰、漢書賈誼傳、豫讓釁面吞炭、顏注、釁、熏也、此音 xiuən 之證也、釁壽為周金銘辭習見之成語、經傳皆作眉壽、釁與眉為明紐雙聲、微文對轉、此音 miən 之證也。

釁與眉、截然二字、渺不相涉、由於偶爾借用、容庚金文編四、三混而為一、疏矣。」（釋叡一七一頁至一七三頁釁）

王國維曰「此即古文眉字。篆文作眉、从𥁕即𥁕之變。叡亦眉之異文。古器眉壽字多作𦉪𦉪等形。𦉪即古釁字之省。殷虛卜辭有𦉪字即釁字。說文失收、與眉聲陰陽對轉。𦉪字即以之為聲。然則叡𦉪亦同字。此叡者象形字、𦉪者形聲字也。」（觀堂二、〇二四頁至二〇二五頁散氏盤考釋）

林潔明曰「金文眉壽字皆作釁壽。容庚、王國維諸家皆以為假釁為眉。高鴻縉則以為釁字本義為以牲血塗新鑄器罅隙、欲其經久耐用。字从鑄省沫聲。假借為長久之長、釁壽即長壽之意。」（散盤集釋）李孝定氏則以釁為沫之本字。字从臼持倒皿、會意。釁

壽字當讀為徽，訓為美，釁壽即美善之壽，猶言他銘云魯壽多壽。按諸家說以李孝定氏最為近是。釁字為眉壽字之專字，非眉之段借，李氏已言之。考諸金文字形，釁為沫之本字，確乎不可易。字从双手持倒𠂤人在皿下沫浴之形。窃疑釁之古音當有二讀：微部音ㄨㄟ，及文部音ㄨㄣ。聲母為複聲母ㄨㄇ-（即ㄨㄟ）微文陰陽對轉，關係至為密切。釁與眉通，眉是明紐微部，釁又讀熏，國語齊語「三釁三浴」章注：釁亦或為薰。薰曉紐文部。可證也。其後別造形聲字沫以代釁，沫从水未聲，中古時尚有二讀。廣韻沫音莫貝切，集韻呼內切，徐鉉荒內切。則可推知沫若釁上古當讀複輔音ㄨㄇ-，並有文部、微部二音。其後複輔音消失，沫字音遂分化為莫貝切（明紐先韻）一部分上古音屬文部及呼內切（曉紐夾韻）、夾韻上古音屬微部）釁亦漸形變為釁，讀音許訓切（曉紐真韻）、真韻上古音屬文部）沫釁遂判

然為二字矣。至金文㬎壽一語，李孝定謂㬎讀為徽美也。則以為尚差一間。㬎讀為徽，亦是段借義，且於古無徵。按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㬎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㬎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則知㬎浴為古代一種習俗，於歲時沐浴以祓除不潔，邪惡及禍害。引申之則㬎浴有求福、求善之意。㬎壽之壽即用此引申義，猶即福壽、魯壽之意。

馬薇廎曰：「㬎並非沐字，因上多𠂤、𠂤（眉）壽字與此相同，僅少一血耳。㬎並象傾盤水澆於頭上，血以接水之形，當為潑字。潑，澆也。普撥切，曷韻。與眉、武悲切，同在十五部，故可假為眉字。或以㬎為沐之假，沐在三部，與十五部不通，或以為沐之假，血倒置於首上，何能洒面，皆非。」（中國文字四十三册八頁釋潑）

齊文濤同『𠂤』字.系氏族名.此字應是「眉」字.金文「眉」有作𠂤(芾伯簋)作𠂤(小臣謎簋)與此形近.漢字造字規律中有一種叫做「指事」.即用在象形字上強調某一點的辦法來表達該字的含義.如在刀字上加一點.即成「刃」字.眉字的造字就是屬于這種「指事」規律的.在目字上眉的部位加上一點.意思就是告訴人們「眉」在這裏.本銘「眉」字的發現.給「指事」律規增加了一個例證.

古都邑名可增邑.眉也作鄮.鄮即微.古代同音可通假.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鄄」.公羊、谷梁均作「冬築微」.可證.過去關于微國的方位众說紛紜.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說.謂在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認為在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地名考略卷2.有的則認為在東平西春秋地理考實引春秋傳說滙纂.皇清經解卷二五二.更有的認為在聊城.路史國名紀卷4羅泌路史.國名紀(卷四)同意太平寰宇記的說法.引十道志.

認為在潞東北（今山西長治市東北）附近，而批駁微在魯之微山一帶的說法為非。現在這件「眉」器恰好出在距微山不遠的地方，這對于尋找微國的位置提出了新的綫索。（文物一九七二年五期四頁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

〈大18〉「爯其萬季寶△眉壽」〈大20〉「克用匄寶△壽無疆」〈大23〉「屯右統佑寶△壹」〈大27〉「鄴其寶△壹邁萬季無疆」〈大30〉「其贇△壽無疆」〈大32〉「用蘄贇△壽邁萬季無疆」〈大33〉「其頌壽邁季無疆」〈大34〉「用蘄贇△壹萬季無疆」〈大36〉「用易錫眉」壽（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喜」〈大37〉「用气寶△壹」〈大38〉「寶△壽母毋已」〈大39〉「宋寶△眉父乍作寶子觶勝禹」〈大43〉「贇△壽壹萬季年」〈大44〉「其贇△壽壹萬季年」〈大45〉「用祈祈贇△壹」〈大46〉「頌△眉壽萬季」〈大47〉「晉姜用蘄韓窮寶△壹」〈大49〉「虢姜其萬季贇△壽壹」〈大50〉「贇△壽壹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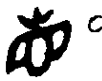
省

a

省 从目从少与省为一字敦煌本尚書說命惟干戈省厥躬今本作省 戍甬鼎 <0617> 王令宣子迺 西方于省

b

c

小子省 <2708> 子商子省見五 d 

大趞鼎 <1379> 不顯王 省相

卤 朋省珥揚 居商

盨 匡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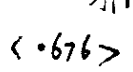
省船 <2262> 省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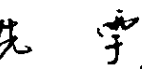
鼎 匡卿 <0563> 公違省自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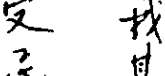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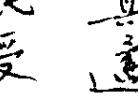
匡卿 <1229> 公違相自東在新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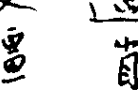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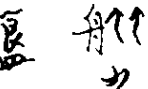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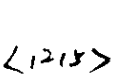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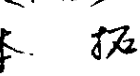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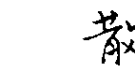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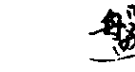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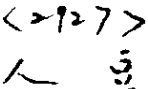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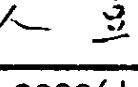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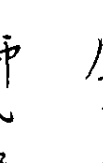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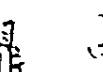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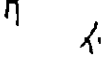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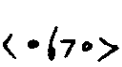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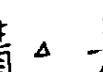
盂鼎 <0676> 宇粤我其遹 省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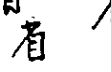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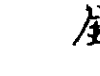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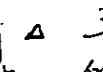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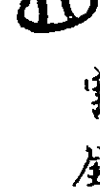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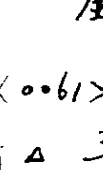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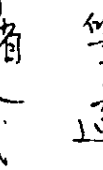
虞弓桑皮 k

鼎 禹攸比 <0670> 王令 省相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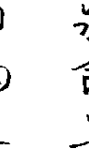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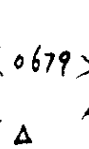
鐘 王肇遹 <0061> 省相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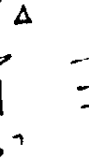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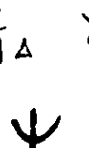
師氏右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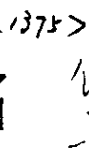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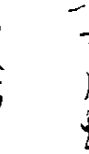












揚簋 <1375> 住王九月既省 西朝庚寅

o

尚鼎既省霸 <0679> 住王三月既 省相 朝曰省

段借為生

盨 豆閉 〈1368〉「唯王二月既生霸」

〈1384〉「遂省東國圖」〈2138〉「王省 且」

e 徐同柏曰『中古文才通佖在：見物之察也才相聲近義同故相字从才說文相字从木引易說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尚非古誼（从古卷三、二十頁商相父丁觚）

e 方濬益曰『舊多釋為相今以揚敦銘既生霸生字證之文與此同是此字乃生之異文也』（綴遺卷十六、十八頁父丁觚）

吳大澂曰『古相字从十目所視也相作父丁觚』（古籀補十九頁）

劉心源曰省舊釋相案揚敦九月既 霸豆閉敦三月既霸智鼎四月既 霸梢奴皆与此同形蓋眚字用為生从生故得通段也若是相豈得用為生霸且木字下體从木象根篆法不得作十凡作者直筆中注形即是橫筆詳康鼎亦非木也此銘即眚即省說文目部眚目生翳也眉部省作 云視也从眉省从屮案宗周鐘王肇遹 文武孟鼎粤我其遹 先王中鼎先 南國夌鼎先 野居叡鼎 于厥身友史鼎辰北田四品文義皆省字从屮者與眚霸字同从屮者蓺一筆古刻眚省為一字小篆分為二其實从 即 之變耳攷古者凡遇字召眚霸段借推之則決知非相字矣若群尚功引尚書召作其謬雯不必論（奇觚卷二十六頁至十七頁鄙比鼎）

孫詒讓曰『佳王九月既望庚寅』案舊釋為既生霸於義不誤然生字作㞢則與佗器絶異吳亦不著其說攷此字金文常見宋以來考釋家並定為相字然相與生聲義並遠此段彼為生於大書之例難通竊謂此非相字乃眚字也說文目部眚从目生聲是眚本从生得聲故得相通借此下从横目形上从屮者即生之省猶靜从青聲說文丹部青从丹生聲金文或作㞢毛公鼎或作㞢齊國差甗並从生省一畫也說文青古文作㞢亦从生省金文更有作㞢者又省屮為屮蓋亦一字又古字眚與省通凡金文云眚者義多為省之段借竊疑其作㞢者或即省之異文說文眉部省視也从眉省从屮二字聲義本相近固可互通也春秋莊二十年經隼大眚公羊眚作省周禮大司徒眚禮鄭注眚作省釋名釋天云眚省也並其證今畧就此錄攷之如南宮鼎王令中先㞢南或國攗古三之謂先省視南國也宗周鐘王肇遹㞢孫星衍續古文苑釋為省得之但未知其為借

用眚字耳吳釋文武墓彊土【據古】三之二謂王巡省文武之彊土也為召則大誤

以上二文與易復象辭后不省方及詩大雅常武省此徐土義並合此並巡行省視之義詩鄭箋云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是也高攸从鼎王令【據古】三之二謂王令省察其事也惟相作父丁觚之【據古】一之二散氏盤之右【據古】三之三皆似為人名則無義可說然其為眚字則固炳然無疑也其作【據古】三之一師田父敢云師田父令小臣𠂤北即省北也舊釋為勤析文義難通篆形亦不類也南宮鼎眚南或卿鼎省東同彔鼎彔肇从遣征攻單戰無商敵

【據古】二之二謂省視東土也觚彝王【據古】二之二謂省北土也前庚午父乙鼎王令口口辰【據古】二之三謂省北土也

激說正

【據古】三之一師田父敢云師田父令小臣𠂤北末二字似當與今从吳大為省北也舊釋為勤析文義難通篆形亦不類也

南宮鼎眚南或卿鼎省東同彔鼎彔肇从遣征攻單戰無商敵

【據古】二之三謂有功而善於其身也

曲弓于通舊釋為刜非詳前乙亥彝乃及誤身

此與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大戴禮記朝事篇几

諸侯之適子省于天子義並同鄭大傳註訓省為善爾雅釋詁文　季娠鼎令小臣夌先省楚居㠯三之一謂省視楚居也義亦與南宮鼎同大豐敢王作出不豕舊釋為隊非此似亦訓為善作省猶言作德也孟鼎我其通舊釋遹非出先王受民受疆土㠯三之三此亦謂王巡省文武之人民疆土也與宗周鐘文義並同此可證異字出出文同　九此諸文釋為眚或為省則義咸符協若如舊釋為相則於宗周鐘鼎孟鼎諸器文義並齟齬不合而於此銘之既相霸則尤不可通足證其非矣此字自來傳譌已久治金石古文者皆習焉不察今故條舉而諟正之其見於薛阮兩款識者亦皆誤釋不悉論也（餘論卷三第二八至三〇頁揚敢丁佛言曰出留鼎佳王四月既生霸借省為生原書以為古相字謂从屮十目所視也是直以出為直又棗省棗直省為相古

無是說朱省作 亦殊奇異愚意以釋省為安省視也見亦訓視凡曰哉 霸既 霸者解為初見既見亦通但對死霸言省終為借字耳(古籀補補卷四第一至二頁)

強運開曰 公違相鼎公違相自東在新邑羅振玉云相字从目从木許君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以釋从木之義殷虛文字 相與篆文同亦 古金文从 从乃木之省殷虛文字 省亦 其證也運開按金文中 等字形雖相近然實有別蓋相字从 為木之省眚字从 乃生之省各就文義案之自可見也(古籀三補卷四第一頁)

強運開曰 揚敦既生霸段眚為生運開按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金文 皆生之省段注云眚引伸為過誤

如眚災肆赦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也又段為減省之省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省瘦也四面削其地又按敦煌本尚書說命惟干戈眚幷以眚為省容庚云古眚省為一字實則眚省相通假也（古籀三補卷四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眉視也从眉省从少按从眉非義从少即少省與眚同字古眚或作省亦省敦是生亦敦省作少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字从目明是眚字生眚同音通用也說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轉義虞書眚災肆赦左僖三十三年傳不以一眚掩大德注過也過亦自內生焉又左莊二十五年傳非日月之眚注侵日為眚朱駿聲云按猶目病之為小疾也易有

災眚鄭注異自內生曰眚子夏傳妖祥曰眚說卦坎為多眚虞注眚也楚語夫誰無疾眚注猶災也周禮旬師受眚哉疏過也又說文眉部收眉字訓視也从眉省从屮甚為無理之說愚謂眉實省諭文眚為眚省文下文可證而訓視也者借眚為相也金文亦然又詳省下相下然則凡从省聲媚消字亦元當作媚消而云省略者皆以眚為媚為消也一切經音義眚疫也又周禮大司徒七曰眚禮司農注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也又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猶人眚疫也此等眚字古形尚存未改為省者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一五頁)

ℓ郭沫若曰「眚字作㞢与大盂鼎相字作㞢字別而義同眚乃生之初文㞢銘既生霸生字如㞢鼎揚段即作此形字象種子

初發芽之形、並不从目、从目者者乃後來之譌變、凿則分明从目、乃眉目之象形、即相貌字、二字形近、舊時同釋為相、近人复多同釋為省、非是、省、段為省、省、視也、相、省視也、國語晉語后稷是相、即盂鼎適省先王之意、此言適省文武亦謂適相文武、如今人言觀摩也、」（兩攷五十二頁宗周鐘）

ん吳闓生曰「相本作㫐舊皆釋相孫詒讓既㫐霸之文定以為省謂相為誤然此字實有兩讀蓋省本作㫐相本作㫐其省文皆作㫐又德之省文亦作㫐如卿鼎公違相自東壁鼎相于厥身南比鼎王命相史南夌鼎先相楚居皆不可以為省大豐敦丕顯王作德德或讀相亦決不可以為省者也」（吉文卷一第六頁盂鼎）

商承祚曰『古有眚無省。々由眚生。金文揚𣪘等作𤰞。多借為生。兩攸从鼎作𤰞。又或省作𤰞。聃𣪘公遠鼎等。甲骨文同。小篆之𤰞乃由𤰞引長其橫筆而變。書洪範王省為歲。史記宋世家作眚。公羊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氏穀梁作眚。書說命惟干戈省厥躬。敦煌本作眚。宋周鐘王通𤰞文武。即省經典雖眚省通段。要皆先有眚而後有省也』(古攷三一頁)

d 陳夢家曰『不顯王乍省說武王以文王為典型。大誥曰爾克遠省。爾知文王若勤哉。大盂鼎曰雩我其通省先王。獸鐘曰王肇通省文武。凡此省或通省義為遵循』(金選一七頁西周銅器斷代天亡𣪘)

c 馬叙倫曰『倫按𤰞舊釋相。孫詒讓謂眚字。倫謂孫說是。說文眚目病也。相視也。相從目楊省聲。詩于以湘之。韓詩湘作鬺。是相

可從楊得聲之證楊音喻四相音心紐同為次清摩擦音亦可證也金甲文或作𠂤則所省者彌多矣眉從生得聲生音審紐亦次清摩擦音故書王省為歲史記作眉省為眉論眉借為相也（刻詞五八頁父丁觚）

高鴻縉曰「𠂤」劉幼丹釋省曰或釋相非蓋字即眉初作𠂤从目生聲亦作𠂤或𠂤从目生省聲其作𠂤者小篆變為省傳為省字其作𠂤者本銘是也故眉與省乃一字之分化意訓視故从目（散盤集釋二七頁）

郭沫若曰「相字作𠂤余以為乃相貌字之初構蓋象眉目之形近人以曶鼎揚段豆閉段等既眉霸之眉字與此形近遂疑此亦眉字讀為省然余謂此乃判然二字也今就金文中所見相眉二字之例比列於下

〔相〕 本銘 圓子鼎 公違鼎 公違鐘 孟鼎

〔眚〕 揚段器 同蓋 豆閉段 散氏盤 宗周鐘

眚乃生之初字、乃象種子迸芽之形、字不從目、其或從目作者乃因形近而譌、且最可注意者、五相字所從目形其內眼角之上眼瞼均下垂、形成所謂眼瞼縐襞(Epicanthus)、此乃蒙古人種之特徵、五眚字疑似目形之下部均無此現象、獨有眚觚一器作、竟從目作、則字之譌變蓋自周代以來矣、又孟鼎文雩我其適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文王肇適眚文武堇疆土、語例甚相近、似不應一為相、一為省、案此於事無傷也、因義同不必字同、適相適省乃同義語、大雅文王有聲復言適觀厥成、更專就此器而言、顯相連文乃古人常語、讀相且與唐字為韵、與全部銘語均諧、讀省則格塞不能成語矣、故即使單

有此銘一例亦可知省必為相（青研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大豐殷韵讀）

參閱0225循字條聞一多說

d 聞一多曰「諸家或釋省或釋相案釋省近是卜辭作𠂤作𠂤金文作𠂤小篆省眚循諸文並從此出卜辭又有𠂤字則循字所從出葉玉森正釋循金文出多可釋盾讀為循大盂鼎雩𠂤我其遹出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王肇遹出文武堇勤疆土並當釋為遹循爾雅釋詁遹循也克鐘王親令克遹涇東二字同義故每連文字一作率循書顧命率循大下是也金文出又作𢓊寇鼎師雒父𢓊衛至于斁亦即循衛至于斁也本器不顯王乍出不𠂤王乍麂當讀為丕顯王且循丕肆王且廣肆有廣大之義

丞肆與丞顯對文循猶追述也禮記少儀勿循往疏追述與賡續義近循賡皆指殷祀言聞一多全集二第六〇六至六〇七頁大豐殷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省視也从眉省从屮省古文从少从囧金文省字有二形一作𤔔一作𤔔說字者向來意見分歧宋人釋𤔔相吳大澂謂字从𤔔十目所視也徐同柏謂字从才从目才相聲近此一說也劉心源釋省省眚一字孫詒讓高田忠周商承祚容庚等並同此一說也郭沫若釋𤔔為眚謂字象初發芽之形不从目目者後之譌變釋𤔔為相乃相皃之初構象眉目形強運開吳闓生等略同此又一說也宋人之說劉氏已詳論其非而郭氏所言亦牽強難以令人信服窃以為𤔔𤔔一字似無

可疑字本作𤔔一變作𤔔再變作𤔔所从屮屮乃生之省一若靜之偏旁作𠂤𠂤生字金文作𠂤𠂤三形蓋直畫上增一點再由點變橫畫乃古文字增繁衍變之規則容庚謂从目从屮與眚為一字似未當字當釋眚从目生省聲說文云「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商承祚謂古有眚無省省由眚生其言是也省為眚譌以視為義而以目病訓眚一字遂分化為二矣」

〈大2〉「王令命中先𠂤相南或國棗行」〈大3〉「王大𠂤相公旗于庚囚旅」〈大4〉「王令命中先𠂤南或國賜行」「中𠂤自方」〈大5〉「𠂤于人身」

a 自 匡卿簋 <1229> 公違相自 東在新邑

b 師害簋 <1280> 自追 衆麋

c 沈子簋 <1391> 念自 先王

d 令鼎 <0660> 王歸自 謀田

e 小臣速簋 <1357> 遣自 侃父述 逆東 速征自五齵貝

f 衆簋 <1316> 白雝父 來自 戡

g 楚公鐘 <...28> 楚公冢自 卜窟大 林鐘 (A) 楚公冢自 鑄 鈴鐘 (B)

h 矢尊 <2152> 明公歸 自王

i 召卣 <2722> 王自 設史使 賁 畢土方五十里

j 衆簋 <1380> 永伯 自 縣

k 乃且祖 考又 盾人 姞氏 簋 <1236> 姞氏自 設作 寶尊 于周邦

l 伯寬盂 <1935> 白伯 自 卜用 鑄 盂

m 趞曶鼎 <0573> 宋 唐公之孫 趞曶 自乍 作會 膳鼎

n 圉皇父簋 <1326> 自 攻 敔 降十

o 毛公鼎

〈0680〉
厥自乍
令
曾伯
簋
〈1446〉
金用自乍
作旅匜簋
〈2919〉
自作鑄
其盤
大司
馬簋
〈1405〉
大師司
馬孝口
自乍飲
匜簋
右走馬
嘉壺
〈2791〉
右走馬嘉
自乍行
壺
郑公
鼎
〈0657〉
郑公平侯自
乍作隣鑄
黃韋俞
父盤
〈2910〉
黃韋俞父
自乍飲器
曾伯
陭壺
〈2829〉
用自乍作
寶壺
余畢
盤
敔盤
〈2927〉
厥眉：自漘涉以南至于大沽，井邑田：自
根木道，右至于井邑尃道，東一尃
沈兒
鐘
〈0052〉
自乍作
龢鐘
戈戠乍
鼎
〈0618〉
戈戠乍
自乍作
鐸鼎
姑口句
鑼
〈0068〉
自乍
乍
鬲叫
鑼
曾孫無
期
鼎
〈0566〉
曾孫無期
自乍飲
鬳
走
鐘
〈0016〉
自乍
玟走
鐘
自乍作
其
中子
化
盤

〈2906〉自乍盤盤
〈2986〉自乍御鎧
〈0629〉自乍作飤簋
〈1364〉其自今日
〈0541〉裘自作飤鼎毓
〈3148〉自乍用鎛
〈3098〉攻敔王光自作盥鑑
〈1328〉自乍寶敦
〈3158〉
自乍新吉
金
〈0012〉自乍作征盛城
〈0013〉自作鉦鐘
〈0033〉邾斯士婷自乍龢鐘
〈0029〉用自乍作其龢鐘口鈴鈐
〈0031〉楚王領自乍作鈐鐘
〈0038〉魯大宰僕子歜
自乍作其御鐘
〈0041〉自作龢鐘
〈0045〉自乍作龢鐘
〈0047〉自乍鵝瑤鐘
〈0048〉自作鵝鐘
〈0057〉自乍作龢鐘
〈0054〉自乍作詞

歌鐘」〈0060〉「自乍龢鐘」〈0448〉「王子曰自酢作飤鼎」〈0484〉「江小中仲母生自乍用鬲」〈0563〉「公違有自東」〈0576〉「佳邾白伯𠬜自乍寶口盨沈」〈0600〉「唯黃孫子係君弔𠬜叔單自乍作尊鼎」〈0606〉「大師鐘伯侵自作召沈」〈0634〉「自乍寢尊鼎」〈0650〉「自乍後王母厚商乍文母尊公孫用鼎」「用自念于周公孫子」〈0663〉「唯徭還自征」〈0676〉「人鬲自駿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逐戠囚自乐土」〈0750〉「佳酋君酌白自乍寶鬲」〈0815〉「自乍飤鬳」〈0816〉「自乍作飤鬳」〈1102〉「中義昌自乍食鋪」〈1172〉「叡光白自乍其寶䟒」〈1193〉「倗白㒸自乍膳䟒」〈1230〉「乙自作飤鋪」〈1250〉「口口自乍寶䟒」〈1267〉「涉白伯寺自乍寶䟒」〈1273〉「自王」〈1321〉「用易叔賢自乍膳䟒」〈1340〉「用自作寶器」〈1367〉「自泷東至于潏河」〈1389〉「異翼自也他邦」〈1410〉「曹子㒸自乍作行器」〈1412〉「寅自乍口盨」〈1440〉「自乍寶盨」〈1443〉「自[乍]薦匠盨」〈2002〉「王子啟疆自乍△曲彝」〈2435〉「自酢作祭錦」〈2446〉「開公歸

自王」〈2543〉「子自□獸形□」〈2777〉「天姬自作壺」〈2800〉「華母自作薦壺」〈2854〉「唯曲明亘于多亡自作寶𢦚」〈2936〉「自作吳姬賓匜」〈2938〉「蔡子𠂤自作會𡍮」〈2943〉「佳曾子白乂口自作隣盨匜」〈2947〉「黃中仲自作朕宅匜」〈2961〉「佳廿四𠂤曰者君自作寶宅匜」〈2968〉「佳廿四𠂤曰用吉金作自寶宅匜」〈2971〉「唯由省父用吉金作自寶宅匜」〈2985〉「自作御監」〈2994〉「喪史寬自作鉼」〈3010〉「自作作旅盒」〈3085〉「自作御鑑」〈2986〉「自自口用口」〈3109〉「郢庆之〈姑戈器自」〈3158〉「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3087〉

α 方濬益曰自為鼻之象形此古文下闕說文部首自下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與此古文正合」

（綴遺卷四、十三頁師佳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自鼻也象鼻形按古作自曾伯簋匜作自謀曰自鼎象鼻形古今相承用鼻字而以自爲己爲從猶大象人形相承用爲大小字也說文云自此亦自字也省自者書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按自字中畫象鼻上膠理本無定數古有自字王子吳鼎亦與自同用然則自即自之異體者曙等字皆爲書言義从自古並从口』(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自鼻也象形古文作自又鼻下曰引气自卑也从自卑又自字異文別出作自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然則象形謂自其義爲鼻自字元當如此篆而凡作自者與自同从口从自省也自自同字而自自爲別字許氏分別誤混矣但自自音義相近通用或作自亦然又小變作皇作皐又段借發聲之詞廣雅釋詁自從也易大

有自天右之詩文自西自東箋由也又書召誥自服于土中鄭注用也皋陶謨自我五禮傳用凡金文自作某器亦同意也又禮記大學毋自欺也方梁益之閒謂鼻為初說文皇篆下云自始也後人所謂自他之義出于此耳○又按首字作𠂤从𠂤从𠂤从𠂤與面同意𠂤中从目而人與自之上形同意耳要人借下之𠂤形亦為自字也又借白之下形為白字自白實皆首之子文也（古籀篇四十七第三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皆古文自案甲骨文作𠂤𠂤象鼻及皴文金文同又或同篆文襄鼎沇兒鐘』（古攷三一一頁至三一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𠂤自鼻也象鼻形皆古文自疾二切又𠂤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乞从鼻出與口相助也疾二切

又𠂤𠂤引气自畀也从自畀𠂤二切

按徐灝曰自即古鼻字𠃌象鼻形中畫其分理也……因為語詞所專復从畀聲為鼻今自與鼻不同音者聲變之異也是也所謂語詞者即借為從為己也卜辭曰

貞有疾𠂤住(其)有𡆥(害)　(院乙六三八五)

貞有疾𠂤不住有𡆥　(院乙六三八五)

均用本意說文收𠂤𠂤二形均訓鼻羅振玉曰許既以自白為一字而分為二部者以各部皆有所隸之字故也卜辭中自字作𠂤或作𠂤可為許書之證但𠂤部諸字以古文攷之多非从𠂤鼻字者字均从𠂤或从𠂤智字等亦然許君生炎漢之季所見古文舍壁中書而外囿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矣

(字例二篇九二頁)

裘錫圭曰『在不久前出土的孟簋的銘文裏有毛公易(錫)朕文考臣自氒(厥)工之語。我認為自厥工這個詞組所說明的不是臣的等級而是臣的來源。毛公錫朕文考臣自厥工的意思就是毛公从他自己的工奴中拿出臣來賞賜給孟的父親。如果按字直譯則是毛公賞賜孟的父親以出自他的工奴的臣。我們提出這樣的看法是有其它西周銅器銘文做根據的。中觶銘說王易(錫)中馬自[illegible]庳四𩵦(薛氏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一)御正衛簋銘說懋父賮(賞)邨(御)正衛馬匹自王(三代吉金文存6.49)這兩條銘文裏的自口庳和自王顯然都是說明所賞賜的馬的來源的。大概王賜給中的馬是口庳進貢的四匹𩵦懋父賞給衛的則是王賜給懋父的一匹馬。上引孟簋銘文語例

和這兩條銘文全同。自厥工當然應該和自口𠂤自王一樣是說明處在它前面的那個詞所代表的事物的來源的。

自字的這種用法在甲骨卜辭和典籍里有時也能見到。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1176)著錄的一條卜辭說：貞其𠂤(有)嬉(艱)自南。有艱自南的意思就是有从南方來的壞事情。詩大雅大明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命自天的意思就是有从天上來的大命。這兩個自字的用法和上引諸銘中的自字基本上是相同的。(考古一九六三第五期二八〇至二八一頁錫觶文考臣自厥工解)

「王易錫中馬自隱庶三」〈大3〉「中省自方」〈大4〉「用自乍寶尊彝」〈大16〉「攻敔王元咯自乍其元用」〈大28〉「替楚公逆自乍作夜雨盨雷鈹鐏」〈大29〉

〈大31〉「迖」自西𨸏〈大32〉「邛仲之孫白戈」自乍作饒盨〈大38〉「自」乍作鈴鐘〈大42〉「曾子口」自乍飤
〈大53〉「自」祝鑄禾和羴凶鐘

自棘 說文所無 <·699> 自棘 甲骨文

自棘 金文

高田忠周曰按銘為人名音義無可徵者然審篆形棘正與上文合亦自與𠂤同𠂤曰意近故古文𠂤部字多从曰也此亦棘字耳唯移自在上頗為奇異而其意無異且他字亦往往見此變例也（古籀篇五十一第一四頁）

a

此亦自字 <0150> 「佳書居動白△ 白者 書居焉 自卜寮焉」

「佳書咎白△者 居自匕寮般」

b 曲仲 「佳曲中仲 <2966> 自匕寮宅 」

c 方濬益曰「自作白者說文自鼻也象鼻形白亦自字也有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是自白一字」（綴遺卷二十七、五頁番君鬲）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白鼻也象鼻形古文自此解誤矣鼻也象鼻形者當以解自篆而古文白亦元作白詳見白下許氏又白下曰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此解當以解自篆白亦省作白眞如許說而自白皆从白省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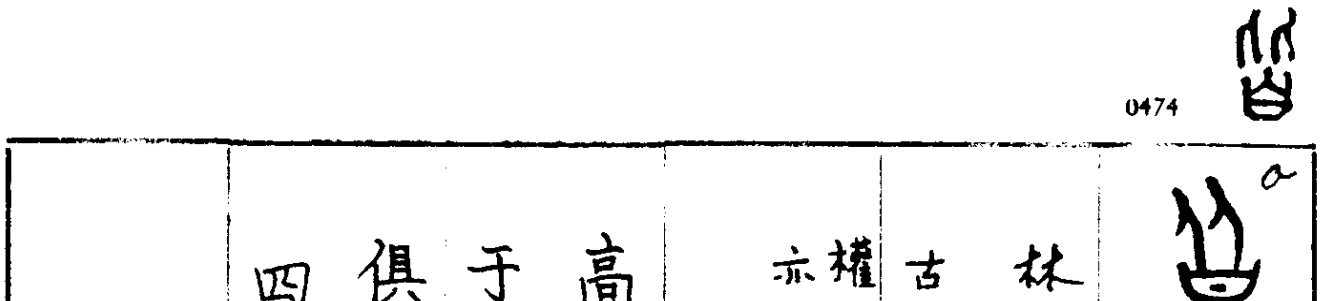
所謂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者會意之恉顯然要自亦从自聲自自形音皆近故兩字通用久矣然則自我之自即鼻始之謂以自為正字以自為借字而廣雅釋詁自從也易大有自天右之詩文王自西自東箋由也又書召誥自服于土中鄭注用也皋陶謨自我五禮傳用也之類以自為正字以自為借字。

（古籀篇四十七第三八頁）

何大定曰『 說解曰此亦自字也是自白為一字也案自部只有屬字訓為字不見也許氏妄分自白為二部實古一字也容庚金文編 下曰此亦自字甲文自作 亦作羅振玉曰許既以自白為一字而分為二部者以各部皆有隸之字故也卜辭中自字作 或作 可為許書之證但白部諸字以古文考之多非從白魯字者字均從 或从 智

字等亦然許君生炎漢之季所見古文舍壁中書而外固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矣(殷虛文字類編第四)是白部諸屬字皆可皈入自部而白部可刪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七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參閱0471自字條高鴻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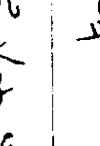
皆 从比从白 <2762> 尊壺 「从甘作尊壺」

林義光曰「說文云皆俱詞也从比从白按从白非義从比古多从口見者字畧字皆二人合一口僉同之象从口之字古文權量皆亦作皆」（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皆俱詞也从白从比比者親密也即坿隨于他也白與自同然自為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即知俱詞也者坿和合同之言也小爾雅廣言皆同也是也」（古籀篇四十七第四〇頁）

魯

a
魯公
井侯簋
〈1378〉
拜頧首魯天子
對揚
穆公
造
寧順福

b 
魯侯
爵
〈1847〉
魯侯
作尊彝

c
魯侯
尊
〈2051〉
魯侯作
姜寓彝

d
明公
簋
〈1260〉
魯侯又
有
功工

克盨
〈1496〉
敢
對

e
克鼎
〈0675〉
敢對揚天子
不顯魯休

f
魯姬
鬲
〈0715〉
魯姬匕作
尊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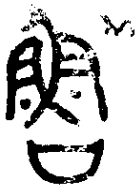
天子不顯
魯休揚

g
虢季
鐘
〈0057〉
旅對天子
魯休揚
(A·B)

h
師奎
父鼎
〈0167〉
對揚天子
不顯魯休

i
師虎
簋
〈1313〉
對揚天子
不顯魯休

j
魯宰
父簋
〈1248〉
魯大宰遹父作
李姬尊媵簋

k 
魯宰
鐘
〈0021〉
魯宰遹作
鐘用高孝

l
魯侯
簋
〈1262〉
魯侯作
旅簋

m
善夫
克鼎
〈0662〉
克其用對揚
天子不顯
魯休
(A·B)

井人鐘 <0056> 黃老淳子 沈用魯△
元年師兌簋 <1336> 先拜頴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戎者鼎 <0601> 用匄俾𠂤魯福
康生鼎 <0664> 魯邵小臣康生下𦎫
善鼎 <0673> 余用
畢鮮簋 <1294> 用斬眉壽魯△休
無𢦚簋 <1353> 敢對揚天子休令(命)(AB)
無𢦚鼎 <0668> 無𢦚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頌鼎 <0674> 頌敢對揚天子
頌簋 <1392>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頌壺 <2836>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子仲匜 <2980> 魯大嗣徒子仲白(伯)氏其次女孟姬賸(媵)匜
魯伯鬲

〈0739〉魯白愈父匜蓋
姬孚朕媵盉禹

盉 林鹿伯

〈1344〉用祈康穌屯右通永魯令

魯侯

禹

〈0705〉魯侯匕
姬書禹

鄭丟
魯鼎

〈0537〉鄭丟魯生匜

母朕匽鼎

魯伯
盤

〈2815〉魯白

厚父乍仲姬鯀
俞媵盤盤

魯侯
壺

〈2786〉魯侯尸
叔姬壺

魯士
盨

〈1408〉魯士淳父
卞飲簋(A·B)

魯伯
簋

〈1420〉魯白伯俞父
卞姬孚簋

魯伯
盤

〈2894〉魯白愈
父匜蓋

姬孚朕

簋 莽伯
簋

〈1389〉師奎父對揚天子
不顯魯休永命魯壽

秦公
簋

〈1382〉魯多
犂簋

壺無

厚氏
圓

〈15·9〉魯大嗣徒厚
氏元卞善圓

士父
鐘

2243(4.143-0475)

〈0046〉「降全魯△多福七彊」（A.B.C）

「住康右祐也魯△純嘏」

〈0044〉「用釐康爲虎也魯△」〈0562〉「魯△左嗣徒元乍作善膳膚骾」〈0650〉「自乍後王母戾商年文母魯△公孫用鼏」〈0669〉「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0735〉「魯△侯猷乍龔」「用享鑄厥文考魯△公」〈1245〉「魯△白大父乍孟〔姬〕姜媵段」〈1244〉「魯△白大父乍仲姬滕俞媵段」〈1294〉「用禴眉壽魯△休」〈1306〉「魯△士商敢肇乍朕皇考弔叔歔父膺段」〈1369〉「日易錫魯△休」〈1385〉「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1472〉「魯△嗣司徒白吳口肇乍旅段」〈1491〉「用禴眉壽純魯△」〈2834〉「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令命」〈2954〉「魯△白愈父乍寶姬口朕顯宄也」〈2957〉「魯△大嗣徒元乍歙孟」

又徐同柏曰魯休猶云嘉休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即書序之旅天子之命也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之命（以古卷二、五

夏周鄭專鼎）

人劉心源曰魯休或繹叚休阮繹嘉休許印林繹虎敲旅休云旅眾也攈古錄三之二案說文旅古文作𠂤解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書序旅天子之命傳訓旅為陳史記周本紀作魯天子之命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之命是魯旅嘉皆通也詩假樂亦作嘉故古文叀魯即純叚（奇觚卷二）

十四頁無叀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魯鈍詞也从白魚聲按魯非詞古作𠂤克𣪘从口不从白彝器每言魯休純魯阮氏元云魯即叚字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魯世家作嘉天子命魯叚嘉同音通用魯本義蓋為嘉从魚入口嘉美也魯模韻嘉歌韻歌模之聲轉（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魯鈍詞也从白鮺省聲論語曰參也魯卜辭曰省作㫗即存白之下形也朱駿聲云按魯聲似是禮櫓弓容居魯人也本義段借為鹵詩閟宮乃命魯公金文皆作鹵』（古籀篇四十七第四〇頁）

a 郭沫若曰『魯天子宮垂懷福与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晉天子之命相同魯世家作嘉書序作旅是魯當訓為嘉猶言慶喜也旅乃借字說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亦其例』（兩攷三十九頁周公段）

b 馬叙倫曰『吳大澂謂古器多稱魯休屯魯祚魯與嘉同意魯祇猶言嘉祭也……

倫案金器文魯字有借為祜字者屯魯即詩之純嘏而實為純祜也祚魯亦當為祚祜魯休則嘉休也嘉休又佳好之借』（國刊

第五卷一期九一頁讀金器刻識戎都鼎

之馬敘倫曰。倫按說文魯在白部、白為自之異文、鼻之初文、而所屬之皆魯者、曾智皆語詞、部末之百又為數名、皆與部首義不相關、百字以金甲文凡一百作㫃二百作㫃五百作㫃六百作㫃證之、直是一白二字合文耳、以魯字克鼎作㫃、井人鐘虢叔鐘師虎敦周公敦諸魯字亦並從口、者字及季良父壺諸女觥者謂鐘亦並從口、曾字金文魯字所從者亦多從口、智字毛公鼎作㫃、甲文作㫃、知亦從口、證知皆魯者曾智五字所從之白、皆口之異文、蓋口之象形文本作㫃、省為日耳、此從㫃猶近象形、魯矣鐘作㫃、遂近於從白、說文智之古文、徐鍇本作㫃、乃近於頤之初文作㫃者、其實亦㫃之直書耳、

（刻詞一五三頁魯白厚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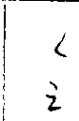
陳槃曰案魯一作𣪊說文放部旅下引𣪊字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段曰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𣪊魯作𣪊手文容或似之者又曰此言古文段借也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即書序旅天子之命廣川書跋劉炫謂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乱字傳模既久又改為𣪊一本作𣪊字卷二

魯公尊 彝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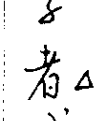
案魏石經尚書殘石作𣪊馮登府曰……汗簡引石經作𣪊……古孝經作𣪊古尚書作𣪊並見汗簡此作𣪊體稍異魏石經考異又案旅伯員鼎作𣪊張伯𠂤作𣪊後漢書光武紀野穀旅生章懷注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惠棟

補注古文魯字如旅故旅亦作魯耳惠說是也」(譔異一册二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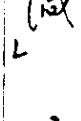
「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大18〉「對覭天子魯命」〈大23〉「用易錫康勱樂魯休」〈大25〉「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大45〉「其萬福屯純瞻魯」〈大50〉「邑受屯魯純祓多釐」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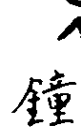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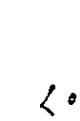
者伯者父盨〈4460〉「白伯者父作寶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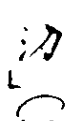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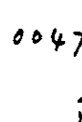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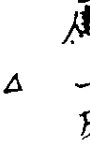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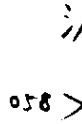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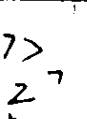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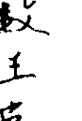
者女鮮鮫〈2740〉「亞中魏」者諸女台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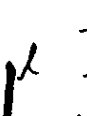












2251(4.151-0476)

盠駒古金「淳朝
易問△者諸侯」

子璋鐘
〈0041〉「用樂文姬
先△者諸士」

茲乃乳為書

免盨王受作册尹書俾册命免

子禾
子釜
〈3020〉「子禾子口口內者御味因
口命設陳旻口命者△」

〈0012〉「次者△諸昇視」〈0047〉「工虡王皮鞁之子者△減睘擇其吉金」〈0556〉「鄀者△
子口用作△公鼎」〈0595〉「口者△生口口用吉金作寶鼎」〈0615〉「諶肇作其
皇考皇母者△比君將鼎寶」〈0800〉「 者△女大子尊簋」〈1441〉「用連先遘者△
諸侯」〈1602〉「陳侯午淳朝覲邦者△諸侯于齊」〈1685〉「者諸侯高台以吉金」

〈1843〉「曰亞形中甗口者△妸以大子尊彝」〈2101〉「曰亞中甗者△妸吕大子陳
彝」〈2152〉「彔者△諸尹」「彔者△諸侯」〈2837〉「執女執者△諸」「執「者」△曰「獻」之

于雲公〔之所〕」「其□□□□□□者」〈2908〉「佳丩唯白者君自乍寶般」〈2919〉「者」尚余叟□□□擇其吉金」〈2968〉「佳丩唯白者君自乍寶宅匜」〈3012〉「□攻」「雝者都」〈3153〉「邾王者旨」

d 吳榮光釋七月二字曰『龔定盦云七假秦為之月象哉生明之形此以紀月已紀日矣』(筠清卷一第十九頁商七月爵)

c′ 孫詒讓曰『竊謂當為昧字之變體上佢(𠂤)者即禾之緐文殷古圖叟黎簋黎字佢(𠂤)薛敽識佢(𠂤)案此即利字呂氏因黎迻古文利為聲遂讀此為黎實不必也其偏旁禾字與此正相侶昧佢否者大迻左形右聲為上聲下形與耆字正同』(拾遺下七頁周宂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耆別事詣也从旨从耂耂亦聲古文旨作嘗从口从米聲米非旅字古文見米字條變作嘗今旨盤』(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當別事詞也。从𠂤𣎵聲。𣎵古文旅字。然旅下古文作𣏌。無此𣎵篆。許氏此說甚非。𣎵實黍字異文。未家父簋文作𣏌。為正形也。黍旅音通。故或用黍為旅。許氏未詳此理。直以𣎵為旅字誤矣。書洪範曰。時五者來備。又諧辯也。从言者。聲。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諸詞之總也。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又辯者治也。治者理也。順理分別多之益可辯矣。者諸元同字也。故金文有者無諸。𠂤為詞言之气。與言同意。又从言作諸為複」（古籀篇四十七第四五頁）

朱芳圃曰「說文𠂤部。者。別事詞也。从𠂤。𣎵聲。𣎵古文旅。按。者。金文从曰。从𣎵。曰。附加之形符也。𣎵象樹枝舒展。子實蕃衍之形。從聲類求之。當為櫧之初文。山海經中山經。前山。其木多櫧。郭注。似栎。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音諸。或作儲。郝懿

行曰、按上林賦云沙棠櫟櫧郭注云、櫧似柃、葉冬不落漢書音義云、櫧似槠、葉冬不落也、玉篇亦云、櫧木名、冬不凋、郭云、或作儲、者、聲近假借字、其說是也、櫧木高二三丈、葉如栗而稍鐵、有鋸齒、冬榮、三四月開白華、結實似栩子、亦有斗、有皵苦二種、皵者粒小、木肌理白、苦者粒大、木肌理赤、可食、（釋蔡一四一頁B者）

陳槃曰『金文亦有諸國諸女匹者、敔𠂤大子薄彝器者女𠂤大子薄彝、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讀者為諸（卷十八、葉二七）孫詒讓古籀餘論讀敔為姒（卷二、葉二田強敔條）諸姒者、周法高云可能是姒姓國家之女嫁給諸國的君主者、這種稱法、古代極為常見、如晉姜鼎的晉姜就是姜姓之女嫁於晉君者……（金文零釋葉九八）蓋周氏據路史以為諸國彭姓、今云諸姒與彭姓之說不合、故以為諸

國之夫人姒姓也。然彭姓之諸為商所滅。亦見路史。豈此諸為未滅以前之諸。故仍彭姓耶。無以明其必然也。又此器銘文之上有作[illegible]之氏族徽識。王獻唐氏釋醜。謂為姒姓之族徽。又以諸即淳于合音。淳于為斟尋舊區。又即斟斟為姒姓。則諸在古代亦姒姓。釋醜說文月刊四卷葉七五。周氏辨之曰。姒姓之女也。可能把她母族的族徽使用在她嫁後的器皿上。今案諸姒解作諸女姒姓。如秦嬴葛嬴衛姬之類。參下拾伍姚國。亦無不可。諸國舊雖彭姓。已滅于商。則姒姓之諸。或即商所建國。蓋其族徽雖舊。而其命維新矣。雖然。如此。姒姓之諸是否仍存在于春秋之世。則未可知矣。(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二册一四〇頁)

b-f

周法高曰。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八頁二七。

者。諸省。春秋莊二十九年。「城諸」。地理志琅玡有諸縣。路史大

彭之後封諸呂讀己己倒呂字也此銘用己為杞見禹觶

按劉氏讀「者」為「諸」乃國名是正確的

在古代婦人用她丈夫的字下面每每加上婦人的本姓參書說女子之字如採用丈夫的字而不著本姓就不易分別了而且路史國名紀卷三

諸彭姓蜜之諸城西北三十春秋之諸國(漢諸縣故城在西南本魯邑)

明言「諸」是「彭」姓王氏認為諸國原為姒姓只是推測之辭釋醜

P.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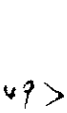
以地名求之先時之諸既即淳于合音淳于為斟桑舊區又即斟斟為姒姓則諸在古代亦為姒姓如謂證據尚嫌薄弱此兩組媵器固明言諸為姒姓也

按本銘並不能證明諸為姒姓之說。（參釋九一頁九四頁諸女彝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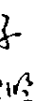
〈大4〉「𠂤賓貝者𠂤言曰」〈大9〉「厥易錫者赤帀臣二百家劇」〈大53〉「戊越王者𠂤召於曶𠂤擇𠂤吉金」

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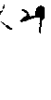
丹室鼎 <0049>「 丹室智」



毛公鼎 <0650>「弘唯力智」「弘其唯王智」



智君子鑑 <2834>「智君子」



知會意知亦聲知義切矩依鍇本匠即口矩即知也省白盍段說未矣朱駿聲云知詞也按識也憭于心疾于口智則為識詞莊子外物篇心徹為知荀子王制篇草木有生而無知注謂性識是知字本義也荀子注引孟子然後智生于憂患或借知字呂覽自知知于顏色注猶見也公羊宣六年傳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是智義本義也此攷詳悉然則性得曰知學得曰智而智之體見於其言語气聲故已作知又从白亏以重會意白字解曰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從鼻出與口相助也亏於詞也象气之舒亏从白亏者智者之言利而舒暢之意也忠於許氏者固當如此矣唯愚窃謂三代古文有𣎵無知𣎵知元同字𣎵正文當作𣎵下見大梁鼎文可證矣从白又从口實為重複𣎵亦可作𣎵而省則為知而已然則段說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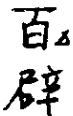
可經傳知智兩文通用不分固當然而已』（古籀篇四十七第四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智古文智案甲骨文作𣪊金文毛公鼎作𣪊魚已作𣪊此从丂乃曰之寫譌鎛本作𣪊段氏云臣即口矩即知也省白非是』（古攷三二頁）

百

矢方彝

況兒鐘



矢𣪘

二百二字合文

釋典客

元異

鏡季良白盤

五百合文

孟鼎

二百合文

矢𣪘

師訊鼎

〈1334〉「厥川刖」

三百口」

〈2923〉「折首」

五百」

〈0676〉「人鬲自馘至于庶人」

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1384〉「圜庶人」六百

又口六夫」

〈0665〉「白懋父迺以俘

吉金二百寽」睘郭氏所

〈0603〉「王易金百寽」

〈0673〉「今其用各格我宗子雩」百生姓」

〈0676〉「雩」般正

百辟」

〈0677〉「隻馘三千八百」口二馘」「孚牛三百五十五牛」「執訊首一「人」

隻馘百世七馘」「孚〔馬〕百三匹」「孚車百」口兩」「矢百」

〈1274〉「王易錫金

百寽」

〈1350〉「戎獻金于子牙又百車」

〈2152〉「累百工」

〈2730〉「琱百姓豚」

〈3012〉「口」

口百（㗊蛮）「智親百蒭」

人阮元曰囧說文云。窗牖麗廔闓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此言囧神是明神也。」（積古卷三、十頁宗周鐘）

孫詒讓曰『百即一百二字合文說文百古文丛自伦百此可㠯證之』（拾遺上十頁至十一頁齊侯鎛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十為一百。百白也。十百為一貫。貫章也。按从一非百之義。古作百。伊嘲當為白之或體。ㅅ象簿膜虛起形。變作百。史頌嘲彝作百。多父盤』（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十為一百。百白也。十百為一貫貫章也。此段氏依韵會引所訂。古文作百。又白下

曰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又自下曰鼻也象鼻形又鼻下曰所以引气自畀也从自畀又皇下曰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始生子為鼻子今依金文百字有三形一作百又一作百並與許說相合而又有作白百者此不从自白而从百省也百即首字也因謂百字元由始義而成者也从一一者數之首也从自白與皇字同意亦始義也故或从百作白亦於會意無異也然則此白段借為自者也詩天保羣黎百姓傳百官族姓也羣黎即黎首也姓下曰人所生也禮記大傳注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又書堯典平章百姓傳百官鄭注羣臣之父子兄弟然則百姓者始祖同一蕃孳而成之謂也一增為十十增為百故段借為十十之義也萬為蟲名段借為十千之偁皆同一例證也許氏謂一百

為十十百白也語意不可解耳又一百為貫貫章也亦不當為字形之說周禮𥫱人和𥫱鬯司農注十葉為貫許氏𥫱下云十葉為貫說與鄭合而與百下不合段氏云十葉當作千葉未詳蓋數十而層者聯者皆謂此貫亦字之段借者不可以為字形之證也矣○後又按前攷未是百千亦以紀數為義原抑數始於一終於十又始於百終於千百之於千猶一之於十故百从一千从十百者十後之初一也故从一从首又或从白从自而自為段借如前說然則紀數字始於一畢於千而萬億以上皆為段借字再攷如此』(古籀篇四十七第四九頁)

參閱里君條斯維至說

a'周法高曰「銘文三百作「曰」郭.于讀為「二百」吳其昌容庚.Loehr讀為「二百」Loehr P.274曾經舉出兮甲盤.「馬三匹」作「三匹」.四字是單獨有四橫.不和下文「匹」字的上畫連讀.倘若「四」字寫成四橫「三」字必定寫成三畫.「二」字寫成二畫了.而「匹」和「百」的情形是一樣的.在P.274.把呂行壺的「三」也從西清古鑑讀為「三月」.而郭于.吳諸家都讀為「四月」.郭氏大系頁二五云.

「三月」二字原銘作三.以刺鼎五月作四例之.知此為四月合文.

Loehr P.274舉出(1)趞尊.中鼎.宰甫.尚有景貞」.十又三月的「三」為三橫.不能和下文的「月」合文為「四」.(2)靜貞.庚贏鼎.效貞「四月」的「三」都是四畫.不和下文「月」合文.(3)「五月」的「五」不一定和「月」字合文.臣辰盉.小臣宅簋.衛簋「五」字都是單寫的.刺鼎「五月」的合文

是一種偶然的特殊現象.

按數字和下面的名詞(或單位詞)為合文與否原沒有很嚴格的規律.有時要由她的筆畫和下一字密合的程度以及在文中所佔的格數而定.像師旂鼎的「唯三月」「三」和「月」分開各佔一格.便從未有「四月」的讀法.而呂行壺的「三」雖然也是三橫.可是因為和「月」字密合.所以現代諸家都釋為「四月」是正確的.本銘的「三百」字形密合.也當釋為「三百」.

經義述聞卷十七「馬三匹」條云.

「左氏莊十八年傳,「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為三.三古四字.脫去一畫耳.

案「四匹」寫作「三匹」.就是由於把合文分讀的緣故.史頌鼎「馬四匹」作「三匹」.攀古樓彝器款識卷一頁十一周孟伯說「三匹亦宜

作四匹。蓋古禮。率用乘馬三或三之缺壞耳。張孝達說「馬三匹」左傳賜晉侯馬三匹之比也。都是不明合文而誤釋的。（零釋五八至六。頁師旂鼎考釋）

〈大9〉「厥易錫者胡玑臣二百家劇」〈大14〉「令女汝辟百寮」〈大18〉「嗣百工」〈大19〉「長榦榜苗載首百」「褱孚俘人三百」「或𢦚百」〈大21〉「嬖妣」〈大24〉「尸夷允嬖三百人」〈大45〉「其縠嗣我西隔東隔僕駿百工牧臣妾」「卑俾百斯男而縣音三百」「釐僕音三百又五十五十家」「嫛姦斯字」〈大50〉「咸畜百辟胤士」「燮柔燮百邦」

翟

a

翟 史喜鼎〈0519〉「史喜作朕文考翟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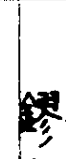
a 楊樹達曰「按文云翟𣪘，則翟為祭名可知，然古祭無名翟者，余謂蓋假為禴也，詩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禮大宗伯云，以禴夏享先王，易升九二云，孚乃利用禴，釋文云，禴蜀才作躍，躍从翟聲，與禴通，知翟亦可與禴通矣。」（積微一九一頁史喜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翟，山雉也，尾長者，从羽，从隹，徒歷切，按字从隹尾有長羽意，並列外命名詞，（字例四篇六六頁）

a

翏

翏生盨〈1495〉「佩口口桐翏生從口口折首孚保我器孚保口匕作旅彝」

b 

無叀〈0668〉「王乎史翏友冊令無叀曰」

鼎按鄭氏所釋與容氏異

c

蔡侯乳為鐐玄鐐戈〈3108〉「玄鐐口ㄙ口用之」

玄鐐戈〈3108〉「玄鐐口口用之」

〈1495〉「翏生眾大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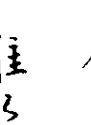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說文云翏高飛也从羽今按古作翏部鐘鐐字偏旁作翏邾公華鐘象鳥羽毛豐滿欲飛形」（文源）

ㄅ柯昌濟曰「翏字從交羽之形當為古誥小篆从羽从今非古誥」（韡華一三〇頁無專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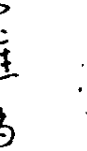
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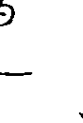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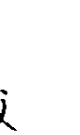
隹 蓋子乳為唯經典亦以惟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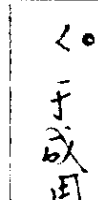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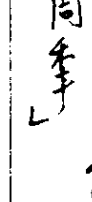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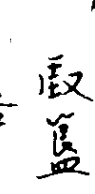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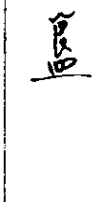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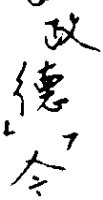
成周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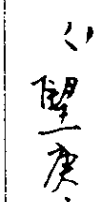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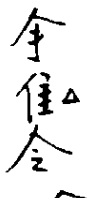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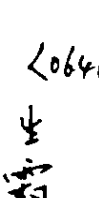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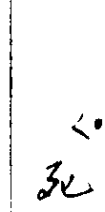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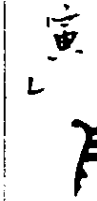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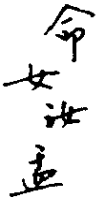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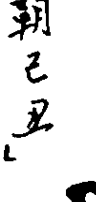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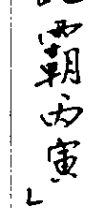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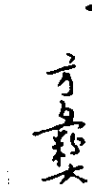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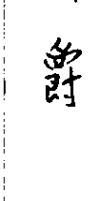

作册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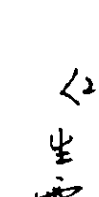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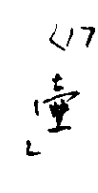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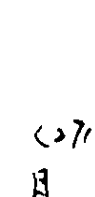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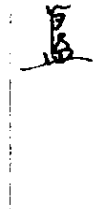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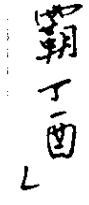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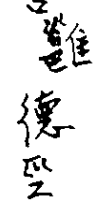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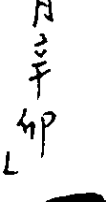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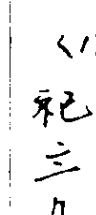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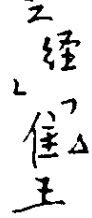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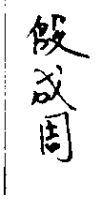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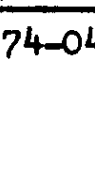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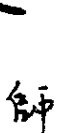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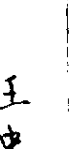
月初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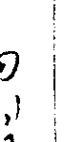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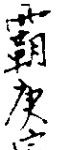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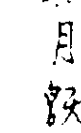
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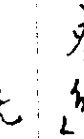
孝賢友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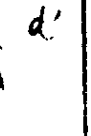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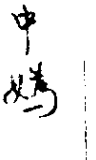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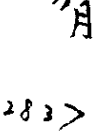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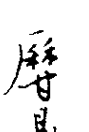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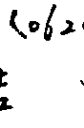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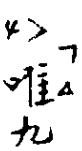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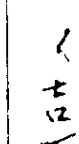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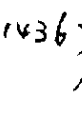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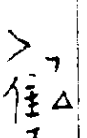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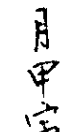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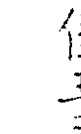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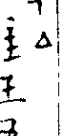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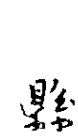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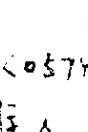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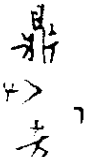












〈0666〉佳十又三季二月既霸丁亥

鬲攸比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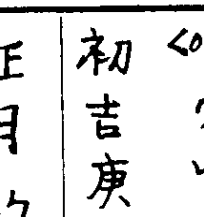
〈0670〉佳廿又二季二月利吉壬辰

麓伯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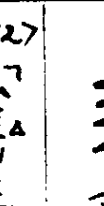
〈1344〉佳一月既望丁亥

格伯作晉
姬簋
<1254> 唯三月
初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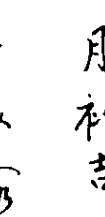
2278(4.178-0481)



簋 鄂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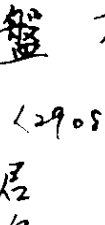


簋 光伯



簋 其寇的

盤 白者



編鐘 者減

簋 楚嗣脫

簋 楚嗣脫

初吉丁亥」〈0060〉「佳正月初吉丁亥」〈0579〉「乍曰佳乙」〈0557〉「佳正月初」〈0576〉「佳丁亥」〈0592〉「佳一月既生霸」〈0606〉「佳正月初吉己亥」〈0607〉「佳九月之初吉丁亥」〈0612〉「萬年佳人」〈0627〉毛公鼎「旅鼎亦佳殷」〈0630〉「佳七月」〈0631〉「佳十又一月」〈0632〉「佳正月初吉辛亥」〈0635〉「佳二月初吉庚寅」〈0639〉「佳公大保來伐反尸(夷)季」〈0641〉「佳王伐東尸(夷)」〈0645〉「佳九月既生霸辛酉」〈0650〉「師佳(樓)兄念王母勤勞」「乃鄭子師佳王母」〈0651〉「佳鄀、月初吉癸未」〈0654〉「佳十又二月初吉丙午」〈0655〉「佳五月既生霸庚午」〈0656〉「佳十又五季五月既生霸壬午」〈0656〉「佳七年十月既生霸」〈0658〉「佳三季五月丁子(巳)」〈0659〉「佳六月既生霸乙卯」〈0664〉「佳王五月初吉甲寅」〈0671〉「佳王八月辰才在丙午」〈0672〉「佳三季三月初吉甲戌」「師麗是師俗蹋(踐)人佳(与)小臣謎夫守門官犬」〈0674〉「佳三季五月既一死

霸甲戌」〈0675〉「令、令佳鬱鬯乃令」〈0677〉「佳八月既望」「佳王廿又五祀」〈0733〉
「龜來佳乍鼎」〈0749〉「佳五月初吉丁酉」〈0816〉「佳正月初吉丁亥」〈1149〉「佳
子孫作寶」〈1240〉「佳二月既生霸」〈1250〉「佳十月既生霸辰在寅」〈1255〉「佳
王正月」〈1277〉「佳奠鄧九月初吉」〈1281〉「佳八月初吉庚午」〈1288〉「佳王正月
既以霸乙卯」〈1290〉「佳九月初吉戊戌」〈1292〉「佳正月初吉丁亥」〈1293〉「佳
十月初吉辛巳」〈1297〉「佳五月乙亥」〈1302〉「佳十又一月初吉甲申」〈1305〉「佳八
月初吉丁亥」〈1313〉「佳用妥綏神褱懷乎前文人」〈1315〉「佳六月既
死霸壬申」〈1325〉「在十月佳王廿祀唐日」〈1328〉「佳白家父卲逆用吉
金」〈1329〉「佳四月初吉丁亥」〈1333〉「佳正月初吉甲
午」〈1336〉「佳王五月」〈1337〉「佳都正二月初吉乙丑」〈1339〉「佳五月死霸辛
未」〈1343〉「佳四月初吉丁卯」〈1346〉「佳元季三月丙寅」〈1349〉「佳六月既生霸
〈1358〉「佳十又二月初吉」〈1359〉「佳三月既生霸乙卯」〈1361〉「佳三月初吉乙

卯「佳△王二祀」〈1365〉「佳△王十又三季六月初吉戊戌」〈1366〉「佳△六月初吉」〈1367〉

「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1369〉「佳△三季三月初吉甲戌」〈1370〉「佳△五季三

月初吉庚寅」「今余佳△或有嗣嗣命女汝」〈1371〉「佳△王廿又七季正月

既望丁亥」〈1372〉「佳△六季三月甲巛子」〈1373〉「佳△五季正月己丑」〈1374〉「佳△王元

季正月」〈1375〉「佳△王九月既眚霸庚寅」〈1376〉「佳△十又二季三月既生霸丁亥」

〈1377〉「佳△九月既死霸丁丑」「佳△丁公報」〈1380〉「佳△王正月」〈1383〉「佳△元季六月

既望甲戌」「今余佳△帥井型先生令命」〈1384〉「佳△四月辰在丁未」〈1385〉「佳△三

季二月初吉丁亥」「今余佳△鬱鬯乃令命」〈1389〉「佳△王九季九月甲寅」

〈1390〉「佳△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今余佳△令女汝弘嗣荼宮荼人」〈1428〉

「佳△八月初吉庚申」〈1438〉「佳△正月初吉丁亥」〈1440〉「佳△九月初吉壬申」

〈1443〉「佳△十月初吉庚午」〈1444〉「佳△正月初吉」〈1445〉「佳△三月初吉甲午」〈1446〉「佳△

王九月初吉庚午」〈1486〉「佳△王正月既亡」〈1490〉「佳△五月既生霸庚午」〈1497〉

「隹」王廿又五祭七月既□」〈1502〉「隹」十年」〈1503〉「隹」正六月癸未」〈1849〉「隹」三月既望丁亥」〈1882〉「隹」 」〈1952〉「隹」三月初吉丁亥」〈2132甲〉「隹」八月甲申」〈2138〉

「隹」王十祀又五肜日」〈2139〉「隹」十又三月辛卯」〈2140〉「隹」二月初吉丁卯」〈2145〉「隹」六月初吉」〈214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148〉「隹」四月初吉甲午」〈2150〉

王十又二月」〈2152〉「隹」八月」「隹」十月」吉癸未」〈2278〉「貝隹」錫」〈2444〉「隹」二月初吉丁亥」「隹」王二祀」〈2445〉「隹」八月初吉」〈2703〉「隹」王八月」〈2711〉「在六月隹」惟王六祀」〈2716〉「隹」王奉于宗周」〈2717〉「隹」十又九季」〈2719〉「隹」三月初吉」〈2720〉「隹」王二祀」〈2721〉「隹」王四祀翌日」〈2722〉「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24〉「月隹」

子曰令墜人方嚚」〈2727〉「隹」正月甲午」〈2729〉「隹」六月初吉」〈2730〉「隹」王大禴于宗周」〈2731〉「隹」王十月既望」〈2732〉「隹」白犀父以戍自成即東」〈2733〉

「隹」五月既望甲子」〈2734〉「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2735〉「隹」三月初吉甲午」〈2800〉「隹」正月初吉庚午」〈2805〉「隹」王五年瑪□陳旻

再三再立事歲」〈2806〉「住廿又六季十月初吉己卯」〈2831〉「住八月既死霸戊寅」〈2833〉「住十季三月吉日」〈2836〉「住三季五月既死霸甲戌」

〈2837〉「住口口〔月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子口口曰奉罌其吉金」〈2913〉「住正月初吉庚午」〈2915〉「住正月初吉壬午」〈2917〉「住五月初吉」

〈2919〉「住王正月初吉丁亥」〈2920〉「住正月既生霸乙未」〈2922〉「住廿季正月既望甲戌」〈2924〉「住廿又八季五月既望庚寅」〈2926〉「住五季三月既死霸庚寅」「其住我者厌諸侯百生姓」〈2943〉「住曾子白父口自乍隥盨匹」〈2961〉「住廿屯肇自乍寶尊其它匹」〈2982〉「住王正月初吉丁亥」〈2987〉「住惟王五月」〈3008〉「住正月初吉日己酉」〈3012〉「住王正月初吉丁亥」「晉邦住雒翰」〈3092〉「闢五住雁造」〈1377〉「住王于伐楚白伯」〈4442〉「住正月初吉丁亥」〈1313〉「住匄萬季」

孫詒讓曰『攷金文隹字最多若乙亥方鼎作 麥鼎作 為尤茂密雖未必原始象形字而形最近古蓋目喙羽足無不完菊金文雁公觶雁作 偏旁隹作 亦略同凡古文馬鹿諸文首皆象目形隹鳥亦然其通例可推也盂鼎作 則篆勢微變三變成 省以目與羽相連毋金文亦多如是作 與馬字變 為馬髦目不辨正同省後定整齊象形字也』名原上一〇至一一頁

丁佛言曰『 聃敦隹短尾鳥長尾並一類而尾有殊耳尾短者足隱故隹篆不見足然古器刻隹往往見足疑隹鳥古為一字後乃別而為二』古籀補補卷四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段氏云短尾名隹別於長尾名鳥云總名者取數多也亦鳥名翩〻者雖夫不也本又作隹又朱駿聲云段借為雖爾雅釋鳥隹其鵻鴙又為雜廣雅隹鸇也雜隹一聲之轉又疊韵連語莊子山林之畏隹與嵬崔同蓋許意實如朱說然許氏未通叚古文字也今依段周古文眞迹隹鳥元同字例多見下許氏云隹者短尾之總名而隹部中字雄雞皆長尾者也鳥者長尾之總名而鳥部中字鴟鴈皆短尾者也此為自家矛盾也然隹鳥同字其音元同若夫雖字从隹从鳥實與作雖作鵻無異段云隹即雖是又按經傳發聲之語用唯惟維字而三代遺文多皆以隹為之又或閒用唯字而唯誰讎皆元同字唯訓諾也其義取于字音以段借也誰為何義以敦訶為正字又或以孰為之讎訓應也當也對

也以雔為正字古音十八部說雔雠孰同部鳥亦同部中字又佳唯誰同部似有分別者而其實相通取古字音佳鳥亦同可知矣後人佳鳥分部其音亦自異人世之變遷萬事皆當有此理耳（古籀篇九十四第一頁）

α''

高鴻縉曰『佳本鳥之初文至戰國時始分化為佳與鳥佳自甲文以來即借用為在如卜辭佳王二十祀是也周人沿用習為故常後或以唯惟維等字代之書顧命惟四月洪氂惟十有三祀是也』（頌器考釋一七頁）

高鴻縉曰『佳字全象鳥側立形上古之時佳與鳥非二字東周時乃漸分化

甲文有佳字無鳥字今人認卜辭中有鳥字實皆非鳥字乃鷁鳩等字之象形者也鳥為佳之分化字始于東周之春秋時徐

王孫遺諸鐘鳴字偏旁作 乃鷄旁之變戰國秦石鼓鳴字偏旁作 亦鷄旁之變皆非鳥字佳古音讀若堆則與都了切為一聲之轉其為一字之變無疑羅振玉曰蓋佳鳥古本一字筆畫有繁簡耳許以佳為短尾鳥之總名鳥為長尾禽之總名然鳥尾長者莫如雉與雞而並从佳尾之短者莫如鸛鵝鳧鴻而均从鳥可知強分之未為得矣又鳥下仌乃其仌不从匕』

（字例二篇五三頁）

〈大1〉「佳十又三月庚寅」「佳臣尚中」〈大2〉「佳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大6〉「佳八月初吉」「佳民亡祉才哉」「 佳苟敃德」「佳乍邵考爽」〈大11〉「佳廿又二季十三月既望己酉」〈大12〉「佳十又三月」〈大14〉「佳王七季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令令佳籍嘉乃命」〈大19〉「佳王十月」

「隹王十又一月」〈大15〉「隹六月既生霸戊戌」〈大16〉「隹王十又二季三月既望庚寅」〈大17〉「隹業來收笁」〈大18〉「隹元季既覇丁亥」「令令隹鼪嘉乃令」〈大20〉「隹十又六季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1〉「隹王元季正月初吉丁亥」「女汝有又隹雖小子」〈大22〉「隹三月初吉庚午」〈大23〉「隹王廿又三季九月」〈大24〉「隹王身厚賠」「令令隹鼪嘉乃令命」「隹元季二月既望庚寅」〈大25〉「刪隹輔天降喪」〈大26〉「隹正月乙子」〈大27〉「隹二季正月初吉」「令令隹鼪嘉乃命」〈大29〉「隹八月甲申」〈大30〉「隹正月初吉丁亥」〈大31〉「隹王五十又六祀」〈大32〉「隹王月初吉日丁亥」〈大33〉「隹八月初吉庚午」〈大34〉「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大36〉「隹〈都正〉二月〈初吉乙丑〉」〈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38〉「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2〉「隹正月初吉丁亥」〈大45〉「隹王五月」「伊少小臣隹輔輔」〈大46〉「隹王正月」〈大47〉「隹王九月乙亥」「令隹司嗣射先姑君晉邦」〈大53〉「隹正月孟笁

春吉日丁亥」

雋

a

雋 从又持隹

父癸尊 〈1748〉「△雋父」

矢伯 〈2658〉「矢白伯△雋」

雋卣

父癸彝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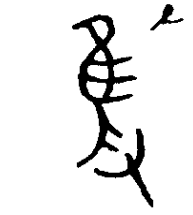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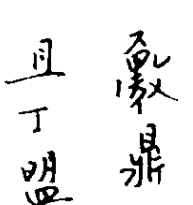
弓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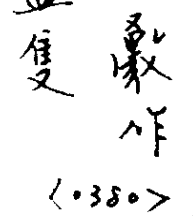
鼎 〈0337〉「弓雋△作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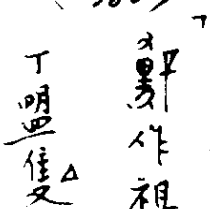
d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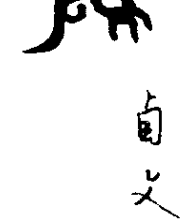
父 〈 目矢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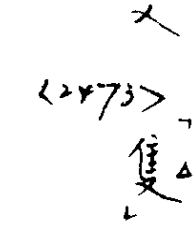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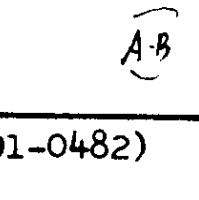












f 鼎

彝作祖

且丁盟雋 〈0380〉「彝作祖△且丁盟雋」

g 酋

父 〈2773〉「△雋」(A·B)

h

鬼鼎 〈0170〉「敔攻玉休雋△

五尸馭方」

i

彝

彝乱為雋

禽志鼎戦雋兵銅

〈0638〉「楚王禽志戦

△雋雋兵銅(盖器)」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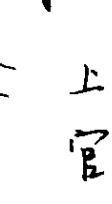
彝

禽志 〈2916〉「楚王禽志戦人

△雋雋弁兵銅」

k

盤



登

上官 〈3023〉「富子上官雋之盉口鎏

鉄十台口大夫之従鉄

登其
弦」

<0677>「隻。獲賊三千八百口二賊」「執訊首一〈人〉隻。賊百世七賊」<2825>「子陳藉驛內入伐匽口邦之隻。獲」

b 劉心源曰說「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 說文又手也 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此作鳥形从又持之即隻字也積古尚有彝文如此阮釋爵云从雀形从又(奇觚卷六十頁伯隻卣)

b 高田忠周曰按此甚似爵字古文然銘云矢白𠂤作父癸彝與他器謂由觶爵數器並作者自異且古文形似段借亦多此字若為爵古文亦當段借為隻字最古鳥隹同字耳故今从原釋云吳式芬引許印林說云說文雋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

曰隻二隹曰雙要隻雙雌雄字皆从隹若有鳥隹分別乎鳥部亦不能無隻鷷鵻字不然者隹鳥同故也又隻本義元謂鳥轉謂凡物與雌雄字同（古籀篇九十四第九頁）

b馬叙倫曰□隻為獲之獲本字說文蒦規所得也乃此字義字從手持鳥會意今說文訓鳥一枚也而雙訓隹二枚也皆非本義亦或非本訓也雙雙實一字雙蓋即從隹得聲故隹隻音比照紐雙音今在審二然懷從雙得聲而音在心紐漢書刑法志注引晉灼曰懷古疎字是古蹟懷為疎而疎從束得聲束音在審三也審三照三同為舌面前音隻音在照三也蓋雠本為隹之茂文故雠售實為一字穆天子傳乃獻白玉口隻郭無注傳又曰于是

載玉萬隻、注曰、隻玉為穀、見左傳、檢僖三十年傳、皆十穀注、雙玉曰穀、是穆傳之隻即雙也、陳騤壺、子陳羸內伐匽、口口之隻、隻即獲也、說文之鑊甲文作[illegible]、皆可為隻即獲禽之獲本字之證、古讀照歸端、端影同為清破裂音、故隻音轉為蒦、蒦從崔得聲、崔音匣紐、而雙即得聲於雔、雔音今在禪紐、禪匣同為次濁摩擦音、其音轉變之蹟亦可尋矣、」（刻詞一二一頁矢白盨）

郭沫若曰『隻字甲骨文及金文多用為獲、在此殆假為護、用與護對文、用以表示進攻、護以表示自衛』考古一九六三第四期一八一頁跋江陵與壽縣出土銅器群）

雔

雔 高景成釋「周雔」卜

周雔盨 <1464> 旅盨」

林潔明曰『按說文雔、鳥欺也、从隹各聲』銘文用為人名、義無可說。

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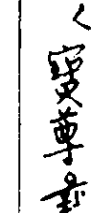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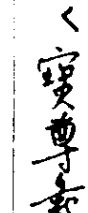
雁 說文从隹瘖省声或从人亦声其云从隹瘖省声者當作雁其云或从人亦声者當作雁即此雁字少異今篆文作雁知今本誤奪將雁隹二篆合而為一失其次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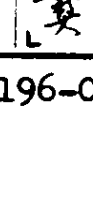
為應左僖廿四年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應公簋

(A B)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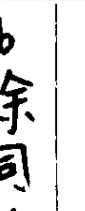
c

d

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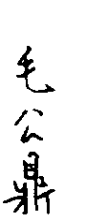
g



應侯簋 <1292> 應侯乍(作)
[illegible]妻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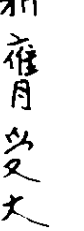
大鼎 <0666> 王右走馬雁(應)令取絲
人名 鴈世二匹易(賜)錫大

師湯父鼎 <0654> 王乎(呼)[illegible]雁(應)易
錫 [illegible]弓象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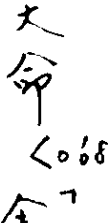
又[illegible]乳為膺

毛公鼎 膺受大命 <0680> 雁(膺)
金[illegible]金雁(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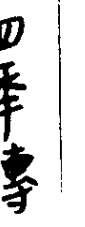


又云金膺詩小戎
傳膺馬帶也

<0680> 雁(膺)受大命
金[illegible]金雁(膺)



并伯簋 <1389> 雁(膺)
受大



命

b 徐同柏曰雁應省左傳二十四季傳邘晉應韓武之胤也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从古卷十三、二十二頁周應公尊)

h 方濬益曰「左傳公二十四年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按今之應城是其地也水經滍水注應城故應鄉也應侯之國博古圖有應侯敦釋應為雍云周室武王弟四子曰雍侯其後乃有雍姓辟氏款識從其說殊誤說文雍雍鳥也从隹从人寉省聲籀文雍从鳥作鷹爾雅釋鳥鷹隼醜釋文鷹字或作應是鷹應一字今以彝器銘證之古應字俱从隹从广从亻广為厂坼之形與孳字同意說詳後釐鼎銘釋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鷹之窠多在山石巖穴間非林木之鳥故古文以从厂象厂坼亻則象山石墜落之形篆文變體為从人寉省聲小徐謂鷹隨人所指輒故从人說雖通然非古義也按後世鼓吹曲有鷹鸇爭石隊崖之名疑其取義於此見新唐書唐臨孫紹傳」（綴遺卷四、二

十一頁應公鼎）

劉心源曰『雁說文作鴈从人厂聲或从人人亦聲鴈鳥籀文雁从鳥據說解知今本奪譌其云从人厂聲者則為雁其云或从人人亦聲者則為雁是今本奪雁篆也雁為鷹古文从广取其迅疾非厂省聲雁非侵覃部中字何取厂聲段氏據韻會訂改仍未允當此銘雁字即說文之正篆當讀應』（奇觚卷一七頁雁鼎）

孫詒讓曰『說文雁鳥也从人厂聲或从人人亦聲此作鴈省厂為厂鈔本薛款識雁矣敔雁作鴈與此同杭州刻本釋文誤為雁吳錄雁公鼎雁亦作鴈又攷薛款識齊矣鎛鐘女應南公家應作鴈應鉩余于盟鉩應作鴈从从十苗夔說文聲訂欲改

說文从隹厝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為从隹广俊省聲
媵人籀文不省从作鷹也案金文媵字偏旁有𠂤𠂤𠂤諸形此
鼎𠂤字亦作𠂤則凡金文雁字之从十从一者皆从𠂤省聲
今本說文雁字注譌捝不可讀厝人兩聲亦从與古音不合正
當據金文吕正之耳』(拾遺下二六頁毛公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雁雁鳥从隹从人厝省聲按广為厝省不顯
古作厂雁叔雁鼎从人厂人之从隹不从广从人者人所畜也或作
雁毛公鼎作雁公作雁大鼎今字作鷹』(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源』劉心說詳悉但謂說文有雁雁二篆未妥當
矣且審此篆形从厂即广省一或許之乃省文若劉說一之一

畫所在相反斷非又下毛公鼎云膺受大命孫詒讓云此即逸周書克殷解膺受大命是也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此作𠂤省广為厂鈔本辞歎識雁庑敦雁作𠂤與此同又攷薛款識齊庑鎛鐘女膺鬲公家膺作𠂤从十苗夔說文聲訂欲改說文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為从隹广俊省聲云俊省聲賸人籀文不省亦作𠂤也案金文舜字偏旁有𠂤𠂤諸形此鼎𠂤字亦作𠂤則凡金文雁字之从十从丨者始皆从𠂤省聲今本說文雁字注譌脫不可讀瘖人网聲亦並與古音不合正當據金文以正之耳孫說斬新然未可遽信矣(古籀篇九十四第一八頁)

張之綱曰孫詒讓云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此作庑省广為厂鈔本辞歎識雁庑敦雁字與此同吳錄膺公

鼎又薛書齊侯鎛鐘應字竝从𠂤苗夔說文聲訂欲改說文从隹牆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爲从隹𤰞倣省聲倣省聲賸人此鼎

𣪊字作𠂤則凡金文雁字之从雁从人音殆皆从倣省聲今本說文雁字注譌捝不可讀牆人兩聲亦竝與古音不合當據金文以正之綱案雁之从𠂤自來攷釋家皆未及之孫說剖析形聲至覈（斠繹二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膺云鏤膺二吳孫並从之綱案窓齋引詩小戎傳膺馬帶也又引采芑崧高傳鉤膺樊纓也在馬膺前故曰膺惟馬帶在馬腹下與樊纓之在馬胸前者實二物吳似誤合爲一徐繹鏤膺謂鉤膺非指馬大帶言」（斠繹十六頁）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庶从广下隹斤从人从丨炙之側視形也古人養鷹常在臂亦（腋）間故从此會意鼎文段爲應字按爾雅

釋樂應承也（毛公鼎集釋七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雁籀文雁从鳥於淩切

按應為肉食鳥鉤嘴聳肩弔眼利爪甲文應字原象形王靜安釋金文應字以為人之養應常在臂腋間故从亦广乃側面亦字今按广為聲符非會意也亦應鳥陰陽對轉小篆从疾隹應飛疾故从疾疾省人聲許書妙為後人所亂丁福保曰慧琳音義二十九卷十五頁應注引說文鷹鳥也……所引者係古本尚存其真『雁』字例二篇五七至五八頁）

王國維曰『鼎』文膺作雁即說文雁字其字从广下隹广从人从厂灸之側視形也何以證之如吳字殷虛卜辭作㕣殷虛書契前編卷四

弟九葉作吹同上卷七弟四十三葉皆从曰从欠曰在人側曰吳之意也而鄂侯馭方鼎之𠂤字則从𠂤作𠂤之本誼為朝宴从吳从女會意是吹吹字亦作𠂤篆文之𠂤則由𠂤而變匽與宴亦由𠂤而變也又此鼎𡍮字即說文医字說文医从匚然石鼓文汧殹之殹从医其直上出乃𡍮之變形篆文之医則又由医而變猶匽之由𠂤而變矣古象形之字或作正視形或作側視形往往隨意且視字之結構而變知大𡍮之可作𠂤則無惑乎𡍮之可作𠂤矣雁从亦下住古人養雁常在臂亦聞故从此會意且亦雁雙聲字謂之亦亦聲亦可篆文作雁乃有瘖省聲人聲之說失之遠矣鼎文假為應字益公敦應受大命亦如此作』（觀堂一九九二頁至一九九四頁毛公鼎銘考釋）

應金文作雁姬姓春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有應城」(張日昇述)

韓姬姓始封北土固安方城縣後乃西遷山西芮城(張日昇述)

蔣金文作將鼎春秋大事表云「今河南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有期思城是」(張日昇述)

〈大45〉「女汝雁萬公家」「雁卿余于盟明卿」「雁受君公之易錫光」

雝

0485

a 雍 雍嬰簋 〈1052〉 雍嬰作寶尊彝

b 彔簋 〈1314〉 彔自雝文遇厥

c 遇

d 寰鼎 〈0631〉 帥雝文循衛遵至于寰

〈0517〉 帥雝文武才在古自屯 帥雝 文肩妃史使遇事于默庆

e 雍 雍母乙鼎 〈0537〉 雍作母乙尊鼎

f 雍伯原鼎 〈0518〉 雝雍伯原乍寶鼎

g 默鐘

h 雍 毛公鼎 〈0680〉 雝雝我邦小大猷 多

〈0061〉 雝 雝

i 又 公臣 〈0619〉 用雝饗寅客

j 盂鼎 酒水 〈0676〉 今余佳令女妹辟 盂 于 受 玟 敬 雝 德 巠 巠

k 辛鼎 〈0612〉 辛 敏家雝德

雍伯鼎 <0534>「王令雍曰：更乃祖考事，司百工，賜汝赤市、幽亢、攸勒，用事。」雍伯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寶尊彝。

i 吳大澂曰『雔為奮之象形字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此象鳥之奮飛而挩于手从二口有驚讙之意』（窓齋四册十六頁孟鼎）

i 吳大澂曰『雔字古雔字从隹从攴从邑許氏說邑四方有水自邑城池者籀文作邕俗作壅毛公鼎』（古籀補二十頁）

i 吳大澂曰『雔疑奮之象形字許氏說奪手持隹失之也此象隹之奮飛而脫於手从二口有驚讙之意盂鼎』（古籀補附錄一頁）

i 劉心源曰『雔或釋舊或釋奮皆不合篆形晉姜鼎亞雔明德毛公鼎雔設我邦小大猷說文雔从邑、下云四方有水自邑成池者从巛从邑籀文邑案邑即雍土之正字○象池形巛即川古刻从水与川同意此銘省水仍是雔字小篆从隹古刻从奞与虢季子白盤雔字同因思仲敔父敔有敔字說文欋字从之而許云从隹枚呂古刻雔雔二篆證之疑許書奪敔字或

云隻字是也（奇觚卷二・四十頁盂鼎）

孫詒讓曰『𠂤當為雔說文川部邑从川从邑籀文作邕此从支从隹从吕即从籀文邕也毛公鼎雔我邑小大猷雔作𠂤與此正同惟彼增水形則偪灘為雔二字聲同』（餘論卷三第四九頁盂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古文揚作𢪏撫作𢫊此支手通用也說文灘抱也从手雔聲漢書谷永傳擁天下之區銘義是也又儀禮公食禮左擁簋梁禮記玉藻走則擁之皆字之本義抱即袌字段借也段借以擁為邕禮記內則必擁蔽其面注障也俗字作壅是也又朱駿聲云疊韵連語莊子庚桑楚擁腫之與居注樸也司馬注醜兒又按古字省文唯當以雔為之秦策雍天下之

國可證矣（古籀篇五十五第九頁）

高田忠周曰「吳釋作奮今按古籀補云疑奮之象形字許氏說奪手持隹失之也此象隹之奮飛而脫於手从二口有驚鳥之意妄亦甚哉請試證之此字从隹吕从攴與奮字从大隹田迥別此作𠂤者即雚之省變从攴與手同意說文手部中字古文往往从攴可證然則此為擁字明晳者誰亦容疑乎且晉姜鼎有經擁明德之語字正作𢪐較此篆即多𠂤形耳其語意亦與此銘相近又按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銘德敏對言蓋古語如此也又孟子經德不回注行也或云此經為徑之段借要亦至字之轉義耳又雚字為鳥名其聲相和故雚亦訓和也晉語非德不當雚是也由是觀之此銘及晉姜鼎銘皆

借攤為雝也（古籀篇五十五第一〇頁）

ん張之綱曰徐同柏讀攤云任也攇古讀雍窓齋从之云雍和也書無逸其惟不言言乃雍孫詒讓云雝下从攴者虢季子白盤經維四方維亦作雙此為雍和之義下文雝建字為雝塞義不从攴與此小異徐讀攤亦通綱案雝下从攴與从扌同意徐釋攤于字形合而義則以雍和為長（幷釋五頁）

朱芳圃曰羅振玉曰从巛即水字从口从隹古辟雝字如此辟雍有環流故从巛或从辶乃巛省也口象圜土形外為環流中斯為圜土矣或从囗與口誼同古辟雍有囿鳥之所止故从隹說文訓為雍渠非初誼矣伯雝父鼎作鐈與此同他金文或增口作

呂後又譌呂為邑初形益不復可見矣（殷虛書契考釋中一一）按羅說非也字从隹、沓聲、沓一作沓、與說文邕下所載籀文相同、說文川部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从川从邑、讀若雝、籀文邕、今以甲文、金文證之、當實从水、口聲、篆文从邑、即呂之譌變、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从隹、叹聲、叹一作叹、或增口作叹、象手持勺向口、勺、挹器、所以出納於瓮中者、字之結構與叹象手持勺向口相同、亦口之繁文也、（釋林下編九十八頁雝）

陳槃曰說文邕、雝二字並从邑、引籀文邕字从雙口、金文則邕从邑而雝从雙口、蓋厥初止从口、卜辭如此、金文或增口作呂、後又

譌吕為邑也。商錫永先生殷虛文字類編《部說槃案古器有邕王戟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編號五七五其邕字作雝。金文中此書法僅有而卜辭則習見。殷虛書契二、二八、四、二九後編下二所收。商先生以為即雍字是也。吳氏金文世族譜分邕與雝為二。謂邕即雍亦即姬姓之雍。第二篇為嫗姓。與邕別。第十九篇。案此不然。邕亦當作邕。與雝字為一。雝器有雝嫗彝。陶齋一、五一。則謂雝有嫗姓者。此蓋不誤。然不可分邕、雝為二。謂邕姬姓而雝則嫗姓也。（譔異四册三二六頁）

雍金文作雝又或作邕。舊籍有姞姓之雍。與姬姓之雍。金文但有「雝嬰」。春秋大事表譔異云。「案樂氏太平寰宇記揭舉兩雍國。黃帝之後姞姓國于雍丘。即今河南杞縣治。一為周代雍國。戰國時始為楚所滅。此周代之雍。當即文王子所封國矣。云此一雍國在西城縣。案宋西城縣即今陝西安康縣。此與杜預以下為在今河南修武縣西者不同。未詳所據……然周金文中又有嫗姓

之雍……不可考矣」（張日昇述）

〈大9〉「才在璧𡥈辟雝」〈大18〉「王才在雝。庶雝居」〈大24〉「令女汝妻雙。惠雝我邦小大猷」〈大47〉「堕𡥈雝明德」〈大50〉「其音鈇々雝々孔皇煌」

雞 吳買鼎 〈·497〉「隸定之走馬 吳買作雞鼎」

〈6422〉「白遲父作雞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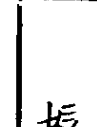
a 高田忠周曰「按羊殆干字然此用為羊省說文雞雛屬从隹臺聲朱氏駿聲云字亦作鷄按奞鷄同類而鷄大于鷄鷄黃色鷄黃黑樣色蓋訓鷄也鷄字亦省作鷄而說文雛下云隹或體一曰鷄字是也愚竊謂最初古文雞雛屬字或作鷄亦省作鷄从鳥者籀文也又隹訓雕也或借雞為之同音通用又鳥訓祝鴆也或借隹為之古音轉通耳但周末文字混亂互相襍糅耳爾雅釋鳥鷄鷄其雄鶤其牝庳又鷄子鴳子鸐列子天瑞田鼠之為鷄也又託名慄識字左僖五年傳鷄之奔之周語歲在鷄

火即星名也此等字並皆从鳥猶上文𪇭鴽雇鳧之類雛鶵古今字耳（古籀篇九十四第二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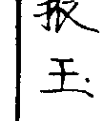
α楊樹達曰雛字吳式芬及孫詒讓古籀餘論並無說余謂字从隹臺聲蓋假為臺羹說文五篇下高部云臺熟也从高羊讀若純按字从高羊者高字後或變作烹字从烹羊故其義為熟也（說詳余釋臺篇）雛鼎謂臺鼎言孰物之鼎也（積微二〇九頁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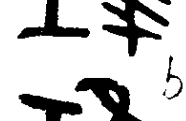
買鼎跋）

a



b



雁 散盤 〈2927〉 

吳大澂曰『雁地名疑古邛字散氏盤至于雁莫 雁莫疑即邛都靡莫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漢時地名當仍秦楚之舊』(古籀補附録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雁鳥肥大雁〻也从隹工聲或作鴈从鳥古隹鳥同盍工聲有大義仜訓大腹同意也愚謂雁古文鴻詩鴻雁傳大曰鴻小曰雁鴻能肥大故以為名江从工聲工聲江聲同通矣』(古籀篇九十四第二八頁)

a,b

高鴻縉曰『雁説文雁鳥肥大雁雁也从隹工聲鴈雁或从鳥羅振玉曰疑此字與鴻雁之鴻古為一字按殷與西周均有隹無

鳥鳥由隹字分化約在戰國之時工聲與江聲同故漢以後有
雋與鵔與鴻而三字實一字也羅說甚允』（殷盤集釋十七頁）

a 隻 說文所無 季隻盨 〈1149〉 「季敔作旅盨」

a 強運開曰『季隻敔从隹从攴以敏𠂤𠂤敗𠂤𠂤从攴之字或从又例之當即古文隻字』（古籀三補卷四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吳云敔說文所無・按吳考未精或云隻之省又云讎之省皆恐非是依揚作敺讎作讎之例此為推字甚顯矣說文雚排也从手隹聲蒼頡篇雚輔也前也墨子小取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古籀篇五十四第九頁）

白玉崢曰『籀廎先生釋讎本殷及文字篇商承祚氏作類編隸作敺並謂與廣韻同季敔敔作[illegible]與此同』（三卷孫海波氏文編从

之並曰从攴从隹說文所無三·十七楊樹達氏曰敔疑當讀為罪義求四或曰字不識或是鷹字段作潦綜述五三六六頁李孝定先生釋敔曰从隹从攴當為敔之初文集釋一二八五金祥恒先生作續文編入攴部之後列為說文所無之字三·三〇嶋按綜觀諸家所釋雖皆隸定為敔而於說文解字之部从則有从攴與从隹之歧就之構形考之字當从隹从攴為會意字蓋所从之隹應為欲得之目的物所从之攴則為達成此一目的之工具及所采之適當行動推究造字之初意當與隻字同時產生敔當為獵隹之始隻則為獵隹後之結果故敔則以手持行獵之工具而表將獵之行動隻則以手持隹意在表彰獵隻之隹金文季敔簋盉之及彡字雖與之構形相同然究當今之何字以年荒代遠文字屢經衍變而說文解字又竟失錄難予徵實茲姑隸作敔以待考定(中

國文字四十冊四至五頁契文舉例校讀

α 雔 說文所無晉定公名午 〈3012〉「余雔（△余雔今小子」

晉公盨雔今小子作雔 「雔△雔今小子」

α 方濬益曰『雔从隹从午聲似是許之異文』（綴遺卷二十八．八頁晉公盨）

α 吳大澂曰『雔晉公盨雔今小子 疑惟字之異文』（古籀補附録二十八頁）

α 高田忠周曰『按字明从隹从午然隹鳥兩部無午聲字且銘以為隹經傳之唯惟維也因謂此午即矢之省文古音矢隹同部故借雔為隹與唯惟維用為隹同例也』（古籀篇九十四第一五頁）

α 郭沫若曰『惟字書所無在此當是晉公之名歷代晉公無名雔者有近似之字則為襄公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字又作歡（晉世家）恐漢人

以午之禽為馬、故改雉為驪、更復假歡為之也、

（後記）余雉今小子、雉字、時人有釋為晉定公名午字者、似較妥適、（青研一三七頁及一四三頁晉邦盞韵讀）

雚

a

雚　說文所無

雚，文甲簡

〈2406〉 雚 Δ 雚欠 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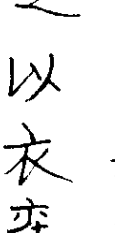
文甲

奮

a

奪

奪盦 <0982> 「奪卡 b 寶毀」



奪壺 <0792> 「奪仁文丁 寶陳奏」

a 吳大澂曰『字从雀从衣从又疑巧奪字異文小篆从大从隹从寸許書云手持奮失之也此从雀从衣从又持之亦奪字之意』(憙齋八册十九頁奪敔)

吳大澂曰『从衣从雀从又疑古奪字許氏說奮手持隹失之也此象以手持雀形覆之以衣奪敔』(古籀補附録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奮手持隹失之也从又奮按古作奪从奪敔鳥張毛羽之象見奮字條手持小隹一奮而失也』(文源)

a 柯昌濟曰『奪从衣从隹从又象以手奪隹於衣中也古文奮亦从衣字見籍田鼎與奪同誼』(韓華一六七頁奪敔)

〈大19〉「襄」孚侍人三百」〈大25〉「受」授「廩」奪「虧」行衛道」

奮

a 奮 奮 从衣 <0660> 「令眾奮先馬」走「令眾奮」 令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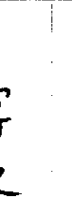
a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用為臣僕名舊釋作奮可通然審篆形明从衣此非奮字也因謂古文衣巾兩部通用此奮當禬省文亦即禬字也說文禬以盛穀太滿而裂也从巾奮聲是也抑此篆形借衣之上形人為大省形金文往往見此例也但禬奮音通不妨矣』(古籀篇十七第二八頁)

a 柯昌濟曰『奮字从隹从田从奞隹之誤在田中奮飛卜詞作畢此从衣疑文說文从大即从衣之訛』(韡華一二七頁耤田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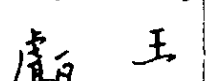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說文奮翬也从奞在田上詩曰能不奮飛方問切按翬大飛也故奮从奞在田上會意並列外命副詞疑此字周

時作見令鼎篆文變作也鳥由田起飛如人振衣曰奮意順口字例四篇六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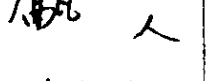
雚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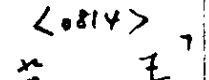
雚 雚女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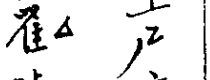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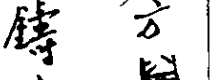
王人 王仁方凹卹歸



雚鑄其寶







飲酒亦曰灌禮記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注灌猶飲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與此文情事亦不相合竊疑灌當釋觀嘗為地名王以巡狩遊觀於此』（綴遺卷十二、十三頁效卣）

C

丁佛言曰『[illegible]王人廩俗作鸛案灌觀鸛古為一字說文鸛專屈踩如鵲短尾射之銜天射人此[illegible]象銜矢形與許氏說合』（古籀補補卷四第三頁）

強運開曰『[illegible]御尊王在圃灌京運開按說文祼灌祭也灌京即灌京詩祼將于京可證灌本灌爵段㠯灌古灌灌祼盥均通用吳窓齋釋[illegible]為觀誤[illegible]效卣王灌于嘗亦段㠯祼灌字[illegible]王人廩王人[illegible]輔歸灌言歸而行灌祭之禮也運開

按此三篆均為𥘅之古文也（古籀三補卷一第二頁）

b.c 強運開曰『 御尊王在圃𥘅京即詩𥘅將于京也此段𥘅為灌吳書以為觀字非是 效卣王𥘅于嘗亦段𥘅為灌也』（古籀三補卷四第四頁）

c 高田忠周曰『說文雚小爵也从𠂤𠂢聲詩曰𥘅鳴于垤段氏意作𥘅雀云今字作鸛𨸏雀乃大鳥各本作小爵誤今依太平御覽正陸疏云鸛𨸏雀也亦可證陸云似鴻而大莊子作觀雀愚謂此文義疑段借為觀左襄十一傳觀兵于南門是也觀𥘅互通耳又按鳥部鸛𨸏專畐蹂也从鳥𥘅聲𥘅隹固同意已从𥘅又从鳥亦猶雍雝鸛雀鸛之類𥘅鸛古今字無疑矣』（古籀篇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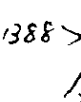
四第三二(頁)

c 郭沫若曰『雚殆觀省、又疑段為館.』(兩攷一〇二頁攷自)

高鴻縉曰『按萑為鴟屬有毛角字倚佳畫其戴毛角形.(非必羊角形乖字初文.)萑字由丈佳生意.故為有毛角之佳名詞.後(殷代已然)或加艸(音讙)為聲符作蒬.意不別.今字偏旁作萑或蒬兩形俱有.』(字例二篇二二五頁)

2332(4.232-0493)

舊

a 舊 舊 舊 舊 舊 舊  舊 舊 舊

子甲盤 〈2926〉「淮夷舊我貿晦人」 師袁簋

〈1388〉「余汝蘭乃且祖舊官」 舊 鄀公簠 舊

小輔眔鼓鐘」(ABC)

元十數舊

字如

b 強運開曰『舊』『鷹』公華鐘元器其舊哉按說文舊留本鳥名今專為新舊字(古籀三補卷四第四頁)

聞一多曰『北户錄一引淮南萬畢術曰

鷹鴯致鳥取鷹鴯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羅其旁衆鳥聚矣

案說文舊鴟舊舊留也重文作鴯廣韻鴟鷹同字鏡萬象名義

並鴟鴟同鴟俗鴟字是鴟鵂即鴟鵂亦即鴟舊也卜辭舊或作

後下六

後下二
五
與麛作麂同意卜辭從山之字或於山中著

數點即臼之所從出卜辭舊
或作舊

後下六·一〇

後下二·五麂亦或作麂

前六·四一·四

前六·一四一·一二

後下四一·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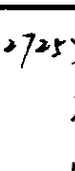
藏二〇·三故知二字必係同義
是小篆舊從臼與麛從幽者義亦不殊麛為麚鹿專字舊亦麚
崔專字矣金文小篆舊並從臼聲以召亦從臼聲而音以周切
證之知臼古讀亦或歸喻母然則舊與麚古亦同音故兮甲盤
淮尸舊我貯晦人師袁殷作繇我貯晦臣王氏以為舊繇音近
相假實則音同義通耳對將被誘捕之新鳥言之則已捕而嘗
經馴擾可用為媒之鳥謂之舊是新舊之舊本與麚義相通金
文以繇為舊非無故也爾雅釋鳥怪鴟郭注即鴟鵂也見廣雅
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篇海有鴞字音休云怪鳥案鴞亦鵂
字鵂為舊之重文而舊麚音義同鵂一作鴞猶麚一作囷矣要
之舊為置媒以捕鴟鵂之專字古人視鴟鵂為美饌貪其味故

求之數求之數故需別制專字以名其事也」（聞一多全集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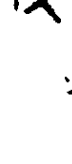
五四八頁釋圖）

〈★45〉「尸篤其先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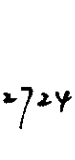
兼

a 

戠
彔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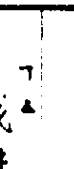
b 

競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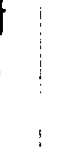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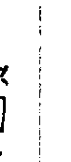
c

遇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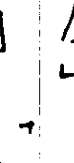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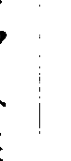
小臣遘簋



e 

師艅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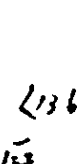


f 

免自

g

沈子簋



h

走鼎

i

保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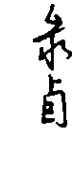
趞簋

j

彔自

k

保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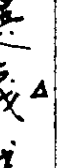


l

彔卣

m

競簋



n

寏鼎

o

師遽

p

長由盉

𢦏長由 長
由𢦏
穆公
鼎
<0179> 王𢦏
(A·B)
<0159> 居𢦏居
姑
<0578> 言舰氏
𢦏
王𢦏
鼎
<2731> 王𢦏庚
言舰
<1313> 王𢦏
<0625> 𠂤白𢦏
乃子克
<1330> 𢦏
<1352> 王𢦏
<1340> 王使𢦏
<2147> 取𢦏
<1231> 𢦏生𢦏
<2714> 𢦏
庚言舰自
从禾
大作大
仲
辛伯
友
𢦏
免盤
<2917> 免
𢦏
再
封
𢦏
𢦏
字尊
又自
再

「蔑」勉。「梁其曆」〈0581〉「周濂公蔑」嗣曆」〈0572〉「口口口蔑」寓曆」〈0669〉「多蔑」曆易錫休」〈1329〉「王穌」敬曆」〈2140〉「乐叉蔑」曆」〈2144〉「白伯雝父蔑」永曆」〈2145〉「王蔑」勉曆」

「阮元曰」古器銘每言蔑曆。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曆即爾雅所謂蠲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積古卷五、三頁陵尊）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書君奭文王蔑德降于國人鄭注蔑小也王氏後案云鄭以蔑德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即精微也逸周書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孫氏疏云蔑緩讀為敉說

文云敉眇也眇即妙字蔑德言妙德也妝與嫵通亦美也據此蔑有美義曆訓和敔敦銘云王蔑敔曆事言王美敔和事也諸言蔑曆者皆言美和也此必當時常語後人罕用又經宋賢誤釋遂不可得而通矣（攈古卷三之一．六十四頁趙尊）

吳式芬曰『何子毅說……蔑無也

翁祖庚說……洛誥我乃是不蔑𡰥勉也此蔑字義當相近然則蔑歷者謂懋勉其功績耳（攈古卷三之二．十六頁師艅敦蓋）

徐同柏曰『穢古文蔑讀若懋厤通歷試也謂所試之事也（博古圖敔敔云王蔑敔厤事箸一事字義愛明晰）王蔑敔歷即東鐘古文尚書予懋乃德之意』

（从古卷六、十一頁周敔鼎）

吳雲曰「歲與邑尊歲邑卣歲敀尊歲敉卣歲相似四器下皆有曆字與此器曆亦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及阮氏積古齋均釋作茂歷阮氏云古器文每言茂歷皆勉力之義是茂歷即爾雅所謂蠠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此器文作王茂庚罷曆與敀敦王茂敀曆事段敦王茂段曆並同若依阮氏所釋連文為義則不得分析用之今按說文禾部有穊禾也甘部有曆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按周禮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鄭注會成也謂其味相成也古文義簡言穊則凡黍稷麥粱皆該之矣曆則調和膳食之宜也詳繹銘文上言王格于庚罷宮下言王穊當是王所御之食也庚罷曆則庚罷調和膳羞以進獻也……家

讓之云說文臡注涼州謂臡徐鍇作糜為臡從鬲糕聲或作粢臡餱也餱即餈之重文荀卿書酒醴餈臡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此周禮酏食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為餅後鄭不從謂酏餈也直破酏為餈內則取稻米云云正作餈字按禮問志云內則餈次糗周禮酏次糗酏在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餈酏是一也故破酏從餈也並本賈疏段氏云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二者餱之類許書臡臡臡臡臡臡臡臡凡七文皆謂臡但有米和肉不和肉之別餚中穖即糕字穖糕形聲皆合但易米從禾與臡之易食作餱臡之易食作餌一例也又省臡與臡之省作羹臡之省作煮一例也說文曆訓和段氏證以周禮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申從麻之恉然則庾黿進王所

御之食必有如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之官言戠曆者王之膳羞得其和言穢某某曆者並繫臣下和王膳羞以進者之名也他器或繫名或不繫名如邑尊云公姞命邑人名治田邑戠曆錫馬錫裘敔尊云敔名戠曆仲業父錫口金敔拜稽首對揚業父休竝繫名於戠曆二字之上若穆卣云穆從師淮父戍于古阜戠曆錫貝則繫名從師之上文雖小異亦可通矣並存之以資參攷(兩畺卷六第四至六頁庚羆卣)

d'孫詒讓曰』詒讓案戠曆之文金剡常見其訓義則古經注字書皆未載阮云戠歷卽爾雅所謂蠶沒復轉爲密勿又轉爲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佗密勿從事是也案阮說侶是而實非也凡古書雙聲疊均連語之字或呂兩字聯屬爲文不呂它字參廁其閒如

云黽勉不云黽某勉 云蠠沒不云蠠某沒云密勿不云密某勿也金剋
蔑曆兩字連文者固多然閒有伉蔑某曆者如敔敔云王蔑敔曆畢中
孫子敔云王蔑段曆見吳錄 𣪘吕伉器者之名著亏蔑 曆兩字閒若釋爲
黽勉則敔敔乃云王黽敔勉畢中孫子 敔大云王黽段勉其不辭昌矣
竊謂此二字當各有本義 不必吕連語釋之蔑勞也說文首部蔑目勞無精也从首人勞
則蔑然 曆即歷之籍字薛阮吳𣪘讀爲歷是也 歷行也廣雅釋詁凡云某蔑曆者猶言
某勞亏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各如其字釋之則古
金所謂蔑曆蔑某曆者不至鉏鋙而不合矣』（拾遺中十四頁臣文尊
強運開曰『案敔彔曆運開按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首
从戍人勞則蔑然也孫詒讓云蔑勞也曆即歷之籍字薛阮吳
並讀為歷是也廣雅釋詁歷行也凡言某蔑曆者猶言某勞于
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其說精塙可从又蔑

或从禾乃段穢為之」（古籀三補卷四第四頁）

d

郭沫若曰「蕆靡字彝銘習見有二字連用者、有从人名或代名詞介于二字間者、詳見金文叢攷二三七葉以下（新版三三三葉）蕆字或作穢、靡字或作𥫱、凡有此二字之銘文多紀軍事、且多功成受賞之語、本銘即其一例、字均見于說文、蕆即蕆、因形近稍譌、穢即穢、从禾与从禾同意、蕆注云、勞月無精也、人勞則蕆然也、穢云、禾也、靡在甘部、無異狀、注云、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圉、此字舊多釋為曆、歷形聲俱乖異、非是、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推之、余讀蕆為免、讀靡為圉、免圉猶言解甲也、引伸之為免除兵役、」（兩攷二十四頁小臣謎簋）

又曰「蕆靡字始見于殷彝、自西周中葉以後即絕跡、計凡二十餘

例。釋者頗多，但尚無定論。余此釋為免圄亦有未安。此銘蔑曆与錫貝均係被動，即被蔑曆与被錫貝。（兩攷二十四頁頭批小臣謎簋）郭沫若曰「蔑曆字金文習見，而為故書所無，解者雖不乏人，然亦尚無定釋。字或聯用如本銘之例，或分用而以作器者名或代名詞介於其間，今就余所見，列舉其例如下。

一、聯用之例。

競圄、佳伯犀父吕成吕即東，命伐淮夷……伯犀父皇休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賞競章璋。

敢尊、敢从師雝父戍于苦吕之年，敢蔑曆，仲爽父錫敢金。

穌圄、穌从師雝父戍于古吕，蔑曆，錫貝卅朋。

師遽方彝、王在周康宮，卿饗醴，師遽蔑曆，揚休。

叉圄、公姞令叉嗣田人，叉蔑曆，錫馬錫裘。

癸酸、王叀使癸蕺曆、令往邦、乎呼錫𢍏、𠂤用保乃邦。

趞尊、王乎呼内史冊命趞更乃祖考服、錫趞戠衣、載市、回黃。

許、趞拜頧首、揚王休對、趞蕺曆。

師望鼎、王用弗諆忘聖人之後、多蕺曆錫休。

彔㠯卣、王令𢦏曰虘、淮夷敢伐内國、女汝其以成周師氏

戍于古自、伯雝父蕺彔曆、錫貝十朋。

彔㠯、伯雝父來自獸、蕺彔曆、錫赤金。

過伯、師雝父戍在古自、過从、師雝父妃簋叀使、過叀于獸侯、

侯蕺過曆、錫過金。

寇鼎、師雝父循道至于獸、其父蕺寇曆、錫金。

競㠯、伯犀父蕺御史競曆、賮金。

敔段一、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訊卅、王蔑敔曆、吏使尹氏受
賛敔圭鬲南.

敔段二、王穌敔曆、錫玄衣赤表烏.

段段、王穌段曆、念畢仲孫子、令龍卅姒、追大則于段.

兔簟、王蔑兔曆、令史懋錫兔戠市、同黃作嗣工.

庚贏卣、王蔑庚贏曆、錫貝十朋、又廾一朸.

庚贏鼎、王蔑庚贏曆、錫尊韍、貝十朋.

友段、王穌登釐、錫牛三.

矢段、王在葉、蔑矢曆、錫□羊剛騂犅.

禹段、鳥生穌禹曆.

寓鼎、口伯蔑寓曆.

以上連本銘共二十五例、均周器也、用代名詞間於二字之間

者僅一例、貞松堂卷八、所箸之𠂤作母辛卣是也、卣蓋三字、曰𠂤 母辛、器文四十四字、原作四十三字、曰乙巳、子令小子𠂤𠂤

先后人于堇、子光貝商賞𠂤貝二朋、曰、貝售、蕆女汝靡、𠂤𠂤用作母辛彝、在十月、月下有重文作𠂤、疑是錯綴、隹子曰、令星望人方、罔每、罔悔猶易言无悔、舊釋罟認為一字、恐非、此則當是商器、蕆靡二字蓋自商代以來之古語、統觀二十六例之銘文、其明記軍事者凡九例、且多係功成受賞、又競𣪘与競卣敔𣪘二与敔𣪘一、均係一人之器、師遽方彝与師望鼎、係官為師、乃師氏之屬、有關軍事之例、為數已半、是則蕆靡二字蓋帶軍事性質、二字均見於說文、蕆當即苜部蕆字云、蕆、勞目無精也、从苜从戔、人勞則蕆然也、从戔乃形近而譌、其作糕者、當是米部之糕字、糕、末也、从米蕆聲、从禾与从米同意、靡在甘部云、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圂、作聲若靡

者、文之省、然諸義均不適、由眚軍事性質以推之、余疑𢍏當即讀為圂甲之圂、戕若穖則當讀為免、免圂猶言解甲、引伸之則為免除征役、師望鼎焚毀趩尊諸文、以後義為近、金文中非無免字、如免簠免盨免毀諸器、其字作宀、乃冕之初字也、象人著冕之形、用為免脫字者、是出於假借、戕本訓無訓滅、与免脫義轉相近、疑免脫字古本作戕、後得陽聲之隨之收彙音、始假免字為之也、金文中亦有圂字、見圂皇父毀不嬰毀及毛公鼎、其字均作圂、象括囊中含倒矢形、當以包含為其本義、不嬰毀与毛公鼎假為陷、用為圂舌、圂甲字者亦假借也、說文、圂、舌也、象形、乃沿譌字以說假借之義、非是、然則免圂均係假借、古文乃以戕為免、以𢍏為圂、故字有出入耳。（金文三三三頁至三三六頁小臣謎毀銘考釋）

陳仁濤曰『龔曆二字金文多見阮元孫詒讓作蔑曆黃公渚作蔑歷郭沫若作蔑曆均有詮釋而均不愜

阮氏之說曰

古器每言蔑曆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曆即爾雅所謂蠠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見積古齋款識攷尊釋）

阮氏之說孫詒讓已非之孫氏之說曰

凡古書雙聲疊韻連語之字並以兩字聯屬為文不以他字參廁其間如云黽勉不云黽某勉云蠠沒不云蠠某沒云密勿不云密某勿也金刻蔑曆而字連文者固多然間有作蔑某曆者如敔敦云王蔑敔曆畢中孫子敦云王蔑段曆並以作器者之名著于蔑曆兩字間若釋為黽勉則敔敦乃云王

黽敔勉畢中孫子敦亦云王黽段勉其不辭甚矣窃謂此二字當各有本義不必以連語釋之蔑勞也曆即歷之借字歷行也凡云某蔑曆者猶言某勞於行也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各如其字釋之則古金所謂蔑曆蔑某曆不致詛語而不合矣(見古籀拾遺)

依上孫氏之說較之阮說自勝一籌其釋蔑曆為勞行自與詩小雅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之勞讀去聲行二字音義相侔雖時或可通然究非達詁尤非確詁蓋蔑曆二字乃受賜者之謙詞說詳下文勞行雖為受賜原因之一而受賜初不純由於勞行如師望鼎明言王用弗謹忘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即其顯例望官居太師職司出納王命乃居者而非行者其所由受賜乃以勞居而非勞行至為明顯故曰孫說雖較勝阮氏究非達詁也

且蔑說文訓勞目無精而孫氏獨訓勞未免支離割裂於義無當故曰尤非確詁也非確非達不愜而已

黃氏之說曰

蔑歷二字甚新穎不見經傳殆為古者考績之功狀歟

又曰

蔑歷猶言伐閱也伐者第其功也閱者伐積之功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表其等曰伐積日曰閱(見黃著周秦金石文選評註頁四一一—四二師望鼎註)

依上黃氏之說前者則無據後者如以之釋二字連用如師望鼎之多蔑曆錫休為多伐閱錫休雖尚勉強可通然以之釋二字分用如上舉敔敦王蔑敔曆畢中孫子敦王蔑段曆為王伐敔閱與王伐段閱實為扞格不辭其不愜明甚

郭氏之說曰

蔑曆字金文多見或連用(如競卣敢尊徵卣師遽彝又卣)又段趩尊師望鼎諸器是或分用而以人名介於二字之間(如競卣彔𢦚卣彔段遇鼎)寇鼎敔段二器段段免觶庚贏卣庚贏鼎友段矢段再段諸器是綜覽諸銘多記軍事且多係功成受賞則此二字必帶軍事性質且上字必為動詞下字必為名詞由分用之例可証二字俱見說文蔑即蔑字云勞目無精也从苜从戍从戍乃形近而譌曆云和也……讀若函字義均不適余疑曆即讀為函蔑讀為免蔑曆猶言解甲也(見郭著兩周金文辭大系頁一五釋小臣謎鼎)

依上郭氏之說蔑曆釋為解甲字面雖似可通實則扞格依然蓋就金文有蔑曆二字之銘文以觀受賜者實未必皆有軍功

尤未必均須解甲而始受賜也即以師望鼎而言其自述官銜則為太師所司則為出納王命家世則為聖人之後而所以多蔑曆錫休亦即由於王之弗謹忘聖人之後而來初無因軍事而功成受賞之形跡如依郭氏釋蔑曆為解甲則此師望者不將有無甲可解之慮乎故郭說之不愜亦明甚

余謂蔑蔑或蔑（文選班固典引作如此）即蔑字而曆或曆與歷通說文所謂勞目無精乃蔑之本義初非通義而蔑之通義凡六歷之通義凡七茲分別言之

甲 蔑之通義

(一) 不 左襄二十一年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國語晉語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二) 無 詩大雅板喪亂蔑資傳無也左僖十年蔑不濟矣杜本

毛傳訓無

(三)輕　國語周語是蔑先王之官也韋訓欺也亦通文選班固典引豈蔑清廟李善註輕也左襄二十年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八暴蔑猶輕慢也韓子八說篇人主輕下曰暴蔑亦輕也

(四)滅　國語周語而蔑殺其民人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韋註滅也實則亦可訓輕

(五)棄　國語周語不蔑民功左襄二十五年蔑我大惠棄我姻親註均訓蔑為棄實亦可訓輕

(六)小　書君奭文王蔑德鄭註小也正義云小謂精微也揚子法言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

(七)削　易剝卦剝牀以足蔑貞凶

乙歷之通義

(一)次　廣韻二十三錫歷下云次也禮記月令王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註歷猶次也

(二)越　孟子離婁不歷位而相與言

(三)過　說文歷過也一曰經歷廣韻同

(四)徧　書(古文)盤庚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五)試　上引盤庚文今文尚書作今予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張載註尚書盤庚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寧傳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裴註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咸陽令唐扶頌作優賢揚歷(並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茲不論盤庚此句文字與讀法孰為正確(今文尚書歷字連上讀揚(或颺)歷二字

連用已久則可概見

(六)選　離騷歷吉日兮吾將行(五臣註歷選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算也亦通

(七)相　爾雅釋詁艾歷視胥相也　國語晉語歷時而發之禮記郊特牲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變(徧)官民能歷其才藝經義述聞卷二十六均釋歷為相視之相及閱視

(八)疎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齒歷胥歷齒註歷猶疎也

(九)亂　大戴記歷者獄之所由生註歷歷亂也

(十)釜鬲　史記滑稽列傳銅歷為棺索隱歷即釜鬲也

綜上所述可知蔑可訓不(一)甲歷可訓次(一)乙次即左傳襄二十三年恪居官次之次所謂蔑曆猶言不次不次者不問官次之謂也李義山詩共爰征南不次恩同崔八詣藥之不次即其義而山訪融禪師

上引今文尚書盤庚篇揚歷一詞尤與蔑曆一詞正復相對蓋蔑曆意存賞功而揚歷旨在優賢優賢故必先揚其所歷試觀都賦所謂優賢著於揚歷是也賞功自不必問其居何官次大禹謨所謂功疑惟重是也故以不次釋蔑曆無論連用分用均無往而不可通而分用其文法猶之詩召南江有汜之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及莊子齊物論之若不吾勝是則某蔑某曆者即某不某次之意某不某次者即某不問某之官次而頒賜之謂也茲更分別以例明之所引例均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甲連用例

(一)多蔑曆錫休(師望鼎)＝多不次錫休

(二)敢蔑曆仲競父錫敢金(取尊)＝敢不次仲競父錫敢金

(三)敉從師雝父戍于古自蔑曆錫貝卅朋(敉卣)＝敉從師雝父

戌于古自不次賜貝卅朋

(四)競蔑曆賓(賞)競章(瑾)(競貞)＝競不次賞競璋

乙分用例

(一)伯犀父蔑邻(御)史競曆賓金(競殷)＝伯犀父不御史競次賞金

(二)伯雝父蔑彔曆錫貝十朋(彔)(彔載貞)＝伯雝父不彔次錫貝十朋

(三)侯蔑過曆錫過金(過鼎)＝侯不過次錫過金

(四)王蔑免曆命史懋錫免載市回黃(免簠)＝王不免次命史懋錫免載市回黃

上例竹釋可見一斑審其結構不特文從字順抑且謙光靄然蓋蔑曆一詞正受賜者習用之客套語也阮孫郭黃四氏所釋

皆失之』（金匱論古初集五九至六一頁師墅鼎）

嚴一萍曰『劉師培左盦集古器銘蔑曆釋曰

今按蔑曆之曆即今文盤庚優賢揚曆之曆也漢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曆三國志管寧傳曰優賢揚曆裴注云謂揚其所曆試文選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曆劉賢林注曰曆試也則曆即所行之事矣蔑與茂同懋茂與勉勗敏勵諸字互相通轉阮以勉力相訓義亦近是惟與曆靡涉蓋蔑即嘉勞之義與卯敦余懋因先人官之懋心略符蔑曆者猶言嘉勞其所曆試也故古器言蔑曆者必繼言錫物如敔簋銘言敔從師淮父於古自蔑曆錫貝卅朋尊銘言蔑曆錫馬錫裘是蓋勞功而後行賞也……

戴靜山先生蔑曆解曰

曆當為秣之孳乳字秣訓稀疏適秣（以段注補秣字）適秣疊韵本有均調之義曆訓和與秣實為一語其音不當讀若圂王筠說文釋例已疑其非且庚贏鼎曆但作厤可證本不从甘聲而應从厤聲在銘辭中當讀為蔑曆猶言無過小爾雅廣詁蔑無也說文歷過也歷本經歷引申為過失者亦猶過本為度越之過引申為過失矣（輔仁學誌第九卷第二期）

陳小松釋古銘辭蔑曆為敘勳之專用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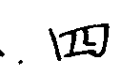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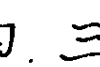
竊以為蔑字應讀如伐說文以為从首从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許說此字誤當云从首伐聲按朱說極確今檢金文及甲骨文字形有从女者為人之變从弓者為戈之變但多从伐而無从戌之作可證朱說之精史記高祖功臣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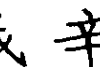
表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字亦作閥說文新附閥自序也小爾雅廣詁伐美也左傳莊廿八傳且旌君伐成十六傳驟稱其伐晉語軍伐有賞注功也左襄十二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為伐伐可施之於稱人亦可施之叙已曆即歷字亦即厤字說文厤治也東京賦歷世彌光注經也即劉師培說所謂即所行之事可訓為經歷亦可訓為治績蔑曆連用施之於稱人則為叙功施之於叙已則為叙績其間字用者則為叙某之功績若美某之功歷也（中和月刊三卷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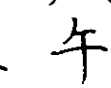
白川靜先生蔑曆解以蔑曆為伐旌功歷之義而與後世之閥閱為同義語說甚精碻……自來諸家考釋蔑曆者大略如此可謂各有其是而未能盡符古義爰加董理溯其源而窮其流則知金文之蔑歷即尚書盤庚之揚歷亦即後世之伐閱若閥閱

上有所承下有所延時以字形譌誤朔誼遂湮蓋亡其所本者將二千餘年矣試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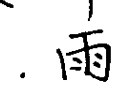
蔑字甲骨已見著錄乃人名每與先臣同祭而字或作諸形一期三期四期皆有惟二期五期則未見其辭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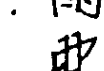
一己亥卜設貞 伐于黃尹亦  于  前一五二三續一四七五同

二貞 于盡戊貞勿 于  前一四四七

三辛亥卜設貞 于  續二二四五

四戊午雨 佚三二七

五己未卜宂貞  雨佳 害前六七六

六丙申卜爭貞勿見  不雨受年前六七四

七戊寅卜爭貞雨其 後下三七七（鳥邨男引誤後上）

八 貞于廿 　外二三〇

九 辛酉卜宂貞 于

貞 于 十羌 　續一五一四

十 四 于 　續一五一六

十一 勿 于 廿牛于黃尹 于 　乙四三三〇（合川引誤作乙五四〇五）

十二 辛酉卜王 于 　前六七五

十三 貞王匚于 廿 　乙七七九九

十四 其又廿眾伊尹　甲八三三

十五 己卯卜余求于廿三牛允足　前六七七

十六 勿羊于 廿　珠三四四

十七 廿　乙八八一〇

諸形結體雖小異其為同一人名則無可疑島邦男氏據前六

七七貞𠂤𢦏雨佳𠂤𢦏之辭與前六一八三殘辭貞……𢦏𠂤……雨相比擬而定兩者為一字（所引佚七七七殘辭不特形體相去甚遠而用法亦各有所專未可牽合為一卜辭通纂二六三片即前一五二三）考釋謂

> 𢦏名屢見或作蕺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蕺（大荒西經）女蕺恐即此人

案女祭女蕺亦見海外西經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鮑祭操俎郝懿行曰女戚一曰女蕺見大荒西經又曰蕺當為蕺之譌海外西經云女祭女戚戚即蕺也案歐纘芳山海經校證以戚字係涉上文干戚之戚而譌郭氏以女蕺當卜辭蕺甚確乙七七九九有辭曰

貞王𠂤𢦏于蕺佳止𠂤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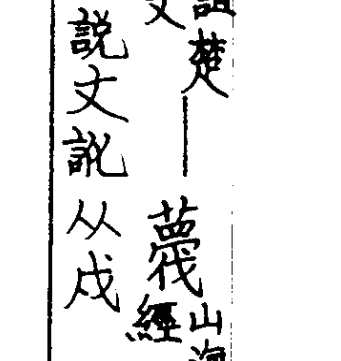
可能為女蔑與女祭並祀大荒西經次女祭女蔑於夏后啟北其為夏世人物可知宜其與伊尹盡戊等先臣同見於一版也郝懿行謂蔑當為蔑字之譌正不知蔑為蔑字之譌惟朱駿聲通訓定聲謂說文之蔑當从伐聲可謂卓識淮南子人間訓夫鴻鵠之未孚卵也一指箴之則摩而無形矣尚从伐聲意林引之作一指蔑之則訛矣唐柳宗元集乞兩河效用狀蔑爾小醜尚知蔑之當作蔑也說文苜下引周書曰布重苜席今書顧命作敷重蔑席衛包又改作篾以淮南之作篾三國志諸葛恪傳亦有篾束其脅之篾則衛包所改亦有所本特不知俗書之訛在笏而非伐聲也說文莫訓火不明正有滅昧無少諸義經典訓滅之蔑實即莫之段字許氏說文誤从伐為从戊但姑鼎作氏作蔑所從出詛楚文作蔑則小篆从伐甚明經典遂多譌體似許氏不當有訛為今本傳寫所譌亦未可知

之戠而字書無戠字矣

金文之戠有加禾作 （戠禾庚贏卣）戠戈（戠戈殷）諸形此禾字殆與甲文之𠂤所从者同義（見後下二九．一七．又三二．五同一版）楊樹達釋𠂤謂此軍門曰和之本字周禮夏官大司馬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門之和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孫詒讓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者謂於前教戰之頃內別為軍舍使全軍盡舍其中乃樹旌為門分別左右則戠字所加之禾乃象和門之旌明此戠字亦含軍門之義大司馬又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賈疏云以教戰處內故以田處出田狩必有獲獲獸有大小獲之有多寡故大司馬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別其大小計其多寡必在田畢以後則返和門而稱其所獲蓋即穫戠之所取誼也經典省作伐左莊廿八年且旌君伐注伐功

也成十六年驟稱其伐注功也襄十二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為伐國語周語卻至見其語伐韋注伐好伐其功也周語又曰伐則掩人韋注掩人之美掩人之美則自稱其能省蔑之本義也後世加門作閥即蔑之加禾作穢猶含軍門之意說文十二上門部新附收之訓閥閱自序也當承師說徐灝說文箋以為今字閥从門者蓋因閱而增之乃不知閥有所承之故三千年字形之演變今可見其源流矣系之如左

甲骨　金文　小篆



曆諸家謂即歷甚是甲骨之歷作㱿㱿人名為多羅振玉曰
說文解字歷過也从止厤聲此从止从秝足行所至皆禾也
以象經歷之意或从林足所經皆木亦得示歷意也
金文蔑曆之曆上从秝或从林與甲骨同下从口从甘而不从
止則羅說為可商也如㱿友殷或加厂作曆彔殷曆大作
殷歷尹姞鼎諸形則非足行甚明竊意此秝與穌字所加之禾同
意即和門之兩旌非禾黍也故亦从秝甲骨从止者示次第出
和門（大司馬鄭注）故說文訓過也乃得其朔誼金文之从曰从口一
也示在和門之前有所述說故蔑歷之詞後世轉為伐閱說文
閱具數於門中也周禮大司馬中冬大閱注具數一一視之也
春秋桓六年大閱賈逵云簡車馬於廟也左襄九年傳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杜注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

災金文歷之从口从甘者本有數所更歷之誼閱即歷也漢書孔光傳旬歲間閱三相師古注曰閱猶歷也爾雅釋宮桷直而遂謂之閱郝氏義疏閱歷也閱歷一聲之轉故可相通上加厂者象軍壘之上有覆蓋可以舍也鬳鼎保卣林中加土作粦者蓋示樹旌於野必不如郭說之懸崖壓於野上也知閱歷之可通則卜辭登登之義亦可解後下一一四曰

其粦登

勿粦登

卜辭登字有徵集之義知此卜乃貞簡閱車馬而徵集之事也然蔑歷連用卜辭猶未見有之始于晚殷之𠂤作毋丰卣曰貝唯蔑汝曆已作雙賓語句式正與蔑曆連文之蔑作動詞曆作賓語者無殊至後世稱伐閱閥閱則動賓結構已轉化而成名

詞矣如漢書朱博傳王卿憂公甚効檄到齎伐閱詣府又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論衡謝短篇吏上功曰伐閱又程材篇儒生無閥閱潛夫論交際篇貢薦則必閥閱為前後漢書章帝紀每尋前世舉貢士或起刑畝不繫閥閱又韋彪傳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三國志吳志張紘傳引吳書曰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八五閥閱表功業也說文十二上閥閱自序也蓋漢以後言閥閱猶今人之言履歷已轉為名詞矣文選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左太冲必知揚歷即為閥閱故加著於二字於其間若三國志管寧傳裴注謂揚其所歷試則成優賢著於揚其所歷試亦不辭甚矣幸左氏用

典賴以證盤庚之揚歷即為當時之閱閱史記司馬相如傳曰
蔑蒙踴躍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作蔑蒙張揖曰蔑蒙飛揚也是蔑本作蔑蔑有揚義益足證般
庚之揚歷必為金文之蔑歷矣梁章鉅曰文選魏都賦注般庚
云優賢揚曆此是鄭康成所注古文盤庚即今文其敷心腹賢
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二句詳見尚書序疏而何義門批文選
乃謂盤庚無此文亦疏矣(三國志旁證)孫星衍曰案心腹二字似優
賢字似賢腸字似揚歷字上屬則下告百姓于朕志為句漢咸
陽令唐扶頌碑優賢揚曆國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皆用今文
尚書(尚書今古文注疏)自般庚十四年(西元前一三八五)徙殷至書古文之傳
世已歷千年字形之譌原在意中今古文既有腸揚之異傳鈔
隸變在所難免古鉩揚作㫃與甲文之㫃尤為形近則盤庚之

作揚雄有由來矣」（中國文字十册六至十三頁蒐曆古義上）

K蔣大沂曰「說文苜部蒐勞目無睛也從苜人勞則蒐然從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糾許說云按許說此字誤也當云從苜伐聲結字似戌耳朱駿聲氏的說法雖與許氏不同但仍以蒐為從苜之字而于省吾先生釋蒐曆則又不以蒐為合苜伐苜戌或苜戌而成的字說近代學者對于蒐字的解釋異說紛歧有的以為會意有的以為形聲或以為從戌守之戌或以為從戌亥之戌或以為從征伐之伐都不可靠其實蒐字本是從戈苜聲的形聲字契文習見作𠂤從戈之援連於人體之中部古時伐作𢦏戌作𢦚三形迥別而蒐字都不從之按于說以蒐為合苜戈而成字是對的但說蒐字是從戈苜聲則疑尚

未能得其實朱駿聲以伐為蔑的音符雖非確論但正可見蔑和伐聲音的相通蔑是明紐字伐是奉紐字同為脣聲蔑是屑韻字伐是月韻字同在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十五部也同在王念孫晚年所定韻目的月部所以從蔑伐的聲韻兩方面來看二字實在應該是一語之歧再從蔑伐的字形來看兩字都為人旁植戈形在結體時有所植戈的援和人形稍有距離的則如王蔑鼎的蔑作戉南疆鉦的伐作戉也有所植戈的援和人形連結在一起的這就是甲文金文中蔑伐字一般常見的寫法(于先生所說從戈之援連於人體之中部的蔑形即是此體)二字唯一的不同點是伐的人旁作刀是常見的人形而蔑的人旁則目巨眉張作𠂤是像一個努目揚眉的人形而已所以就形體言二字也正是一個字的分化這和天(𡈼)大(𡈽)二個字

的由一個正面人形所分化毫無二致在古文字孳乳和發展的過程上看來是無足為奇的由人旁植戈構成字所代表的意義第一是打擊征伐等作為動詞用的意義這像說文人部伐擊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等皆是屬於這一類的施行打擊征伐等動作所獲得的結果是有了功勞故又轉變為功勞等作為名詞用的意義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且旌君伐注伐功也國語齊語期而書伐注伐功勞也皆是屬於這一類的功勞是光榮的很容易掛在口頭自我宣傳故又孳生自明其功作為動詞用的意義論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集解引馬融說伐自伐其功即是其例人旁植戈形的戡字人形作匆目揚眉狀正肖人自明其功時眉目飛揚的狀態所以戡的字形應該是由伐的字形所分化專用來代

表自明其功的意義的它的組成分子莧和戈都是意符這字應當是一個會意字將自明其功善的範圍更擴大一點則明他人的功善也謂之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敘語云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這裏所說功的五品前三項是人臣功善的等第以立德立言立功來排比其高下後二項是處理人臣功的方法說明其等曰伐其即指前三等的功善就等於說明功善的等第曰伐說積日曰閱積日就是時間的累積這裏是指歷來所積的功善所以這處理人臣功善的二品方法就是一明功善的等第其又一明歷來所積的功善這年表的第二欄標目為侯功內容是敘明諸侯歷來的功績末一欄標目為侯第內容是以數字敘明諸侯的次序這就是用伐閱來處理

人臣功善的實例從這年表內在的證據來看也說明了它敘語中所說的伐閱二品確該是作上述解說的所以這明其等曰伐一語正是明他人的功善也謂之伐的一個例證要看明他人的功善是要用目的古文凡表示用目意義的字形都用大目的人形來示意見的作𥄉監的作𥄉望的作𥄉皆是其例人旁植戈形的戡字既有大目所以也代表了明人歷來功善的意義商末至西周中葉青銅器中戡曆的戡字實在就代表了上述作動詞意義解釋的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的二義西周中期以後戡字所代表的這二義皆歸諸由一形所歧而肇畫較簡的伐字故上舉二義在典籍中皆成為伐字的訓詁但戡字曾代表過這二義的痕迹則仍有可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舉鄭毅戡字明戰國楚唐戡字明名戡者所以得字明王

氏以為說文說蔑為勞目無精故反訓為明實則勞目無精之說係許慎就小篆蔑字之形為解未得蔑之朔義名蔑者之所以得字明正因蔑本有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的意義故可引申而得明義凡自伐其功善者對他人必輕視小視眯視無視以至欺罔今蔑字的所以有輕小眯無欺諸訓也正因蔑字本有自明功善之義的緣故這種現象都說明蔑現有的意義實在都是從自明功善和明人功善二義引申而來的所以我們必須以典籍中蔑的這二義還之於蔑而後蔑的詁訓才有先後引申之跡可尋

蔑在器銘中或增禾旁這是說文禾部穢禾也的穢它是蔑的假字其後起之形頗多訛變但和蔑曆語的詁訓則關連較少此不具論（中華五輯一〇四頁至一〇六頁保卣銘考釋）

岑仲勉曰『音讀既定于切韻應為 miet lieh 考古印度文 mṛdikā-相當于古伊蘭文 merezdika-, marzdika-用作動詞義為憐恤(sich erbarm-en)用作名詞義為哀憐(Barmherzigkeit)怨免(Verzeihung)和嘉獎(Gnade)此外如拉丁文的 meritum 和 misericordia 法文的 mérite 和 merci 英文的 merit 和 mercy 都出于同一語根按印度文的 ṛ 為元音兩北語之和一常通轉(如隸从 ㇇ 聲道路連言而同義都是漢語中 ㇇ 一通轉之例)故知 mṛd(ā)-mṛd 決得為蔑曆的語原無論中外動詞名詞及狀況詞往往互相孳生如把矜憐嘉獎或被矜憐或嘉獎的意義放入後舉任一例之內無不可通用不着逐字求解』(兩周文史論叢第二〇九至二一〇頁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

聞一多曰「金文多見蕺饜之語自來說者皆不得其義今案說文衊汚血也漢書梁平王襄傳汙衊宗室注衊謂塗染也說文衂羊凝血也重文作蠠廣雅釋器衂血也北戶錄引證俗音南方謂凝牛羊鹿血為衂蕺衊一字饜衂同音饜唐韻集韻並口三切衂北戶錄引說文口紺反蕺饜殆即衊衂以血饜之之謂也凡紀册命之銘多言蕺饜意者册命皆行於祖廟而人臣入祖廟當祓除不潔故必先饜之也姑記之以俟證

說文饜和也从甘从厭厭調也甘亦聲證俗音云凝牛羊鹿血為衂似謂和三物之血而凝之若然則字仍當以作饜為正（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九二頁璞堂雜識）

趙光賢曰「李亞農先生一面採用舊說訓蕺為勉一面從劉心源之說認為饜字從甘得聲但又不從說文讀若函而讀于監

切。因此以為即是「焉」字。他說「歲曆」經常連文。但亦可分開來用。……甚至於可以乾脆地去掉曆字。而只用一個歲字。……這就說明「曆」字不一定是實字。而可能是可有可無的虛詞。(「長由盉銘釋文注解」考古學報第九期)

按李先生以「歷」字為虛詞。說甚新穎。然金文中雖有單用一個「歲」字之例。但不能因此即言「歷」字是「可有可無的虛詞」。因為金文通例。在歲某歷之前常說明其原因。如。

「師雍父戍在古自。遇从。師雍父爰使遇事于戲侯。侯歲遇歷。錫遇金。」(「遇鼎」)

「王命載曰。嚴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戍戍於古自。雍父歲采曆錫貝十朋。」(「彔卣」)

「唯白雍父以成師即東。命伐南夷。……白遲父皇競奔于官。

賞賚歷賞競章（「競卣」）

「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故昔禽載百訊卌王賚故歷使尹氏受厘故圭瓚口貝五十朋」（「盉盤」）

諸如此類皆說明過彔競故諸人並非無因而受賞乃因其有某種勞績得上級之嘉獎而有賜貝金圭瓚乃至土田之事過彔諸人因紀念此種褒獎而作器故在銘文中一般皆說明其因有勞績而得褒獎否則勒銘鐘鼎變為無意義如解「歷」字為虛詞則如過彔諸人有何可「鬼」為何受賞賜銘詞中全不指明恐非作器者之本意金文中亦有省略作器者受賞理由的如「競段」彔「殷」等此因同時作數器其事迹已見于「競卣」彔「卣」等即可不重複又如「庚嬴卣」未記有何勞績此因庚嬴死婦人為王所寵愛故無功而受賞不能一概而論

諸家之說均扞格難通．欲于此中求一出路．必須以金文與古文獻對讀．互相印證．求其二者皆能通讀．乃可．

今請先言「戠」字．

「戠」字在古文獻中有各種訓解．如訓無．訓滅等．但皆與金文不合．舊說讀若直．訓兒．其義雖可通．字則非是．試以古文獻與金文對讀．觀其會通．我以為此「戠」字應為「美」之借字．說文云「美與善同意．通作敦．古音戠．昧在沒部．美．微．眉．尾．躾在脂部．二部音近．字通．此字在古文獻中有形容詞．名詞．動詞各種用法．

尚書君奭．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戠德降于國人．鄭康成注「戠．小也．偽孔傳則訓「戠德」為精微之德．蔡傳直訓「戠」為無．各說均誤．諸家致誤之由．一是「戠」字古義不明．二是誤讀「無能之」無」為「有無之」無」．既讀無為「有無之」無」遂不能不解「戠」為無．小

精微諸義而不悟其不可通今按此「無」字在「又曰」之下顯然為發聲詞並無意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十引證甚多說明「無」字此種用法但未引及此條尚書大傳前文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適」試思周公為何列舉此五人正因虢叔等是文王之良輔佐能往來奔走向百姓宣喻周室的常法因此文王之美德能下達于國人可見輔臣之重要此句本意是如此如依舊說則或將原意顛倒或室礙難通如偽孔傳說「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憑空添出「其少」一字此是增字解經蔡傳引夏氏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云云改直陳句法為假設句法亦毫無根據孫星衍說「言無能進退為文王道此常教故文王美德不能下達於國人」(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之與

原意恰好相反。按孫氏解「戴德」為「美德」勝過前人。但不知「無為發聲詞」因此其解說大反原意。反不如前人之說。王引之發明「無」字為發聲詞之用法。有功於訓詁學甚大。但未注意「君奭」篇此句。因而誤以偽孔傳。亦釋「戴德」為「精微之德」可謂千慮之一失。此是「戴」字作形容詞之例。

逸周書祭公篇。祭公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戴」。吳闓生讀此「戴」字為「美」。尚書大義附錄甚確。此句為穆王對祭公所說。所謂文武之「戴」即是文王武王的美政或善政之意。但在文法上應視為名詞。「戴」字此種用法在古文獻上極少見。後來則用「美」字。不用「戴」字。如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此是「戴」字用為名詞之例。

國語晉語記晉公子夷吾對秦公子孺的話。君苟輔我。「戴」天命

矣。此「戕」字是動詞。韋昭注「戕」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此注與原意相反。按夷吾此語原意。如果秦君能輔助我為晉君。即是秦君讚美或贊助天命。故「戕」為「美」之借字。有讚美贊助之意。荀子「富國」篇「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又「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此數美字與晉語之戕字應是一字。皆讚美之意。此是戕字用為動詞之例。

美字由讚美之意引申為嘉獎。勉勵之義。

美與勉聲近義通。古音美與黽同。詩文王。黽黽文王。傳箋皆訓黽為勉。美音轉為萬。左傳「莊二十八年」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杜注「邁。勉也。」美音對轉為眄。讀若泯。泯亦訓為勉。詩谷風「眄勉同

心」可見「黽勉」二字為同義語。又轉為「勔」。爾雅：「勔，勉也。」尚書：「勔哉夙夜。」「勔」即「俛」之借字。「俛」當讀為「勔」，勉力也。（从王引之說。見經義述聞卷四）又音轉為「明」。孟「夔」古音皆讀如芒，訓為勉。書盤庚「明聽朕言。」即「勉聽我言。」洛誥「汝乃是不「夔」。即「汝乃是不勉。」（从王念孫、錢大昕說。王說見經義述聞卷三。錢說見養新錄卷一。錢氏又曰：「「夔」从「侵」疑即「夢」字。孟、夢音相近，皆「黽勉」之聲轉。隸變譌為「夔」耳。」按錢說雖可通，但此字為何作「夔」而不作「孟」或「明」，仍難解說。疑此本是「蔑」字，後訛變為「夔」。原有「勉」義。又音轉為「懋」。「茂」、「眊」皆有「勉」義。如書堯典「惟時懋哉」，馬融注：「懋，美也。」說文：「懋，勉也。」書皋陶謨「懋哉懋哉」，尚書大傳引太誓「茂哉茂哉」，「眊」、「茂」、「懋」以上諸例，由美聲轉化之字多訓為「勉」，是「蔑」字可訓為「勉」之證。

由此可得一結論：「蔑」是美之借字，在金文中作動詞用，有讚美

嘉魁.魁力諸義.

其次言歷字.

金文歲歷之歷字在古文獻中並非絕無惟均被過去經師所曲解.其真義遂沈霾千古.尚書盤庚下云.今予其敷心腹賢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此句中「心腹賢腸」四字是古文.今文則與歷字連讀.以「今予其敷優賢揚歷」為一句.過去學者讀尚書讀憤偽孔傳本或蔡沈集傳本.習見「心腹賢腸」四字.不以為非.然漢魏學者皆讀今文.如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文.選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張載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三國志魏志管寧傳載陶丘一等荐寧曰「優賢揚歷」.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也.」張.裴二人對歷字之解釋雖誤.但可見今文「優賢揚歷」為當時人所習讀.而

且用之于文章清儒治尚書者雖明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但不能區別二者之是非我們今日拋棄今古文門户之見以今文與古文相比較不能不承認今文的優賢揚歷爲原文而古文的心腹賢腸乃後代經師的訛讀依古文家的說法此句之用意不過表明盤庚講話能開誠布公而已如此敷心腹二字即可賢腸二字完全是蛇足而且歷字無着落若如蔡傳將歷字放在下句釋爲盡也非常牽強僞孔傳說布心腹輸誠于百官以昔志拋棄賢腸二字並歷字亦一併刪去可見此處古文說之扞格難通

但如依今文則此句文从字順甚易了解今文句讀應爲「今予其敷優賢揚歷與昔爾百姓于朕志」爲二句上句之歷字正是今文歷之歷字从字形上看此歷字下从止與金文同但二

者皆从麻得聲所以能相通从文義上看此歷字應解為勞績功業之義觀唐扶頌魏都賦與管寧傳等文此字之本義顯然可見此句如譯為今語應作我現在普遍地褒獎賢人表揚勞績或有功勞的人你們要把我的用意傳達給老百姓(眚爾百姓于朕志是倒句即告朕志于爾百姓)盤庚此話是在遷殷之後講的在遷殷之前他遭貴族之反對所以在既遷之後對于贊助他的遷都而有勞績的人自應加以褒獎不只如此並令貴族將其嘉獎遷都有功之人之意旨遍告百姓如此解釋合乎當時情勢而盤庚下篇之主旨才能明白如依古文家講法不只文字難通而盤庚講話之用意亦隱晦不明

尚書大誥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此歷字與盤庚下篇之歷字是一字不幸過去解經者自漢儒直至近人多解為曆

數之「曆」。于是此句真義乃終古不明。此處「歷服」二字連用。正可見此字的正解。「服」字在金文上與古文獻上多訓為「事」。引申為事業。功業之意。如班毀「王令毛伯更虢成公服」。「更」當讀為「賡」。乃王令毛伯繼續虢成公之事業之意。此例甚多。不悉舉。漢書翟義傳載王莽誥於「服」下加「事」字。不知歷與服二字義相近。不應更加事字。可見漢人已不能解釋此歷字。大誥此句如釋為今語。即是「我這年幼的人（成王自謂）繼承了（文王武王留下來的）絕大的功業」。此功業應指王位或天下而言。此處歷字只有如此解釋。原句意義才能讀通。「歷」字與「服」字連用。應是同訓之字。古人常有複語。大誥的「歷」字與盤庚的「歷」字應作同一解釋。

由此可得一結論。金文「厥歷」之「歷」字雖與古文獻中的「歷」字寫法不完全相同。應是一字。它既非「曆數」之「曆」。亦非讀若「釐」之

「曆」更不是爲字，仍是作「勞績或事業」解的古文獻中的「歷」字。試以此解來讀金文「某厥某歷」即某人讚美或嘉獎某人的勞績之意。「某厥歷」即某人以其勞績事業自勉之意。「某厥」即某人勉勵之意。以此解說此二字的一般用法皆能解通，個別例子雖似有困難，亦能讀通。如艾殷云「王事艾厥歷，命椉邦」，「事讀「使」，訓「令」，即王令艾以其勞績自勉，因而致命于椉邦之意。師遽簋云「王……饗醴，師遽厥歷，晉」，一讀「晉」當即「及」之古文讀爲「侑」或「宥」，上言「王饗醴」，故下言「師遽宥」，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與此文例正相同，此銘不過在「宥」之上多「厥歷」二字，此二字亦當有「以勞績自勉」之意。故王命之宥，銘文簡潔，未言王命，但以左傳證之，必有王命，可以斷言。「厥歷」與「宥」連文，未明言二者的關係，其關係自在，不難

窺知故此句讀為王饗醴師遽以其勞績自勉王因而嘉之命之宥因銘文過簡意在言外非如此讀法不可師望鼎云「王用弗諻(忘)聖人之後多厥歷錫休」多厥歷之上省去作器者「師望」之名「錫休之上亦省去「王」字此句本意應是師望多多以勞績自勉故王錫休于師望文義甚為明白

本文草成後讀到于省吾先生釋厥磿一文(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本年第二期)對此二字提出新解于先生在此文中寫「歷」字為「磿」讀「厥磿」為「厥翼」厥」訓為「勉勵」翼」訓為「輔佐」此說確實值得研究今按于先生舊讀二字為「厥磿」厥」謂勉勵磿」謂勞績(見双劍誃吉金文選卷上之二師望鼎銘注)與拙見相同但于先生未尋出此解的根據因而放棄舊說創立新說于先生繫徵博引對此二字的解讀自然有不少貢獻但我以為于

先生的新說仍有困難之處。今提出幾點意見如下。一、寫金文的「歷」字為「磿」字，似缺乏根據。此字金文下半或从曰，从曰，从曰，从田，原不一定，从口的實不多見，似不好隸定為「磿」。二、于先生讀「戠歷」為「厲翼」，在文獻上的根據就是逸周書和甯篇的「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與尚書皋陶謨的「惇敘九族，庶明勵翼」二句。于先生从聲韻上證明二者可以通假，但在文法上有困難。這兩句話中的「厲翼」都是動詞，而金文的「戠」是動詞，「歷」是名詞，非常明顯。二者似不能混同。正因如此，「厲」、「翼」二動詞之間不能加以人名。故「厲翼」二字必須連用，而不能分開。金文中則「戠」、「歷」二字之間常常加作器者之名。二者用法迥然不同。三、于先生又舉逸周書酆保篇文「翼勤厲勞」二動正厲民，三靜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複，六翼敬厲衆，七翼知厲道」此句中除二

二兩項外，皆「冀」「厲」並舉。二字仍皆是動詞，與金文不合。且原文「冀」字在前，「厲」字在後，與「和寤」「奉陶謨」之厲冀正成倒置。于先生謂系傳寫之訛，我以為二字皆係動詞，故或前或後，與文義無損。但金文中之「歲歷」則絕無有倒置者。由此可見金文中之「歲歷」與尚書中之「厲冀」似非一語。（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十一期八十二頁至八十七頁釋歲歷）

于省吾曰：趙先生這一段的說法，最有趣的是，我已放棄的舊說，趙先生反而同意我的舊說。他說我放棄舊說的理由是「未尋出此解的根據」，那就未免抹殺事實了。我在吉金文選注文中引了尚書「優賢揚歷」和太史公「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等語為證，因為閱與歷函義相同，所以我當時訓歷為勞績，這還算是有根據的。反過來看趙先生考釋歷

字約一千多字在古籍注解中沒找到一條歷字當作勞績解的證據結果呢趙先生只好把古籍中的歷字自己解作勞績這就未免隣於空想了至於曆字從口金文口字中有帶小點或小橫者習見金文往往因空加點本係常識沒有答辯的必要

二趙先生指出勵翼二動詞之間不能加以人名故勵翼二字必須連用而不能分開這就未免不合文法邏輯了舉例來說古代天子省方叫作巡守巡守是古人成語巡與守都是動詞左莊二十一年傳「王巡虢守」孔疏「言諸侯為天子守土」又如助長二字都是動詞孟子公孫丑「予助苗長」即兩個動詞夾着一個名詞的例子左僖五年傳及昭十五年傳並有「吾助子請之」語與此句例相仿這和金文王蔑某曆的句法結構完全相同

二、逸周書之翼厲分用，應作厲翼分用，是傳寫之譌。因為逸周書有許多篇文字艱澀甚於尚書，厲翼二字見於尚書和逸周書也見於列女傳契母簡狄章（平心先生見告的），無倒用之例，而且逸周書的翼勤厲務等句如不加以訂正，是很難講通的，詳拙作原文，就金文和經傳及逸周書本書來改正倒文之譌，有何不可？金文的戡厥有連用分用之別，古籍的厲翼也有連用分用之別，這是一致的。依照趙先生的說法，則連用作厲翼，不但有乖文義與文例，同時也舉不出任何例證來。

總起來說，趙先生以為借蔑為美，姑無論美某的勞績不大通，還須走許多彎路再訓美為勉，不如讀蔑為勉，因為施受不同，所以蔑有勞勉與勉勵的兩種函義，這倒直接了當，至於趙先生訓歷為勞績，但沒尋出一條適當的佐證，再說，借蔑為美，美

與獎勵之義相近。不過不如訓蔑為獎勵之文從字順。訓歷為勞績。勞績與輔佐之義相因。不過不如訓歷為輔佐的證據確鑿。我只是綜合前人的解釋另加以有力的旁證而已。若如趙先生的說法。一方面在古籍找不出相等詞例的證明。另一方面連我個人認為在訓詁通假文法三者沒有問題的厲翼即是蔑曆也失掉了交證互驗的作用。正因如此。所以我不同意趙先生對於蔑歷的解釋。由於例證的不備。因而我放棄了吉金文選注的舊說。作出一篇釋蔑曆。提出新的看法與例證。

附記。本文脫稿後。看到一九五六年第四期中山大學學報載有岑仲勉先生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一文。其中蔑曆一章批評我所作的釋蔑曆說。大致跳不出上述數說(舊說)的範圍。又說「厲翼和蔑曆在語音上無通轉的可能。我

們從事科學的研究為了尋求真理不一定要跳出舊說的範圍舊說如有對的成分無妨取長舍短以便在舊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即使舊說完全相反有時對我們也能有啓發至於厲鬲和蔑曆的通轉由於雙聲疊韻例證具備已詳原文如果岑先生否定雙聲疊韻這一通例那是毫無理由吧？再看岑先生對蔑曆的解釋根據阮元的說法以連文為義又根據徐同柏的說法以為明試無疑是蔑曆的音轉何曾跳出舊說的範圍呢？我對於其它民族的語音本不懂得但明試音轉為蔑曆並沒有古籍詞例可資證明又蔑曆二字連文或分用語意本來有別關於以上兩點姑且不管今依照岑先生的說法來講則上對下是某明試某下對上是某明試按說文訓「試」為「用」並引虞書曰「明試以功」金文言蔑曆大多數敘及賞賜

品物主賞者與受賞者都係當時的統治階級受賞者本來為在職的士大夫那末主賞者既沒有說「明用」的必要而受賞者說出「明用」(無論是請求上級明用他或是自己要明用)頗不可解不僅於詞為贅而且於理難通我們如果擯棄古文字形音義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孤立的就語音方面來解釋古代成語現在說來却很艱深按拙著釋蔑曆總括大義來說是古讀厲翼如邁歷所以厲翼即蔑曆的轉語並引逸周書「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與金文言某蔑曆於某的文法結構完全相同為證邁與蔑都可以讀作勉古字每有施受之別因而上對下言為獎勵下對上言為勉勵爾雅方言訓歷為相係輔佐之義上對下言某蔑某曆是獎勵某的輔佐下對上言某蔑曆是某勉勵

輔佐周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說明本來容易了解因為原文要想闡明文字和語例的原委便不厭其詳無怪乎岑先生以為艱深了(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四期九〇至九二頁讀趙光賢先生釋蔑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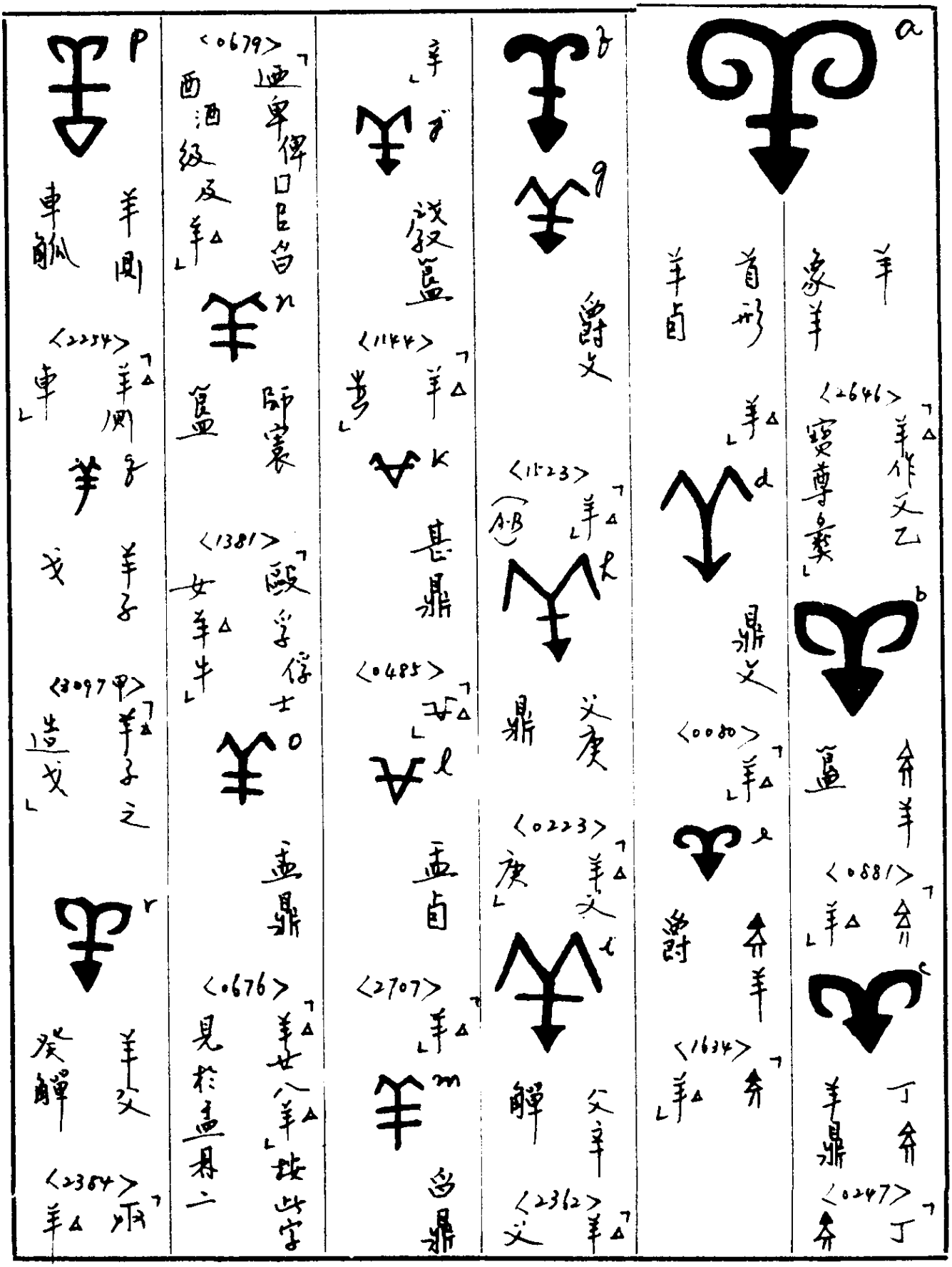
于省吾曰按蔑係勉勵之意兔簋兔毓靜女王休靜其女之名言兔以王之所休錫者勉勵其靜女也曆即歷尚書儆賢揚歷歷謂經歷試驗之意太史公謂以言曰勞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蔑謂勉勵曆謂勞績庚嬴卣王穫庚嬴曆言王勉勵庚嬴之勞績鄴鼎其父蔑鄴曆彔曆彔競設伯犀父蔑御史競曆兔觶王蔑兔曆敔設王蔑敔曆此例甚多且凡言某蔑某曆皆有所驅使皆有所錫予尤可為酬庸之證凡自言蔑曆者亦係勉勵勤勞之意師艅設設艅其蔑曆言艅其勉勵勤勞

下接以日錫魯休詞義甚顯此銘云多蔑曆錫休言多勉其勞績而錫之以休美也』雙選上二第一四至一五頁師望鼎）

周法高曰『蔑曆說者紛紛其意大抵為將其勞績蔑勉一音之轉曆讀若歷閱歷勞績之義于省吾後讀為逸周書之「厲翼」「厲」與「邁」通「邁」與「蔑」通「翼」日或作「翌」日「翌」从立聲「立」與「歷」皆為來紐字然則「蔑歷」與「厲翼」當為同語源之詞于氏之說亦自可通然于氏因此而排斥「蔑歷」之「蔑」與「勉」通「歷」與書經「揚歷」之「歷」通則未免狹隘矣關於甲骨文早期作「羽」日後期作「翌」日書經作「翼」日拙著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二八〇）云「羽和翌立的關係與去和怯的關係有點相像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在較早的上古（可能包括殷代）羽和去都是收-k尾的翌或昱都是收-t尾的』

〈大11〉「王蔑廣贏曆」〈大13〉「蔑曆」〈大19〉「王蔑啟曆」

羊


羊
象羊
<2646> 羊作又乙
寡尊彝
羊
首形
羊卣
<0881> 羊
<1634> 羊
<0247> 丁
羊鼎
丁
羊
鼎文
<0080> 羊
<1123> 羊
(A·B)
父庚
鼎
<0223> 羊又
庚
<2312> 羊
父辛
觶
<1144> 羊
<0485> 羊
<2707> 羊
<0679> 羊
<0676> 羊
<1381> 羊
<3097甲> 羊
<2254> 羊
羊
羊

〈0331〉「又羊卣父己」〈0990〉「又羊卣父己」〈0766〉「羊己𣪘」〈1818〉「羊𠂤口又丁」

〈2568〉「丞又羊父己」〈3100〉「羊皇亲船造散戈」

K 方濬益曰『陳壽卿謂』𠂤是羊首象形小鼎盛羊首之器也』（綴遺卷四．九頁甚祺藏鼎）

吳大澂曰『羊江寧周文學榘釋為羊楚姓也翁閣學方綱釋為羊羊子戈』（古籀補附録三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羊𠂤𠂤象頭角足尾之形．按古作羊．（鼎）象角耳體旁四注以象四足下其尾形．亦作羊．（庚罍）羊字𠂤象凡著地形．又變作羊．（師寰敦）作羊．（羊子戈）說文云．𠂤羊角也．象形．讀若乖．按即羊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馬敘倫曰『倫按甲文羊字多作蓋從後見其角尾之形此作 者羊尾肥大掩其後竅▼象其形也』（刻詞十二頁至十三頁羊爵）

高鴻縉曰『說文：羊，祥也。从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與章切。

按代二鼎文有 字，又代六二彝有 字，俱象正面羊頭及兩角兩耳之形，羊字甲文正由此簡化，並無足尾，更不得从𦍌。王筠曰：先有羊而後有𦍌，羊字不可从𦍌也。羊乃夂匐倗蹄類，原為野生種，後乃豢養於人，牝牡皆有角。』（字例二篇六一頁）

羔

a

羔 从羊从火 说文从 「案說文有羔」 <1864> 「日羊物臞窶」

羊照省声非 案角

b 羔

<1205> 「纠伯鼓也作 窶羔盖皿」

b 丁佛言曰「羔 邻伯達敦吳窓齋釋羔案是敦之省文」(古籀補補附録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按火焉照省不顯羔小可包象羊在火上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火字从山故下文多从山即省文也羔正文作羙俗用為美字非是周禮羊人凡祭祀飾羔大宗伯卿熱羔注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詩羔羊之皮皆本字本義」(古籀篇八十九第一八頁)

b 楊樹達曰『按器為殷而銘文云羔者、羔殷二字同棘見母、羔古韻在豪部、殷在幽部、二部音最近、銘文假羔為殷也、陶齋吉金錄、弍卷、拾玖葉下載此器蓋、銘文與此同、惟羔字彼銘作殷、可以證也。』(積微一九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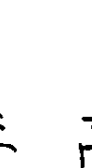
朱芳圃曰『說文羊部、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林義光曰、按火為照省不顯、羔小可包、象羊在火上形、』(文源六、四二)馬叙倫曰、按本書省聲之字頗有省其所从得聲之字之聲旁而存其形旁者、如茸从聰省聲、家从豭省聲、揉从疏省聲、監从鎑省聲、猶从翩省聲、炊从吹省聲、薄从好省聲、取从耳省聲、皆非有相傳之音不能讀、其實造字之時、固未嘗如此省法也、乃傳寫如此耳、許書言某省聲者、由有所受之也、蓋从照省聲、音不在照紐而在見紐者、古讀照歸端、見端皆破裂清音也、(六書疏證七、一一二)按馬說近是、林說非也、余謂

羔古讀複音 kāu tāu 故其所从得聲之字分為二系一讀 kāu 說文禾部稍禾皮也从禾羔聲是也一讀 tāu 說文穴部窯燒瓦竈也从穴羔聲是也羔有 tāu 音即照省聲之確證矣孳乳為銚說文羊部銚羊未卒歲也从羊兆聲轉魚為豹羊部豹五月生羔也从羊勺聲轉月為犛羊部犛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金犛或省（釋親一三頁羔）

羣

羣 子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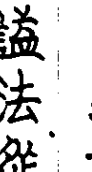
〈0041〉羣縣妃 子ㄙ璋」



陳侯午鎛

〈1501〉「陳侯午公」以羣者諸侯 歟盤金文作皇妣妃考

大妃祔簋



〈1502〉「陳侯午淖朝羣」邦者諸侯于齊」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羣輩也从羊君聲周語獸三為羣詩無羊三百維羣此為字本義也白虎通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周書諡法從之為羣曰君此羣字形聲中兼會意』(古籀篇八十九第二〇頁)

a

美　美對〈1841〉「△美羊二徹且」「ㄇ公尊彝」

高田忠周曰『說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易甘節。虞注。坎為美。管子五行篇。然後天地之美生。注謂甘露醴泉之類也。然則美元係于肉味之義。轉謂凡食味之美。又為佳善之偁。』（古籀篇八十九第二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美。味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徐鉉曰。羊大則美。故从大。無鄙切。

按字意為味美。羊大則味美。故从羊大會意。順成狀詞。後人用字借味美為凡美之意。』（字例四篇七〇頁）

王獻唐曰以毛羽飾加於女首為每加於男首則為美卜辭美作 前七·二·八二作 前一·二·九·二作 後下·十·四·九金文美爵作 下從大為人上亦毛羽飾也女飾為單故 諸形象一首偃仰男飾為雙故 諸形象兩首分披判然有別卜辭字亦省作 甲二·十三·九或加笄作 前二·十八·二與每字省加者正同條共貫其毛羽多少偃仰亦都相合說文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小篆作 上從羊乃由 体譌變晚周銘文作 已然契金固不爾也所云大義段王皆謂羊大則肥美其實羔羊、羊美周禮膳夫膳用六牲亦無羊為主膳之說蓋據譌體解說致生窒礙商錫永謂美字 象羊角攸攸之形殷虛書契攸攸誠有之但未見羊生四角上下排列如此狀也（中國文字三十五册二頁釋每美）

羌

a

羌

鷹羌鐘〈0042〉「鷹羌乍（作）戎鏞」

鄭羌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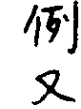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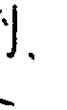
鄭羌伯乍（作）薳姜尊鬲〈0732〉「薳鄭羌伯乍（作）李姜尊鬲」

c

羌尊〈2090〉「遙作文乙」

从糸 寶尊彝」

〈1466〉「薳鄭義羌乂乍旅盨」

林義光曰：『說文：羌，西戎羊種。从人、羊，羊亦聲。按古作𦍌，鄭羌盨作  ，鄭伯鬲作  ，从人羊。』（文源）

a 郭沫若曰：『羌即說文苟之重文，作羔者之省，殷周古文多省口作，其在卜辭屢用為祭牲与羊牢同例，又用為沃甲之沃，由沃从得其音，由牲从得其義，更由字从得其形，知是狗之初文，象貼耳人立之形，其从口作者乃以口為聲，譌變而為苟字，形失

而音尚存也、卜辭又屢見艸若干人之文、則狗讀為羣、或釋為羌若干人非是。其在金文則大盂鼎、大保敦等均用為敬、蓋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警衛、故用狗形之文以為敬、猶糞帚為婦職、故婦字从帚、而古文且直用帚以為埽也。說文訓苟為自急敕也、即此孳乳之義、後人因字廢而不得其讀、乃曲急敕之義、以揣其音作己力切、實屬莫須有之事、近人有以為即亟字者、尤屬皮傅、大盂鼎有艸字、復有从亟之迺字、二者迥然有別、唯用艸為敬者、于周初文多見之、其後敬字多見、無作艸者。（兩攷二三五頁至二三六頁鷹荀鐘）

平心曰、艸字甲骨文金文學者多釋羌、殆不可從、古羌姜同文、二字並从羊得聲、从人从女無殊、艸艸顯非从人羊聲之字、今考此字實褱之初文、象雙足跂褱不平、其上所从之雙角與雀（雀音桓）、蒦（蒦）、苗（苗）所从之艸相似、艸與說文訓揮角貌之

雚蓋異字同文雚對轉入歌部故艹字唐韻音古丸切𠬜與萑雚蒐芇(諸字實由艹得聲萑則艹口皆聲)必為同音字蔡太師鼎有𠬜字繁从𠬜得聲足徵𠬜為元部字(繁古或讀歸見紐)金文敬作𢘑𢘑左从𠬜若𠬜即𠬜之孳乳字為警之初文彝銘或以為敬字𠬜(蹙)為足艱于行𠬜(警)為口艱于言故蹙警與警譨等从寒省聲之字均訓難从難聲之戁亦訓敬蓋𠬜敬本有虔音虔與敬互訓且同屬見溪紐元耕二部亦相出入明為同根字虔與蹙警亦同音字敬乃从𠬜得聲𠬜又从𠬜得聲字从攴者示所以警戒用備不虞敬實儆警之初文也敬畏與儆惕於義相生故引申有恭恪之意(中華三輯九七頁至九八頁者汃鐘銘考釋讀後記)

犀 說文所無

犀氏會

〈3026〉犀氏鼎 犀氏作膳鼎

羴 羶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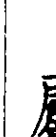
羴 从二羊 與甲骨文同 與金文

〈1585〉 「羴」

b

鼎文

〈0121〉 「羴」

a  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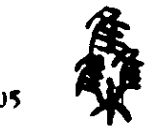
有儔匹之義殆匹儔之最初字(釋華三一五頁雔父辛觶)

高鴻縉曰『說文雔雙鳥也二隹讀若疇市流切
錢坫曰此儔侶字
徐灝曰即述匹本意
按錢徐說是也名詞』(字例四篇三三頁)

雥 雥

a 雥 霍 从雥 『叔男父匜』 霍 从雥 『叔男父卣』 霍 从雥 『霍姞賸旅匜』

b 雥 霍鼎 『霍仁』 〈2776〉 『霍△』 〈4288〉 『霍△』 『霍△』 『霍△』



集 从隹在木上說文或省作集作叉癸卣 <2611> 「集」 (A·B) 「集」 C 叉癸爵

「集」 <1745> 「叉癸」 集父d 集啓 <1102> 「集」 集啓作父癸寶尊彝 「集」 銘如一集字 毛公鼎 <0180> 「唯」 叉 鼎 集父癸

集父癸

命

C 方濬益曰『隹在木上說文以為集之或體此則集之古文也』(綴遺卷二十一 四頁集父癸爵)

強運開曰『答亾父癸卣象鳥棲木上當即集字从隹之字或亦从鳥如鷷鷄鷄等字是』(古籀三補卷四第五頁)

d 柯昌濟曰『字从鳥形在木上舊釋集或非疑為棄字』(韡華二六 六頁集答彝)

高鴻縉曰「說文雥群鳥在木上也从雔从木雥集或省。秦入切。

按字原意為棲从隹棲木上並列外命動詞後世通段以代雔雥或聚故有聚集之意乃另造棲字以還其原(後又有俗字栖)雥集為籀文許採以為正字故說義微舛」(字例四篇六六頁)

a

鳥

鳥且癸鼎〈1145〉「戉鳳錫鳥△玉」

b

鳥

子口壽〈3027〉「子口之壽鳥△」

林義光曰「說文云.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按ㄈ象鳥足形.非匕箸字.古作.鶨侯尊彝乙作.雍鼎尊彝雍字偏旁」(文源)

鸛 說文或从隹 歸父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鸛鸛鳥也从鳥堇聲雚或从隹按鸛鳥名無考堇亦非聲古作 父季良父壺从鳥堇堇古勤字諸彝器勤皆作堇鳥生養哺育之事多難故鳥勤為難或作 歸父盤曠歎漢煬等字說文或以為堇聲或以為難省聲或以為漢省聲實皆難省聲（文源）

徐中舒曰金文有言難老者如

用旂眉壽其萬年霝冬難老——叔季良父壺

用旂眉壽霝命難老——齊夷鎛（齊太宰歸父盤同惟用作以）

祈難老與祈壽老其間實有極大之差別祈壽老則祈有黃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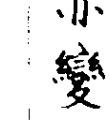
黃髮台背兒齒諸徵祈難老則祈無此諸徵難老之意可以莊子大宗師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解之年長而色若孺子即難老也」（集刊第六本一分二五頁金文叚辭釋例）

商承祚曰「雚雚雚案說文均注古文鸛汗簡引作雚僅一字疑一三文乃續添金文歸父盤作雚石經古文作雚」（古攷三三頁）

〈大45〉「霝命難老老」

鷁

a 鷁



鷹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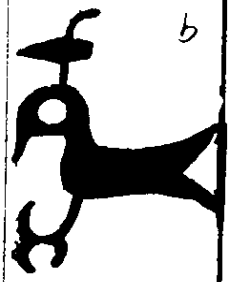
鷹 今經典作弋鳥

甲骨文

辛 C

自 <2471> 「弋鳥」

文 <09197> 「弋鳥父辛」 <2283> 「弋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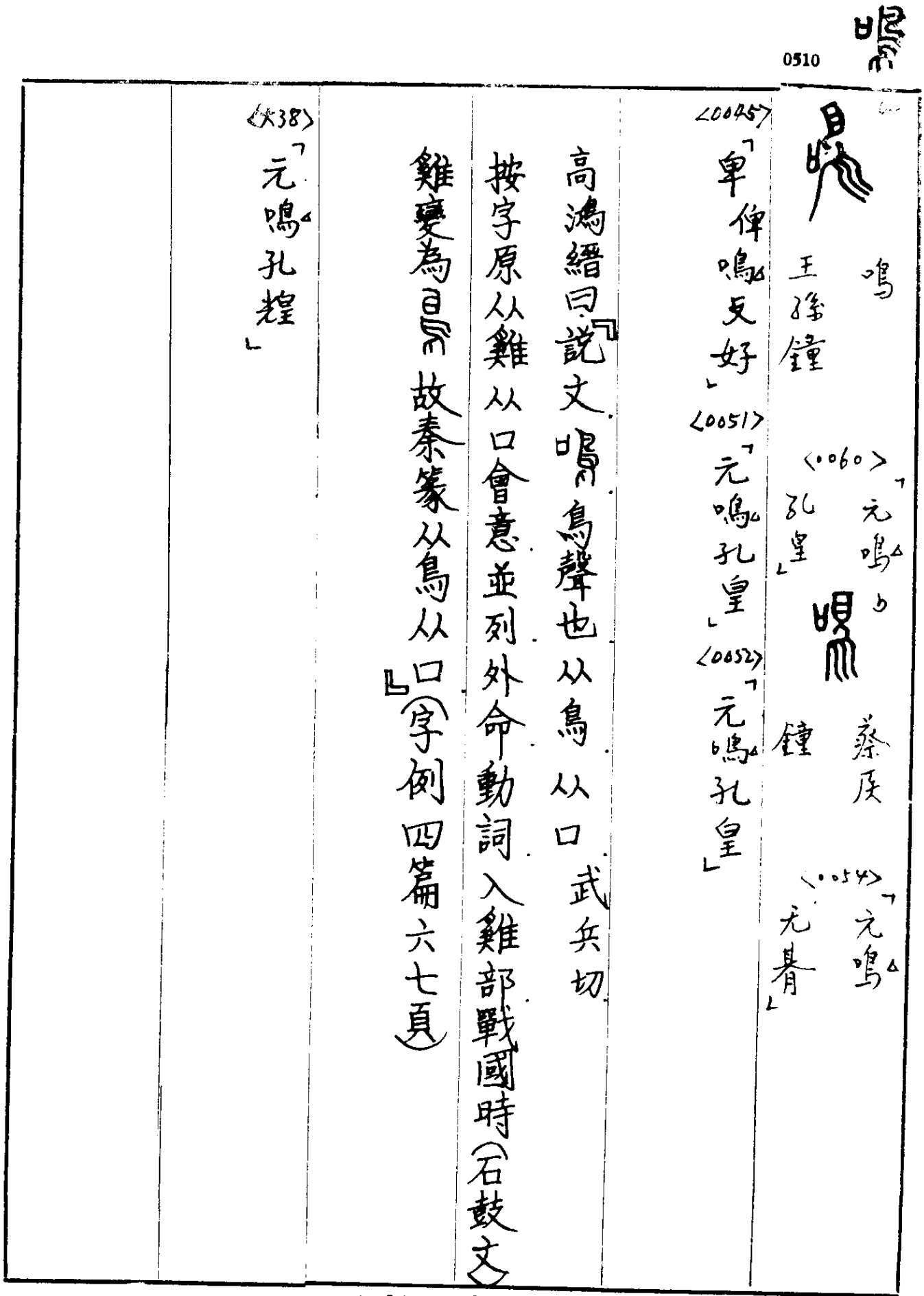


自 且辛 <2307> 「弋鳥」

且 <2194> 「弋鳥」 b

于省吾曰且辛卣有 字又觶文有 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按鳥之頭上為戈形从鳥戈聲當即鳶字廣雅釋鳥鵰鶻也王氏疏證云其鳶字說文未載从諧聲之例求之則當从鳥戈聲而書作鳶鳶字古音在元部古从戈聲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閔從戈聲而讀若縣戾從戈聲而讀若環鳶之從戈聲而音與專圂亦猶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

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為戉增之則又譌為戩又云後人以戩為戉失之遠矣按王說是也惟謂隸書譌戈為弋亦有未當古文偏旁中戈弋每互作如契文武字作𢦏金文肇字作𦥑或字作或即其例也(古雜三頁釋戉)



鳴

王孫鐘 〈0060〉「元鳴」孔皇」

蔡侯鐘 〈0054〉「元鳴」无畺」

〈00025〉「卑俾鳴」友好」

〈00051〉「元鳴」孔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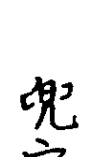
〈00052〉「元鳴」孔皇」

高鴻縉曰『說文鳴鳥聲也从鳥从口武兵切按字原从雞从口會意並列外命動詞入雞部戰國時石鼓文雞變為㫃故秦篆从鳥从口』(字例四篇六七頁)

〈大38〉「元鳴」孔皇」

𠬜友 說文竹無 >豆小中仲𠬜友口口口取 九三 中𠬜鼎 335 𠬜用乍作 口口寶尊彝 𠬜鼎 陳

楊樹達曰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叁葉下釋作𠬜亦以為一字未是余謂𠬜與友為二字友讀為休賜與也𠬜銘用休為賜與之義余屢言之矣字或作攸𢦚尊云𢦚從王女如南攸具井鼎云幸卯王漁于𠂤𠂤乎井從攸易錫魚並其例也此銘文又通作友伯克尊亦然嘯堂集古錄上冊廿伍葉上載伯克尊云白大師易白克僕卅夫伯克敢對揚天右王伯友用乍朕穆考後中障壺對揚天右王白友即對揚天右王白休也與此銘正可互證休攸古韻屬幽部友屬咍部二部音最近(積微一九四頁獻簋跋)

a 

鵬 說文所無玉篇鳥名驩兜

古文尚書作鵬吱 沈子簋 <1391> 「乃鵬」沈子簋「級子周公宮」

a 郭沫若曰「鵬」通驩、鄭季宣殘碑及尚書大傳鄭注均以為驩兜字、管子修靡篇鵬然若鵠之靜、舊注、鵬然和順貌、亦正用為驩、此乃鵬与朕器考為對文、蓋段為貊、尒雅釋獸貁子貊、猶後人言豚兒犬子也、說為汝和順之子、亦可通」(兩攷四十七頁沈子簋)

a 郭沫若曰「鵬字說文所無、余謂當是鶉之省、假為倩、方言東齊之間壻謂之倩、說文倩字注亦云然。……鵬字漢晉人有用為驩兜字者、尚書大傳鄭注驩兜作鵬吱、鄭季宣殘碑亦云虞放鵬口、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鵬吱、孫注史記鵬吱即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為鵬吱、案今史記無鵬吱字、古文尚書乃晉人所偽、不能据為典要、鄭注与殘碑之鵬字不知何所

據、乃讀為从鳥丹聲、丹聲之字無可与老為對者、殆不足信也。（金文三一八頁沈子簋銘攷釋）

△鄭師許曰『嗶余初釋為鵻、誤郭釋為鵙、謂為鯖之省假為倩因謂沈子與魯君之壻、殊屬牽強、容庚亦釋鵙、謂尚書大傳鄭注驩兜作鵙咬、信而未諦、今四部從刊本尚書大傳作鵙咬、羅釋作雕、疑亦謂鵰字、說文鵰鵙鵙也、從鳥舟聲、詩小宛毛傳鳴鳩鵙鵰、作鵰、釋文云、鵰字林作鵙、按鵰乃雕之貁文、驩兜為雙聲連語字、故驩古音讀如堆、從隹得聲、鵰驩一聲之轉、故可通段』（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四期八頁沈子它敦蓋新釋）

a 鷄 鷄 說文所無 金文作且乙鼎鷄侯 「且乙鷄」 「叔尊彝」 〈11442〉

a 吳大澂曰鷄字不見於字書古籀文鳥字多作隹惟此器與石鼓鳴字从鳥鷄疑即來字之緐文爾雅釋鳥鷹來鳩釋文本作鵴樊注鵴鳩梟鳩也穀梁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釋文萊國名書禹貢萊夷作牧傳萊今東萊茲以鵴鳩之鵴借作萊夷之萊鷹鸇鳥故从虍(憲齊七冊九頁祖乙鷄侯敢)

a 吳大澂曰鷄从虍从來从鳥說文無此字古籀文从鳥之字不多見惟此字與石鼓鳴字耳且乙敦(古籀補附錄十五頁)

a 劉心源曰从虍从鳥从來从屮字書所無惟集韻有鷄字鳥名同雛此云鷄侯當是段俗字如邾作鼄耳(奇觚卷三十頁)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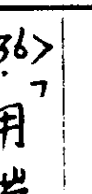
田敢）

α 強運開曰『敫爲祖乙鷹侯叔敢説文無來字吳窓齋云爾雅釋鳥鷹來鳩釋文本亦鵤樊注鵤鳩爽鳩也此篆从皀从李从鳥當即鵤之古文來則其借字也』（古籀三補卷四第五頁）

α 高田忠周曰『余謂此鷹字説文敫字金文作𣪊𣪘此左旁為敫省説文驕鷮鷸也从鳥尞聲尞下曰从火尞聲尞音余制切尞未一聲之轉耳敫字説文从厂未支而未其聲未來古音亦通故金文敫多作敫然則此𣪘即尞代尞聲以敫聲即籀文增旁當有如此者耳』（古籀篇九十五第一四頁）

譚戒甫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昔爽鳩氏始居此地……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尔雅釋鳥說鷹鵰鳩郭璞謂鵰當是鷹字之誤似不然考三代吉金文存卷六頁四四有告田彝銘謂作祖乙鷹侯叔隣彝告田鷹似即此所謂鵰鳩的緐文鵰當是形近的誤文因鵰鳩是鷹鵰本作鷹應以从鳥為義孝為聲符鳥字當是从鳥从虎省字彙補有鶻字謂音梯鷹鶻也虎為虎的俗寫可知鷹為虎鳥正謂鷹鸇故為司寇主盜賊其意適合』(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一頁西周墓鼎銘研究)

a


鳥
毛公鼎 鳥虘 〈0680〉 「鳥△虘」

b
盨 沈子 〈1391〉 「鳥△虘」 「鳥△虘」

c
寡子卣 〈2716〉 「鳥△虘」

效卣 〈2735〉 「鳥△虘敢不敢不邁萬年 視女乘遽馭玄休」

d
禹鼎 〈0678〉 「鳥△虘 哀哉」

e
越王者 〈3144〉 「戊王者 召於△昜」

f
說文古文作雞 作於 齋鎛 〈0012〉 「葉曼至於△鐘 鐘于孫子」

g
余義 鐘 〈0050〉 「於△嚮」 (秋)

〈1336〉 「用徂追孝鳥△於我皇考 〈2148〉 「鳥△虘」 〈3012〉 「鳥△簪卲萬季」

方濬益曰『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呼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與古文烏象形𠂤象古文烏省此文作𠂤與古幣文鄔字偏旁作𠂤相近幣文為刀書點畫或多不備或作𠂤秦二世權量刻左詔𠂤之右偏下作二橫畫與許君所錄消文同并為漢人隸書𠂤字之所本』（綴遺卷七、二十七頁諸尚盤）

孫詒讓曰『說文烏部𠂤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古文作𠂤象形又作𠂤象古文烏省攷金文毛公鼎作𠂤效卣作𠂤晉公盦作𠂤寡子卣作𠂤敔省若然為亦與佳古文𠂤略同但上為開口時呼形小篆殊失其本意也於僕兒鐘作𠂤又編鐘作𠂤今本說文作𠂤似涉於而誤』（名原上一二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古文烏一本作 亦云象形又載云象古文烏省今以秦刻石文證之秦篆如此也抑烏字象形然亦烏字之系也段氏云烏字點睛烏則不以純黑故不見其睛也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此說為是然此篆變為小篆整齊作又為助語詞者作以分別三代無其別也凡烏之屬皆从烏又隸作於出于於篆周禮羅氏掌羅烏鳥注謂舉居鵲之屬射鳥氏以弓矢敺鳥此為字本義』(古籀篇九十六第三

五四頁)

何大定曰『 說解曰孝鳥也象形下屬字僅有 二字烏金文作 (毛公鼎) (攻卣)而鳴金文作 可

知鳥與烏于金文篆文皆甚相近且易與焉亦屬鳥類（易下曰離也焉下曰焉鳥）均可收入鳥部而烏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八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商承祚曰「說文」「古文鳥象形」「象此字疑衍古文鳥省案」「今用為於是」「不用為烏鳥字石經古文鳥作」「金文余義鐘省作」「」（古攷三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古文烏象形」「象古文烏省哀都切臣鉉等曰今俗作嗚非是」

按毛公鼎「」字近人馬氏以為从烏亡聲吾友李敬齋以為

从烏口取其善呼余則以為烏上有冠毛之形於為烏之異體烏側立於則飛也兩形均可上溯至周戰國中葉以後於又通以代于而烏(俗別作嗚非)除用為嘆詞烏乎外又借為烏黑之意兩字遂分化清人沈濤著說文古本攷烏下云許君所稱孔子曰皆出緯書(字例二篇五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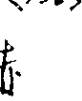
〈大6〉「烏虖」

〈大53〉「戉越王者召於賜睪擇氒吉金」

a

吳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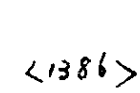
師虎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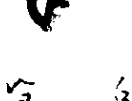
師晨鼎

盂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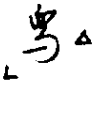
元年師兌簋



師嫠簋



大盂鼎



劉心源曰「盾」余釋節非攷釋名釋兵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俗隱遯也又云吕絡編板謂之木絡說文盾所吕扞身蔽目象形此从人伏皿後皿象編板明是盾字且說文从厂即刀之反形从目即皿之竪形益信為盾（奇觚卷十六、十一頁伯晨鼎）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此字从下从丘乃凸字說文「凸」陬隅高山之下也从山下聲此用凸為符下或釋作鳥吳中丞謂夫赤旅三字為大赤斿迂曲甚矣按劉說為是𠙵𠙵均是象形字从丘與从山蓋同意也凸或借節為之詩云節彼南山其正字當用此凸也又按大徐說解作从山从下是會意兼形聲耳……劉又云余釋節非攷釋名釋兵盾遯也跪其後避刃似隱遯也又云以絡編板謂之木絡說文盾所以扞身蔽目也象形此从人伏皿後皿象編板明是盾字且說文从厂即𠂇之反形从目

即血之堅形益信為盾明堂位注朱干赤大楯也即此銘赤盾矣。按劉氏前說為是丘字作 說文所見小篆从北為誤耳豈得強以為目橫形耶愚謂此段借為市市節古音同部通用賜赤市者款識常語（古籀篇十三第一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雔鵻也象形雔篆文鳥从隹音按古作象張兩翼形變作異簋作孟鼎（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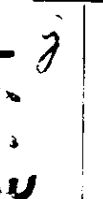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說文鵻也象形雔篆文鳥从隹音聲七雀切林義光曰按古作象張兩翼形

按林說是也形似鳥而羽旁有白條疑周人始造此字吳彝變作石鼓寫字偏旁作小篆乃變其上作其形遂不可說鵻从昔聲昔聲與鳥聲同鳥古亦通段以代雔金文赤鳥即赤雔也（字例二篇五四頁）

〈大9〉「市烏」〈大18〉「赤烏」〈大25〉「赤烏」

畢

a



畢

段簋

〈1352〉「王肇在畢益公」

〈公畢仲孫〉

b

伯

伯㬎父簋

〈0753〉「白(伯)㬎父作畢姬陳媵」

呂

〈2722〉王自鄭史(使)賞

畢土方五十里」

畢鮮簋

〈1211〉畢鮮作皇祖

益公尊段」

c

倗仲鼎

〈0507〉「倗仲邑畢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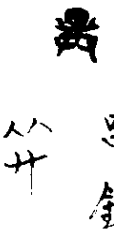
嬶媵鼎」

獻伯簋

〈1347〉「十枻廿不壹(擘)

獻身才(在)畢公家」

d



史牆

簋

〈1275〉「王賞畢公」

e

鄀鐘

畢公之孫

〈0055〉「余畢公之孫」

鄀公華鐘

余畢

龏(龔)威忌

〈0059〉「余畢龏(龔)威忌」

f

諫簋

畢

龏(龔)忌

〈13〉「毅(毅)龏(龔)忌名」

〈0748〉「余畢龔恭威畏忌」〈0748〉「陳侯作畢姜口口口萬年子孫永用」〈1365〉「死簋尸司畢王家」〈2996〉「伯嬴父作畢姬尊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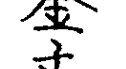
劉心源曰「畏戴說文異作畀即此字此以異為翼鄀公𥫱鐘余畀龍龔威忌即翼龔也鄀公望鐘亦有此文或皆釋畏非（奇觚卷九．二九頁邵啓蓼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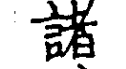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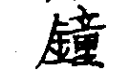
孫詒讓曰「程釋為畏云畏壘土石不平見二字𡈼迺田者象田形文說畏隸由鄀大不當迺由形此說大謬今上佗與壘三田同義且據文畏忌對言與博古圖周齊侯鐘畏忌連言同彼佗今佗以呂義呂形求之𡈼是阮釋大迺之今案程說大非也齊侯鎛鐘之畏忌即此鐘之威忌威畏古字通書咎陶謨天畏釋文引馬融本畏佗威考工記弓人恆當弓之畏鄭注故書畏佗威杜子春云當為威此鐘下既云威忌則上不宜復云畏龔且畏小篆佗畏齊鐘佗𡈼𡈼與此異莊氏說文古

籀疏證目有字云說文異部則又呂此爲異字在此鐘當讀爲翼癸
磬盂允異呂異伀 見 叔識號叔大林鐘異在上異伀 召鼎井叔在異
異伀从見本書石鼓弟四鼓□□允異異伀 大从與此字不同唯唐吳原
神泉詩碑異字伀與此字相侶然碑文譌舛甚多不足取證竊謂此當爲畢之古文說文華部畢田
罔也从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華箕屬所呂推棄之器也象形又叢
棄除也从攴推華棄采也叢捐也从攴推華棄之此上从 者即所謂象
畢形微也中从者即華字本書伯貉父鼎伯貉父伀畢姬簋畢伀 吳
錄畢中孫子敦王貞畢畢伀畢則與小篆同下从者則與叢棄同意求之字形最爲符合
此器文字縣縫疑此 字與龜字从籀文也
齊侯鎛鐘有公余宅 敢字即畢公也詳上卷其讀當爲攴金剡凡編繹字皆伀必見本書無
爲字即畢公也詳上卷其讀當爲攴金剡凡編繹字皆伀必見本書無
專鼎釋文及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
續說文攴愼也攴聾威忌言其愼懼畏忌也

周公𠂤鐘

孫詒讓曰說文華部華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又云畢田罔也象畢形畢也段本改从華象形或曰田聲依許說華蓋與箕相似而有柄故箕古文作𠀠說文箕部金文作𠀠郘鐘龜甲文作𠀠而華則以象其柄故文特異畢則本非箕華同類物因其形畢象箕而亦有柄故象華而以田象罔箕其上此許書說解之惛也金文無華字而有畢字畢鮮敢作𠀠白貉父鼎作𠀠又鬲作𠀠墜敢作𠀠畢畢中孫子敢作𠀠此後定象形字與小篆略同甲文有𠀠云𠀠左角牧闕于父乙當作𠀠即畢字亦象華有兩耳而無田古書文有口字似亦其變體舊釋為干非此蓋原始象形畢字其有耳者畢星象畢史記天官書謂畢有附耳是畢有耳之證若箕華則不聞有耳知非華字也畢最初古文本如是作後世省變增田而去其耳則似箸罔於華不及古文之精矣……

金文又有㚔字从攴从畢說文所無疑即敾之異文㚔字龕公
㜷鐘作 龕公牼鐘作 邵鐘作 舊釋為翼或
為戴並誤偏旁所从畢字作 原文有闕以意補足之  三形亦有田而旁有耳形與小篆
敾異蓋其左右為兩耳者自是畢之特象畢本無是故小篆畢
畢皆無耳也金文从畢之字又有㚔字散氏盤作 敾其畢形
作 即畢之省下从廾似并上半為𠙵形非兩耳也篆文畢與𠙵上半同甲
文𠙵皆作 金文棄字偏旁正與彼相類足證有耳者是畢
而非畢也金文又有召字亦从㚔詳後奇字發敾

金文㚔字又有無田者如陳財敦㚔作 是也其字上从廿省
其柄而著几與諸鐘文特異疑古畢字有省柄者與箕作  甘略
同  名原上二四至二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畢田罔也从田从華象形蓋華為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故與箕字或作甲同而華有長柄畢之形與華相似故借華字為畢象形也小篆作華亦小異耳又按詩鴛鴦畢之羅之禮記月令田獵置罘羅網畢翳皆本義也』(古籀篇二十二第四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畢田網也从田从華象形或曰田聲按田非聲甲象畢形在田間古作畢(說契數作畢權伯簋)』(文源)

C 陳夢家曰『畢近豐鎬乃文武周公的菜卉地周本紀贊曰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集解引皇覽曰文王武

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縣聚東杜中也魯世家葬周公于畢从文王正義引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孟子離婁篇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趙注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凡此畢畢原畢郢當在今西安西南附近(金選八八至八九頁西周銅器斷代召圜器)

ㄣ楊樹達曰畢字金文畢毀敦伯矍父鬲皆作畢猶鐘鼓字所从之畢亦同其字皆从畢下不从收與此器畢字形體殊異則此銘之字自不得釋為畢也邾公牼鐘云余畢龔威畏忌字作畢邾公華鐘云畢龔威忌字又作畏按此二亦異字亦當讀為翼爾雅釋詁云翼敬也翼龔即敬恭文義諧適此銘之畢與邾公二鐘之文為一字彼文釋畢文

不可通亦足證此銘之非畢字矣（積微一七〇頁邵黛鐘跋）

高鴻縉曰說文甲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官溥說北潘切又田畢田罔也从畢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畢吉切

徐灝曰畢畢一聲之轉故篇韵畢又音畢疑畢畢本一字

羅振玉曰卜辭諸字正象网形下有柄即許君所謂象畢形之畢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為平直相當于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象刻石凡捕兔之畢尚與甲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尚然也又許書隸畢字於畢部于畢注云从畢象畢形而於畢注乃曰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一若畢既象田網之畢又象推棄之箕者許君又謂糞棄二字皆从畢今證之卜辭則糞字作米門乃从廿下从畢糞除以箕古今

所同不聞別用他器其在古文畢即畢字與𠂤不同糞棄固無用畢之理此因形失而致歧者

按徐羅之說均是𠂤字象形周人加田殷周間田獵字均借用田為意符作𠂤𠂤與𠂤𠂤兩字並傳後人不知其為一字許誤以𠂤為𠂤故為歧說羅氏剖析蹤跡顯然秦漢以後畢行而𠂤廢余又疑卜辭之畢加又者皆動詞當从又畢會意畢亦聲卜辭貞王夢𠂤𠂤不佳(通為咎)(前五14.四)是問王夢畢捕禽獸不為咎否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則又通段畢以代罼於是罼字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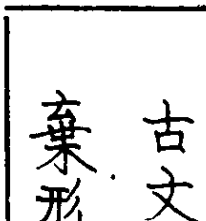
(字例二篇一七〇至一七一頁)

張哲曰周金文中畢字作𠂤段敦𠂤召尊𠂤𠂤仲鼎𠂤𠂤敔簋皆就畢上加田意在用畢田獵羅雪堂云卜辭諸字正象网形

下有柄即許君所謂象畢形之羊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為平直相當于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為會意漢畫像刻石凡捕兔之畢尚與⿰田罒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尚然羅氏所云可為畢由象形而演變及會意之一證(中國文字十冊二頁釋畢)

張日昇曰『畢姬姓春秋大事表譔異冊四頁三二九又據朋仲鼎銘『朋中乍畢媿賸鼎』云『此賸器者或(一)畢氏自賸其女或(二)賸其同姓之女同姓賸之異姓則無論屬何一事均可證其有媿姓之畢按左傳之說不可據以論賸器曾侯簋云曾侯乍叔姬邛媵賸器』許子妝簋云『許子妝』用賸孟姜秦嬴』是諸侯亦可為異姓作賸器者朋中鼎所云並未排斥乍媿姓女適畢之可能性邵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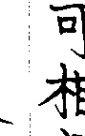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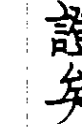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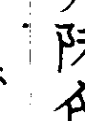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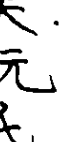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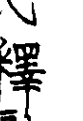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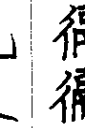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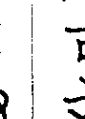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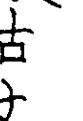
云「余畢公之孫，郤白之子」王國維觀堂集林十八郤鐘跋，十謂郤春秋左氏傳晉呂甥之呂，魏氏後，魏氏出于畢公，是畢之為姬姓，信而有徵。春秋大事表云「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散盤 <2927> 「隹傳棄之」

α阮元曰『徹、徹之古文、達也』（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α吳大澂曰『 棄捐也 象箕形許氏說从廾推華棄之散氏盤』（古籀補二十一頁）

α高田忠周曰『按說文  捐也从 推華棄之从亦亦逆子也古文从  从去作 籀文从  从華从去作  然則此 作  為華字變畢字从華金文或有作  者省緐雖異華有變體可相證矣阮氏釋徹徹古文徹字又萃編云蕨即諧字說文諧古文作  然宋本說文作  二家說字形不合也唯古籀補釋棄形義並是今從之朱氏駿聲云按許意謂逆子人所棄義甚

迂曲疑从艸推華又从疏省會意疏者遠也徹也外也此亦一說（古籀篇二十二第四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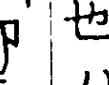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說文云棄捐也从𠫓推𠀠从𠫔𠫔逆子也按𠫔即子字倒文子說文或作𡍮象子在簀上推棄之形古作㠯（散氏盤）』（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棄古文棄案甲骨文作㠯金文散盤作㠯早古非子字乃糞棄之鏟鎛別體必有作弃者寫失為𠫓而不得其解遂有从𠫔々逆子之訓段氏復曲為之說曰𠫔者不孝子人所棄也尤為可笑此省甘意不顯鉢文與此同』（古攷三四頁）

高鴻縉曰『字从𠫓後下21屯按古有棄嬰之惡習此倚雙手持箕畫其棄子與渣土之形由文𠫓𠫔子生意故託以寄捐棄之棄動詞所棄者嬰與渣土並非逆子且逆子亦未可以手持箕棄之也徐灝曰逆子說未確周文散盤棄字變子為倒形又變箕形致

不可識小篆存渣土為三點又沿倒子形又譌𠙵為華故許說構造違於事理(字例二篇二九二頁)

田倩君曰「棄字甲骨文編裏沒有收續編裏只收有兩個即後下七·十三和下·二一·十四在殘缺的原片上也讀不出它的意義然則何以會知道它是遺棄的棄呢這是一步步推證出來的因為棄字的中間是個華字說文謂華箕屬以推棄之器也官溥說北潘切再看糞字箕中盛有木屑垃圾等穢物如下例殷虛書契考釋云

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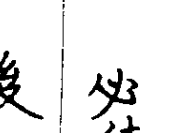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釆也官溥說似米非米者矢字今卜辭之即糞字从米象糞蕢形即官溥所謂似米非米者从廾即許書所从之華廾以推棄之帚糞蕢於甘

中而推棄之糞之誼瞭然矣其省廾从土从甘者从小且旁加帚者殆亦糞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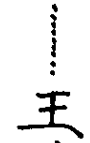
棄字即是以小孩代替了垃圾小孩垃圾在簸箕裏都是掃除棄掉的東西議證謂棄從流放逆子也逆當作屰本書云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議證引錢大昭說孝經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如淳曰焚如灰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按孝是稟諸天性但是需要表現在行為上始能顯出初生之子怎能知道他將來孝與不孝呢這種說法過於遷強若謂其頭向下為逆生朱駿聲氏說子生首先出惟倒為順故育字流字皆從之會意兒笘錄謂古象子初生之形非逆子也古人因事製字往往有之棄為后稷名蓋高辛氏為后稷特製此字以名之也古小學家所說六書之外自有此例棄字首見於舜典即為后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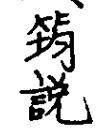
名亦無更在其前者則以為高辛所製後世亦有此種例子句讀注謂借逆為屰者以見篆有別隸則通逆也以養下从屰推華棄采倒之此當云從屰推華棄亥而不然者逆子可棄而非可以華棄之故分別說之此亦借其意也勿泥(義釋一三四至一三六頁說棄)

冓

a 

冓

冓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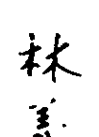
中也按構者冓之累增字也木部構蓋也大誥之肯構鄭君以構立屋說之象對交之形者對謂廿幵兩相對也交謂一以連其廿幵也五經文字冓象上下相對形不但遺一未說且屋之構架在上不在下張參不知此字當平看用此彌知許說之精此說近是但今依篆形對交者二幵或二幵相對即冓之言也其上加棟即為冓形此冓架屋宇之始也言對交作又為正而二幵一一不成字形故作冓以便結體也（古籀篇八第三一至三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古侯切又講遇也从爻冓聲古候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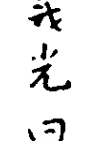
按廿幵字之廿為物何下之動象幵為物何上之動象今兩動象相遇作廿幵形故有遘遇之意指事字動詞後加一橫畫於

其中所以誌其相遇之界也後又加辵（止為足有行走意）或加
彳（彳即疾走意）以示人行走而相遘遇也其意無別故冓與遘
為古今字冓非交積材也後世又有逅覯等字皆同意交積材
應為構字意與此別（冓例三篇七一頁）

a 再 鷄羌鐘 「唯廿又再祀」〈00242〉「唯廿又再祀」



陳璋壺陳旻 「佳王五年奠再立事歲」〈02325〉「口陳旻又再」



文事」歲」

林義光曰「說文云再一舉而二也从一冓省推重複也从一在冓構上」（文源）

a 郭沫若曰「冓字劉節釋二吳其昌謂冓者冓之異文冓祀者三祀也商即參案當是再之異文从二从冓省蓋取再思之意叔夷鐘再用或敢再拜稽首再字宋刊作冓即此字之誤摹蓋宋人罕見冓字誤認為冓故變二為口也廿又再祀者廿有二祀大戴記朝事儀禮大饗十有再就儀禮覲禮注引作十有二就即其例……

唐蘭氏釋冓為再、其說云、

冓字最奇古難仞、蘭按當是从二从冉、再之變體也、殷虛卜辭有𠬜字、羅氏誤釋為冓、又有𠬜字、商氏入之待問編、實皆再字、再象兩個背疊之形、個再聲之轉、說文以為冓省非是、冓象兩個背疊之形、再象以手舉覆個之形、卜辭個字作𠬜、𠬜等諸體、冓作𠬜𠬜𠬜等體、金文叔多父盤冓作𠬜、又召白設有𠬜字、郾侯設有𠬜字、余均考定為冓字、詳近著名始、據此諸字、推校其形、知冉即再字之變、其上疊為重畫者、古文字之例致多矣、再又从二者、或以再有二義、或為飾、未之能詳、然其字要當讀再無疑也、薛氏款識載齊侯鎛云、

弓寮當
卜秉用或敢𠬜撣頤首、舊釋𠬜為商、字形頗相混、然商撣無義、且商字上當從辛若辛、与此實非一字、今謂當亦

再字、古人多再拜、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可證、則禹即再之變、復緟益口字耳、此云、世有再祀者、周禮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鄭注、十二就、就成也、則再即二、蜀詞之偶變、世有再祀之即廿二祀、猶十有再就之即十二就矣、

今案說禹為再之變體、甚是、足正余从商省之說之非、然謂再象覆笭之形、笭再聲之轉、說文以為冓省非是、非也、笭乃古文由字、由若由等形之隸變、前人以与笛字形近誤讀如笛音、王國維釋由論之甚詳、其說無可易、由与再形音俱乖、無由牽合、謂冓象兩笛背置之形、爯象以手舉覆笭之形、亦非是、冓字除唐所舉卜辭及叔多父盤諸文之外、金文中有从冓聲之字凡遘与韗者、今揭其文如下、

從 從 成辰 彝 從 從 楠伯 從 從 井伯 從 從 克盨 從 從 季良 從 從 父盤

凡此上下与毌形絶不類、古从毌作之字亦無、如是作者也、余謂冓乃篝之初文、象竹篝之形、上體為篝、下體為座脚、今俗所謂高脚笸也、下體之形正是再字、說文說再从冓省、不誤、座再一聲之轉、蓋篝籠之座古謂之再、引伸之義為二、蓋篝形上體与下體相同、上為一、下為二也、今鐘銘作冉、則是从二再、再亦聲、又為再二字之本字矣。』（金攷三五〇頁又三六三頁至三六四頁鷹竹鐘銘攷釋追記）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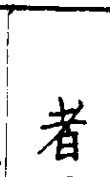
徐中舒曰「毋從再從二當即二字繁文齊侯鎛鐘云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易錫光其上文云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休命上文云敢用拜故此文云敢再拜再作冓從口為繁文（銅器中從口之字與不從口之字多無別）故此所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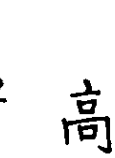
之再正與齊鑄字形相同說文古文弋弍參仍從一二三召白虎敦貳作貮仍從二此為紀年之詞從再從二其為二之繁文可無疑也」(鷹氏編鐘圖釋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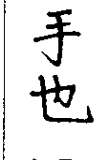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說文再一舉而二也从一冓省作代切按爫為向上之動象茲作爫動力下有一橫畫而其上復有橫畫象動力已過一關又遇一關也故有再二之意副詞金文冉字見陳肆壺舊稱冀壺於甲文原字下又加二為意符作冉則再二之意益顯說解之誤由於未見古文也」(字例三篇七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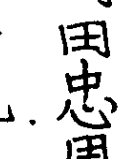
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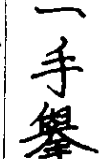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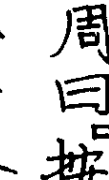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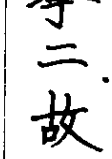
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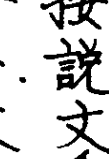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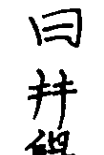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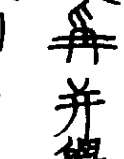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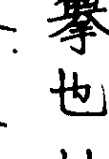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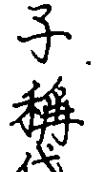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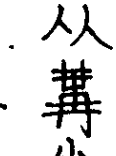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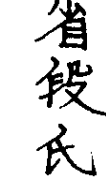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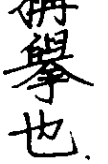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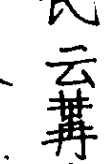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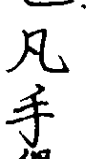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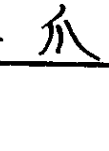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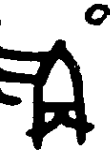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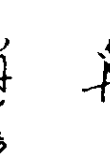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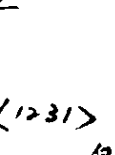
a 丁佛言曰『𠬜生敢許氏說并舉也案手舉字作此』（古籀補補卷四第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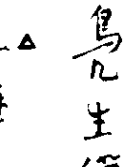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𠬜并舉也从𠂤从𠬞𠬞省段氏云𠬞為二𠂤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并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𠬜凡俛揚當作俛凡銓衡當作稱今通用稱此論為至當也』（古籀篇八第三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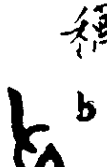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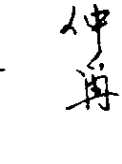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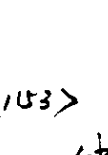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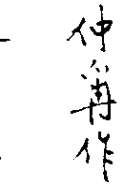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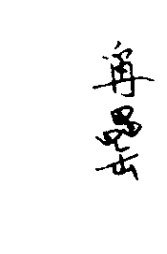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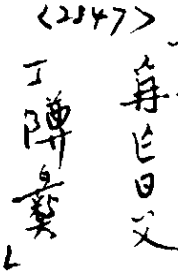






c





林義光曰『說文云『冓并舉也。从爪冓省。按權輕重也。从爪持冓冓所稱之物與權衡之構也。古作𠬜。象形。』（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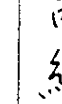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按𠬜為何上之動象。从𠂤𠂤猶手也。手提物何上為爯也。指事字。動詞。』（字例三篇三九頁）

a
玄
父癸尊
〈1731〉 玄父 癸

b
吳方彝玄衣朱
茲子乳為玄
〈2444〉 玄衣

c
尚壺

d
〈2134〉 玄衣

e 
師奎父
鼎
〈0667〉 玄衣黃
走純

f
〈0671〉 玄衣

g
裘盤
〈2924〉 王乎史減冊易錫
裘玄衣黃走

h
〈1329〉 錫玄衣
赤舄

i
頌鼎
〈0674〉 易錫女汝玄衣
黃走純

j
頌簋
〈1392〉 錫女玄衣
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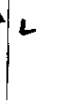
k
頌壺
〈2836〉 錫女玄衣黃純

l
休盤
〈2922〉 王乎尹冊尹冊易
錫休玄衣黃走純

m
同簋
〈1367〉 王乎迺胡
事于裘

n
無惠鼎
〈0668〉 易錫女汝玄衣黃走

o
邾公華鐘
〈0057〉 玄鏐赤鳥
鑮鐘


邾鐘
〈0055〉 余玄

鐈鐘 吳王光鑑 〈2987〉「玄銑白銑」

吉日壬午劍 〈3159〉「玄鐈鐈呂鉛」

玄鐈 〈3108〉「玄鐈口ㄙ口用之」

玄鐈 〈3077〉「玄鐈」

〈16357〉「寢厶」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朱駿聲云。此字當从半糸。糸者絲之半。幺者糸之半。細小幽隱之誼。玄从此會染絲意。重从此會細繭意。許君蓋從幼字生訓。然幼會細小意。玄必子也。據文實無子初生形。此攷為創見也。但謂幺字从玄省

玄从糸為義以何知之曰幽字溼字皆从幺幺幺从二幺此幺亦以幽玄為義故字从玄省也然則幺字解當曰小也从古文玄省象子初生之形子初生之形者此為段借生者包下曰元气也於子之意非產出之謂也形者與云意同包下又曰象人裹妊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即知幺者小於巳也蓋元气初生之時未可有可見者猶幽闇隱微也故以玄省為義省此者即少之也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麼說文無麼字不長者遂不可見之意亦字之一轉義耳幺訓初生此謂義之段借（古籀篇七十第一八頁）

ㄣ高鴻縉曰『本繩索之繩之初文象形借用為玄黑之玄其形由ㄠ變為ㄠ小篆作ㄠ隸楷作玄』（頌器考釋四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一古文玄胡涓切

又 索也从糸蜀省聲食陵切

按古文即繩之初文象形籀文複體作 見石鼓文用為弓弦字玄之為繩牽字从之得意可證也自玄借為幽玄為玄黑為玄妙於是乃另造繩字小爾雅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顏注急就篇麻絲曰繩草謂之索老子繩繩兮不可名即玄玄兮不可名(門人王淮發明字例二篇一四二至一四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於堯切

按此字本意為細小从糸省說文玆黑也从二幺幺玆為一字亦猶之糸絲為一字幺从糸省玆从絲省糸或絲可謂細小矣而又省之故更細微也狀詞麼字从之得意(字例四篇一六頁)

〈大9〉「厌易錫玄周琱戈」〈大18〉「易錫女汝玄衮衣」〈大26〉「易錫女汝哉織玄衣」〈大45〉「玄鏐鏤鉛」

a

茲子乳為茲此孟伯盨子孫子其帥
[帥刑]受[茲]休与易晉受[茲]介福同義
〈1380〉
井型受[茲]休

b

大保
盨
〈1323〉
用[茲]彝
對令命

盨

c 沈子
〈1391〉
[王作]茲
[毀]盨

d

萬尊
〈2142〉
萬[諆作]
[茲]盨

e

毛公
鼎
〈0680〉
[已]曰[殺]茲[卿]事寮大史寮于
[天]即[厥]
[易]錫女妹[茲]
[美]茲[蔑]

f

[尚]鼎
〈0679〉
[受]茲五[田]史[用]
[乳]敢[茲]人[用]

g

伯康盨
〈1331〉
它[受]茲永命
永寶[茲]盨

h

[畜]父
盤
〈2878〉
[面]父[自]茲
女寶盤

[茲]三[夫]
頌首

i

[豦]仲
盨
〈4458〉
[茲]茲[盨]友
有十又二

鼎

[孟]姬寶鼎
〈0607〉
[口]茲大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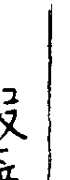
k

[厚]弔多
父盤

〈2921〉
多父其孝子
作茲寶[尊]

l

余義
編鐘
〈0080〉
余[茲]倌
之元子


陳猷釜 <3019>「各格茲△茲所」陵安陵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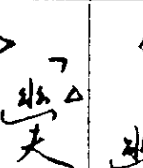
劉心源曰88或釋絲案古刻元衣字作88此从二88即玄也說文玄黑也从二玄舂炊傳曰何故使吾水玄大徐作子之切段注云左傳釋文玄音玄本亦作滋子絲反此俗誤為滋益字凡滋孳鵻皆以茲為聲而玄滋祇當音懸大徐於猵篆作布玄切是玄音玄不音孜也古刻88多用為茲亦用為幽蓋既不从幺幺以為別即當隨文義讀之非如小篆之有部首也(奇觚卷二.五十頁至五十一頁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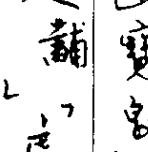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88微也.从二幺.段氏注云.微當作敉.人部曰.敉眇也.小之又小則曰敉.二幺者幺之甚也.此攷為是.但篆形與絲省文多作88者相同而實非是.此88實88之省也.夫省88.88益幽微也.幺从88.不从幺少之幺.此篆當與玄相次.而不敢

肌定存疑云然則88从二88者古玄字而玄實从糸从𢆶故
茲亦省作88與絲不分別也」(古籀篇七十第一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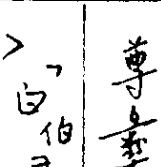
「于省吾曰十一年鼎有88字舊不識金文編入於坿彔按古化
茲氏習見茲作88或作88是茲之作88者乃周季之異文也」(古
雜七頁釋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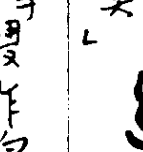
〈大1〉「茲」茲裏人入史易錫于斌王乍作臣」〈大小盂鼎〉「斁」鑄茲茲寶寶笑

a 
遹 从 𠂤 从 山
召伯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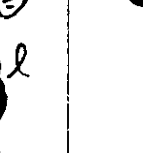


伯𠂤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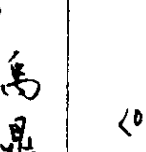
c 
伊簋



旨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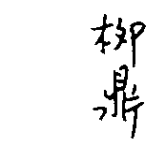


盞司土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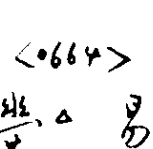


盞司徒𠂤作
祖辛旅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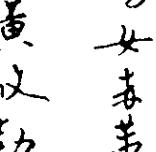
趙簋



寓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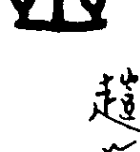


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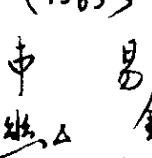


𠂤戶宴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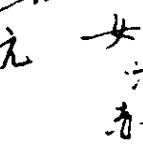
康鼎



禹鼎



鞄庆
鼎



盞方
彝

〈0664〉易女毒芾
𠂤黃似勒

〈1363〉易錫女赤
市𠂤亢

〈2702〉乍用
乍

〈1371〉𠂤
黃

〈2834〉𠂤
黃

〈1372〉在戎走𠂤白
𠂤姜令令

〈1221〉伯盞作文考
𠂤仲尊彝

〈0657〉命女汝
𠂤黃

〈1360〉乍朕皇且祖𠂤
大市牆彝

〈1169〉白伯乍旅盨
伯𠂤寶彝

〈0678〉肆武公亦非段望朕
聖且考𠂤大叔懿叔

〈0671〉𠂤大𧦳
嘉袁位里裏𠂤

〈2445〉𠂤
黃

<2151>「幽元黃」<2675>「韞嗣司土徒幽下且辛旅奠」<2702>「用作幽尸寶尊奠」

林義光曰『說文云幽隱也从山丝丝亦聲按古作𢇁寫尊作𢇁召伯虎敦𢇁古玄字从山玄从二玄猶从玄也玄黝黑也與幽从二玄二玄同意』（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幽隱也从山丝丝亦聲朱氏駿聲云按从山與陰隱字从阜同意山之隱處也易困入于幽谷注不明之辭也詩伐木出自幽谷傳深也斯干幽幽南山傳幽幽深遠也書堯典宅朔方曰幽都楚辭招魂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僊幽都此攷為是幽字从山會意之指明矣或云幽字所从丝形从二玄省以為體者也故非茲省又非絲省也又下文

有變山作土者即从土省也土山（意也）塕字从之說文塕从
㬎省聲非是塕元从幽故借幽為塕者下至成幣文即塕城段
借字可以證矣又按說文土部㙓下入也从土㬎聲字亦作塕
廣雅釋詁塕下也坐已从土又不作塕可矣塕幽同字而㬎字
从幽省耳』（古籀篇七十第一九至二〇頁）

K
馬叙倫曰孫詒讓曰古文幽字皆不從山韓矣鼎叔向敢
竝同疑從古文火省與黑同意足無義當為也之異文倫謂
孫說是也幽從火幺聲猶幼從力幺聲幺幺一字幽者火微今
杭縣謂火微為幽』（刻詞一六五頁白鬲拜敦）

金祥恒曰說文『幽隱也从山中幺幺亦聲於虯切』孫詒讓曰古文
幽字皆不從山疑從古文火省馬氏云幽隱以雙聲為訓㠯伯

敔幽作𢆶甲文作𢆶並從火義為火微也今杭縣謂火微音正為幽引申為凡微之偁爾雅釋詁幽微也火微則不明故易困入于幽谷鄭注不明之辭也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注不明也從火糸亦聲金器以幽為玄金文如趩簋易女赤市幽大黃磁旂用事麥鼎易女赤市幽黃攸勒王藻再命赤韍幽衡鄭注幽讀為黝正暗黑色也故幽牛者黝牛也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注云黝黑也說文黝微青黑色是也青黑色今言灰黑色也馬氏云糸非許書所謂从二幺即絲之異文十三篇糸細絲也細下曰微也細絲音同心紐細者莫如絲古即以絲為粗細之細故雨小曰雨絲絲火微或火小杭州人曰幽火也故幽从糸(絲)火與赤从大火同為會意說文从山蓋火之譌誤也如金文弔向簋赤市幽黃作𢆶與說文同唯伯𠂤簋作白幽寶簋

作㚔連其上則从糸工論變尤甚矣（中國文字八册二至三頁釋赤與幽）

戠

88戠

戠 「周早殷皇考武
祈伯簋 〈1389〉 祈幾王陳設」

〈0050〉「余幾路之元子」

林義光曰「說文云戠微也殆也从𢦏从戈戈兵守也𢦏面兵守者危也从𢦏轉注𢦏者幽省幽處多危人持戈以備之危象也古作戠戠歸敦」（文源）

段紹嘉曰「此器幾父之幾從大金文從大與從人通」（齊家七頁扶風齊家村出土西周青銅器簡介）

a

惠 惠卣 〈2650〉 「△文戊 寶尊彝」

b

無惠 鼎 〈0168〉 「顓孫師仲右無惠入門」 〈0167〉 「王乎呼史智友冊令無惠曰」

「無△惠敢對揚 c

孳乳為惠

天子不顯魯休」 毛公鼎 度風夕惠我一人 〈0680〉 「度夙夕惠△我一人」

d

彔伯簋 〈1380〉 「惠△周惠弘 e

天令 命」 禹鼎 〈0178〉 「曰予唯朕皇△惠西六 自殷八自伐噩侯馭方」

f

惠文 戊簋 〈1082〉 「△惠乙作文戊 寶尊彝」

g

仲惠父簋 〈1285〉 「中△仲惠父 乙饋段」

諫簋 〈1370〉 「用乍朕文考 惠△白牆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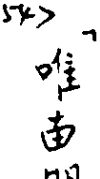
h

虢叔鐘 〈0057〉 「不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 i

簋 「用乍朕皇考惠叔大林鉦鐘」

叠姞 〈1345〉 「尹中 用妥

經多福于皇考」



禹作

般皇且祖丁公尸

德尸惠△姬」

比鼎 〈0670〉」

皇考惠△仲陣鼎」

同盉

〈1367〉」用」

般文考惠△

禹比

〈1497〉」文考惠△

仲陣鎮毀」

盉

光鼎惠△」惠于

于萬民

〈1675〉萬民」

申明」

墨

〈2854〉」唯西明惠于

〈10727〉」叔佞父作惠△毀」

b 阮元曰「惠說文云.專小謹也.或曰.惠古專旨.通摶.摶義為聚.訓見管子注.」(積古卷五、三頁東明尊)

a 方濬益曰「說文惠仁也从心从叀古文从艸作蕙此省文亦古文惠與毛公曆鼎惠我一人字正同亦見焦山無惠鼎積古

齋款識釋為無專誤也按文選甘泉賦發蘭蕙與芬芳羽獵賦臻蕙圃漢書楊雄傳皆作惠是蕙即說文之古文惠字也（綴遺卷十一、三十三頁惠卣）

b 劉心源曰「从三屮說文惠古文作[illegible]此蕙即正从此是古文惠字也而彔伯𢦚敦[illegible]宏天命仍是惠矣」（奇觚卷二、十二頁無惠鼎）

K 丁佛言曰「[illegible]鬲攸比鼎原書釋惠案是古專字」（古籀補補卷四第五頁）

郭沫若曰「金文中多見惠字、鬲攸从鼎、文考惠公作[illegible]、邊作[illegible]、虢叔旅鐘皇考惠叔作[illegible]、蔡姞殷惠姬作[illegible]、仲惠父殷作[illegible]、

字又作𢘑、毛公鼎虔夙夕 我一人、彔伯𢦚簋 圂弘天命、

又無𢘑鼎作 、𢘑卣作 、

凡此大抵均用為惠字、而以毛公鼎及彔𢦚二例為尤著、从此作之惠字、王孫鐘惠于政德作 、邾大宰簠讓龍𠂤孔惠作 、沈兒鐘惠于明祀作 、此字原銘稍泐、論鎛又成惠叔作 、

惠、盖从心𢘑聲也。

說文 小謹也、从幺省、从中、中財見也、中亦聲、 古文𢘑、 亦古文𢘑、又 也、仁也、从心𢘑、 古文惠从艸。

今案許書𢘑若惠之篆文及古文較之金文均稍有譌變、金文諸𢘑字均當為象形文、而許以形聲字說之、殊屬不合、又音亦有異、金文既多用𢘑為惠、則𢘑當讀如惠、許云中亦聲、又中讀若徹、則是讀𢘑如專、盖徹專同紐、且屬對轉、祭元陰陽對轉、案此即

因專音而誤者也。專字金文未見。有从專聲之字。如傳尊作
[illegible]。傳卣作[illegible]。散氏盤傳棄之作[illegible]。卜辭有專字三例。作[illegible]若
[illegible]。（見前編卷五、一二。）揆其字形。乃从手執叀之形。蓋摶之初文。非必
从叀聲。許未識叀專字之初義。誤謂專从叀聲。故又誤謂叀
从中聲耳。又斷之古文作[illegible]。詔若卲。金文曇侯敦作[illegible]。似从叀聲。
案此乃剸字之異。實從專省聲也。要之叀音當讀如惠。讀如專
者。乃後人之誤會也。

準上叀字之形与其聲。余敢斷言。叀者厥之古字也。惠音兼攝
喉脣与厥音相近。而惠在脂部。厥在祭部。亦相通韵。（如大雅瞻仰
首章惠厲。瘵、屆、為韵。惠屆在脂部。厲瘵在祭部。即其證。）故叀音轉為厥也。古侄千鹵均象形文。
曩已由余證明。唯中干之厥乃形聲字。例當後起。經典乃假伐
為之。今得明此叀字。則知厥古亦有象形文。而其形与干鹵亦稍

異矣。觀其形制乃楕圓、亦上有文飾而下有蹲、讀詩蒙伐有苑語、可無開然矣。厥制蓋傳自殷人、卜辭有專有傳、亦有叀字、作 若 、屢言玆用叀羊、蓋假借為維字也。李亞農說羅振玉釋為 、史之又或作 （後編下七、一一、）花紋与鹵同、大盾為鹵、中盾為叀、小盾為干、叀有定制、干鹵各有方圓之異、蓋周官所謂五盾矣。

叀為古厥字、于古文獻中有僅見之一例、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与下執戈、執鉞、執劉、執戟、執銳為對文、惠自是兵器無疑、余謂惠即是叀、謂執厥也、偽孔傳說惠為三隅矛、鄭玄謂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書疏所引更出以蓋然之辭、均不足信。（金攷二二大頁至二二七頁釋叀）

商承祚曰說文「叀、古文惠、从艸、案金文毛公鼎作 、永伯段無叀鼎叀卣同、皆省心、石經古文作 、」（古攷三四頁）

千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專孫詒讓曰、惠者、說文惠古文作叀、從艸、不當釋為專、凡金文從艸者、皆是惠非專、倫謂依篆釋、此乃叀字、為穿牛鼻之穿本字、穿從穴身聲、形誤為牙、乃空義也、特語原同耳、說文叀下曰、叀者、如叀焉之叀、王筠謂焉當為牛、是也、字說文作叀、古文惠、所從之叀、則與此同、毛公鼎虔夙夕叀我一人、字又作叀、說文叀字從叀、而秦公敦畯叀在天、字作叀、甲文有叀即叀字、亦作叀、叀、叀、叀、叀、叀、叀、皆一形之省變、叀所從之、為𠂤之到文、即說文此亦自字之白畨所從之曰亦白字、皆鼻之初文也、𠂤為變耳、其𠂤𠂤𠂤皆𠂤之變、蓋牛角也、叀中之一貫於鼻孔間最為明白、此說文作叀、其乃出白下、亦篆形使然、仍在鼻中、非在鼻下也、𠂤則引牛之縻、蓋圖畫性之叀、本是畫一牛、桊貫其鼻而有縻、省則僅

畫一牛頭、亦牽其鼻而有縻、今試作 、即可變為 或 也。 牽一字、牽字所從之 即 也。國語魯語、獲骨焉、專車、專借為 、專從 得聲也、 車即穿車也、之圖畫性文變為篆文則失其性、故復增牛為牽、牽乃穿牛鼻以便引、堅則牽牛之牽本字、堅從牛臤聲、臤則從又牽臣、臣本戰勝國所俘獲之敵人、故從人而○其身、金文作 、象其形也、被俘者不肯行、故牽之也、堅得聲於臤 之音亦與臤同原也。（說詳一二八頁又戋字蓋）

楊樹達曰、疑與惟同、知者甲文與佳二字皆用為語首助詞用法全同、佳惟古今字、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有寺人惠牆伊戾、服虔云、惠伊皆發聲、與惠同、文云弘天命、即惟弘天命也。

（積微二十頁釆伯、或毀再跋）

高鴻縉曰說文𢆶小謹也从幺省中財見也中亦聲𢆶古文叀

亦古文叀 職緣切

又𢆶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 職緣切

徐灝曰叀即古專字寸部專亦曰紡專紡專所以收絲其制以瓦為之小雅斯干載弄之瓦毛傳瓦紡專也是也今或以竹為之𢆶象紡專形上下有物貫之今云从中从幺省者望文為說耳專从寸與又同蓋取手持之意叀訓小謹與專同義其形亦相承本為一字無疑也

按徐謂叀即紡塼之象形文極是至專則轉動之初字甲文作
均象手轉紡塼之形故為旋轉後字形變為專又借用為專志專權之專乃復加車旁車旁取其旋轉作轉動詞也而名詞紡塼之字則由篆形文
變為形聲塼或磚或甎浸假而砌牆

之土石瓦塊亦曰塼曰磚曰甎不知其初源于紡專也專古音與惠同故惠从心專聲專聲之諧惠亦猶耑聲之諧瑞也小謹近人馬氏以為戴侗引無小字謹應是顓字義是也至六寸簿則應為簿字之別訓(字例二篇一六一至一六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叀部叀專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𠂤古文叀自亦古文叀棁叀即簿之初文說文竹部簿圜竹器也从竹專聲簿為竹器之圜者卜象系〇象腹凵象座十象織文甲文或省座亦為一字金文或增𠂤象文飾也孳乳為簞說文竹部簞簋也从竹單聲禮記曲禮上凡以苞苴簞簋問人者鄭注簞簋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簋為簞竹部簞判竹圜以盛穀者从竹耑聲倉頡篇簞圜倉也(衆經音義四引)轉文為笔竹部笔簞也从竹屯聲廣雅釋器笔謂之簞為帽巾部帽載米畚也从巾

侑聲。讀若易屯卦之屯。廣韻十八諄。帵布貝於宮室為圂。為圂。釋名釋宮室。圂从草作之。圂圂然也。又囷。屯也。屯聚之也。一作庉。廣雅釋宮。庉。舍也。於草為蓴。艸部。蓴。蒲叢也。从艸。尃聲。廣雅釋草。蒲穗謂之蓴。王念孫曰。蒲穗形圓。故謂之蓴。蓴之為言圂圂然叢聚也。說文云。蓴。蒲叢也。蒲草叢生於水則謂之蓴。蒲穗叢生莖末亦謂之蓴。訓雖各異。義實相近也。於水為湍。水部。湍。疾瀨也。从水。耑聲。孟子告子上。性猶湍水也。趙注。湍水圂也。於形體為膞。釋名釋形體。膝頭曰膞。膞。團也。因形圓而名之也。於形狀為團。說文口部。團。圜也。从口。尃聲。轉文為敦。詩豳風東山。有敦瓜苦。毛傳。敦。猶專專也。專與團同。於動作為摶。說文手部。摶。圜也。从手。尃聲。為轉。車部。轉。運也。从車。尃聲。

唐蘭曰。桉甫甴非一字。甴當為甫。甴當為叀。金文皆如此。本極

易別。而諸家混之者。以羅振玉釋卜辭之由為圃。遂謂已有甫字。而卜辭由甫二字用法相同。遂誤認為一字耳。天壤閣甲骨文考釋三二 按 唐說非也。由甫確為一字。由與甫。渺不相涉。說文用部。甫。男子之美偁也。从用。父。父亦聲。考金文作

甫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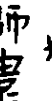
甫人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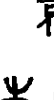
蘇甫人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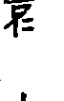
眞甫人匜

形與篆文悉合。至偏旁从甫之字。如

敷不敢敗


虢季子白盤


鄀公孫班鎛


齊鎛

鑮鎛戈

克鼎

師㝨敗上同

其所从之甫。雖與由形近似。然其中直上端無不微曲。猶存父字遺痕。分別皎然。絕少例外。（僅不敢敗搏字師㝨敗搏字各一見。尤有進者。金文

團字作左揭形

召

敦子鼎

卣

其所从之叀皆作 ，可為叀實即一字之確證。唐云本極易別，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釋林卷八十二頁至八十五頁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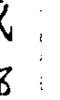
王獻唐曰：「紡塼之塼為後起字，初本作 ，之初文為叀，小篆作 ，金文作 ， 侯簋比鼎 ， 叔鐘等契文作 ，缺雲藏龜十二 ，殷虛書契前編二十八 同上一五 後編下三六 二下省稱前，六下省稱後，諸體先後相承為一字，正象線錘形，上作 為絲繫中作 為線穗，下作 為線錘僅象一錘，其形不顯，且易與他體混淆，故作全形說文古文又作 減書穗中絲纏之形，事無二致。玉篇嵩古文叀字，又少譌變矣。

絲繫形作 ，如為絲，後八為樂，樂鼎為索，例證甚多，因絲繫形上作，為絲繫中作為線穗，下作為線錘僅象其繫而趕線也，故引申有懸繫意，漢書陳遵傳注叀懸也，詩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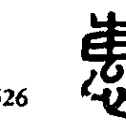
山有敦允苦惎專ㄑ如允之繫糸綴專叀通假皆是也……

叀為紡塼說文不如此釋許曰叀小謹也從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詞旨涇晦自李陽冰以下說者紛ㄑ皆難當人意許訓小謹必叀字舊有此解據而求形乃有幺省諸說案即後出惴字之假借也詩小宛惴ㄑ小心莊子齊物論小恐惴ㄑ引申意猶小謹列女傳序專ㄑ小心引詩又作專ㄑ專之古文作叀集韻古作㠯ㄑ即叀見前蓋此惴字故書有作叀者訓為小謹許據入錄實借字借義惴從耑聲讀團同音假專亦假為叀非叀之本誼如此也國策齊策安平君以惴ㄑ之即墨潛夫論救邊篇作慱ㄑ與惴一字異体……

契文有 字後下七十一亦省作前七十三用與由叀字同讀為對金文通假作惠永白毀弘天命毛公鼎虔夙夕 我一人皆可證亦見無叀鼎叀鼎諸器字從叀又加二屮者說文惠下 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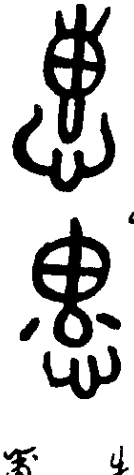
惠從艹知所加者為卉從卉正為其聲卉本作艸以中間屮形與艸首屮形合寫左右各配一屮即成契金諸體蓋叀轉讀對加卉所以注聲迫後汗簡及薛本古文尚書惠字皆同說文一系相承淵源於殷商此一字也叀轉對音可加艹注聲由轉團音為別於團音亦可加卉注聲集韵有蕙字謂與惠同實亦惠字其篆文當作  契金文凡從卉各体其線穗皆為斜纏絲形說文古文惠字以下則皆橫纏疑有改變雖不見於契金文字必於古有本字從由聲初不須注音恐與轉讀之團聲相混特為標明凡古文字有於本字外別加本音之諧聲者驟視似重複大抵亦由是起此二字也(中國文字三十四册四至五頁又一一頁說捷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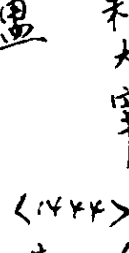
〈大24〉「令女汝叀濩惠雝我邦小大敵」〈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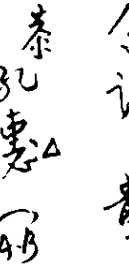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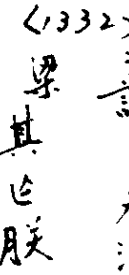
惠 王孫鐘 〈0060〉「惠于政德」

齊鎛 〈0062〉「于皇祖又成惠于叔皇祀又成惠妥」









鄂大宰 「余諾若龢叶」 〈4444〉 秦公惠△(AB)

汕其簋 「嘉膳大汕」 〈1332〉 梁其壺 「梁其肖」

皇考惠△仲 皇母惠妃陳設 〈0052〉「惠于明祀」

林義光曰說文云惠仁也从心重按重叀同字見重字條惠从心叀聲惠聲轉如叀猶攸聲如條也古作鄂太宰匜或作毛公鼎

龍婧以叀為之井人鐘憲聖爽借叀字為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惠仁也从心从叀古文作諸家云疑籀文似是實非卜辭已有二形也』(古籀篇七十第二六頁)

a

b.c 方濬益曰『阮文達公謂憃字或釋為惠濬益按此自是憃字禮記大學作憃為俗字雷深之曰說文無憃字至部墜忽戾也讀若摯為忽憃之本字亦尚書叨憃之本字鄭大學注憃怒貌也或作懫或作慥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惡乎危于忽慥後人加偏旁作憃而墜字廢矣』（綴遺卷十七、二十五頁憃尊）

吳大澂曰『古憃字小篆作㤅許氏說礙不行也从㚔引而止之也古文不从㚔憃省蓋文』（古籀補補遺二頁）

孫詒讓曰『舊無釋今審乃奄字說文大部奄从大从申此其變體也』（餘論卷三第三頁邾人鐘）

強運開曰『邾人鐘喪憃處按憃與蹲音義皆同喪憃蓋即顛蹲之謂』（古籀三補卷四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𢍏礙不行也从𠂤引而止之也𠂤者如𠂤馬之鼻从口此與牽同意按古作𢍏𢍏彝丁作𢍏𢍏尊田彝車輪見車字條下象有物礙之从止轉注又變作𢍏井人鐘說文云𢍏專小謹也从幺省少財纔見也少亦聲按从田之義未詳財見與隕謹義隔少非聲亦非財見形古作𢍏龍姑簋作𢍏無𢍏作𢍏毛公鼎皆以為憲字恩與憲疊韻古亦以憲為憲井人鐘憲聖夔憲即憲之或體从憲省止U象車軸端揚雄酒箴云一旦𠂤礙𠂤訓為礙正與憲義合』（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𢍏礙不行也从𠂤引而止之也𠂤者如𠂤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此者謂口也此篆作𢍏作亻亦同意指事也此从止𢍏為轉義之會意也字亦作𨒅作𨒅又作駸廣雅駸止也』（古籀篇七十第二十七頁）

徐中舒曰『金文言昧亹猶詩言駿極(見嵩高)晉姜鼎用旂綰綰眉壽作亹為亟亹亟對文皆形容老壽之長詩狼跋載亹其尾說文引詩作躓一切經音義四亹古文有憤鼓二形古從質執字皆有至意爾雅釋木棗李曰亹之孫炎注亹之去核也凡言核亦有至意亟極古通用極亦至也長與至義亦相近凡長之至遠之至則曰極如爾雅釋地有四極淮南地形訓有八極皆指絕遠之地言昧亹駿極連言皆有加重其辭之意』(集刊第六本一分三六頁金文嘏辭釋例)

郭沫若曰『亹即豳風狼跋載亹其尾之亹亹謂踦也爾雅釋言訓亹為什又為跲說文云跲躓也然躓有踦義見廣雅釋詁則跲与亹亦有踦義可知』(兩攷二四九頁兵器時代文)

柯昌濟曰『鼆字孫釋奄案實乃离之古文說文离山神獸形从禽頭从内从聲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此字古原為象形之字說

文螭若龍而黃也北方謂之地螻荀子賦篇螭龍為蝘蜓與此字象形尤近矣離即螭之古文其後假為離字既多因失故訓猶於螭字訓中存本誼爾離離古通用易離麗也詩北風鴟則離之離處宗室就遂上文猶言憲憲聖器不敢離處宗室耳(華一二頁邢人鐘)

〈大5〉「憲」肇從趫征」〈大50〉「畯」畯憲」才在立位」

玄 不从入

a

師奎父鼎 幺字重見

〈0048〉「玄鏐膚鑪呂鑪」

〈0655〉「玄衣黹裳」

〈0667〉「玄衣黹純」

林義光曰「說文云。㕣幽遠也。象幽而人覆之也。黑而有赤色者曰玄。按古作8伯晨鼎作8。郳公華鐘象絲形本義當為懸繹名玄縣也。如縣物在上也。釋天縣之義為虛。故引伸為玄妙。空虛之處色黯然而幽。故引伸為黝黑。左傳室如懸罄而謂為縣罄。僖二十六。縣當為玄之借字。亦空虛幽黑之義也。」說文云。8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按8與子初生形不類。8古玄字。凡幺麽字疑本借幽為之。省作幺。遂與玄相混。（文源）

何大定曰「說解曰幽遠也象幽而人覆之也下屬字僅有一字容庚金文編8下曰幺與玄為一字8下曰孳乳為茲此也象伯敦子孫其帥刑受茲介福同義是玄與幺同字而茲又為幺之孳乳可入幺部而部可刪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八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商承祚曰「說文古文玄依例案此亦幺字金文玄衣之玄皆作8桂氏云當作此多誤一畫則與申部重出此實不誤而申部誤以誤也金文邾公牼鐘玄鏐字作8則與此同矣」（古攷三五頁）

周谷城曰「說文云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人覆之也凡玄之屬皆从玄古文玄許氏這種解釋是錯了的清

王筠說文釋例便曾指出過我們若把玄字解成懸字則形音義三方面都很暢通就形來講玄就是懸起的東西如樹上結的果子之類說文云玄小也象子初生之形這話是不錯的但學者誤以子為人的兜子認為兜子並不像玄其實若以子為樹上新結的果子那就很像玄了不獨如此而且小的意義懸的意義都一齊湧現出來至於大大概就是果子上面覆着的兩片樹葉就是果子懸掛之處兩者合起來就成了玄或它玄字的懸義最初大概是從果子懸在樹上的懸義來的後來引申凡懸都用玄來表達再就音來講玄與懸完全相同聲與韵都一致更就義來講玄字就是懸字釋名裏釋天釋親都還保存了這個意義天謂之玄意思就是說有物懸在上面玄孫謂之玄意思就是說上懸於高祖本身排在最下淮南子覽

冥訓裏的玄圃也以解作縣圃為較有意思巴比倫當加爾提帝國時代國王內波查(Nebuchadnezzar)曾建花園高聳天空至今尚為世界最著名的奇跡之一西洋歷史書裏寫作Hangig Garden何炳松譯作空中花園我譯作縣苑最文雅的譯名莫過於譯為玄圃覽冥訓云昆侖去地一萬八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我們固不必把淮南子裏面的玄圃認為就是巴比倫的縣苑但把玄圃的玄字解成縣字意思要好得多」(古史零證一七至一八頁古代對天地的認識)

劉厚滋曰「⊗象絲空懸形故音懸亦即懸之祖字(輔仁學誌七卷一·二期一一八至一一九頁原始鼎鉉之推測)」

88a

玆 与 兹 為一字

彔伯簋 兹字重見

〈1330〉子子孫孫其帥井型 兹 兹休

幻 孟毀父簋 〈12380〉 孟毀父作幻△ 白煉勝設ㄟ(A·B)

林義光曰『說文云𠂤相詐惑也。从反予。按反予非義。𠂤象變幻無窮如環相連之形。〈與予从丿同意。予者莫知所終極故〉在下。幻者莫知所自來故〈在上。』(文源)

斁

斁 教 旂伯盨 〈1389〉「眉斁」至見「王命」無公征眉斁」

〈1240〉「史教」作彔遠中彝」〈1242〉「商賞宴寢教」口𠂤一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斁出游也从出从放俗从攴作遨非但古文从尢从𠂤从攴尢即元也元者君也从𠂤與出同意亂出之意也从攴放敝之意其會意可識』（古籀篇六十一第四頁）

楊樹達曰『眉斁者微國之君也眉微二字古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為微」左氏莊公二十八年經云「冬……築郿」公穀二家經作「築微」是其證也微國之君何以稱斁？何昌濟云左傳楚有莫敖……考是器文誼乃為國君之稱殆

非官名。左傳載楚之君亦稱敖。如若敖霄敖堵敖郟敖是也。疑敖為古蠻夷之君稱。楚從夷俗。不定為楚之專法矣。」（韓華閣集古錄跋尾丙編卅四葉下。）吳闓生亦云。「敖者。外國君長之號。」（吉金文錄叁卷七葉下。）今按柯吳二說是也。然有異說焉。左傳昭公十三年云。「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杜注云。「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又莊公十三年釋文引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今按楚公子干名訾敖。誠為未成君矣。至若熊儀之為若敖。熊坎之為霄敖。不得謂為未成君也。此二君誠無號謚。然據史記楚世家。楚王之有號謚。始於楚武王熊通。武王以前皆無謚也。莊敖熊囏據史記莊敖之無謚。以見弒於成王也。鄭敖慶史記作員之無謚。以見弒於靈王也。在成王靈王或認二人為未成君。然莊敖在位五年。鄭敖在位四年。史家不得以為未成君也。此杜預說之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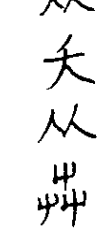
也書牧誓記從武王伐紂者有「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微即此眉此銘之眉敖即武王時微國之後世子孫也（積微二〇七頁

於伯殷再跋）

a

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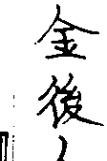
幸伯鼎室丝五十爰〈0625〉「室絲五」b



虢季子白盤

「王各格周廟宣廟」〈0925〉

△爰鄉 c



「爰鄉食」

散盤余有爽窾

爰千罰千

「剛」△學覺千罰千「善」△善千罰千「」

〈2927〉

據郭氏所釋典容氏黍

b

吳式芬曰『張石匏說……爾說文从夭从艸賁省聲與奔同意此从夭从中省文爾』（據古卷三之二四十一頁虢季子盤）

b

吳大澂曰『舊釋受非古文受从舟皆作爰此當爰經典傳注多訓爰為于亦訓于』（憲齋十六冊十一頁虢季子白盤）

c

吳大澂曰『古文鍰為一字許氏說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从金後人所加散氏盤』（古籀補八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爰引也从受从𠂤按即援之古文猶取也古作𤔔曾伯𤔔鼎作𤔔毛公鼎作𤔔虢季子白盤象兩手有所引取形或作𤔔虢季子白盤

引之端或作孚散氏器下从攴或作孚攷與取相混』(文源)

C 周名煇曰『爪部孚散氏盤孚千罰千从爪从一从攴仍係孚字蓋从攴與从又無殊而與爰之从于則異容庚金文編認孚為爰字蓋未加深考也

名煇案此篆乃爲字古文今字作隱言隱瞞盤銘云爲千罰千即隱千罰千之義容氏以為爰字強氏以為孚字皆不可通說詳周金文正讀散盤疏』(古籀考卷下一二頁)

C 高鴻縉曰『爰與受同下从攴與从又無別金文他處如禽簋毛公鼎𠂤簋番生簋揚簋趞鼎等其字作孚者各家皆譯為爰讀為鍰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摡倍摡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書呂刑其罰百鍰鄭康成曰鍰六兩也大系考釋

以本銘此字作 形近爰因譯為爰讀為隱意與上下文連貫似極清妙但細案銘字實爰非爰也（散盤集釋六一頁）

參閱0535爰字條白冠西說

高鴻縉曰「 （後下30.3）按象二手執繩牽引倚（兩手）畫其執繩牽引之形由爰兩手生意故託引繩之形以寄援引之意動詞後借用為虛字如虢季子白盤宣榭爰饗詩爰有寒泉爰伐琴瑟皆借用為接續字於是意周時繩尾有端緒可見秦時繩形變為于聲即唐立庵所謂象意聲化也自借用為虛字秦人乃又加手為意符作援援行而爰之本意亡」（字例二篇二九〇至二九一頁）

〈大51〉「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

b

孫詒讓曰『此字不可識疑當為遝字吳錄周鄂矣敦鄂作㠯吳釋云㠯即靈字通作鄂此下从止者省之省朱鄂即朱鞹鄂聲鄂聲古音同部牧敦寬盨吳彝丛有朱虢阮釋謂朱虢即朱鞹鞹虢二字古通用此藉遝為鞹猶彼藉虢為鞹也』（拾遺下二九頁毛公鼎）

a

丁佛言曰『㚔番生敦朱黼宏幟黼與緇鑾鸞並通朱黼即朱鑾許氏說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古今注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古籀補補卷四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厲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爰古文爰徐鍇曰𠂤坰字是𠂤者介也幺子爭于𠂤

介即兄弟鬩于牆之意也然則受者旁人之手又按一曰理也者當衍文』（古籀篇六十一第一三至一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孫詒讓云此字不可識疑當為遝字吳録鄂侯敦罷作㗊吳釋云即噩字通作鄂此下从止者是之省朱遝即朱鄂噩聲亶聲古音同部牧敦寅簋吳彝並有朱虢阮釋謂朱虢即朱鄂鄂虢古通用此借遝為鄂猶彼耤虢為鄂也此説極佳但説文䢅相遇驚也从是从咢咢亦聲又爾雅釋詁遝見也舊注心不欲見而見曰遝依字亦从心作愕漢書張良傳愕然欲毆之廣雅釋詁愕驚也是也此篆从8明是糸字即知从絻省咢絻亦聲通故也』（古籀篇六十五第二六頁）

b

鄒沫若曰『三體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𢆶、即此説文䜌之古文作𢆶、譌變尤烈者也』（兩攷一三八頁毛公鼎）

b
郭沫若曰「番生敦朱㠯同㪚、毛公鼎作朱㬎同㪚、㠯与㬎
自係一字、說文云、㠯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許所云
幺子、以字形推之似即蠶蛹蔟之意、㠯本象治絲之形、治絲時其
聲囂騷、故字復从品、惟朱㠯、宄器作朱虩、牧敦㠯盥云、朱
虩同㪚、彔伯𢦚敦㠯㪚云、朱虩同朱虩㪚、師兌敦云、朱虩㪚、大
雅韓奕則言鞹鞃、鞃弘同一字、虩即鞹之段、㪚者靳之古字也、靳字說詳後出
毛公鼎之年代朱虩同㪚者言鞃与靳以朱色之鞹為之也、則㠯若㬎亦當
与鞹同意、疑讀為鞟、說文云鞟柔皮也、又鞹皮也。
㬎字鼎文本作㬎、下从止、金文又字每与止形相紊、不足為異、魏
正始石經以此為亂字、新出君奭殘石乃變為亂、先王之政刑
又亂罰無㠯、亂之古文作㬎、即此字之稍訛變者、古文四聲韻
引石經作㬎、更訛變左右之二口而為幺、說文言部㬎古文孌、又

又部變古文變、其古文繇亦當从品作、乃傳刻之訛也、許以其从品、故以屬於言部為繇之重文耳、容庚以此訛字證明品自之品系為繇、得此尤足以斷言其誤矣。又曰本未改字本尚書盤庚篇中亂政同位作變敦煌本亂亦作變、是又以左右之品形与中央之8形互訛者矣。（金攷一七九頁金文餘釋釋品）

商承祚曰『說文夔古文夒、案金文作𤔔、劚字偏旁、同篆文、玉篇作𤔔、此與亂為一字、石經無逸、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亂之古文作變、毛公鼎作𤔔、即石經所本。』（古攷三五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器攈古同窓齋釋𤔔孫詒讓釋遝而讀為鞠、網案盨字舊釋並誤此字从幺上有闕畫从品从止當即說文言部繇之古文變段作變、經典皆以鸞為之、謂鸞和也、此據近年出土魏三體石經尚書無逸篇殷石古文亂字作變、凡三

見篆畫明晰可辨若今本說文此字已傳摹譌謬當據以訂正
盞銘文上關畫即彼上作𠂤中从𠂤从品即彼从多𠂤同意从品
金文口字日口二形通用如信古文作𠂤是
下从𠂤彼作𠂤乃止之變如格伯敢涉
字偏旁止形作𠂤是其證然則此爲鬱字塙無疑義攷周禮大
馭以鸞和爲節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禮記經解注引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
惟詩蓼蕭毛傳則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說文鑾篆下解即本
毛義云人君乘車四馬四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聲龠則敬也
是許本毛義遂謂鸞在鑣矣夫鑣在馬首旁與韓詩大戴禮及
鄭氏周禮禮記注相抵牾也明甚然鄭蓼蕭箋仍沿毛義據秦
風正義言鸞和所在經無正文又殷周異制此箋所由仍而不
駁今此鼎鸞鞞二字連文是鸞在車衡不繫于馬首旁足證毛

許在鑊之誤而韓鄭二家說之可信且許於鸞和二物合而為一亦戾毛傳在軾曰和之義則誠誤之又誤者已此金文有關車制世可輕視之與又番生敦有朱黼二字連文是于魏石經鑾字外又得一證（群釋十二頁至十三頁）

b 董作賓曰『沫若釋黼即說文繡假借為鞶說文柔皮也』（毛公鼎考年註譯二六頁）

周谷城曰『亂字即番生敦之黼字即毛公鼎之㡀字即說文繡之古文鄀字郭沫若先生以為鄀是論變之尤烈者我則頗以為是最少論變的郭在毛公鼎之釋文中云朱㡀即番生敦之朱黼三體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鄀即此說文繡之古文作鄀論變尤烈者也郭認朱黼為朱鞶皮故以鄀為論變之尤烈者我疑朱黼為朱絲結故以鄀為最少論變的郭在番生敦之釋

文中云朱虢……它器作朱虢乃段為鞹皮也虢義當亦相近殆段為靼鞹皮也朱虢如果解為朱鞹皮那當然很不像孿如果解為朱絲結便很像孿了孿作動詞用為打結或結合作名詞用則是打成了的結子

番生敢之虢其形為㝬毛公鼎之虢其形為㽙三體石經書君奭亂之古文作孿說文䜌之古文作孿這四個形式中以孿為最像打結或結合為最少譌變䜌字裏的言我頗以為是𠂤與𢆶之譌變𠂤寫成亦寫成十是很容易的𢆶寫成吕寫成言也是很容易的偶閱鳴沙石室佚書錄古定尚書其中亂字有作孿的如

亂其紀綱的亂字作孿

廢時亂日的亂字作孿

沈亂于酒的亂字作㚔
也有作孌的如
惟以亂民的亂字作孌
禮煩則亂的亂字作孌
亂正四方的亂字作孌
照這樣看起來呂㠯實在就是㠯因此我以為
㚔是省去左右兩旁之㠯者
㜾即㜾是省去上面之𠂤者
㜾即㜾是什麽也未省去者
亂即孌字即孌字就形音義三方面講都祇好解為結是結散
絲之義而不是理亂絲之義上面是手下面是手中間是絲象
兩手相向把一根一根的散絲搓攏去決不是把一團亂絲來

分開至今我們家鄉的女子謂績麻為纔(呂員切)麻俗話有所謂纔麻績線者故亂字的基本意義實在是結合凡團結終結綜結等是它的最原始的意義稍稍引伸為親近為密切為牽連為不舍為不絕為緊促為屈曲為曲折凡從纔之字多半含有上面這些意義如

鳥相和鳴曰鸞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聲蓋取諸此古時鸞與順動此鳥飛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

鈴子聲音和順像鸞鳥聲音的曰鑾說文人君乘車四馬四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

山紆回綿連曰巒徐悱登琅琊城詩襟帶盡巖巒正是紆回綿連的意思

兩木相重曰欒西京賦結重欒以相承薛注柱上曲木兩頭
受櫨者

心相繫念不舍曰戀漢書兄弟相戀正是這個意思於今所
謂戀愛應該是兩心相念不舍不絕之意說文戀下云亂也一
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亂與治兩義都不對祇有不絕也云云尚
有一些原來的意思即牽連繫念之意

凡雙生子曰孿說文云一乳兩子也玉篇云雙產也揚子方
言云東楚間凡人嬰乳而雙生謂之釐孖秦晉間謂之健子自
關以東謂之孿

手足害了一種伸不直的病曰孿說文云凡拘牽連繫者皆
曰孿易中孚有孚攣如疏云相牽連不絕之名也史記蔡澤傳
云蹙齃膝攣即手足曲病於今我們早晨起床之時如果脚麻

伸不直我們謂之腳攣了筋

身體害了伸不直的病曰癴或作癵或作癒通作攣都是身體拘曲的意思

水流遇了障礙折而橫流曰欒沙丘絕水橫流之意又舟絕流渡也叫欒

伸不直的東西曰彎東西从癴

小而圓的東西曰圞東西也从癴

把亂字的基本意義找出來了確定它的最原始的意義為結合為親近我們可得一極大的方便過去許多講不通的文句都可以講通了（古史零證一至三頁亂為樂之結）

丁山曰『癴甲骨文作㚔金文作㚔皆象以手結合絲縷形實即攣字本字攣許書訓係也不礙攣字本誼即系部所謂纂似組

而赤也。似組而赤。即毛公鼎番生敦朱黻的碻解。組字本誼。許書以為綬屬。又說其小者以為冠纓。左傳又有所謂組甲者。虢季子組敦。組特从又作緙。與爭从受从糸之誼相應。弟意朱黻之黻。或為綬屬。或為冠纓。或為組甲。必於此三誼中占其一。而其語根則為組合。可為尊說作旁證。甲骨文似尚未見黻或黻字。此字則已盛行西周。如黼卣之黼。豹子卣作豹。毛公鼎作豹。孫仲容始釋為緟。弟意即黻字繁文。必讀為纂纂者繼也。雖於組合之誼未符。而仍涵有繩繩不斷之理意。者鬮雖之亂亂碻如今語的結束。猶元曲的尾聲。爭所以从𠂤與耒耒耒諸字相同。碻有束縛的涵意。貴省方言的繼麻。敝縣稱為搓麻。搓正組字的音轉。繼則纂字古意的遺存。要而言之。實紡埵發明以前纂麻績線的原始紡績技術之遺存。(紡埵見於仰韶文化。故云原始。)倘自紡

績技術的發展論亂組篡諸字的通訓尤見尊說之不可易矣」
（古史零證五頁亂為樂之結後附）

高鴻縉曰「按亂既為治理故字倚𠂤與乂（手）畫其清理架上之絲之形由文𠂤與乂生意故託治絲之形以寄治理之意動詞說文讀若亂同者擬其音也論語泰伯予有亂臣十人亂通亂即予有治臣十人也至於治亂之亂敉亂之亂金文原作𤔔謂多言之惑如絲之治也虢季盤錫用戊用政𤔔方即錫以鉞以征亂國也三體石經亂字古文作𤔔即𤔔字之變秦人又造敭字以代𤔔形復譌為𠂤故後世有亂字亂又通段以代亂故亂兼有治意於是亂字廢矣」（字例二篇二九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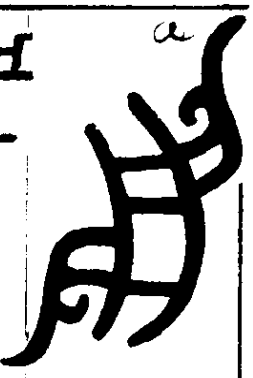
楊樹達曰「郭晉稀告余曰說文亂訓治訓理解其形則謂幺子相亂受治之於从𠂤無說徐鍇補釋之云𠂤司也界也段氏復

以彼此分界則爭生申成徐說按幺子相亂受治之說殊牽強徐段以𠂤為同界亦與治理之訓不相附合竊疑 為 字之誤文下三畫誤為𠂤爾蓋絲為最易紛亂之物故㡭字从之說文言部繘訓治字从言絲重文作 㡭繘二字音義全同殆一字也 字从厽从糸从又亦與㡭字形近許誤以為从訓小之幺徐段又誤以𠂤為同界之同字義遂不可尋矣余曰善哉君之說字也㡭繘同字說無可疑者繘从絲知重文變字之从糸為象絲也糸象絲知㡭之从幺亦象絲也異者幺象絲一束 象三束耳至謂从𠂤為 字下三畫之誤文則位置上下不同無緣致誤中畫一縱一橫形又不相近也余謂糸古文作 㡭字所从之幺乃古文糸之省作許君以為从幺者違誤甚明𠂤位幺字之中蓋象用器收絲之形說文竹部云笠

可以收繩也古文作互𠂤乃象互形也絲繩同類之物互可以收繩亦可以收絲矣又許君解字从受說為受治說亦非是余謂字當从爪从又爪又皆謂手也冓从爪从又者人以一手持絲又一手持互以收之絲易亂以互收之則有條不紊故字訓治訓理也如此則形義密合無間許君之誤說顯然矣(小學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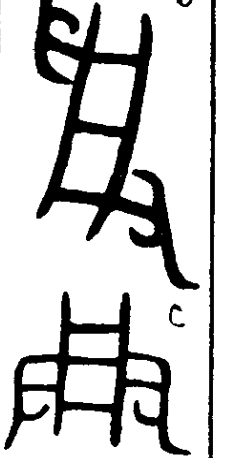
〈大14〉「迺多冓。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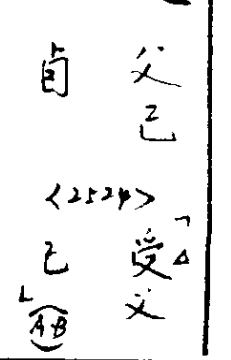
八至八九頁釋冓)

a 
受 从受从舟
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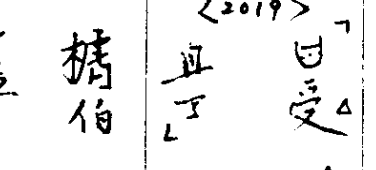
丁尊

矢方彝


父己



〈1957〉
〈2019〉 曰受 且丁
〈0911〉 且中若及矢作
〈2446〉 受卿 旋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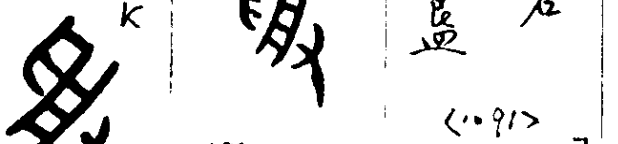
g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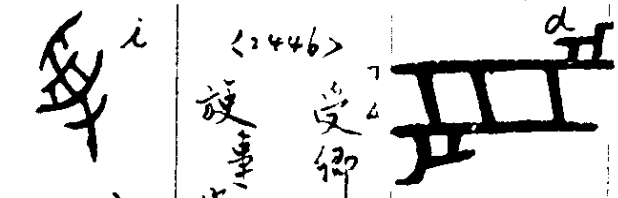
〈1347〉 受天 子休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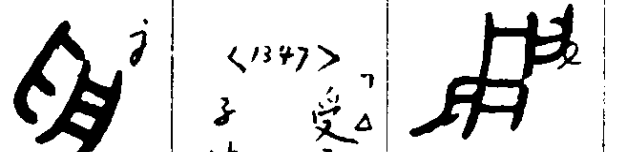
〈1891〉 克成安纽善保 予顧子受令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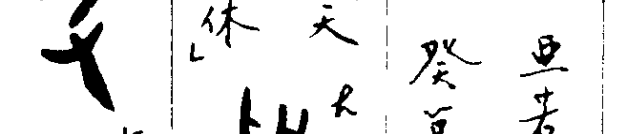
k 

〈0676〉 受天有大令命 雩 我其通省相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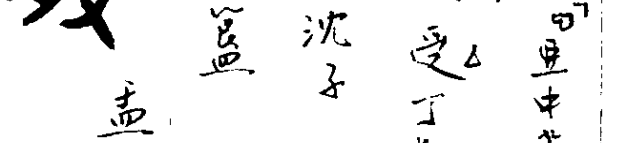
i 

〈0633〉 辛伯其 並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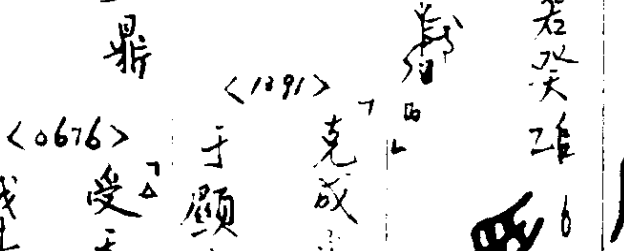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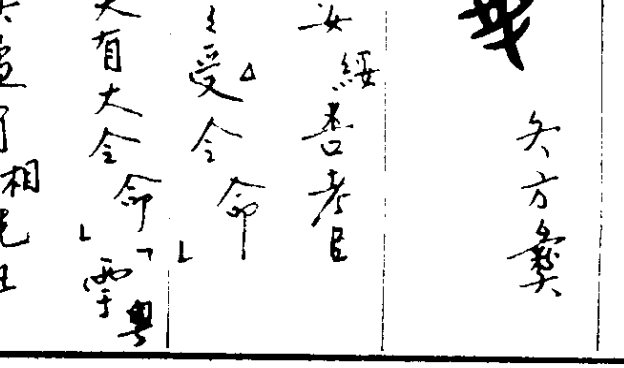
〈0679〉 邑受休 日日王
受 玆五日 夫

m 

〈2924〉 史蔑受授 王令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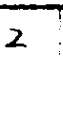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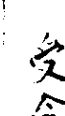
〈2824〉 用受大 福無疆

o 

〈0680〉 雁膺受 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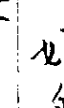
免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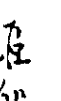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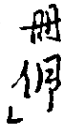

秦公簋

頌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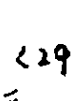
頌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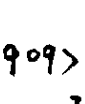

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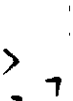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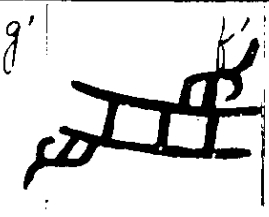


伯康簋









命仏
居壺

b,c 方濬益曰『說文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受訓物落上下相付也器文變鼎从月與貝之篆文變甲从月正同』（綴遺卷十、三十頁受父己卣）

吳大澂曰『受上下相付也兩手持舟舟承尊之器盂鼎』（古籀補二十一頁）

劉心源曰『說文受部受从受舟省聲古刻作㝵盂鼎受天有大命受頌鼎受冊佩以出从舟不省此从月即受从月即舟也』（奇觚卷一、十二頁叔癸鼎）

劉心源曰『鼎文有作㝵者卣文有作㝵鼎者从兩手从舟說文受从受从舟省篆作受古刻作㝵受从舟不省此从兩

手与受同意近人釋受是也（奇觚卷九三四頁受鐸）

林義光曰說文云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按古作𠬜盂鼎象相授受形舟聲授受二字古皆作受盂鼎今余其遹率循先王授民授疆土授皆作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从舟从覆手卬手字形尤顯者覆手卬手即受字也說文爲相付也从受舟省聲蓋似有誤者冂與月皿形迥遠而漢瓦文作𠬜漢鏡漢量並作𠬜稍與皿相近說文亦當作爲後人轉寫奪一筆耳但依凡鐘鼎金文从受从舟不省舟以受物相付與者即有所承也受字从舟形聲而包會意明矣顯矣又按字从受之者兩手而有从手授字似複矣受授必當古

今字方言受盛也廣雅受得也繼也親也周禮司干則受之注取藏之楚語顓頊受之注承也皆有付與者而受取之也又說文爰引也从手从受ㄡ亦聲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猶付也予則取之受授一義之轉用此類極多周禮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再拜授幣此皆受承之義即古義本義存焉亦當證受授同字後人加手以為分別』（古籀篇六十一第一四至一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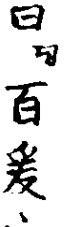
W 高鴻縉曰『受本有授受二義就人而言則謂之授就ㄐ而言則謂之受兩字一形一音讀者就上下文別之』（頌器考釋三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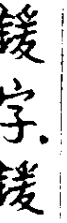
〈大6〉「受京宗欽懿釐」〈大19〉「更使尹氏受」〈大24〉「孚敷受天令命」〈大25〉「受授𠂤厥戲行衛道」〈大43〉「受福無基」〈大45〉「雁受君公之易錫光」「尊受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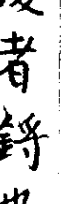
〈大49〉「受」福無疆」〈大50〉「以受」多福」「以受」屯魯純祐多釐」「受」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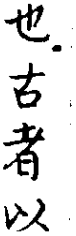
孚 爰字乳為鋝 戴震謂鋝為六兩大半兩三鋝而成二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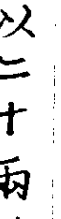
品制之鍰當為鋝 毛公鼎取口卅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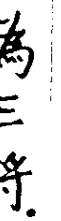












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兩。案書呂刑。其罰百鍰。偽孔傳云。六兩曰鍰。陸氏釋文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鍰重九鋝。俗儒良是。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為證。許氏之學出于逵。故不取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小爾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捋。倍捋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亦承俗說之誤。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即鋝字。尚書大傳云。死罪罰二千鎰。亦與選字同。蓋饌選率即鋝。而鋝與鍰同義也。（積古卷四、四十一頁 魯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罒五指爭也。从爫又一聲。按一非聲。爭捋之古文。取也。从爫从手。手亦又也。篆从寸之字。古多从又。蓋與爫同形而聲義

異故變又為寸以別之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古文爰字省略者亦多作爫與此篆略同然今依文義此當爫字說文爫手五指持也从爫一聲讀若律此一在爫間疑象所指持之意實指事而非形聲或移在下作爫亦同意耳又手部捋取易也从手爫聲詩芣苢薄言捋之傳取也爫捋元同字無疑爫手同意已从爫又从手為複矣」（古籀篇六十一第二〇至二一頁）

郭沫若曰「爫說文爫部云五指捋也从爫一聲讀若律案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別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說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爫一聲也金文均用為金量之單位即是後起之鈐字鈐字多異文其輕重亦有三說說文鈐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此一說也。又云、周礼曰、重三鋝。攷工記冶氏文北方呂二十兩為三鋝、攷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如劉。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三分之二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以六兩三分之二兩為一鋝、此二說也。小尔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捉、倍捉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以六兩為一鋝、此三說也。其異文則鋝鍰每不分、說文、鍰、亦鋝也、以金爰聲、書曰罰百鍰、周礼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文率多作鍰、今尚書乃古文家本作鍰、史記周本紀所引乃今文家本則作率、率則鋝之音讀也、此外則或作選、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書蕭望之傳、或作撰、漢書

或作饌、尚書大傳雖同屬今文派、然其音為率鋘之折衷、戴震云、鋘鈐篆體易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鋘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垙其段借字也、垙見攷工記治氏鈐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段借字也、今案鋘實字誤、金文鈐字均作爭与爰字形近、然有迥然不同之處、虢季子白盤王各周廟宣廟爰卿、作爰可資比較、余意尚書古本鋘字必作爭、其晚出者或作鈐、今文家本出於口授、故以率字寫其音、古文家則誤讀爭若鈐為鋘也、此与古文入禹字、今文家音讀為儀、古文家誤讀為獻者、正同、然自古文家本出、因字形既近、而音又有對轉之可能、今文家亦無力以剖辨之、乃用選、撰、饌等折衷之音以為牽就也、至爭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今古文別、師旅鼎云、迺罰得姦古三百爭、今弗克畢罰、古与今對言、知殷周之爭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

半兩者即殷之古孚、重六兩者舉其成數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為周之今孚、兩者相差甚鉅、故言今弗克幷罰也、梁幣有梁充釿金尚孚、梁充釿五十尚孚、及梁半尚二金尚孚之三種、權其重量、則甲幣約重四錢、乙幣倍之而有奇、丙幣約當其半、用知幣文尚字均讀為當、甲幣一釿當一孚、丙幣二金當一孚、乙幣五金當十二孚也、此孚即是周孚、攷工記冶氏戈戟各重三鋝、而殺矢則重三垸、此鋝當是殷之古孚、即重六兩大半兩者、垸戴氏以為鍰、殊不必然、近年洛陽韓墓所出古器有銘載四孚廿三寽者、揩圖五之甲拇即捋字、与垸為雙聲而兼對轉、則垸与古鋝蓋三十与一之比、周人兼用二孚、特金文中所屢見之孚名、多不知為今為古耳、（兩攷十三頁禽段）

陳仁濤曰「孚乃殷商重量單位之名稱其初蓋以稱量貝貨故或加貝旁作賻至周兼以稱量金屬故或加金旁作鍜而鍜與鍰篆文易譌東漢古文家遂誤以尚書呂刑其罰百鍜之鍜為鍰又以古文舜典有金作贖刑偽書序有訓夏贖刑之語益以鍰為古人用於贖刑之罰金罰鍰以致去本愈遠爰說紛紜歷兩千年而不決茲為爬梳舊聞參証實物成釋孚一文祈與海內賢達共商榷之」

一 孚之本字

孚之本字見於殷虛卜辭者凡六即𠂤殷虛書契後編下第三十葉同第三十一葉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二十八葉同第七第二十一葉前編卷六第二十葉後編下第十四葉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於此二字均作負非也前編卷六是孚字羅振玉商承祚均釋爰並以古罰鍰之鍰亦作爰殷虛文字類編第四葉十三非何故以孚乃重量單位之

名稱爰之本義並無可採作重量單位之意味故爰之本義為引說文爰引也从爪从于集韻引詞也故其引伸義如下

(1)曰　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　郝懿行爾雅義疏爰者說文云引也按引謂引气出聲又為詞之引起兼茲二義故又訓曰也

(2)于　爾雅釋詁爰粵于也　郝氏義疏爰粵二字並从于故又訓于也

(3)於　爾雅釋詁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郝氏義疏爰訓於者詩之爰采唐矣周爰執事書之爰暨小人士冠禮之爰字孔嘉毛傳鄭注竝云爰於也……于於聲義同也

(4)恚　揚子方言爰恚也楚曰爰

(5)哀　見廣韻二十二元

(6) 行 同上

(7) 為 同上

(8) 易 左傳僖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疏爰易也謂舊入公者乃改易於所賞之衆

(9) 換 史記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註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

(10) 轅 說文爰貓文為車轅字

由上爰字之本義及引伸義分析實無一義可採作重量單位之名稱者孚字則不然說文孚五指抒也从爫从又从一一者物也段注用五指持物引取之曰孚正字通一手持物一手取之也曰持曰取稱量之意味躍然紙上重量之專名因以派生而上舉卜辭孚字如段註所謂用五指持物引取之義以為

構造主體者凡三字即𠂤𠂤或𠂤者五指也五指作三者之列不過三也○者則所持之物亦即𠂤之省文也卜辭貝字多如此正許君所謂指事字通所謂一手持物一手取之之義以為構造主體者亦三字即𠂤𠂤或𠂤者手也○者貝之省文也一者貝之代表亦即貝之側面象形側面象形不見體唯見線也是則孚之本義實賴說文而存而孚之被採為重量單位其原因亦於此鑒然可見

抑又不特卜辭之孚字以兩手持物實即持貝為其構造主體也金文亦然金文之孚字禽鼎作𠂤毛公鼎作𠂤趞鼎作𠂤番生敦作𠂤盤作𠂤柔當孚作𠂤郭或作孚作𠂤郭孚作𠂤此諸字筆畫雖或大同小異而其構造主體皆以兩手持物取義則初無二致從知金文造形實沿商契而此字因乃殷周重

量單位之名稱業與日常經濟生活打成一片其淵源脈胳尤為鮮明也

依上所述可知羅商所謂古罰鍰之鍰亦作爰云云實沿東漢古文家之錯誤以為說東漢古文家誤爯為鍰又創罰鍰之說以文其誤而不知爯即孚孚乃殷商之世用以稱量貝貨之單位也

孚之本義既為貝貨之單位於是卜辭復有从貝之賏字作[illegible]前編卷七第或[illegible]前編卷五第或[illegible]前編卷八第或[illegible]前編卷四第或[illegible]前編卷四第或[illegible]前編卷四

而由毋叀咎受之其為贈賜性質而無罰金意味實至明顯是則僅憑卜辭此一斷語亦可知東漢古文家罰鍰之說之為謬說矣

及周孚更兼為稱量金屬之單位周初禽鼎有王易(賜)金百孚語於是而有小篆从金之鋝(鐄)字金文仍作孚鋝云賜云實皆孚之本字因應貨幣交易之演化而孳乳而已

二孚之異文

賜與鋝為孚之孳乳字鍰為孚之誤讀字孫星衍以為鍰當作鋝(見尚書今古文註疏第二十七下三一四頁)郭沫若以為鍰乃東漢古文家之認別字實應作孚(見十批判書P二〇)均是也賜又因鍰字之誤而誤已見前述然尚有如下之異文焉

(1)率　史記周本紀譯尚書呂刑其罰百鍰按應作鋝為其罰百率

(2)選　漢書蕭望之傳薄罪有金選之品

(3) 鐉 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鐉

(4) 鑌 今本尚書大傳鐉作鑌

(5) 撰 史記平準書白選直三千句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鐉之鐉云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

右列五字實皆因同音假借而異蓋孚讀如刷五字讀音均與之畧同故也

三孚之重量

孚之重量究為若干自漢以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又其所說究竟根據為何其根據是否可靠今日吾人殊難確斷茲將諸說分列如下

甲主一孚等於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

主此說者有下列諸家

(1) 古尚書說鍰者鋝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
百鍰為三斤. 尚書今古文註疏第
二十七下第三葉.
(2) 馬融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 同
上
(3) 許愼說文鍰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 孫星衍以為銖上脫
一字. 許氏亦採古尚書說. 同
上

以上三家乃同主一孚等於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 而
古尚書說實首倡之. 馬許二氏特附和之而已. 至古尚書說何
所根據而云然. 則今日已不可攷. 又三家皆以銖為計算之單
位. 則欲知此說之孚之重量為何. 不能不先知銖之重量為何.
而各家對銖之重量及其成立之標準. 亦復持論不同. 有如下
之三說.

(1) 十二分為一銖. 此乃西漢淮南子天文訓中之說. 其言曰.

秋分而稾禾芒定稾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稾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

(2)十絫為一銖　此乃東漢應劭之說其言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見前漢書律歷志權輕重不失黍絫句註

(3)十分之一黍為銖　此乃說文對銖字解釋二說中之一其言曰權十分黍之重也所謂權十分黍之重如無脫文當係指十分之一黍而言其下又曰一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則與應劭說同

以上三說相懸殊甚蓋依淮南之說十二分為一銖十二粟為一分則一銖為一四四粟依應劭之說十絫為銖十黍為絫則一銖為百黍黍重於粟百黍當重於一四四粟至說文權十分

黍之重一語如果其意義為十分黍之一則一銖之重量且不及一粟矣蓋黍固重於粟而十分黍之一則其重或且不敵一粟也從知淮南之說雖出西漢並不為東漢經師所採用而東漢經師對銖之重量亦初無確切之標準也說文特標兩說即其明証唯清蔡雲著癖談以為古尚書說之釋孚應劭之釋銖合之適為百鍰三斤之數其言曰

十黍為絫十絫為銖（按即應劭說）則一銖百黍二十五分之則四黍積四黍者十三則五十二黍故以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為五絫二黍也二十四銖為兩（按此乃淮南天文訓說）則一兩二千四百黍十六兩為斤則一斤三萬八千四百黍三之為十一萬五千二百黍正十一銖五絫二黍百倍之數故曰百鍰為三斤也

乙主一孚等於六兩大半兩者

主此說者為鄭玄之周禮注玄於周禮治氏重三孚下注曰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孚為一斤四兩疏云大半兩為鈞者凡數言大者皆三分之二為大三分之一為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為大半兩也云十鈞為環者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為六兩餘十六銖為大半兩是鍰有六兩大半兩也是依鄭玄之說一孚乃等於六兩又三分之二兩即一六〇銖矣與前古尚書說一孚等於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較乃超過十三倍有奇

丙主一孚等於六兩者

主此說者為賈逵逵之說曰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

俗儒近是見尚書今古文注疏唐陸德明尚書音義從之依此說則一孚等於一四四銖較之古尚書說亦超過十二倍有奇由上甲乙丙三說以觀可知兩漢學者對於孚之重量及其構成單位之銖實均無統一之觀念其立說亦並無確切之根據以致相差懸殊靡所適從至清戴震有鑒於此乃特為調和之說其言曰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孚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為鋝故史記非率漢書非選伙生大傳非饌弓人膠三鋝當為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生不能覈實脫去

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為鈞正合三鈞蓋脫去三字戴氏自注云徐本說文鈞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竝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鈞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鈞是以鄭注引說文証三鈞為一斤四兩一竝見戴東原集辨尚書考工記鍰鈞二字

戴氏之說雖似持之有故然實牽附顯然何以言之孚乃本字鈞乃孳乳字鍰乃誤讀字實一而已戴氏別而二之未免捨本逐末其一孚乃重量單位金膠同為稱量戴氏僅憑臆說別謂鍰以量膠未免膠柱鼓瑟其二東漢經師對孚之單位本無統一觀念所立之界說本無確切根據徒執注疏以求必去事實愈遠戴氏旨存調和不惜曲為之說未免治絲益棼其三淮斯

以談戴氏之說亦猶之東漢經師同為游談無根而已

三由實物中所見孚與銖之重量

依上所述孚與銖之真實重量載籍無可確考經說不足憑信然則如何而後可曰實物固在其重量固不難於實物中比較參証得之此一方法實為吾人今日推測古量比較科學之方法亦即唯一之方法此一方法雖未能保証與孚銖制度成立之始重量毫釐不爽然以視經師之徒逞臆說後儒之唯尚游談似當較勝一籌也茲分述之

先秦去古未遠其貨幣有以孚或當孚名者足徵先秦之世孚之單位尚為各國所沿用則稱量此等貨幣其真實重量究為若干自易獲致明確之概念計量之結果如下

(甲)郢孚圖略

1. 一四・五〇公分
2. 一〇・五〇公分

(乙) 梁當爭

	合公分數
1. 梁正尚金當爭	一四・五〇
2. 梁充金化金當爭	一四・四〇
3. 梁充金化桑當爭	二八・三五 相當兩爭
4. 梁半尚二金當爭	七・〇三 相當半爭

從上(甲)(乙)所列貨幣比較可知戰國時期一爭之重量平均為一四・五〇公分第二枚郢爭未予平均所以輕重不一者則因此等貨幣並非用機器範鑄之故唯大致仍相差不遠

(丙) 全斤幣戰國期即較圜金三孔幣流通較早有金化貝字樣之平首平足布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安邑一金化	一四・二五	〇・五九
2.	安邑半金化	七・五〇—八・〇〇	〇・六二—〇・六六
3.	晋陽二金化	二九・六〇	〇・六〇
4.	晋陽一金化	一七・〇〇	〇・七〇
5.	晋半金化	七・六〇	〇・六三
6.	陰晋一金化	一四・五〇	〇・六〇
7.	陰晋半金化	八・二〇	〇・六八
8.	令[illegible]一金化	一六・〇〇	〇・六六
9.	令[illegible]一金化	一三・〇〇	〇・五四
10.	東阿一金化	一四・四〇	〇・六〇
11.	垂二金化	二七・五〇	〇・五七
	平均	一五・〇〇	平均〇・六〇

2564(4.464-0535)

由上金斤幣十一品以觀可知金化亦紀重之單位大底二金化即等於二爭亦即二兩一金化即等於一爭亦即一兩半金化即等於半爭即半兩亦即平均每爭為一五·〇〇公分每銖為〇·六〇公分

（丁）三孔幣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𠂤(背一兩)	一四·〇〇	〇·五八
2.𠂤(背十二朱銖)	八·〇〇	〇·六六
3.下專(背一兩)	一七·〇〇	〇·七〇
4.魚或繹陽(背一兩)	一三·五〇	〇·五六
5.𠂤陽(背十二朱)	八·三〇	〇·六九
6.阿(背十二朱)	八·三〇	〇·六九

平均一五·六一　平均〇·六四

由上三孔幣之重量以觀其背著一兩者大底與一孚同背著十二朱者大底相當半兩尤與前引淮南子十二朱而當半兩之說合是知以今日之公分為計算標準戰國時期三孔幣之流通區域一兩實即等於一孚亦即等於二十四銖而一孚之平均重量為一五·六一公分一銖之平均重量為〇·六四公分

三孔幣與圜金流通之時期當甚相近或即為同時發行而異地流通之幣制然圜金中之1/2兩品面著重一兩十二一朱者實際重量並不及背著一兩之半幣面著重一兩十四朱者實際重量亦不及背著一兩之下專是又可知雖在戰國之世兩與銖其重量已因地而不同相差達五〇%之巨無怪後儒對孚之重量之纏夾不清矣

(戊)圜金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重一兩十二銖一珠即	一三.一〇—一三.九一	〇.三六—〇.三九
2. 重一兩十四銖一珠	一四.四〇—一五.六二	〇.三八—〇.四一
3. 半罢即半圜	六.九〇—七.六〇	〇.五七—〇.六三
4. 共屯赤金圜即一	一二.七〇—一三.一六	〇.五三—〇.五四
5. 長垣一金化圜即一	一二.四〇	〇.五二
	平均 三.〇〇 1/2 除外	平均 〇.五五 1/2 除外

由上圜金1/2兩品之公分重量與郢圜采當圜之公分重量比較可知所謂一兩十二朱(銖)或一兩十四朱亦即等於一圜如依一兩等於二十四銖稱量之上表每幣每銖公分數則即依此標準稱量者

2兩品乃以三六—三八銖為一圜〇.三六—〇.四一公分為一銖矣從知此二種幣制實與同時幣制迥別唯3至5諸品

其重量仍與郢爯當爯大致相同即平均每爯為一三·〇〇公分每銖為〇·五五公分

(己)秦半兩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五·一八—九·〇〇	〇·四三—〇·七五
平均七·一〇	平均〇·六〇

(庚)漢武三銖及五銖

每幣合公分數	每銖合公分數
1. 三銖 一·九四—二·五五	〇·六四—〇·八五
2. 五銖即赤仄五銖 三·〇〇—四·七八	〇·六〇—〇·九五
平均三·八七四公分 最普通	平均〇·八〇

由上漢銖重量與戰國及秦比較前者約重二〇%至三〇%根據上述各種幣制參証比較之結果吾人既知一爯即係一兩一兩等於二十四銖則以之除前舉郢爯及柬當爯諸幣之

公分數可得每銖之重量如下公分

(一) 郢爭另一切劃不正者不列 〇·六〇

(二) 朶正尚金當爭 〇·六〇

(三) 朶充金化金當爭 〇·六〇

(四) 朶充金化二五十當爭 〇·五五

(五) 朶半尚二金當爭 〇·五八

平均〇·六〇公分弱

總之吾人就實物參証比較之結果除圜金1/2兩品著重一兩十二一朱及一兩十四一朱實即相當一爭或一兩或一金情形較為特殊外自餘各幣面背紀重及實際重量大底小異大同可為歸納如下

(一) 一爭═══一兩三孔═══一金化全「幣」═══二四銖稱量三孔幣之

結果如此，亦可反証淮南一兩即二十四銖說之不誤。

(二)一爭之重量

最低　一三·〇〇公分（卵一金化）

最高　一七·〇〇公分（下專背一兩）

普通　一四·五〇公分　凡三品　一四·四〇公分　凡二品

平均　一四·〇〇公分—一五·〇〇公分

(三)一銖之重量

最低　〇·四三公分（圜金1/2兩品較此尤低，未計入）

最高　〇·七五公分（秦半兩，五朱不計）

普通　〇·六〇公分　凡五品　〇·六六公分及〇·六九公分　各四品

平均　約為〇·六〇公分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得結論如下

一 爭乃殷周重量單位之名稱

二 殷周以爭為稱量貝貨之單位故字或从貝而有賚字周兼以之為稱量金屬之單位故字或从金而有錚字

三 爭為本字賚錚為爭之孳乳字率選饌撰為爭之同音假借字鍰為東漢古文家對錚之誤讀字賧為羅振玉等循東漢古文家誤讀之鍰字因而誤釋之字

四 一爭等於若干朱殆因時間不同而等數亦異唯根據上列幺幣之重量在戰國時一爭等於二十四朱實甚為明確而古尚書一爭等於十一朱廿五分朱之十三說則大底為殷商及周初之等數

五 平均一爭等於一四.〇〇—一五.〇〇公分

六平均一銖約為0.六0公分(金匱論古初集九七至一0七頁釋爰)

a 高鴻縉曰『爰即援之初字.以二手引物.作𠂤.變為𠂤.又變為𠂤.从爪.从又.于聲.借為於是.乃加手旁作援.此處借爰為鍰.吳清卿曰.爰古鍰字.鍰鋝本一字.說文.鍰鋝也.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毛公鼎集釋九五頁)

白冠西曰『爰是鍰之省文.古代重量名稱.說文.鍰鍰也.六兩為鍰.鄭玄以六兩大半兩為鍰(考工記鄭注)爰即鋝之省文也.是重量名稱.有的說六兩為一鋝.與鍰同.徐顯說文解字注箋.以十二銖為一銖.一鋝等于半兩.楊寬戰國史(52頁)講魏國布幣時.以14.5公分為一鋝(合4.5g市兩).說到楚國金幣郢爰時.以十二銖為一銖.一鋝等于半兩(同書55頁).前後對照.并不一致.是楚.

魏兩國權衡制度不同，還是另有解釋。自秦漢以至近代經注家對鍰、鋝的解釋很多，但以鍰、鋝為重量名稱意見是相同的。其分歧之點在于重量的差別。

鍰、鋝有多少重量，那家說的對，我們可用實物結合文獻來研究問題是不難解決的。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鋝。又桃氏桃氏為劍……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上制。下士服之。先以半兩為一鋝來計算，三鋝得一兩五錢，九鋝得四兩五錢。覺得過輕，再以六兩為一鋝來計算，三鋝得十八兩，九鋝得五十四兩。于戈、劍重量尚能相稱，據新出土完整無銹合乎考工記尺度規格的銅戈合乎中制、下制的銅劍來稱量，戈有九兩多的也有十兩的，不等；劍有十五兩多二十一兩多不等（市

秤）這樣計算一鋝當合市秤三兩一錢多丁福保古泉實用談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即今庫秤四錢四分一厘六毫（即合市秤五錢二分強）與上面一鋝重三兩一錢多相同由此可知古兩小今兩大尚書以六兩為鍰是對的徐顥以十二銖為一鋝是不符合實際的

从鍰鋝的字意上講是可以互通的釋鍰釋鋝于意無害其實鍰與鋝的形體上仍有顯著的區分不能相混清戴震說鍰鋝篆體易認說者合而為一恐未然也（考工記冶氏補注）郭沫若金文叢考上說鍰鋝本系兩字漢儒誤而為一按爰字本形小篆作爰金文作爭孚字本形小篆作孚金文作毋判然兩字（考訊一九五七第一期一一四頁郢爰考釋）

張光裕曰「關於爭的重量我們只能從周禮及說文等後代文獻中窺知一二究竟當日一爭是否如此却是很成問題的近世學者曾因說文對鋝字的解釋並證以考工記冶氏鄭注六兩大半兩之說遂得出鋝之重量有輕重不同二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的小鋝是黃金之重量單位重六兩大半兩的大鋝是銅的重量單位王毓銓(一九五七)葉九。引郭氏及加藤繁氏說如果這種推論是正確的話大概也只能符合戰國中葉以後的重量單位制度的事實未必能符合西周年間爭的單位重量在後起字中又有一個重量單位的鍰字它和鋝的用法相同說文云

鍰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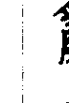
但是戴震考工記圖補注却說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

於是𣪘和鍰同是一字抑有所分別便成了後人爭論的焦點其實從字形嬗變的痕跡看來𣪘和爰應該是同出一源𣪘和鍰更只是它們後來的孳乳而已現在我們再來看爰字說文云

爰引也从受从于籀文以為車轅字

引本是爰字的初誼可是自爰借為語辭之後便別作援來代替它的本字了爰契文作

（後下三十·十六）（乙八七三〇）  （摭續二七〇） （簠徵帝五五）

諸形後世皆以為象二手相引即爰引字的初形契文又有

（前四·二八·七）（前八·三（四）

羅振玉增考中釋作鍰以為即後世重量單位的鍰字可是我

們在卜辭中無論爰或鼓都看不到用作重量單位的痕跡而且契文的鼓也只是斷片上的單字而已在金文裡爰字作

辛伯鼎(商周金文錄遺八八)：宝絲五十爰

虢季子白盤(三代十七·二十)：王各周廟宣廟爰鄉

散盤(三代十七·二十)：余有爽鬻爰千罰千

等形。爰既用為語詞亦用為單位名詞後起的鼓字大概是因此而孳生的拿契文的(爰)字和金文(爰)字作比較只是中間所从意符形體略有不同而毛公鼎的變•為一字形又竟然和契文完全沒有分別如果根據契文字形的隸定把毛公鼎的爰讀作爰亦無不妥因此從這點現象來看是否契文的爰字到了金文字形和字義都分成了兩個系統變ノ為•的爰在用途上做了單位名詞有時候則因筆勢的關係又變

• 為一．而假借為語詞的叟字則增加了筆劃以示和叀字分別．但從前引辛伯鼎稱室絲五十叟和曶鼎稱……絲三叀的比較．叀和叟又同是絲的單位名詞．却說明了在西周年間它們彼此還是相通用的．這種叟叀用法並不一致的現象．或許可以解開後代對叟叀二字爭論的癥結．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百鍰……千鍰．釋文引馬注云．鍰．鋝也．也和說文之說相同．現在復由金文叀．叟用法相同的證明．稱鍰和稱鋝並沒有兩樣．而非是鍰．鋝二字篆體易譌的緣故了．所以馬融和說文謂鍰．鋝也的說法．也成了最好的佐證．

叟．叀二字除字形的釐定產生不同的意見外．南北的間隔和方言的不同．恐怕也是造成異議的關係．甚至促成了兩者制度的分歧．因為周禮既言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南方便可能

並不如此蔡雲癖談曾說

尚書大傳夏后氏死事罰二千饌周本紀黜辟疑赦其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選饌與錢聲相近故得通漢武造白金三品名曰白選蓋本諸此史記白選漢書作白撰音刷鄭司農讀僎為刷其音同則是選饌撰之音既通於錢又通於僎僎與錢音雖不得轉通而義相同形相近其實非二字矣布文多以為錢省文可以為僎省文可即讀如白撰之撰亦無不可

蔡氏從音義上的求證更使我們相信方音的差異是造成僎錢不同的主因(中國文字三十六册三二至三四頁先秦泉幣文字辨疑)

〈大13〉「易錫貝世孚」△
〈大14〉「取口口孚」△
〈大26〉「取償五孚」△

a 井侯簋 〈1378〉 對不敢𠂤揚

b 戊鼎 〈0543〉 作父 弗敢 喪

c 盂鼎 〈0676〉 歡酉酒無 敢酗 (A.B)

d 師遽方彝 〈2443〉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

e 亳鼎 〈0602〉 亳敢對公中休

f 廟伯簋 〈1342〉 敢對揚王休

g 匠卣 〈2704〉 弗敢沮

h 才盤 〈2593〉 才敢巳姜般盤

i 毛公鼎 〈0680〉 女汝母母敢妄寧母母又有敢 矧余專命于外母母敢龏

j 大簋 〈1376〉 余弗敢墜 對揚天子不顯休

k 巢母母敢肅酒于西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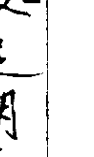
l 女汝母母敢家

m 呂伯簋 〈1372〉 余典勿 敢對

n 師虎簋 〈1383〉 虎敢拜 頧首

o 諫簋 〈1370〉 母母敢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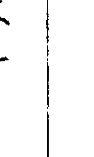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盤



〈2922〉「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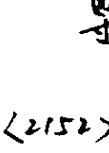
「胸」簋

〈1346〉「胸敢對揚王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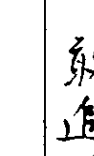
「蔡侯」鐘

〈0054〉「余非敢宁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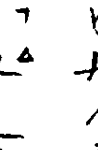
「縣妃」簋

〈1364〉「縣敢隊對于𡍮曰」「𠂤子母毋敢望忘白伯休」



「滕虎」簋

〈1185〉「滕虎敢肇肇乍朕皇考公命仲羇𠂤𡍮」



「沈子」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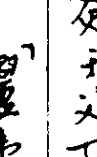
〈1391〉「拜韻首敢𠂤𢦏邵告朕」

「吾老」鼎

〈2722〉「吾老合命」「不敢不絑休同公」

「令」簋

〈1377〉「令敢揚皇王宣休」「令敢展皇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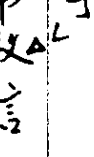


「矢尊」

〈2152〉「𠂤册令敢𠂤明公尹人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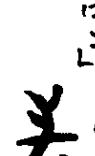
「矢方彝」

〈2476〉「𠂤册令敢𠂤明公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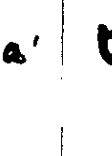


「易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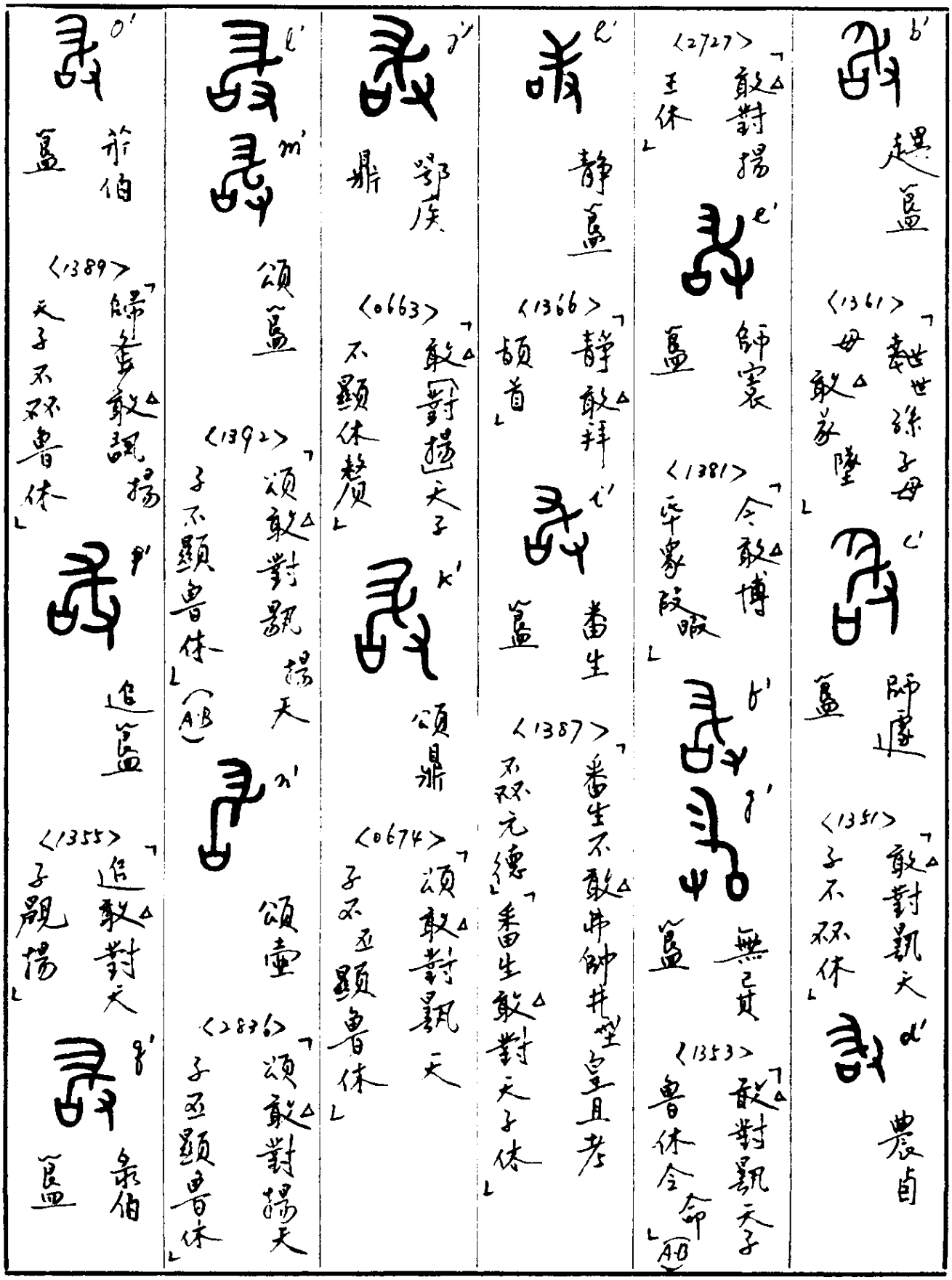
〈0609〉「𠂤敢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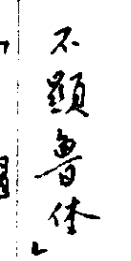
「平宝」「敢追明公」



「賞晉邦公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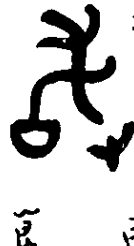

b'
趩簋
〈1361〉世孫子毋敢家墜
c'
師遽簋
〈1351〉敢對揚天子不忘休
d'
農卣
〈2727〉敢對揚王休
e'
師袁簋
〈1381〉令敢博平豪改暱
f'
無㠯簋
〈1353〉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命(A·B)
g'
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且考
〈1387〉番生敢對天子休
h'
靜簋
〈1366〉靜敢拜稽首
i'
番生簋
〈1387〉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且考
〈1387〉番生敢對天子休
j'
鄂侯鼎
〈0663〉敢對揚天子不顯休賁
k'
頌鼎
〈0674〉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l'
頌簋
〈1392〉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A·B)
m'
頌壺
〈9730〉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n'
遣簋
〈1355〉遣敢對揚天子
o'
旂伯簋
〈1389〉歸奎敢覲揚天子不忘魯休
p'
遣簋
〈1355〉遣敢對揚天子
q'
彔伯簋

〈1380〉余宕敢拜手頧首對
覲對揚天子不丕顯休



師袁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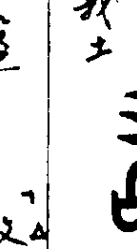
〈1388〉敢對覲
天子休



豆閉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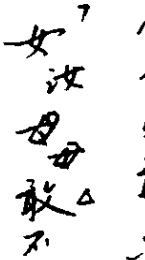
〈1368〉敢
對

覲天子不丕
顯休命



鐘

〈0057〉旅敢啓帥井型
皇考威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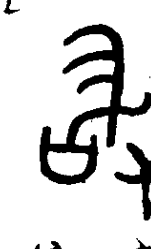
克鐘

〈0053〉克不敢
荒墜
克

敢對覲天子
不顯魯休

卯簋

〈1390〉令余非敢夢先公又有
進退
女汝母敢不善
敢對覲楚白休



鐘

〈0137〉首敢對揚天
子丕顯魯休

師望
鼎

〈0169〉不敢不
妻規
聖敢

敢對覲天子
不顯魯休

元年師
兌簋

〈1386〉兌拜頧首敢對覲
天子不顯魯休(A·B)

宰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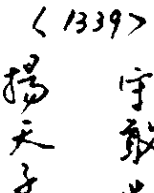
〈0061〉南或國反
敢
敢函虐我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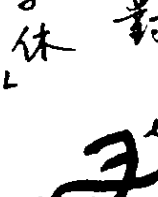
〈2924〉敢對揚天子
不顯皮
敢

〈2926〉毋毋敢不出其實
毋毋
敢不即諫次即井
盤

敢不用令命 毋毋敢
或有入絲變宅宄寘

宇矗 <1339> 宇敢對揚天子休





伯休」〈1349〉「敢對覭揚穆王休」〈1352〉「敢對覭揚王休」〈1369〉「敢對覭天子不顯休」〈1373〉「余既嗌厥我考我母令令弗敢荒乱」〈1375〉「敢對覭天子不顯休」〈1385〉「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1496〉「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覭」〈1944〉「才敢卜姜孟」〈1952〉「敢對揚天子不休」〈2144〉「虩淮夷敢伐內國」〈2148〉「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2151〉「盞拜韻首敢對揚王休」「盞敢拜韻首曰剌剌朕身」〈2444〉「敢對覭王休」〈2445〉「盞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盞敢拜稽首曰剌曰朕身」〈2704〉「弗敢沮」〈2719〉「敢對覭揚王休」〈2727〉「敢對揚王休」〈2728〉「淮尸夷敢伐內國」〈2735〉「烏虖效不敢不萬萬年娭夜奔徒覭公休」〈2834〉「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令命」〈3012〉「敢帥井先王」〈215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

案吳大澂曰『敢勇敢也象兩手相執有物格之笳其口毛公鼎』（古籀補二十一頁）

孫詒讓曰『殷在帝所者殷當讀爲嚴殷在帝所猶云嚴在上師酉簋盂嚴
巡嚴聲嚴巡殷聲故此省嚴爲殷也』(拾遺上十四頁齊侯鎛鐘)

S.8 孫詒讓曰『舊無釋兩篆形雖小異似皆當爲敢字說文受部敢
从受古聲籀文作叡古文作叡此皆其變體似从甘从攴後孟
鼎敢字作㪔(據古三之三)與此相似其變从甘亦畧同也』(餘論卷三
第二〇頁稽改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敢進取也从受古聲按古非聲敢古作㪔(孟
鼎)象手相持形與爭同意甘聲或作㪔(師俞敦)作㪔(克鐘)省甘爲
口(文源)』

S-t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釋上篆爲燕又釋下篆爲敢字並非劉氏
心源釋上篆爲揚云此字从丹即丹小篆㪔古文揚皆从此

與手同意吳棫對臆伯龝尊跗可證上體作𠂤即𠂤之變文此說亦非唯謂丮為丮者得妥當矣揚字所从又有作𢍏𠬜者夙字所从有尹𠬜諸形亦當作丮丮耳劉氏釋下篆亦作敢龔阮氏之誤非愚謂此皆撚字說文从犬肉古文作𤔔𤔔𢍏其作曰者與此曰合其𠬜亦與揚字所从合即與此丮同又𠂤形為犬異文與此𤔔稍近似然則此篆為撚當與許書相證也而審其形許書作𢍏者𠂤為𢍏尤顯又從火此明然字古文𢍏然通用也又作𤔔𢍏者丮者手也此為撚字亦尤顯然𢍏然撚亦當通用然則銘云隸撚猶于棫曰者隸與篆通今遂字撚者執也即其義也與取同意或亦與方言云撚續也同猶與紐通紐者繫也又云毋撚望白休者望為忘段借撚為愆段借詩假樂不愆不忘是也然衍古音同部通用也說文𤔔執也从手然聲一曰蹂也

或云躁當作燥燥即今揉字通俗文手捏曰撚其或訓續者段借為緻也（古籀篇五十五第三七至三八頁）

高田忠周曰『宅公鼎』曰毋敢妄寧又毋又敢憃專命于外又毋敢湎于酒女毋敢傢云云四字用法相同即儀禮士虞禮記敢用絜牲剛鬣嚴注冒昧之辭燕禮臣敢辭注怖懼用勢決之辭之類也此字之轉義而段借也說文毋進取也从冒貫古聲籀文作敢古文作毄許氏有誤今審此等諸篆體勢从又从甘从𠬜為一形尤顯然者也因謂古與敢古音亦遠而以甘為聲古音正合凡甘敢兩聲同部也然𠬜形此何象耶說文厭笮訓山桑也从木厭聲爾雅釋木注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即知其性柔勁者也此作𠬜與下𠬜𠬜𠬜諸形即厭桑象形說文桑从叒叒者叒木扶桑也金文叒作𠬜此𠬜為厭桑形無

疑矣而又从甘為字聲厥从厥聲厥从𠂤聲而𠂤从甘从𠂤甘亦聲故也然則敢字古文元从又从厥聲又从甘聲而厥亦兼取其木性柔勁之意形聲而包會意顯然矣許氏所據籀文作𢦚又同意ㄋ即ㄋ省月亦然省耶』（古籀篇六十一第二十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敢古文𢦚案金文作𢦚非从古也石經古文作𢦚尚近似』（古攷三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古進取也从𠂤古聲𢦚籀文敢𢦚古文敢古覽切

徐灝曰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曰敢必行也廣雅曰敢犯也皆進取之義

按字从二手相隨而另有外力ㄏ內犯而欲分離之ㄏ為內犯之動象可謂勇敢矣ㄏ為意象故為指事符甘聲動詞後世形

變意不可說今敢用為助動詞」（字例五篇一六四頁）

〈大6〉「班非敢覓」〈大14〉「女汝母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雩乃嗌庶右
尊母敢不明不中不井」「母敢不尹不中不井」「敢對覭王不
顯休」〈大16〉「從敢拜稽首」〈大18〉「母毋敢又有不聞」「母毋敢庆达
又有入告」「勿吏使敢又有庆止欽趾從縱獄」「敢對覭天子不顯
魯休」〈大19〉「敢敢對覭天子休」〈大20〉「白克敢對覭天右王白友」〈大21〉「母毋敢
否譡」「敢對覭皇君休」〈大24〉「敢對覭天子休」〈大25〉「迺敢庆嗌欽訊人」「敢對
覭天子不顯魯休」〈大27〉「敢對覭天子休命」〈大45〉「尸不敢弗敬戒」「尸敢用
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尸用或又敢再
拜稽首」「余弗敢濩棄乃命」「又敢有嚴才在帝所」〈大52〉「必會
王符乃殷行之」

貝

a 賢 从臤从貝 「旅對季賢」
師詢鼎
概 手持鑿

林義光曰「說文云『臤堅固意也从臣又从貝貝堅實也讀若概』按貝無堅實之義叙穿也堅穀皆臧貝其中為深堅象」（文源）

a 郭沫若曰「賢即賢字說文賢讀若概此即讀為梗概之概」（兩攷二十六頁師旅鼎）

a 郭沫若曰「賢當是賢字之異說文賢突堅意也从臣从貝貝堅實也讀若概蓋此字在此蓋即讀為梗概之概言師旅受罰之後遂書其梗概於鼎彝也」（金攷三七二頁師旅鼎）

a 于省吾曰「賢疑即賢說文賢深堅意也讀若概」（雙選上二第六頁師旅鼎）

α 吳其昌曰『貿師寰設作貿實為一字從斗與從刃意義全同斗即刃屬也其義則為誓師寰設云即貿乃邦謂即誓于乃邦也此鼎銘云使婁旅對厥貿于溥彝謂使盡旅立誓對此溥彝為信也』(麻朔卷一第二七頁白懋父師旅鼎)

α 周法高曰鼎銘的「貿」字郭于謂即說文的「賓」字按「賓」假為「質劑之質」左傳昭公六年「由質要」杜注「質要契券也」

師寰設即貿乃邦曶

大系頁一四六「貿字亦見師旅鼎即說文賓奴窶堅意也讀若概之賓曶乃商首字見小孟鼎……賓之者謂殘害之」

楊樹達云「郭則讀曶為首余謂商與曶同屬幽部字韻相近而聲則遠余謂曶當讀為首廣雅釋詁云「首君也」然則銘文之邦曶即尚書之邦君也」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四)「師寰設跋」學原三卷二期

按賢曷即盂鼎的「折曷」也就是不娶敦「折首執訊」毓祥子白盤「折首五百執訊五十的「折首」「賢」「折」古音同隸祭部「槩」「質」古音同隸脂部四字同屬段氏的第十五部音俱相近所以能够相通關於質字丁山說文闕義箋(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頁三〇至三二論之頗詳(零釋六九至七〇頁師旂鼎考釋)

楊樹達曰「旅對𠂤三字為句金文𠂤字用法與之字同器殷云「咎作𠂤」可證也賢于尊彝者賢當讀為絜刻也(積微一三八頁師旂鼎跋)

周法高同「𠂤」通常用於頌位白川靜謂𠂤在文末乃殷金文最古樸之形式不應適用於本器之銘辭又謂「賢為質之初文金文

通釋六七、師旂鼎白鶴美術館誌第一三輯頁七六二、1966.與余說闇合.拙著金文零釋出版於一九五一年.白川氏當時蓋未見余說.故該器參考文獻中未列拙著師旂鼎考釋.但於金文通釋.一四康侯簋.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1963中則引及拙著金文零釋中之康侯簋考釋.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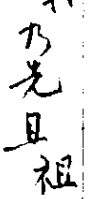
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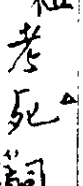
朽 說文或从木作杇

曲鼎康侯丰杇 〈0534〉 「康侯丰朽 在朽△ 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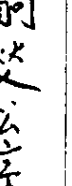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朽腐也从歹丂聲或从木作杇禮記月令其臭朽鄭注亦作歹廣雅釋詁歹敗也又論語朽木不可彫也盍人謂腐歹木謂腐朽其字元當分別許以艸木兼於人也然丂字解曰气欲舒出~上礙于一也考字从之取于衰朽之義然則最古文字唯當以丂兼歹朽兩字腐爛亦衰丂一義之轉耳釋名老朽也此合古義矣」(古籀篇四十二第八至九頁)

a
盂鼎 〈0676〉 「迺舉柔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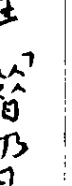
b 
「翻廼成」

c 
令簋 〈1377〉 「隹九月既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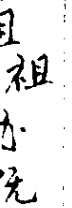
「霸丁丑」(A·B)

d 
競簋 〈1315〉 「隹十月既死」

「霸壬申」

e 
遇甗 〈0817〉 「隹十月既死」

「霸丙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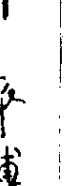
f 
鼎 〈0680〉 「毛公人」

g
頌鼎 〈0676〉 「隹三年三月既死」

「霸甲戌」

h
頌簋 〈1392〉 「隹三年三月既死」

「霸甲戌」(A·B)

i 
頌壺 〈2836〉 「唯三年三月既死」

「霸甲戌」

j
毛公鼎 〈0680〉 「人」

童動至人
才在立位

k
追簋 〈1355〉 「追虎臣夕」

「卿饗死事」

l

公甲盤 〈2926〉 「隹三年三月既死」

「霸庚寅」

m
望簋 〈1365〉 「死」

「嗣尸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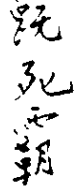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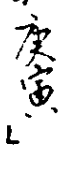
「量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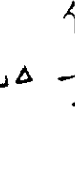
n
卯簋 〈1390〉 「獻戠乃先且祖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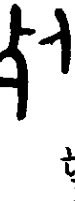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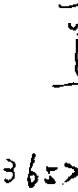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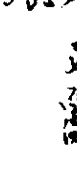
「嗣𢦏公室」「昏乃且祖亦既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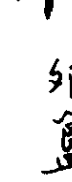
「乃父死」「嗣爰等人」「令余隹令女汝」

「以嗣爰等官𠂤爰等人」





〈0052〉「用嶄書曰
老母母死」
〈0649〉「唯五月既死。霸」〈0657〉「王命死。尸嗣王家」〈2488〉「佳王正月既死。霸乙卯」〈339〉
「佳五月既死。霸辛未」〈2831〉「佳八月既死。霸戊寅」
徐同柏釋从曰「終也」（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吳大澂曰「尸字从尸从从主也古文省作从自後人避生从之从遂省尸為尸書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傳云尸主也詩采蘋誰其尸之傳云尸主也左氏成十七年傳殺老牛莫之敢尸穀梁隱五年傳卑不尸大功注皆訓尸為主皆當作尸不當作淮尸之尸 夷盂鼎迺召夾从即夾尸之省言夾輔其主也說文尸終主也引伸之凡為主者皆為尸書太康尸位亦當作尸

位言太康主天子之位猶言太康即位也乃後人誤解以尸位為不事事之義而厥字之古義廢矣』（字說三二頁厥字說）

吳大澂曰『死即屍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引申之凡為主者皆為屍經傳通作尸書康王之誥敘康王既尸天子詩采蘩誰其尸之穀梁隱五年傳卑不尸大功皆訓尸為主祭以神象為主故亦謂之尸後世辟死之名言主不言屍而屍之古義廢』（憲齋四冊十六頁孟鼎）

a劉心源曰『奴為屍省即尸字主也』（奇觚卷二四十頁孟鼎）

商承祚曰『說文尸古文奴如此案甲骨文作[illegible]象人拜于朽骨之旁奴意也金文整齊之為[illegible]與篆文同』（古攷三七頁）

g 張之綱曰『徐』同柏云終也窓齋云讀如書序康王既尸天子之尸孫詒讓云金文皆以从爲尸見阮款識追敢綱案並見齊侯鎛鐘師㝬敢周望敢卯敢(『辭釋』五頁)

a 陳夢家曰『死司』西周金文習見如康鼎王命死司王家蔡殷死司王家……司百工……死有永義毛公鼎死毋童余一人才立文侯之命予一人永終在位可以為証死司戎即終身管理諸戎之事(『金選』一八一頁西周銅器斷代大盂鼎)

高鴻縉曰『按此為屍體之屍之初文字倚卢(裂骨畫人俯首無生氣之形由物形ʃ生意故為死屍之意名詞後人通段用為生死之死(動詞)乃加尸聲作屍以還其原動詞之死古原作𣦵从人在墓井中會意自以前代𣦵而𣦵字廢又說文屍人

之終所存形骸也从死尸尸亦聲誤以後起字為初字矣（字例二篇二三八頁）

王國維曰「死古文以為屍字屍主也孟鼎云迺紹夾死嗣戎追敦云追虔夙夕卹厥死事」（觀堂二〇〇四頁毛公鼎銘考釋）楊樹達曰「說文四篇下歿部云歿沒也人所離也从歹从人自來說者皆以歿為生歿之歿認為動字其實非也今按歿為名字謂屍體也字从歹者說文四篇下歹部云歹列骨之殘也蓋精魂與體魄合則為人精魂去而體魄殘存則為歿故字从歹人此徵諸本字之構造者一也一篇下艸部云葬藏也从歿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一以薦歿艸以藏歿皆謂屍體也王君靜安謂此歿假為屍非也此徵諸他文之構造者二也左傳哀公十六年云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歿焉對曰余知

其奴所而長者使余勿言呂氏春秋離謂篇云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奴者富人請贖之又期賢篇云野人之用兵也流矢如雨扶傷輿奴史記秦本紀云晉楚流奴河二萬人又淮南厲王長傳云開長奴埋此下漢書五十三廣川惠王傳云即取他人奴與都奴並付其母母曰都是望鄉非也又卷七十陳湯傳云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奴又卷九十酷吏尹賞傳云安所求子奴桓東少年場諸奴字皆即今屬字故顏師古於三傳皆以尸訓奴是也此徵諸經傳子史之義訓者三也近人端方陶齋藏甎記載漢城旦張護葬甎云城旦張護永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物故奴在口下缺字是此字又東門當葬甎云永元二年九月二十日潁川武陽髡鉗東門當奴在此下奴亦皆謂屬此徵諸漢代實物之用字者四也端書全載此類甎茲舉二事為例余四年前

跋陶齋藏甗記即明此義惟未據奴字形義為說故今復為此文焉至說文八篇上尸部有屍字云終主也从尸奴夫奴从及人而復以臥人形之尸字會合成文殊為重累蓋奴本謂屍後為生奴之義所奪故復造从尸奴之屍猶之益之形義為水溢出於皿上後為增益之義所奪故復制从水益聲之溢而訓為器滿其例正相類爾乃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九引說文奴字不據从及人之義謂奴為从及从化省眞野言不值一笑者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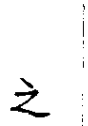
文成後偶檢說文詁林見所引饒炯說文部首訂之說謂奴為尸之或體亦據葬字字形為證與余說頗同惟饒云人離氣則骨肉朽腐故奴从人从及會意立義未精而奴為尸或體之說亦未審諦也(凸)(金石二二至二三頁釋奴)

〈大9〉「奴咸之日」〈大18〉「死」闌王家外內」〈大21〉「今令女汝死尸我家」〈大25〉「唯死」

〈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45〉「虜虔卽卒死尸事」

臚

a



臚 說文籀文作膚 > 弘尊 弘魁臚 膚 <2112 > 弘尊 弘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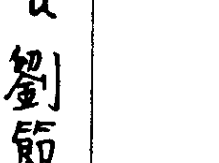
<0048> 「玄鏐膚 臚 呂鑪」

方濬益曰「膚即鑪說文鑪厝銅鐵也左傳鑪金漢書古今人表作鑪金鑪鑪亦聲近相通故疑膚即鑪也」（綴遺卷二十二頁邾公牼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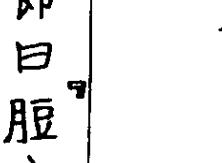
a 馬叙倫曰「郘鐘作為余鐘玄鏐鑪鋁鑪從金膚聲蓋鑪之異文此省耳說文膚為籀文臚字從肉盧聲盧從虍聲虘為盧之初文此從虍即虘之異文其①與金文卣字同蓋本作膚古借①為酉此遂用借字說文鑪錯銅鐵也然鑪即今木工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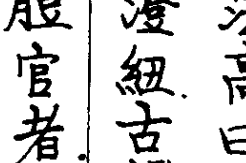
工所用以錯金工之錯子今借錯字為之非動詞也此疑借為錯、錯鑢聲同魚類也說文錯金涂也』(刻詞一四八頁至一四九頁弘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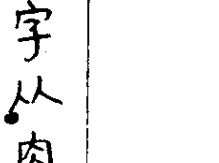
脰


脰 禽肯鼎 〈0538〉「𠂤脰」（蓋）

禽肯鼎 〈0516〉「𠂤脰」（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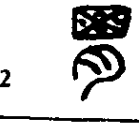

脰 鑄客鼎 〈0370〉「𠂤脰」（器、蓋）鑄客為𠂤脰宣為之」（蓋）


大子鼎 〈0371〉「𠂤脰」


大子鼎 〈3024〉「𠂤脰大子之鬲」

a 周法高曰按脰疑皆解為廚封聲豆聲同棘侯部脰屬定紐廚屬澄紐古聲毋同為d舒脰者舒廚也舒脰社鼎舒廚之供鼎也脰官者廚官也（零釋一四七頁釋侃）

a 劉節曰脰字从肉豆聲廣雅釋言脰饌也（攷存一一五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胃 孳乳為謂

吉日壬午劍謂之少虡

〈3159〉 胃謂之 少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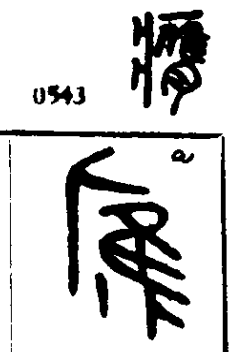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說文云胃穀府也从肉畏象形按石鼓作胃月謂字偏旁㊀象穀在胃中』(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胃穀府也从肉畏象形蓋謂㊀即最古胃字ㄇ為象形中有粒穀而潰化之意从米小變也後世叀字是也又从肉以會意唯篆字从畏』(古籀篇四十一第六頁)

饒宗頤曰『武威漢簡胃今本作謂陳直云少虡劍銘及戰國帛書皆以胃為謂』(集刊第四十本上一三頁楚繒書疏證)

高鴻縉曰『說文胃穀府也从肉畏象形云貴切按字倚肉畫胃形由物形㊀生意故為腸胃之胃說解甚是』字

例二篇二三七頁）



膺 不从肉

毛公鼎雁字重見

<0680> 「雁膺受大命」

a 齊 从次从肉猶資之或从齊作鐕漸闌之或从次作次朱也 陳侯因資鎛史記作因齊威王名 「陳侯因資」「曰」「其雒惟」

因資嬰揚皇考

聖練昭統」

a 徐同柏曰「因資史記作因脀說文資或作鐕次雅或作鐕周禮外府注先鄭云鐕或為資後鄭謂呂脀次為聲又左莊六年傳噬脀釋文脀膞通是資為膞之異文脀為膞之段借古人名字不呂國籍意史記威王因脀之脀當依是銘讀為膞爾」(从古卷十五、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周陳庚說)

a 劉心源曰資从肉从次字書不載當即資異閣學引翁祖庚說史記齊威王名因齊此作因資古者齊資字通用易得其資斧

子夏傳及諸家作齊礼記皆義注資為齊故工記故書資作齊詩楚茨玉藻注引作楚薺記古書及漢碑有作楚資者餘如周礼眡祲注故書隮作資之類不可枚舉」(奇觚卷四十三頁陳庚因資敔)

a 孫詒讓曰『从次从因吳大澂云即齎字是也舊釋資非是』(餘論卷三第十五頁陳倬堯)

〈大47〉

「三畫是杓」

雁

a

雁 从鳥高聲或釋

雁公劍

〈3152〉 雁公口 b

雁公之劍

闌立雁

雁戈

〈3092〉 闌立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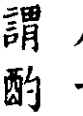
雁造

a
逃 鼎 〈0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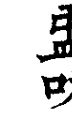
逃 盨 〈1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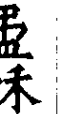
逃 盨 〈3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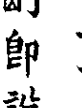
逃 盨 〈4299〉

b 
逃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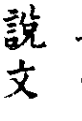
逃 盨


逃 盨


逃 盨

c 
秦公 〈138.2〉

秦公 〈3012〉

d 孫詒讓曰『  字吳釋爲卿案此當爲圂說文囚部圂囹孫相承續也从囚从八象其長也从幺象重累也此从八从幺皆剛昌惟囚殺有鼓畫盂咊鍾云咸畜百辟圂士是其證也圂士之義薛尚功諸人皆未釋吕聲音攷之當讀爲尹士儀禮士虞禮酌酒酳尸注古文酳作酌錢大昕經史答問及段玉裁說文注桂馥說文義證丛謂酌卽說文酉部酌字之誤玉篇謂酌酳同字其塙證也吕形聲言之酳从圂省聲酌从勻聲古尹聲勻聲字多相通禮記聘義孚尹旁達注讀如竹筍之筍圂之讀爲尹與尹之讀爲筠其例正同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拾

遺下六頁周啟

林義光曰『說文云胤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八象其長也幺亦象重絲也按从肉轉注从八幺八分也幺繫也見各條八字古作胤晉公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胤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象其長也从幺象重累也胤古文胤此解似未妥當愚謂从幺ㄙ小子也亦子也孫也从肉系統之意从𠂤相承之意又或从八ㄙ者別也骨肉相承子孫分別所以承續蕃殖也朱駿聲云按从八猶从分ㄙ祖父之遺體也从幺如絲之繼續也會意亦可通矣書堯典胤子朱啓明高宗肜日囷非天胤傳嗣也左隱十一年傳太

d 岳之胤也。注繼也。詩既醉。永錫祚胤。傳習也。習亦因襲承續之謂也。銘義疑段借為尹。尹士。實治事者也。（古籀篇四十一第一四頁）

c 郭沫若曰。孫詒讓云。胤士之義。以聲音攷之。當讀為尹士。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余意胤殆段為俊。禮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書皐陶謨俊乂在官。語意相近。（兩攷二四八頁秦公段）

商承祚曰。說文。臀。古文胤。案金文秦公簋。晉邦盦作臤。與篆文同。（古攷三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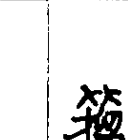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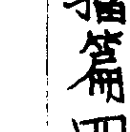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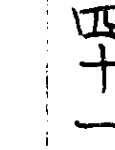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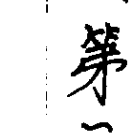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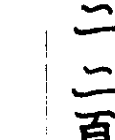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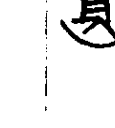
c 林潔明曰。胤士之義。孫詒讓以為當讀為尹士。郭沫若則以為胤段為俊。按胤字上古音在真部喻紐三。尹字亦在真部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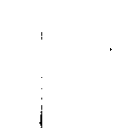
紐 yiuet 而後字則在文部讀 tsiuət(上古音據周法高師擬音)則知後胤上古音韵部既異聲復不同胤尹則為開合口之異胤殷為尹是也郭氏盖未通古音之學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孫說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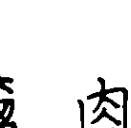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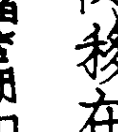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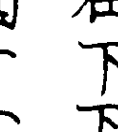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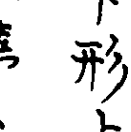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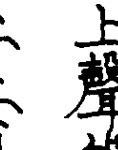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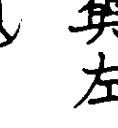
「咸畜百辟胤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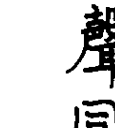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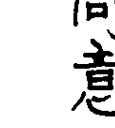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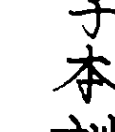
膳 不从肉
大篆 善字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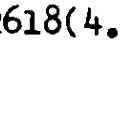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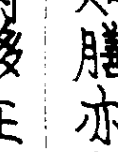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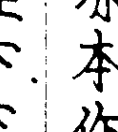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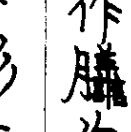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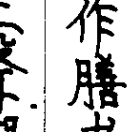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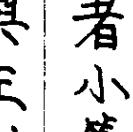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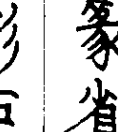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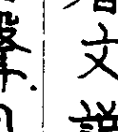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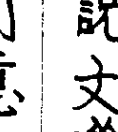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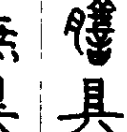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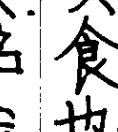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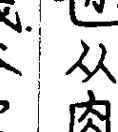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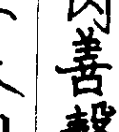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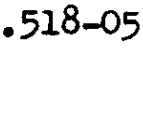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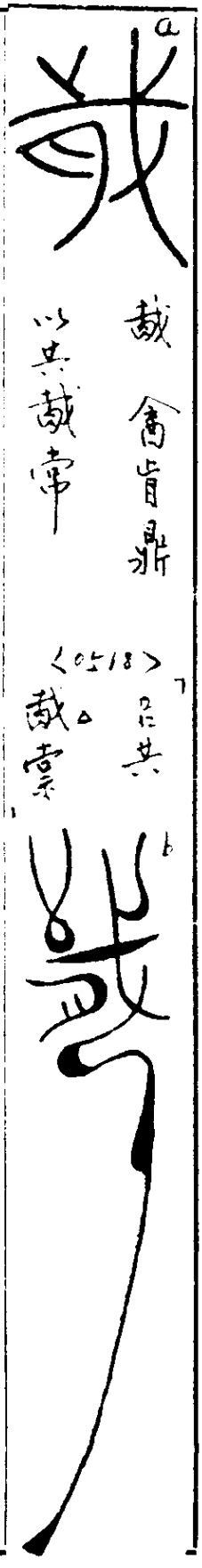


大篆 善字重見

膳 不从肉

a 膳 从善 善正文 作譱 从詴 凡金刻古文皆然 即知膳亦本作譱 作膳者小篆省文 說文 膳具食也 从肉善聲 此肉移在下下形上聲與左形右聲同意無異 銘義本字本訓 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二頁

戠



戠 禽肯鼎 以共戠帝

<0518>「呂共戠△堂」

禽肯 <0539>「台共戠△堂」 盤

<0638>「呂共戠△堂」 盤 禽志

<2916>「共供戠△堂蒸嘗」

高景成釋戠从肉才声

二年寉鼎

<0517>「二年寉口乡鼎 紹譜身戠口食」

<0638>「呂以共供戠△堂嘗」

<0415>「以共戠△堂嘗」 (A·B·C)

唐蘭曰「棠字銘俱作寮僅歙志鼎蓋作寮郭沫若氏釋棠從示尚聲當即祭名蒸嘗字之專字古代銘刻彙攷續編三十七葉劉節氏釋常余按劉說非也此字下從丌決非巾字當以釋棠為是然戠棠二字至難解釋如讀戠如本字則何以與棠連文且三

鼎三簋一盤其銘俱云以共𢦚嘗古者盛𢦚以豆鼎與簋盤均非盛𢦚之器也郭氏又云

𢦚與嘗連文則𢦚殆又假為蒸𢦚蒸乃陰陽對轉之聲也故呂共𢦚嘗即是以供蒸嘗原注準曾頌閟宮毛傳𢦚羹之例𢦚作如字嘗讀作羹亦可通然古人盛羹以鉶不以鼎故知其非

郭氏之觀察每極敏銳其謂𢦚之不能讀如字甚是然謂讀如蒸則亦有誤蓋金文蒸嘗之語習見如姬鼎彝鼎云用𥫱用嘗陳侯午錞及陳侯因資錞並云以𥫱以嘗皆是蒸字以𥫱或𥫱為之其用法則均以為動詞與此銘均迥異也

余意此𢦚嘗二字當讀為粢盛粢盛之語習見於左傳國語周禮等書蓋春秋以後之通語也周禮甸師云以供齍盛孟子滕文公下云以共粢盛穀梁傳桓十四年云以供粢盛禮記祭統

云以共齊盛其句法並同然則此云以共戠黨當即以共粢盛戠與粢黨與盛並語聲之轉耳經傳所言粢盛俱指祭祀之黍稷而此以戠黨為之者似已為泛義之祭物矣（國刊第四卷一期八至九頁壽縣所出銅器考略）

e楊樹達曰『妽字羅振玉無釋今按字从肉从才當即說文之戠字四篇下肉部云戠大臠也从肉戈聲側吏切此文作肘與戠異者戠从戈聲此省从才聲耳戈本从才聲才戈二音無異也戠在此當讀為容載之載』（積微二三五頁盦ㄙ子鼎跋）

于省吾曰『戠字从月之證戠字也見車節郭般（郭沫若般潘非）釋歲按釋歲是對的惜無佐證晚周繒書有百戠和戠季之稱此外古文字和小篆的歲字均不从月惟漢瓦當文歲字偶有从月作戠者此也漢篆時存古文之一證』（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

二頁鄂君啟節考釋

金祥恒曰『商氏承祚於鄂君啓節考云
从敗晉師於襄陵之戠(歲)及戠龍(龍)邊兩戠字確讀為戠(歲)
字以后可糾正楚王酓肯鼎和酓肯盤以共(供)戠(歲)嘗(嘗)
之戠為歲而過去釋戠之非又知其字从月與甲骨文歲之
作㦰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
商氏正自己前說之非則是而釋㦰與甲骨文之㦰為同源則
非甲骨卜辭之歲如殷虛書契續編卷五第一頁第一片
幺(糸)戠
誠齋殷契文字第二三九片
□宥貞□𠂤

明義士殷虛卜辭第二二三五片

其字从𢦏从步與許氏說文解字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之說合惟許氏从戌聲而甲骨文从戌聲戌與戊本為兵器其形或微有差異後或相混故甲骨文戌戊戊之形有時難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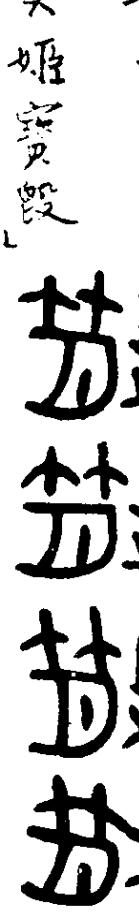
庚申卜出貞今𢦏𢦏不至玆商二月　文六八七

今𢦏之𢦏與天干之𢦏簡直無異然今𢦏即今𢦏如癸卯卜爭貞今𢦏商受年卜四九三等例卜辭甚夥不擬贅述𢦏即歲也說詳于省吾殷契駢枝續編一至二頁　即說文歲从戌之字以文字之演進而言歲為戌之累增字乃是一脉相承而甲骨卜辭之𢦏字从夕从𢦏與

从步从𠂤之𢀛並非同原故余以卜辭文例考之疑為歲之合文說見大陸雜誌二十九卷十·十一期合刊商氏以金文玉節及楚繒書之𢀛與甲骨文歲之作𢀛(戉)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乃商氏誤𢀛為𠂤誤𣦸為月𠂤或戌作𢀛者甲骨文金文斷無此例故商氏將𢀛隸書作戉𣦸形在金文可釋為肉字如有將鼎趙雁宥脰等字所从之月亦可釋為月字如日月之月字蓋字形譌變偶同之故然𢀛亦偶然譌變為𢀛者如金文衛字蘇衛妃鼎鬲攸比鼎鬻盨作𢀛其韋之从𢀛𢀛譌成𢀛𢀛與月夕字難分由此推知𢀛所从𣦸乃由𢀛譌變而來而𢀛仍如許氏說文所謂从步與甲骨文作𢀛金文作𢀛說文作𢀛同原作𢀛者字形部分有所譌變而已(中國文字廿七册一至三頁𠂤非𢀛之字原辨)

散 散

散伯簋 <1163> 散白伯乍 大姬寶殷



散盤

<2727> 逆即散田 用大牆業 散散邑 凡十又五走正 眞天全 十散田 散人小子 眞田我 散父 父眉壽 又 凡 散有嗣十夫 我既 付散氏田器 實 有散

我既付 散姬鼎

散氏溢田 漏田

<0252> 散姬匜

陳鼎

散伯自

<2661> 散白伯 匜 尒 父 陳 彙

羊 羊盉 彙 戈

<3100> 羊 盉 彙 ㇒ 陳 卿 彙

船 造 散 戈

寢 戈

<3095> 陳 御 寢 散 戟 戈

器作㪅蓋作㪅可證而知」（奇觚卷十十三頁魏散父戈）

林義光曰「說文云㪅雜肉也从肉㪅聲按散為雜無雜肉之義古作㪅散氏器作㪅散伯敦作㪅陳㪅戈散从月轉注不从肉月即夕字象物形見亘字閒从攴亦轉注各條」

說文云㪅分離也从林从攴林分散之意也按經傳皆用散字㪅即散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仆即竹也余初謂此散字涉㪅字而為形从肉㪅省聲㪅椒古音同部故也其後見字作㪅者因沈思再攷㪅即筋字異文古文往〻借攴代力此亦其一或作㪅者力攴並从也但古姓聞有散氏而未聞有筋氏此筋或借為散〻筋古

音轉通荐字借薦為之可證薦與散荐與筋皆同部也古文形近者通用恒例況散散形音並近其通用不為異矣（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九至三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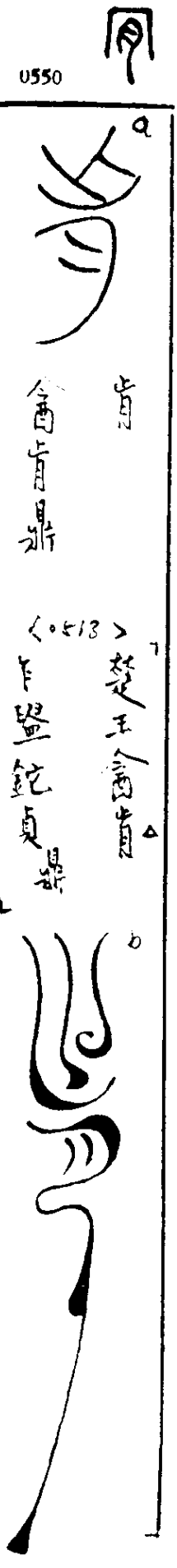
于省吾曰『散字古兵中習見樂器亦作散方言三散殺也東齊曰散散殺一聲之轉』（雙劍誃三負羊角戈）。

b-e 高鴻縉曰『㪔分離也从支竹會意竹支則分離也月聲月古音夜聲之諧散猶聲亦猶之射（讀僕射之射）聲之諧榭聲今榭與霰為陰陽對轉）後變作㪔見石鼓文㪔字偏旁从支从林（麻字之次初文）其意亦得為分離月聲至許書訓㪔為雜肉从肉枚聲蓋字形譌失一筆中連由月變肉說解遂相別異隸定為散其下仍作月也』（散盤集釋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𣪊雜肉也从肉㪔聲穌旰切
又㪔分離也从支林林分㪔之意穌旰切
按字从支竹會意竹支則分散也月聲動詞後或變為支林意亦不殊仍為月聲散从月聲亦猶之僕射之射之諧弓射之射也𣪊字見散盤𣪊見石鼓文㸚字偏旁說文無𣪊而增㪔訓分離而誤書𣪊之異文𣪊為𣪊中筆聯邊生雜肉之訓千載而後之今日人遂莫能明矣（字例五篇一七八頁）

史言曰「從這批器物的銘文看鼎銘中的㪔伯車父和毀壺銘中的㪔車父㪔氏車父當是同一人「㪔」通作「散」散是國族名因以為氏伯是爵位車父是字散是周王朝統轄下的小國地在今陝西寶鷄縣西南即水經渭水注中所說的大散關之散周

初輔佐文王的五臣之一散宜生可能是散車父的祖先。這批器物可能是犬戎滅周，周室東遷時，散之貴族亦隨之逃亡，因銅器笨重攜帶不便埋入地下的。(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三二頁扶風莊白大隊出土的一批西周銅器)



肯

禽肯鼎 〈02613〉 楚王禽肯 卜盥鉈鼎

禽肯盤 〈10889〉 楚王禽肯 卜盥鑄盤

禽肯 楚王禽肯 鑄金盤 (ABC)

梁鼎 〈02379〉 肯誰 郭

林義光曰『說文云骨閒肉骨閒肉骨著也从肉从骨省按从肉从骨象骨肉之閒』(文源)

附□□骨肉之閒

α郭沫若曰『肯字从止从肉与隸書同与小篆之作肯者異足証隸書每有所本』(兩改一七〇頁楚王禽肯鼎)

唐蘭曰『胡光煒氏釋肯為腦孫沫若氏釋肯劉節氏釋肯大公報圖書副刊卅九期友人某君釋肯蘭謂釋腦背及肯均非也腦當從

六月二日

月從出而肯字下實從肉故胡氏之說無足取此字從止匕聲余所得匋器拓本有云蔑易南里人肯肯字作㫃而亡字古鉩習見作㠯㠯等形與此作㠯形者並不類余所見鼎二器簋三器其簋之戊已二器並作肯則字之上半實從止又古鉩有長寘舊不識其字余謂即光字汗簡作寘在止部然則作㠯或作㠯者並止之變體無疑也肯字既從止從肉則與今隸之肯字全同按肯字說文作肎古文作肎漢人隸書亦作肎見石經魯詩殘碑或作肎見綏民校尉熊君碑及華山亭碑無作肯者然則作肯字者自別有來源故與小篆殊異按六國古文每有異於小篆而轉為魏晉後俗書所本者則此肯字當依郭氏釋肯為是

郭氏謂肯悝同聲因疑鉩肯與楚王鉩忘為一人古代銘刻彙攷續編三十八葉徐中舒氏以鉩肯為楚哀王六月十六日大公報圖書副刊三十一期而胡光煒

劉節二氏則以為楚王負芻蘭謂皆非也古人自書其名決無用聲近之字假借為之者今所見歜肯與歜忘之器甚多截然兩系其為兩人可知哀王據世家名猶六國表作郝與肯字形聲俱不類至負芻之名本是一詞以楚王之名例之當云歜負芻而據胡劉之說則必讀歜肯為歜芻省負芻為芻無是理也且謂歜肯為哀王或負芻者實未審於當時之情勢不知哀王及負芻之時實不容鑄爾許銅器也楚自幽王卒弟哀王立三月而負芻殺哀王負芻者哀王之庶兄也負芻立二年秦大破楚取十城四年秦破其將項燕明年秦遂滅楚虜王負芻然則此五年之中內則兄弟爭立外則再蹙於秦以至亡虜夫豈作銅器之時乎

馬衡氏嘗推測歜肯為考烈王余謂馬說是也據史記楚世家

考烈王名熊元世本作完按從元聲之字多讀如昆說文阮字徐鍇本云讀若昆髡從元聲而讀苦昆切皆其證然則元肯一聲之轉考烈王之本名是肯而史借元或完字以代之耳』(國刊第四卷一期三至四頁壽縣所出銅器考略)

cd 商承祚曰『考于思泊云此字楚器中凡數見銘最多又增一筆作肎从止从肉乃肯字也或釋肯以為上从止非是古鉢止字作迚迚迚筆畫微有變化又案各器楚字下从足之字作迚与此迥然有別案于說甚確當肎小篆作肎訓骨間肉肎肯箸也从肉从冏省後世寫作肎肯仍不離其形義作肯則愈變愈遠形義俱乖矣』(十二薦齋十八頁楚王畬肯盤)

李景聃曰『畬肯之器各家異釋甚多其所當之王亦不一致(一)楚文王——天津某公釋為貲字以為楚文王器蓋釋出為肯

而通作賢壽縣王松齋先生亦如其說

(二)楚考烈王——馬衡氏嘗推測為考烈王唐蘭氏主其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名熊元世本作完按從元聲之字多讀如昆元說文阮字徐鍇本云讀若昆髡從元聲而讀苦昆切皆其證元肯一聲之轉考烈王之本名是肯而史借元或完字以代之耳

(三)楚幽王——郭沫若氏釋出為肯酋肯酋忠自是一人肯忠聲之轉也忠屬見紐(k)肯屬溪紐(k')二者古為雙聲而文(ən)元(ən)音亦相近疑楚人讀肯直如忠故幽王於己名或書忠或書肯也字號以音近之字作種種變異者今人多有之得此知古亦猶是

(四)楚哀王——徐中舒氏亦以肯為肯肯疑為哀王名史記楚世

家哀王名猶六國年表作郝郝猶均誤字史記載楚王名多誤字如楚懷王名槐見詛楚文史記作槐幽王名悍年表亦誤作悼哀王肯史記誤作猶者猶之偏旁酉古文作酋與肯字形近

(五)楚王負芻——胡光煒氏釋岂為朏錢生小雲謂上作屮乃出下從月為月蓋即朏字案以字形言之屮確是出其下之月不必為肉幽王悍鼎言五月吉日月形作月與彝下所從之月兩形全同越絶書記地傳述秦滅六國事曰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所云楚王成即楚世家之王負芻而鼎文所云熊朏者即楚王成之本字古朏讀可同蠢而蠢成聲韵又並同也楚之先世凡殺君而繼位之王屢有易名之事負芻所以又為成劉節氏釋岂為朁說文此也以聲為訓又曰從止從匕其字實從止得聲故說文部首次於止字後也古文諧聲每以聲轉且有

省文之例由是知从此从肉為此肉从止从肉亦為肯會肯肯即負芻蓋負芻者乃會肯字形之誤且哀王名猶此猶字亦會字之誤楚器會作㝬肯字作㠯其字與負芻之古文作負㝬者相似漢人但知楚王以熊字為名不識會肯而知六國之君如曹成公名負芻故讀為負芻猶之古文作由與會字亦相似哀王必名㝬口漢人不識但著一猶字此會肯變為負芻會口變為猶之故也

……壽春為楚都之後僅歷四王考烈王墓據壽州志所載墓在州南九十里茶菴集西里許冢形猶在哀王立僅二月餘被襲殺豈得厚葬負芻為秦將王賁所虜國滅自不葬於楚即葬於楚其墓絶不得偉大富厚如此則此為幽王之墓可知越絶書卷二云幽王在位十年卒葬壽春鬼陵亢李三狐堆殆即其地

也戰獲兵銅用以作鑄之紀功品裹以入葬亦情理之所近至以禽肯為禽貨以為即楚文王其年代殊不免過於懸遠楚文王元年都郢為西紀前六九〇年而考烈王徙都壽春為西紀前二四八年相差四百五十年矣楚自秦將白起拔鄢郢燒夷陵頃襄王兵散自郢遷陳考烈王十年又南徙鉅陽二十二年復東徙壽春宗社屢覆奔竄倉皇郢都早成失地其重器未必能輾轉遠載至此非若禽章劍長不過尺五重不及二斤曾姬無卹壺高亦僅三尺七寸底徑僅一尺一寸而鑄工又甚精一則便於攜帶一則視同玩好故雖值流離播遷之際亦裹載以去也且禽肯禽忘諸器其文字皆具戰國晚年型範而造語又若出於一口其年代之接近可知盦忘既為幽王則禽肯非考烈即哀王與負芻也哀王立國僅二月餘被襲殺於庶兄負芻

之徒豈容鑄爾許銅器負芻立二年秦大破楚十城四年秦破其將項燕明年秦遂滅楚虜王負芻此五年之中內則兄弟爭立外則再蹙於秦以至亡虜夫豈作銅器之時乎墓既為幽王則哀王負芻之器亦萬萬不得入葬也以此知禽肯諸器作於考烈為較信蓋考烈王八年東滅魯國力尚充二十二年五國攻秦實為從長雖不利而去東徙壽春然秦方有事三晉未暇南顧而太后及呂不韋用事勢亦少衰故楚得暫安而鑄爾許銅器也（考報第一册二七六至二七八頁壽縣楚墓調查報告）

劉節曰胡光煒氏釋肯為肫郭沫若氏唐蘭氏釋為肯唐氏引或說釋為肯余前釋肯以今觀之釋肯之說仍未可破肫當从月从出金文中實有其字吳尊作肫曶鼎作肫未有从止作肯者釋肫之說自不可信釋肯之說亦未確古器中亡字皆作亾

璽印中有作𠂤者此所从之𠂤實即之字或以本器楚字所从之止字作𠂤而之字作止謂作𠂤者非止字也此不知古器中往往同器同文而有別體羅振玉齊侯壺跋古文往往任意增減以古器之蓋器同文或數器同文者相校每有異同此二壺同字而異形者凡數字第二行齊侯命太子此壺太子作孝子第四行爭此壺作旨幾不可識為受字至六行之受又變作叟而行中脅侯拜嘉命之拜字全不可識第七行用璧之璧字此壺變从𠂤从𠂇第八行兩嗣字此壺一變作貽一變作貽第十行玉下他器作二此器則作于如是之例不勝指屈便非兩器互證則文之不可識者多矣之例也唐蘭氏據古匋文簍易南里人背其字作𠂤以為古文齒字从此作而此字从止𠂤聲唐氏據說文通訓定聲立言故有此說按此語實誤說文此止也以聲為訓又曰從止從𠂤相比次也許氏以為會意字非形聲字也如以為形聲字亦當云从𠂤止聲其字實從止得聲非從𠂤得聲止諸市切照母此雌氏切清母同屬齒音而二字與𠂤字聲類甚遠𠂤卑履切非母字也故說文部首次於止字後也古文諧聲每以聲轉且有省文之例求之古金不可枚舉鷹羌鐘昭于天

子字作鄙而又一鐘省日作邵即其一例由是知从此从肉爲䏌从止从肉亦爲䏌故銘文之肯字實即䏌字也唐氏曰肯字既从止从肉則與今隸之肯字全同又曰六國古文每有異於小篆而轉爲魏晉後俗書所本者則肯字當依郭氏繹肯爲是按唐氏所謂今隸者楷書也求楷書致誤之由不於六朝別字而遠溯六國古文竊以爲求之過深以節所知肯字之來源與肯字絶無關係肯字說文作冑骨間肉也莊子養生主篇枝經肯綮之未嘗是冑爲骨間肉之說先秦已有之古文冑作冑象形漢石經魯詩殘石莫我肯顧字作冑西嶽華山碑綏民校尉熊君碑皆作冑是漢隸未變小篆之法六朝之世冑字作冑未有作肯者玉篇第八十二肉部冑字下曰今作肯此陳彭年等重修時之按語非顧野王原本也顏氏家訓書證篇言漢書田冑江南本作田胄惟劉顯本作田冑顏氏家訓書證篇漢書田冑賀上江南本皆作胄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

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肎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肎可證其時肎字作肎故與肯字致誤也肎之變爲肯當在初唐以後楷法溯源引開元四年殘墓誌正作肯而其變在隋唐之間九成宮醴泉銘肎字作肯肯之與肯相差一間耳其變乃在近親非關遠祖也(攷存二一六頁至二一八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胰 說文所無

a 膚 說文所無義如容上官鼎膚字

梁鼎膚

〈0379〉膚三「分」（盒器）

大梁鼎

〈0644〉「膚四分」（器）

〈0560〉「踝陰命達上官鉦子」

梁鼎

〈0570〉「馬量膚四分」

上梁鼎

〈0567〉「疾左婁鉦膚分」

上樂庶鼎

〈0367〉「膚四分」

a 丁佛言曰「 上官鼎从凶从爿从肉古匈字」（古籀補補卷九第四頁）

郭沫若曰「梁鼎銘多見膚字梁上官鼎作膚大梁司寇鼎作 十三年鼎作 上樂庶鼎作膚平安君鼎作膚……統觀諸器膚字其下均繫量數大梁司寇鼎云為量膚四口其意尤顯著是則梁鼎銘例与漢鼎之紀容量輕重者相同

漢鼎銘、例言容若干斗升、重若干斤兩、因之前人遂有疑膺為庸字、而讀為容者、今案其讀則是、而其釋則非也、余謂膺乃匈字、今通作胸之異讀為容、說文云、匈、膺也、从勹凶聲、脅或从肉、此字亦正从肉凶聲、中央之凹形乃象胸之形也、象胸頭有劍骨、有橫肋、而左右有二垂乳、毛公鼎有膺字、已由余攷定為洶、其右旁之月、与此之骨同意、特此乳頭旁垂、而彼則上伷為異耳、古文容同紐、且復同在東部、乃雙聲而兼疊韵之字、故匈假為容。』（金攷二一五頁至二一七頁釋膺）

馬叙倫曰『貞松堂集古遺文二有上樂鼎、作上樂保膺眾續上有中口官鼎、作中扈膺公其蓋銘膺字作膺與上樂鼎同羅振玉於此字無釋、大梁鼎梁廿又七年大梁司寇口作口口為量膺四分古鉢有膺字丁佛言釋為脅、謂從凶從攴從肉、倫謂如丁

b 釋當為從骨凶聲非從㐅也然在諸器中不得閒以肖字未能詳也疑借為容（刻詞六六頁至六七頁梁鼎）

d 楊樹達曰吳大澂釋其字為庸孫仲容從之劉心源釋為膚奇觚拾壹卷八葉余按其字从肉梁鼎器銘上截明从凶疑是說文之匈字也九篇下勹部云匈膺也从勹凶聲或作胷肖字从肉从凶與梁鼎器銘文正同也字在此蓋以音近假為容諸云容參分及大梁鼎云容四分者鼎以載食此記鼎之容量也（積微二三六頁上樂鼎跋）

膟

膟 說文新無廣韵肥也

膟 說文新無廣韵肥也

膟 說文新無廣韵肥也

a 利

師遽方彝 〈2443〉 王乎（呼）宰利易（賜）錫師遽璋圭一、瑤章二」

b 利

利簋 〈0661〉 甲申朝」武王克商」在闢（闢）」王乎（呼）尹冊（册）」易（賜）右利」金用」作檀（檀）公寶尊彝」

c 利

史牆盤 〈10175〉 曰古文」不（丕）顯（顯）」且（祖）考」克事（事）」先王」

d 利

利鼎 〈0074〉 利」作寶」將（將）鼎」彝」

父盤 〈2724〉 事（事）」利（利）手（厥）」辟」王卿（卿）事（事）」

e 利

默鐘 參（參）壽（壽）隹（唯）利」

〈0061〉 參（參）壽」隹（唯）利」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琍與福或韻薛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亟德韻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或即域本字琍从工从刀米則刻木衆衆之形疑即刻字刻克通（據古卷三之三、五十八頁宗周鐘）

e 吳大澂曰『 古利字从工从刺刺疑剌字之省文宗周鐘參壽惟剌阮相國釋作利』（古籀補二十二頁）

a 吳大澂曰『 疑古利字不从刀師遽方尊』（古籀補附録十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粉鋝也从刀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此和即龢字段借和龢省文皆唯作禾同禾字亦自有調龢意又説文古文作粉勿為刀龢文……但刀部字多古文而利字獨多从勿未詳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三頁）

e 高田忠周曰『按依文義釋利是然審篆形此明从刻从工刻从黍从刻省刻即聲也刻省文與利字最近刻利形音相近通用也又从工良工先利其器之意从工會意尤顯然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 鈲也 刀和然後利 从刀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按刀和與刀利異義 利本義為鬻 从刀从禾古作 鼎 作 遽簋作 多父盤 中點象穀實』（文源）

C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或釋利非 明是黍與禾有別說文 履黏也 从黍古文利省聲 但 皆古文 此从利不从秒 正文也 文義疑段借為鬱 詩序黎侯寓于衛 此勠蓋其一族耶』（古籀篇八十二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頁）

徐中舒曰『利甲骨文金文作

殷虛書契卷二第十八葉 第三葉 同上 卷五第三二葉 同上

菁華第九頁 第十葉 後編下第十三葉 第十

八葉 第五葉

師遽尊 利鼎 宗周鐘

利所從之 多諸形即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刺田起土之形銅器將力旁土移於禾旁故小篆利或從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梨犁諸字仍是從 可證從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刺地藝禾故得利義

集刊第二本一分一五至一六頁

耒耜考

郭沫若曰許翰云㮚与福或韗辟書晉姜鼎三壽是利与亟德韵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㮚从工从刀从則刻木条之形疑即刻字刻克通攘古三之二引案釋刻近是疑讀為晛備之晛（兩攻五十三頁宗周鐘）

商承祚曰『說文秒古文利。案甲骨文作𥝱𥝱。象以刀割禾ㄔ者。禾之皮屑。示刀利意也。嗀失則為多。金文師遽尊作𥝱。利鼎作𥝱。意更明白。』（古攷三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刀部。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𥝱。古文利。林義光曰。按刀和與刀利異義。利本義為釐。从刀刈禾。古作𥝱。作𥝱。作𥝱。中點。象穀實。』（文源六、二五）徐中舒曰。利所从之𠂤諸形。即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刺田起土之形。銅器將力旁土移於禾旁。故小篆利或從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犁、犂諸字仍是從𠂤。可證從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刺地藝禾。故得利義。（一五耒耜考）按林說支離。徐說牽附。非正義也。字从禾、勿聲。或从刀、省形也。』（釋耤一八五頁至一八

六頁利）

初 於鼎 〈0605〉「唯八月」初△ 豦吉

豦簋 奢又乙 〈1293〉「佳十月初△ 吉辛巳」

遣尊 〈1850〉「佳王 初△ 奉

棒于 成周 〈2133〉「初△ 鼏」

叉貞 〈2714〉「佳二月初△ 吉二卯」

趞簋 〈1361〉「佳二月初△ 吉乙卯」

毀尊

墜侯 〈0539〉「墜侯旨初見△ 事于宗周」

大作大 仲簋 〈1330〉「唯六月初△ 吉丁子」

伯姜 鼎 〈0610〉「佳正月初△ 吉庚午」

敔簋 〈1305〉「佳一月初△ 吉丁亥」

靜簋

靜卣 〈2719〉「佳六月」初△ 豦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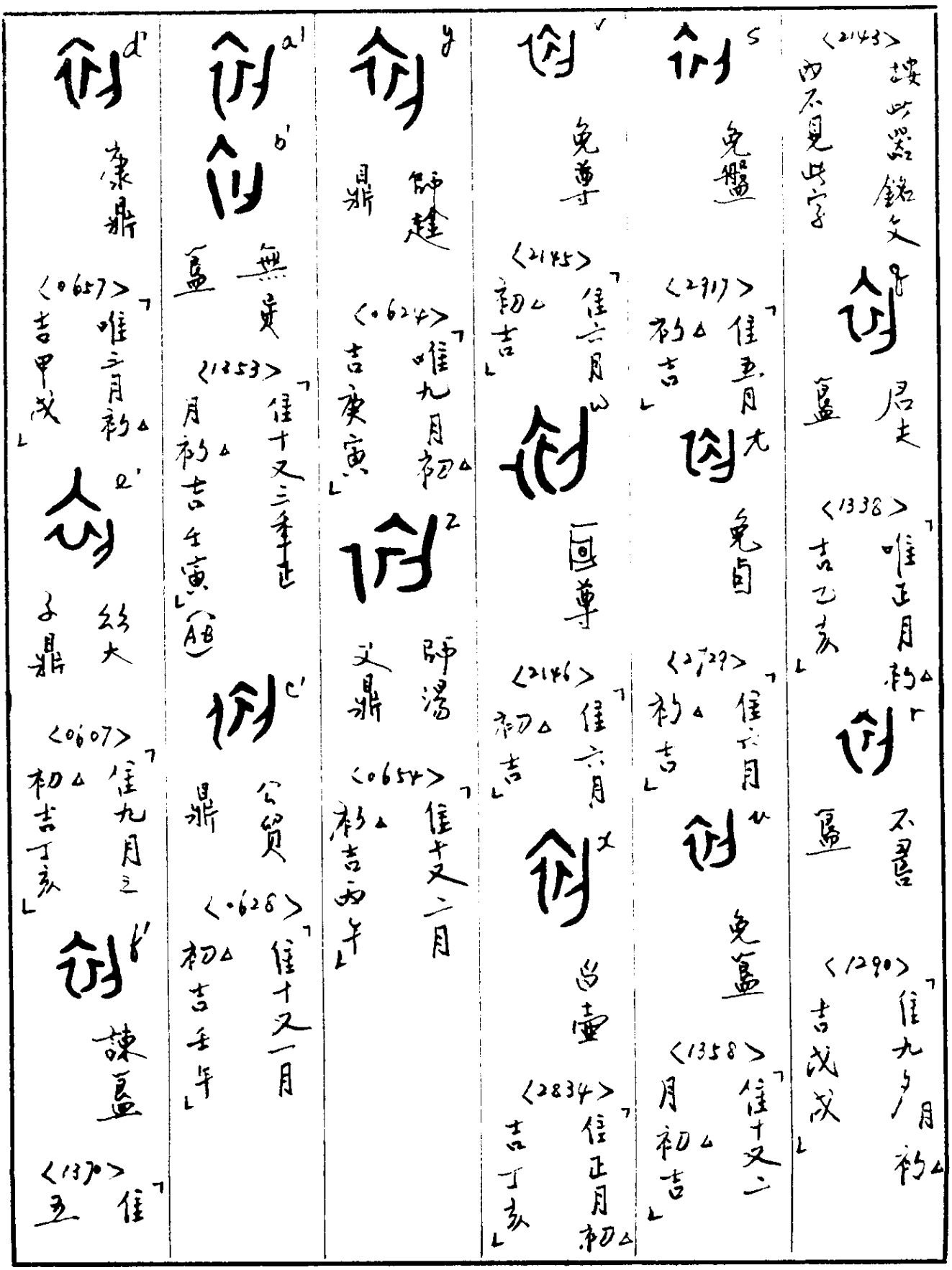
靜簋 〈1366〉「佳六月初△ 吉」丁卯」

豎簋 〈1301〉「唯九月初△ 吉庚」午」公令叔初△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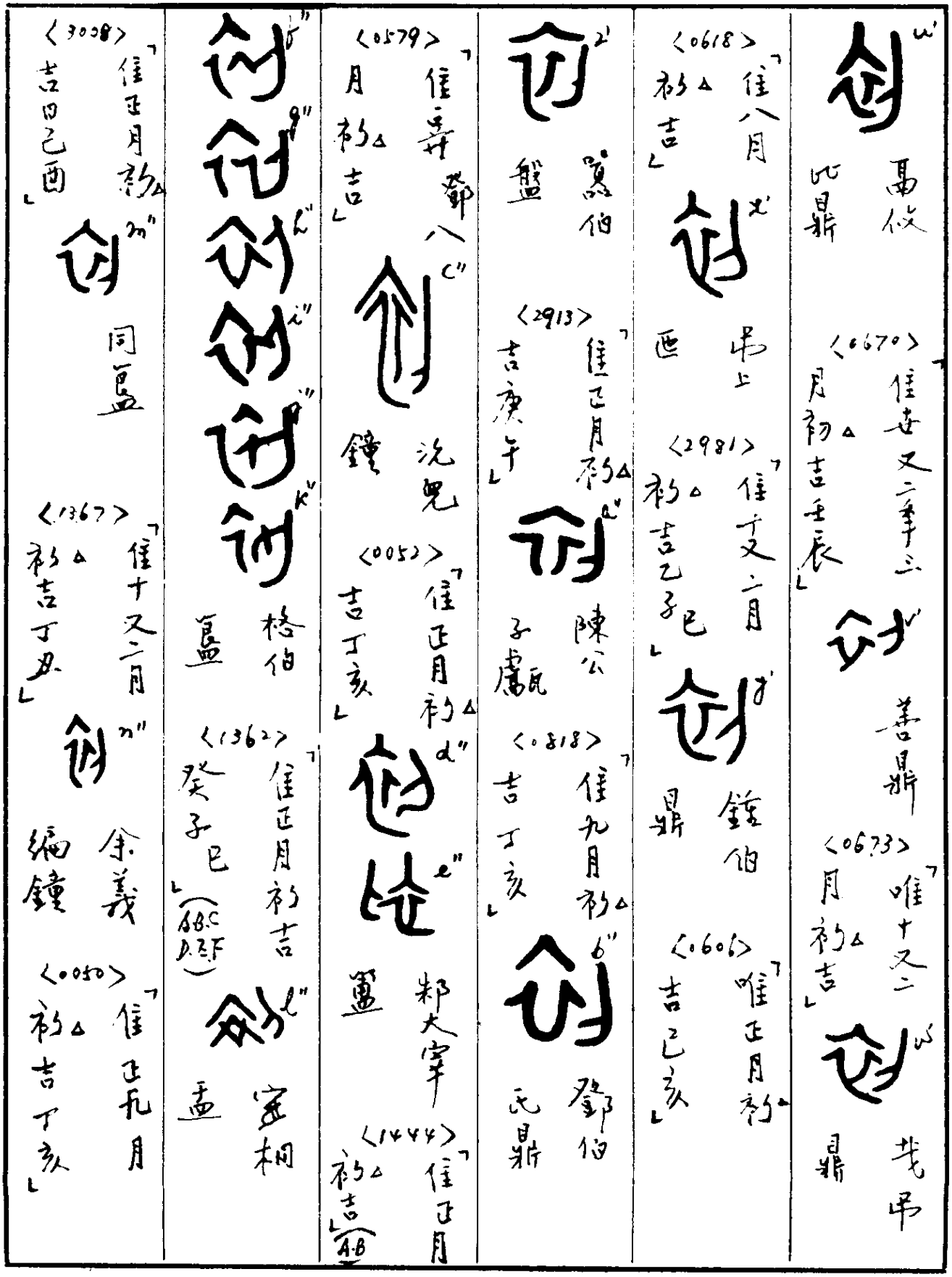
衛 于 鼎 〈1333〉「佳正月初△ 吉丁卯」

令簋 〈1302〉「唯十又一月 初△ 吉甲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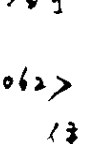
呂尊


〈2143〉據此器銘文
四不見此字
a
盨 唯正月初
〈1338〉吉乙亥
b
盨 不嬰
〈1290〉佳九月初
吉戊戌
c
免盤
〈2917〉佳五月九
初吉
d
免簋
〈2729〉佳六月
初吉
e
免簋
〈1358〉佳十又二
月初吉
f
免尊
〈2145〉佳六月
初吉
g
師趛
鼎
〈0624〉唯九月初
吉庚寅
h
師湯
父鼎
〈0654〉佳十又二月
初吉丙午
i
曶壺
〈2834〉佳正月初
吉丁亥
j
曶鼎
〈0628〉佳十又一月
初吉壬午
k
無叀
盨
〈1253〉佳十又三年正
月初吉壬寅(AB)
l
康鼎
〈0657〉唯二月初
吉甲戌
m
幺大
子鼎
〈0607〉佳九月之
初吉丁亥
n
諫盨
〈137〉佳
五

季三月初△
吉庚寅」


曶攸比鼎
〈0670〉佳王又二季三月初吉壬辰
善鼎
〈0673〉唯十又二月初吉
㚔鼎
〈0618〉佳八月初吉
㚔鼎
〈2981〉佳十又二月初吉乙子已
鐘伯鼎
〈0606〉唯正月初吉乙亥
鄧伯吉盤
〈2913〉佳正月初吉庚午
陳公子甗
〈0818〉佳九月初吉丁亥
鄧伯吉盤
〈0579〉佳五年八月初吉
沈兒鐘
〈0052〉佳正月初吉丁亥
鄀大宰簋
〈1444〉佳正月初吉
〈3008〉佳正月初吉甲己酉
同簋
〈1367〉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
格伯簋
〈1362〉佳正月初吉癸子已
宰椃角
余義編鐘
〈0050〉佳正月初吉丁亥

楚王
領鐘
〈0031〉
佳王正月
初吉丁亥


鄭子
簋
〈1442〉
佳正月初吉丁亥

晉公
盨
〈3012〉
佳王

正月初
吉丁亥

余卑
盤
〈2919〉
唯王正月
初吉丁亥

上瑋
鐘
〈0041〉
佳正十月
初吉丁亥

齊鞄氏
鐘
〈0045〉
佳正月
初吉丁亥

齊鎛
〈0062〉
佳王五月
初吉丁亥

殷穀
盤
〈2905〉
唯正月
初吉

鄀
尸鉦
〈0012〉
月初
吉

王孫
鐘
〈0060〉
佳正月初
吉丁亥

楚子
簋
〈1428〉
佳
八

月初吉
庚申

申鼎
〈0632〉
佳正月初
吉辛亥

鄭師口
父匜
〈0709〉
唯五月初
吉丁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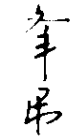
孫伯師
父壺
〈2627〉
唯王正月
初吉甲戌

陳侯
簋
〈1438〉
佳正月初
吉丁亥

邾鐘
〈0055〉
佳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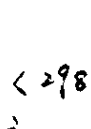
正月初吉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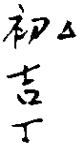
鼎 <0629> 佳正八月初吉壬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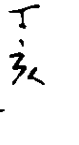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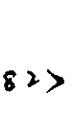
師鼎 <0642> 佳正月初吉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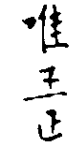
吉丁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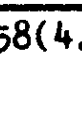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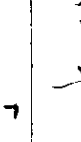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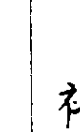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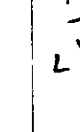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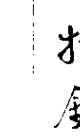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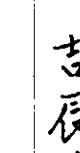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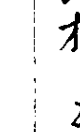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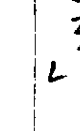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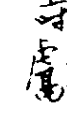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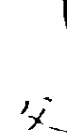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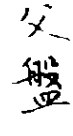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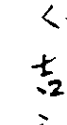


王孫壽甗

月初△
吉」





佳正月初△
吉丁亥」〈0081〉

黃韋俞父盤

王十又三祭六月初吉戊戌」〈1369〉「佳三祭三月初吉甲戌」〈1385〉「佳三祭二月初吉丁亥」〈1440〉「佳九月初吉壬申」〈1443〉「佳十月初吉庚午」〈1445〉「佳三月初吉甲午」〈1952〉「佳三月初吉丁亥」〈2140〉「唯二月初吉丁卯」〈2148〉「唯四月初吉甲午」〈2149〉「初吉辛亥」〈2150〉「王初執駒于敉」〈2151〉「唯八月初吉」〈2444〉「佳二月初吉丁亥」〈2445〉「佳八月初吉」〈2722〉「佳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35〉「佳三月初吉甲午」〈2826〉「佳廿又六祭十月初吉己卯」〈2837〉「佳口口〔月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子口口曰庶罽其吉金」〈2915〉「佳正月初吉壬午」〈2933〉「初吉辛亥」〈2987〉「吉日初庚」

方濬益曰「筠清館錄此文劉孔昺等字皆有闕誤今補正初右从刃亦誤摹王菉友大令曰有形不可象轉而為指事者乃指事之極變刃字是也夫刀以刃為用刃不能離刀而成體也顧刀之為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欲別作刃字不能不从刀而以、指其處謂刃在

是而已此初字偏旁从刀者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裁衣亦必以刀故从刀之字亦可从刀以見義也」（綴遺卷八、二十四頁郭太宰樸子耕農）

孫詒讓曰「盛行石給諫紀事稟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為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即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庶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為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為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述林七第二一至二二頁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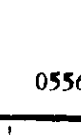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初與裁造字之意相似。裁者制衣也。从衣从𢦏。𢦏者傷也。𢦏亦才也。才者艸木之始也。蓋制衣必先前斷布帛。初字从刀。猶从前也。前即剪本字。前斷之者。所以𢦏傷也。裁亦制衣之始也。裁初義相近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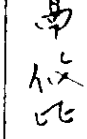
吳其昌曰『初字從衣從刀。初民之衣。大氏皆獸皮。以刀割裁而成衣之新出于刀。是初義也。故初碻係從刀。』（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五五九至五六〇頁金文名象疏證）

〈大6〉「佳八月初吉」〈大21〉「佳王元季正月初吉丁亥」〈大22〉「佳三月初吉庚午」〈大27〉「佳二季正月初吉」〈大30〉「佳正月初吉丁亥」〈大32〉「佳王月初

吉日丁亥」〈大33〉「佳八月初吉庚午」〈大34〉「佳王正月初吉丁亥」〈大36〉「佳
〔鄀正〕二月〔初吉乙丑〕」〈大38〉「佳正月初吉丁亥」〈大42〉「佳正月初吉
丁亥」〈大46〉「初吉丁亥」

鼎

a 
則从鼎
事似此鼎
〈0670〉鼎△
攸鼎△


盤
〈2926〉鼎△
鼎亦井則

b
攸衛
盤
弓甲

c
當鼎
〈0679〉限詰曰誥鼎△
絲束」當鼎△拜頓首」誥鼎△
卑俾我賁賜馬」攸比又」口△刘
卑俾復丞」
卑俾復令曰」鼎△付此秭」

d
召伯
簋
〈1372〉白伯氏鼎△報
壁琱生」

盨
孟勤尊
〈2150〉則萬年保
我萬宝」

e
散盤
〈2797〉盖且要旅鼎△誓」鼎△
卑陰千亩」
千」西宮襄武父鼎△誓」

壺
齊侯

f
〈2835〉」暮舊則△
爾暮」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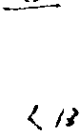
h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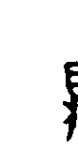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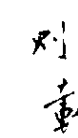
k

l

m 
格伯
簋
〈1362〉鼎△
(A.B.C
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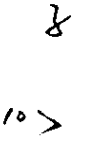
n
鼎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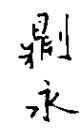

〈0042〉」用
明


則△載
之」
于銘」

o
曩
簋
〈1410〉」鼎△
福福」

p
永祜


段簋
〈1352〉令」
大鼎△則
于段」

q 
令」彙姒食」

〈1373〉「女汝劓后其貳」「女劓后其一」「琱生劓董瑾圭」〈2142〉「其則此書數」

P劉心源曰「則」从𢍏鼎說文則籀文作鼏此叀𢍏耳（奇觚卷四七頁畢段敨）

林義光曰『說文云貝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按从刀者分之意古作鼎（召伯虎敨作鼏）即鼎變貝為鼎猶寶或作鎏鐘之鼎為分器亦一可等畫之物也』（文源）

P郭沫若曰「劓」即則字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劓古文則籀文則从鼎實則古文則字均从鼎作其从貝者乃後起之譌變从重貝者亦从重鼎之譌變也从刀从鼎當是宰割之宰之本字唯本銘則字當即周官大宗伯五命賜則之則

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案此所言里數、在古已有異說、自難憑、唯謂地之未成國者為則、舉莽制、見漢書傳為証則無可易、余意則即采地、謂宰割土地也、土地之宰割有大有小、故此言大則也、（兩攷五〇頁至五十一頁宗周鐘）

m 郭沫若曰、則讀為載、古音則載相同、故虛字多用載為則、詩載馳鄭箋載之言則也、廣雅載則也、文選高唐賦注所引、周語韋注亦同、是載可讀為則、則則亦可讀為載矣、載者、記也、識也、（金攷三六一頁至三六二頁竊艸鐘銘考釋）

商承祚曰「說文劃古文則劃亦古文則案金文皆从鼎與貓文同石經古文作貝貝弟二文汗簡引作說文續添段氏古文刻注云即古文刻之論而誤系故刪之」（古攷三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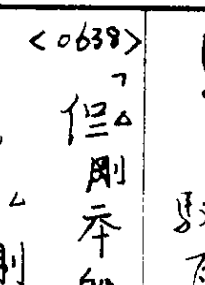
n容庚曰「與秦刻石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義同吾友陳夢家曰說文則貯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者古之物貨也……貓文則从鼎朱駿聲曰貝者鼎省刀者刻畫鼎文也故則有刻畫意」（善圖第四頁鴈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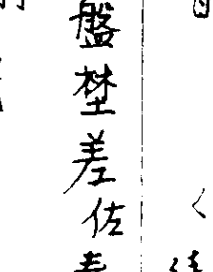
〈大24〉「亦卖劃殷民」〈大25〉「劃佳輔天降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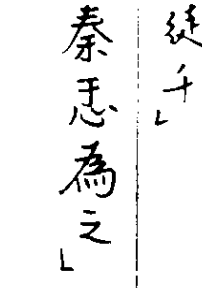
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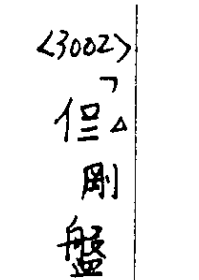
剛 从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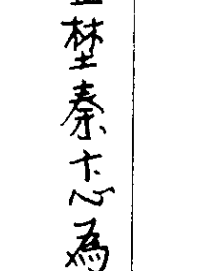
剛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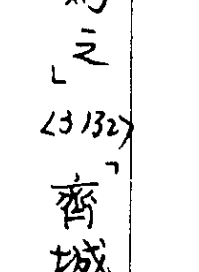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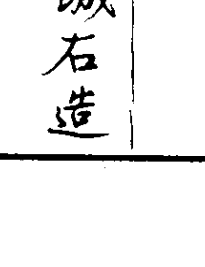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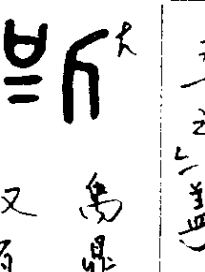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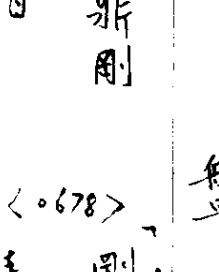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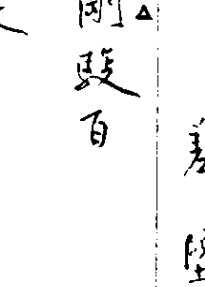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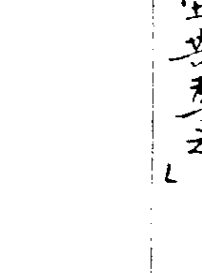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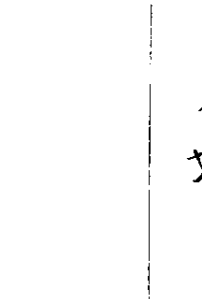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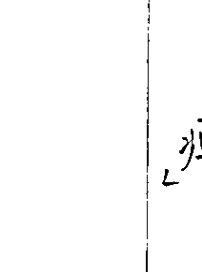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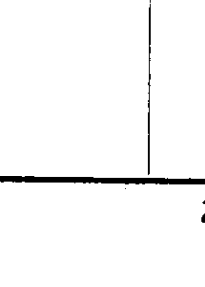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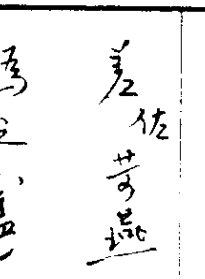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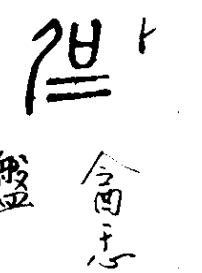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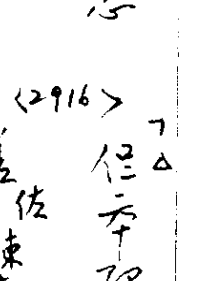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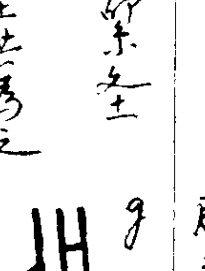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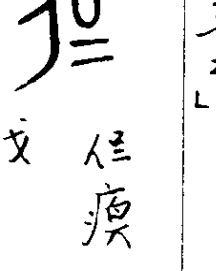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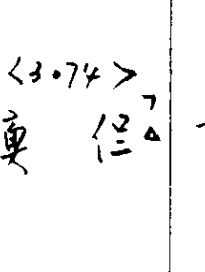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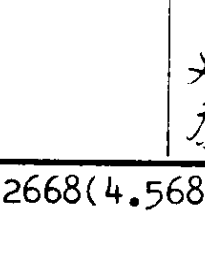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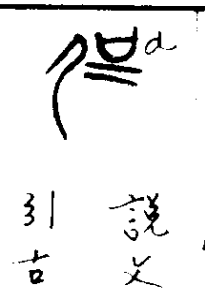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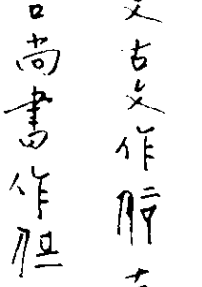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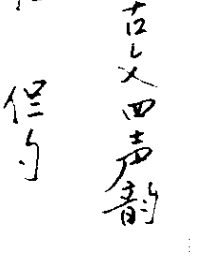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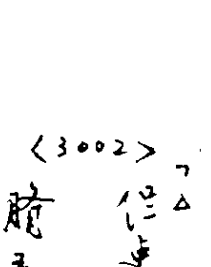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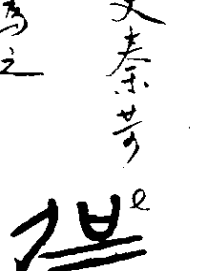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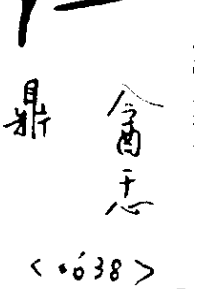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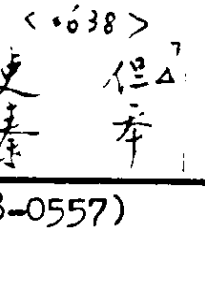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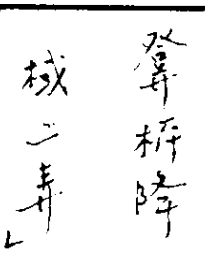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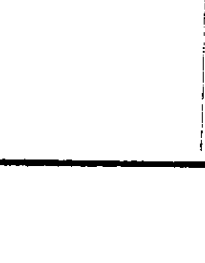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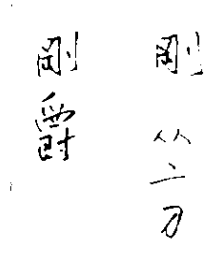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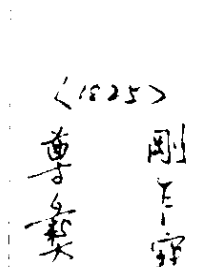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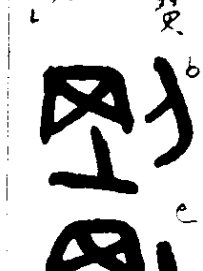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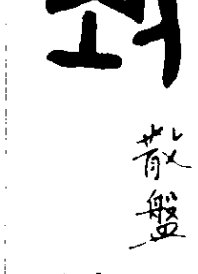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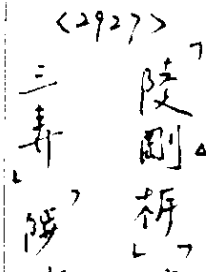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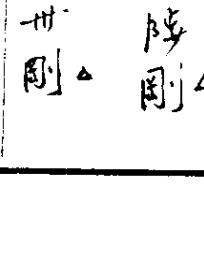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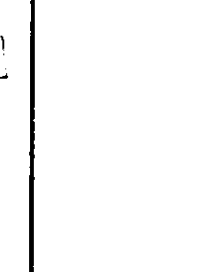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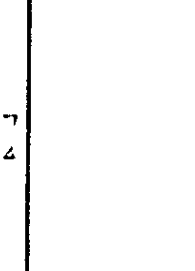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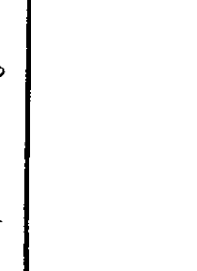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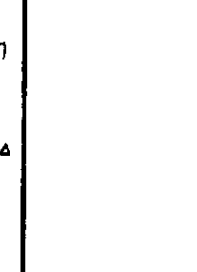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剛彊斷也。从刀岡聲。古文作㓝。蓋从人不从刀。此為段借字。疑是侃字。侃鐘鼎古文作㓝。此移二在上。為小異。侃訓剛直也。義近。音亦應轉通。又段說云。按信从仁。仁古文信。信者必剛也。从二者。仁從二之意。仁者必勇也。侃剛直也。亦從仁。此說亦通。」（古籀篇二十八第一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剛彊斷也。从刀岡聲。岡山脊也。从山网聲。按网岡不同音。古文剛字作㓝。靜敦从牛剛聲。剛當即剛之古文。从刀斷网。網固字古作罔。散氏器陽从山剛聲。」（文源）

周法高曰「案侃币當假為工師。江有誥古韵凡例頁六云。晚周秦漢多東陽互用。楚方言如老子。楚辭東部字可與陽部字叶

韵.江有誥復王石臞先生書.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合.此東冬之界限也.檢江氏先秦韵讀.陽東通韵者.抄列下方(東部字下加橫線)老子檢欲十二.盲聾.爽狂.妨.歸根十六.常.明.常.凶.容.公.王.苦.恩.二四.行.明.彰.功.長.行.重.德.二六.行.重.三寶.六七.勇.廣.長.楚.辭.卜居.長.明.通.惜誓.狂.長.功.七諫.庸.明.翔.通.董同龢先生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說.

在楚方音中.假如東部的主要元音還是-u-或-o-.則陽部的主要元音決不會是-ɑ-.-ɑ-或-ɒ-.或者.假如陽部的主要元音還是-ɑ-.-ɑ-或-ɒ-.則東部的主要元音決不會是-u-或-o-.不然.兩部的音值差太遠了.決不能押韻.依我的揣測.至少東部的主要元音得讀如江韻的-ɑ-.而陽部則是比較靠後的-ɑ-.如此才有押韻的可能.這種假定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代湖南方音中就有把切韻東鍾(冬也在內)韻的字讀成-əŋ的.如道縣.汝城.寧遠等地是.而陽唐韻的字也有讀成-ɑ-的.

如未陽是我們雖不可附會其詞以為這些便是古代湘沅之間之遺音可是這也夠啟示我們的了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 P543 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在說文侃為剛之古文剛工聲毋同屬見紐因為楚方音東部陽部音近的緣故剛(陽部)可假為工(東部)工師連文之例如孟子梁惠王下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趙岐注工師主工匠之吏

禮記月令季春之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鄭注工師司空屬官也

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鄭注工師工官之長也

齊國差罇攻牟(工師)悟鑑(鑄)西廩實罇四秉

十六年左軍戟十六年喜倫旗(領)左軍工帀(師)司馬裕全何

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卷上頁十六季襄舊藏殘匜底一
……納文四行曰廿九年𠂤(六)日口月乍(作)告(造)吏丞向右工
帀(師)豪工𠂤(六)人臺……視其書勢非懷王即頃襄王時器……
向為吏丞姓豪為右工師姓臺工人姓六人中舉其首一人
也

可見工師為戰國時通稱

如讀為侃字則當假為官侃官古音同為元部牙音字官工
義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工下云

工假借……又為官書堯典允釐百工詩臣工嗟嗟臣工魯語
夜儆百工小爾雅廣言工官也工官雙聲

侃得為剛之古文猶官工互訓之比故此處當讀為工師(或官
師亦即工師)(雲繹一四二頁至一四五頁繹侃帀)

e
楊樹達曰『但字郭君沫若無釋、劉體智釋為剛、蓋據說文刀部剛古文作㠯為說、余昔年釋為侃、惟未及舉證、亦未明其義、今考說文侃字从仜、古文信从川、而兮仲鐘猶鐘侃字皆作㠯、从橫川、叔氏鐘云、用喜侃皇考、字作㠯、視兮仲猶二鐘者去一畫、而與此銘文字正同、則此為侃字無疑、劉氏釋剛、誤也、侃師無義、余疑侃當讀為鍊或煉、說文云、鍊、治金也、从金、柬聲、煉、鑠治金也、从火、柬聲、二字今皆讀郎甸切、然字从柬聲、柬讀古旱切、本見母字也、諫字从柬聲、讀古晏切、亦讀見母音、鍊煉古音蓋與諫同、故銘文假侃為之、侃溪母、與見母音近、侃師即鍊師或煉師也。』（積微一四七頁楚王酓恣鼎跋）

劉節曰『但即侃字兮仲鐘侃字作㠯、古鉢文作但（說文古籀補卷十一）說文侃、剛直也、又刀部剛古文作㠯、集韻引作但、然則剛之古文借

侃爲之則但爲侃無疑矣（攷存一一五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朱德熙曰『禽志鼎（三代四・一七）

蓋銘　但帀史秦差苛膚為之

器銘　但帀盤埜差秦忘為之

禽志盤（三代一七・一六）

但帀紹圣差陳共為之

但勺之一（三代一八・二七）

但史秦苛膚為之

但勺之二（同上）

但史秦苛膚為之

但勺之三（三代一八・二八）

但盤埜秦忎為之

但匀之四(同上)

但盤埜秦忎為之

但匀之五(同上)

但紹圣陳共為之

但匀之六(同上)

但紹圣陳共為之

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楚王酓忎鼎考釋說器與蓋于正銘之外各有副銘一行蓋物勒工名之意但殆職名本即帀字師之省文(原注叔夷鐘師字作𠂤省之則為本矣或釋為平非是)差借為佐言同官之副貳盤埜秦忎(熙案當作忎下詳)史秦苛燕(熙案當作朕下詳)均人名別有但匀銘為但史秦苛燕

為之無平差二字乃省其職名足為余說之證（改訂本頁一七）

這個解釋是完全正確的文中沒有提到上引但匀五六兩器

根據他的說法可知紹圣和陳共也是人名

金文币字寫作𠂤（如三代四·三鍾伯鼎又同書九·二八師袁簋

如果在橫畫上加一畫豎筆上加一點（這都是從商代到戰國

文字演化的通例）點又變為畫就寫作𠂤了

但就是剛字說文解字卷四刀部剛字古文作𠂤集

韵引作但汗簡三人部剛作𠂤並可證剛币當讀為工師剛工

雙聲並屬見紐工東部剛陽部東陽二部通轉是古代楚方言

的特徵如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畋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以盲聾狂

妨為韵莊子天地「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悅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以明聰顙爽揚為韵楚辭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以長明通為韵這些韵脚裏聾聰通三字東部其餘都是陽部

工師一詞戰國兵器銘文屢見一般都寫合文作𠂤或作𠂤右下方的兩點是合文符號有時省略不寫例如朝詞戈(三代一九·四六)高望戟(三代二〇·二二)卅三年戟(三代二〇·二三)四年戟(三代二〇·二五)七年矛(三代二〇·四〇羅氏誤名為十年上軍矛)十二年矛(三代二〇·四〇)八年相邦劍(三代二〇·四六)十五年劍(三代二〇·四七)等等此外國差鎛(三代一八·一七)有「攻」「币」長沙出土漆奩(長沙古物聞見記卷上頁一六又蔣玄佁楚

民族及其藝術卷一圖版九）有「右工帀」古璽文有「東武城攻帀」缽（十鐘山房印舉一·六）「宧右攻帀」（尊古齋古缽集林二集卷一）「右攻帀」缽（陳簠齋手拓古印集一·一八）例證極多茲不贅舉。

跟漢代的銅器銘文一樣戰國時期的兵器銘文往往列舉監造官吏及鑄工之名一般的格式是先舉監造官名（相邦郡守或縣令）次舉工師名最後是工名例如「廿五年上郡守口造高奴工師宮丞申工鬼薪哉」（郭沫若古代銘刻彙考金文續考引朝鮮平壤中學藏上郡戈）「五年相邦呂不韋詔吏圖丞口工寅」（三代二〇·二八呂不韋戟）再如「十三年口陽命（讀為縣令之令）每戲工帀口冒墨但黃」（三代二〇·二〇）「十二年少命（令）邯鄲口右軍工帀口口但口口」（巖窟吉金圖錄卷下·五六邯鄲戟）「七年口陽命（令）口口右軍工帀口但口」（周金文存六·九五）這三條銘

文以佢與工巿對舉而在上引楚器銘文中以之與佢巿對舉可見佢巿就是工巿因之佢也就等於工再如「齊城右造車錢」佢𠂤(三代二〇·一九齊城右戟)「佢殹」(三代二〇·五佢殹戟)這兩個佢字也應讀為工𠂤和殹都是工人之名

工師之名也見於典籍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國策東周策「周相呂倉見客于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月令孟冬之月鄭注「工師工官之長也」季春之月鄭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孟子趙

注「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一期一〇八至一一一頁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

王人聰同『安徽壽縣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器.經各家考釋後.銘文大體得以通讀.但其中仍有些字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釋.如「但」字即是一例.此字見于禽忎盤.「但帀紹奎差陳共為之.三代」吉金文存卷17.16.以但勺「但史秦苛膚為之.三代」卷18.27.5.等諸器中.「但」字下簡稱三代.「但始職名」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八)一七〇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以下簡稱大系.但未釋是何字.楊樹達在積微居金文說卷五楚王禽忎鼎跋中釋為侃.不同意劉體智據說文刀部剛字古文作佢.因而釋為剛的說法.他據說文侃字从仜.从川.認為兮仲鐘.猶鐘的但字.口下所从的三畫是橫寫的川.便斷定但即是說文的侃.而但是但的簡體.因此也即是侃字.

他并疑侃當讀為鍊或煉因侃屬溪母鍊煉屬見母二者音近故可借侃為鍊或煉

楊氏此說是很難成立的說文侃字所从的川本象流水的形狀金文與小篆裏的川字都作𠂤是三波折的竪畫即象流水之意說文川字下說貫穿通流水也這個解釋是不錯的可是侃字所从的是三橫的直畫却失此意同時金文裏从川的諸字如巠(巠)𡈼(𡈼)𡍮(𡍮)𡍮(州)等不論其位置在上或在下都作𠂤而不作三橫直畫因此釋侃為侃于字形結構是不合的

其次楊疑侃可假借為鍊或煉這也有問題侃與鍊煉聲母雖近然終究有別于通假關係本屬牽強況且經典中更不見有假侃為鍊或煉的確證所以楊氏在此作疑似之詞可見也并不能自信

在金文編裏則據說文刀部所附的古文仍釋為剛（金文編四·二三）朱德熙同志也釋剛并說「剛帀當讀為工師剛工双聲并屬見紐工東部剛陽部東陽二部通轉是古代楚方言的特徵」（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一期）對于此說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說文裏所附的古文雖然保存了一些與古器物銘中相同或相近的文字但終究不是原始資料就其來源說說文序中稱「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可見其所稱的古文不但所包括的時代廣泛來源也很龐雜有魯恭王所得壁中書有張蒼獻春秋左氏傳也有鼎彝銘文更有甄豐等所造的奇字這些材料都是很難徵信的而今書中所錄的古文中間幾經傳寫更不無譌誤因此我們認為不宜輕易根據說文所附的古文來解釋古器物上文字而應當是先把古器物上的文字確切認識以後據此來解釋說文所附的古文指出其相同或相近之點比如說文所附古文中有𠂤(羌)𡍮(舞)𢍏(為)諸字在古器銘中是不見有任何證據的這就不能隨意引以為據因此同樣在不能直接從古器銘中證明但是剛字之前也就決不能據說文所附古文來斷定但即是剛字其次把但釋為剛或讀為工從銘文內容來看是很難說得通的從古音通假關係來說東陽二部雖可通轉但剛

之可借為工也未見有何確證。但之不能讀為工。李學勤同志也已曾指出。他說「因為在同時的勺銘上。但師可簡稱為但。工師的身分與工大有不同。工師決不能自稱為工。況且楚器如楚懷王二十九年的漆奩銘文為二十九年大司口造吏丞向右工師為工大人台。工字并不作但。他并指出「但其實是治字。戰國題銘中的治最繁的形態是从人。火口二。但常省去其中任何一個部分。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一九五九年九期。我們認為李學勤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但」即是治字。但李對此字字形結構的分析。認為最繁形態中有一部分是从人。則是不妥當的。應从刀。其次李認為此字常可省去其中任何一個部分。這也是不妥當的。為了便于分析。現在把「但」字的幾種寫法摹錄如下。

I 1. 2. 3. 4.

II 1. 2. 3.

Ⅲ 𠂤 Ⅳ 𠂤[1] 𠂤[2] 𠂤[3] 𠂤[4] Ⅴ 𠂤

注：Ⅰ1.三代吉金文存卷20.47.3劍. Ⅰ2.三代卷20.47.4劍. Ⅰ3.三代卷20.40.6矛. Ⅰ4.三代卷20.41.1矛. Ⅱ1.三代卷20.35.1矛. Ⅱ2.三代卷20.27.2戟. Ⅱ3.三代卷20.26.1戟. Ⅲ兩周金文辭大系(五)280頁. Ⅲ1.三代卷20.5.2戟. Ⅲ2.金文編4.23但. 匀. Ⅲ3.金文編4.23禽忎盤. Ⅲ4.金文編4.23禽忎鼎. Ⅴ.齊魯封泥集存62.3.

以上Ⅰ式字金文編未收. Ⅱ式字金文編收入附錄. 從Ⅰ式看這字的較繁結構是从二. 火口. 刀. 其中刀字反寫成了匕形. 這在銅器銘文中有同樣的例子. 如金文編4.22所收之初字. 其所从的刀旁或作刂或作匕. 其次在古文字中人字與刀字是常相混淆的. 這一點唐蘭同志已曾指出過.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下編第四(卯)字形的混淆與Ⅰ1.的銘文是「口相王波邦右口筏匙從執齊.」Ⅰ2.的銘文錯誤.

是「十五年守相杰波邦右庫工帀岸不𠂤埶執齊由這兩段銘詞來看𠂤是屬于守相右庫工師之下的職名是很明顯的𠂤下一字當是任此職的人名執齊是在治鑄銅器中掌握銅錫之間配合的比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十八「詩周頌鄭箋云執持也謂執持此金朴依齊量鑄以為器」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因此从𠂤的字形及銘詞的內容來看應即是治字在這裏是作為一種職務的名稱

Ⅱ式字的結構與Ⅰ式相較是省去了口字刀與二左右易置刀字正寫并類似人字火字則簡化成了丨這在金文中也是有同例的如金文編10.7所收之𣪘(勝)字所从之火省作丨Ⅱ1的銘文是格氏𠂤執从銘例來看格氏為人名執當亦是執齊的意思因此𠂤亦應為治字

Ⅲ式字金文編也收入附錄.金文編九二七頁.此式與Ⅰ式相比.除省去了从火的部分外.其他部分的結構是完全相同的.應是Ⅰ式的簡化.此字見䏚治妊鼎.銘文是「䏚治妊乍毓改魚母媵子孫」永寶用.大系(三)二八。頁.這裏治是妊氏女的名字.改即己.為蘇國的姓氏.妊氏女名治嫁為蘇婦.稱為蘇治妊.她的女兒名魚.母為古代女子的美稱.魚母隨其父姓改.嫁與毓國.稱毓改魚母.這是蘇國君婦為其女兒所作的媵器.王獻唐.黃縣彝器三。頁.

Ⅳ式字只不過是Ⅲ式的變形.把=移到了右口下而已.則移到左邊.并寫成了彐或尸.但兩式字結構的組成部分則是完全相同的.

从以上四式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此字變化的特點.(1)从最繁的結構中可以省去从火或从口的任一部分.(2)刀字可

正寫或反寫.其位置可置于左邊.左上角或右上角.(3)二字可置于左上角或右下角.這些變化的特點.反映出當時此字的寫法還不固定.正處于簡化的過程.其簡化的趨向.即是

由此.我們可知.治字本作㳄.从水从台.㳄與㠯是㳄的簡化.而㠯則治的變形.但是到了小篆則譌變為㠯.成了从𠂤(冰)台聲的治字.台即㠯.可讀如貽.古屬之部.治古讀如與.屬魚部.但之魚二部是可以通轉的.如荀子.非相.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妖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于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后悔其始.」

其中治與子士起友市始為韵治是魚部其餘各字都屬之部
又如說文「慔憮也」慔憮同訓慔之部而憮則屬魚部
可是清代一些說文注家却根據小篆論變的治字加以說解
如段玉裁說「厶之融如鑠金然故鑪鑄亦曰治」說文解字注第十一篇厶部
朱駿聲也說「从厶台聲按凝則為厶釋則為水銷金遺熱即流
遇冷即合似之故从厶」說文通訓定聲頤部第五从我們以上對治字形體
演變的分析可知這些說法都是不可信的另外我們从漢印
封泥的文字裏也可得到很好的旁證例如V式字其全銘是
「治府」這是漢代郡國所置的冶鐵官署此式字的寫法與今隸
已是十分相近了一望而知即是治字但其結構并不从厶从
台把它與Ⅲ式相較只是把𠂤變成乙而已這說明它也是从
Ⅰ式演變而來的簡體字但還保存着較早形體的基本特徵

(考古一九七二年六期四五至四七頁關於壽縣楚器銘文中但字的解釋)

郝本性曰『兵器銘文中的「工師」應是兵器的監工者。荀子·王制篇「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于家，工師之事也」。荀子58頁，商務縮印古逸叢書本。庫工師略同于此。「治」君(尹)或稱「治」應為當時鑄造兵器的直接掌管者，掌握兵器合金比例。即考工記所謂「冶氏執上齊」。此外，根據二十五年上郡戈「工鬼薪」，三年上郡戈「工城旦」，二十七年上郡戈「工隸臣積」，四十年上郡戈「工隸臣庚」(郭沫若：金文叢考，417、418頁，1952年改編本，張政烺：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78年第三期第一七九頁)表明秦國用刑徒鬼薪、城旦、隸臣等官奴隸作冶鑄工人制造兵器。又據墨子等書記載，當時官府手工業中是有刑徒和奴隸參加勞動的。這些兵器多由司寇

來督造而刑徒歸司寇管理故可以証明韓國官府冶鑄工業中也使用刑徒勞動力(文物一九七二年十期三六至三七頁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銅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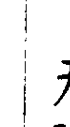
黃茂琳曰『三晉直接制造兵器的工人也是各庫兵器冶作坊中地位最低的一級就是冶三晉的冶相當于秦兵器中的燕兵器中叫做「攻」三晉的冶尹是冶之長相當于秦兵器中的丞燕兵器中叫做攻尹三晉的工師相當于秦兵器中的秦兵器中最低級的工有城旦鬼薪隸臣等刑徒也有戍邊的「更卒」所以冶之中也應有刑徒和卒丞和冶尹攻尹都是工和冶之上的直接管治者秦的丞不是刑徒三晉的冶尹和燕的攻尹當然都不是刑徒郝文說「冶尹或稱冶」混淆冶和冶尹的

區別看來是不對的。（考古一九七三年六期三七九頁新鄭出土戰國兵器中的一些問題）

周法高曰「朱德熙謂「剛」币當讀為「工師」「剛」「工」雙聲，并屬見紐，「工」東部，「剛」陽部，東陽二部通轉是古代楚方言的特徵」其說與余說全同。（金文零釋出版於一九五一年，較朱文早三年。）據郝本性文中所引韓兵銘文八—十五號皆「工币與」「但」並見，十六—二七號皆「工币與」「但」「君」（尹）「並見」，似以釋作「治」字較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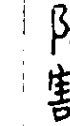
辨 辨 辨 辨篇 辨 辨 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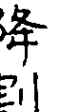
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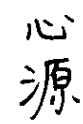


劃 不从刀段借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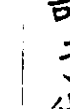
貢伯盨 害字重見 〈1492〉「劃」字貢眉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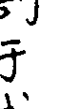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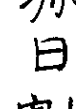




同上劃眉 〈1492〉「劃」字貢眉壽無疆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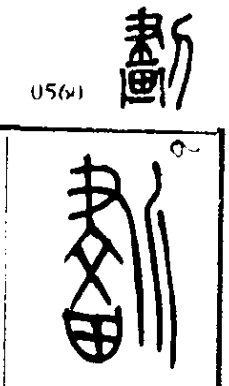
劃眉壽 〈0668〉 無虫鼎用「劃」字 盨眉壽

徐同柏曰「劃當讀為害曷古通故劃亦通害」（从古卷二、五頁周鄭專鼎）

徐同柏曰「劃讀為害曷古通故劃亦通害」（从古卷十、十三頁周鄭專鼎）

劉心源曰「劃即害即介釋名釋天害割也如割削物也書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割馬本作害宗周鐘𠂤其萬年多父盤受害福召伯父辛敢𠂤萬年是劃害介古皆通用矣」（奇觚卷二、十四頁無惠鼎）

d 高田忠周曰「此劃段借為句也。說文劇，剝也。从刀害聲。周禮内饔，割亨煎和之事。注肆解肉也。此劃字本義也。秦策，必割地以交于王矣。注猶分也。此等為轉義。而割从害聲，害字經傳多段借為曷，从曰句聲也。句劃通用，固為至當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一五頁）



劃

富奠劍

〈3149〉

「富奠之劃△鈴」

制

a 制

父辛卣 〈726〉「永寶用祠 ㄈ 嘗公 ㄇ 「ㄇ 制興 ㄇ 兼 ㄈ 宝不制 ㄇ」

〈3012〉 ㄇ 制 ㄇ 蓋 「 矰 針 僕 正 」

a 方濬益曰『說文制擊也廣雅釋言制斫也又釋詁制斷也楚辭愍命制讒賊於中廇兮注制去也』(綴遺卷十二・三十二頁益卣)

高田忠周曰『說文制擊也从刀弗聲廣雅釋詁一制斷也又釋言制斫也銘云不制亦繼續不斷之謂乎』(古籀篇二十八第一八頁)

a 柯昌濟曰『制說文擊也與此文訓不屬疑制字从刀古訓或引申為絕斬之誼不制猶云不絕矣』(韡華二八九頁父辛卣)

劉

劉 孟鼎

劉 毛公鼎

劉 散盤

劉 盂鼎

劉 師旂鼎

劉 師旂鼎

劉 師

刀守罰為罰注罰从刀守之則不動矣此言字當作罰也此為俗說』（古籀篇二十八第二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罰辠之小者从刀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按刀詈不詞罰責也从言剛剛古剛字見剛字條古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作[illegible]』（文源）

石志廉曰『詞應釋為罰字罰、散氏盤作[illegible]、毛鼎作[illegible]、[illegible]為罰之變體字、按[illegible]客應釋作罰客、罰客與鑄客性相類似乃掌治鑄的職官、稱罰客者疑其本身系出自刑徒』（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八頁陳直壺補正）

〈大45〉「諫罰」舡慶庶民左右母毋諱「奮慎卑辱罰」

劓

劓

辛鼎 〈.612〉「用其」

辛劓」

高田忠周曰『說文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或从刀鼻作劓為會意但臬訓射準的也从木自亦會意蓋其狀如鼻在面中央也臬轉義為法式小爾雅廣雅皆云臬法也然則劓字形聲包會意明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二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臬劓或从鼻按从刀从鼻為劓象』(文源)

〈大45〉「遹而尒倗劓」

a

剖 說文所無

敔盤

a 劉心源曰剖[1]無攷或釋割非或曰都字(奇觚卷八二五頁矢人盤)

高田忠周曰[2]按此字亦地名無義可攷只依形推讀耳萃編以為都字江云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魯天子之命孔穎達云石經古文魯作鄙說文攷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集古錄楊南仲云魯字古作𠂤古文旅皆作𣪊而者字用𣪊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鄙當是者字齊侯鎛都作𨛜張仲卣諸作𣪊他如堵作𡍮諸作𠂤皆可證此剖為都字从尸或从𠂤省者耳昶按此說頗確晉姜鼎譜字楊南仲釋為諸孔云割誤萃編諸說雖詳猶非是然左形作𠂤為者字不容疑右亦从刀而剖

字字書無見余謂剸即屠字說文屠刳也从尸者聲漢書高帝紀注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蓋疑字當从刀者聲古刀人二字形尤易混亦尸人殆無分別故剸譌作屠其誤蓋出小篆若夫刳裂之事與尸字毫無涉矣又按此篆若非屠字即者字也者訓別事詞也从刀所以分別之意也而古字段借者省形存聲金文恒例此字果為者亦當用為屠字』(古籀篇三十六第一五頁)

a 高鴻縉曰『剸从刀者聲疑古屠字大系考釋讀為諸是也』(散盤集釋十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屠 刳也从尸者聲同都切按从尸不得刳意當从刀者聲古必有書刀於字之左上方後

人不察誤為从尸耳字應依散盤作劉从刀者聲小篆移刀於左變作尸故說解說尸字意與屠字意不相應丁福保考引慧琳音義二卷十一頁屠注引說文刳也分割牲肉曰屠今二徐本奪第二義宜據補徐灝曰廣韻曰屠殺也裂也刳也尸子曰屠者割肉知牛之長少字例五篇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剞

剞 說文所無

剞 昌非

〈0361〉 剞 匕寶 ㄱ△

㚔口 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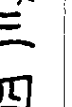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壺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从刀从「夾」

「夾」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刃

朱芳圃曰『說文刃部：傷也。从刃，从一，創刃，或从倉。馬敘倫曰：按刃篆本作𠂤，从刀、𠂤，象刀通過之物體，或象傷物所著之血，如前說為指事，如後說為會意，倫謂前說理校成也。六書疏證八、一〇。王筠曰：說非也。刃割也，象用刀刈艸之形，許君訓傷引伸之義也。蹩躠為戕，說文戈部：戕，槍也。宂國臣來弒君曰戕，从戈，爿聲。為愴，心部：愴，傷也，从心，倉聲。對轉鐸。蹩躠為斮，斤部：斮，斬也，从斤，昔聲。為惜，心部：惜，痛也，从心，昔聲。又按刃，古讀複音 tsiang、liang，故从之得聲之字，分為二系，如𣪊讀 tsiang，梁梁讀 liang 是也。』（釋蹩一三一頁刃）

劒

a

劒刃 不八刃

戊王劍 劒字重見

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肉也此劍字从斂或即此意字或从金从僉如富奠劒（錄遺五九）鄙王職劒（錄遺五九）齊良劒（兩罍軒卷八）等而鎌玉篇訓金也集韻訓鈲也蓋別一義或作僉如越王劒（錄遺五九）成聿劒（奇觚室卷一第二頁）由是言之劒之字有五體劒劍鎌鎌僉惟劍銘作鎌為最多僉則次之作鎌者僅此一見

劍之名見於載籍者曰輕呂（佚周書克殷解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孔曰輕呂劍名史記周本作輕劍曰徑路（漢書匈奴傳下刑白馬單于呂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曰屬鏤（左傳哀公十一年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曰鹿盧（古樂府腰間鹿盧劍可直千萬餘）曰櫑具（漢書佞幸不疑傳帶櫑具劍）其呂路盧古為魚部字鏤具古為侯部字魚侯旁轉可通乃語原相同之故郭氏謂劍之為物

起源於突厥語云.

外國學者謂起源于突厥語之 Kilig. (西周吳王劍考釋一

五五頁).

良有以也.(中國文字三十二册一至二頁說劍)

2709(4.609-0567)

丰

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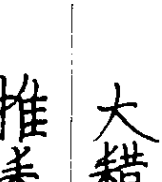
丰之觚 〈2207〉 「乙」 「甲」 「乙」

十丰章 〈1203〉 「甲」 王十丰章

乙亥鼎玉 「王錫曰豩

吳大澂曰『丰乙亥敦玉十丰象三玉相連之形二玉曰玨三玉曰丰許氏說王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知古有三玉一貫者』(古籀補附錄三十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按未篆从木推丰未以推土非以推艸丰土塊也即埶之省古韻微丰泰皆雙聲旁轉害字从心害聲害即害之省見害字條是古聲亦轉入泰韻也』(文源)



耤

令鼎王大耤農于諆田

〈0660〉

「王大耤耤農于諆田鬲」

吳大澂曰「吳中丞釋作蒐諆田鼎王大蒐」（古籀補附録八頁）

劉心源曰「耤余向釋㚔據古云耤上作人推耒形下从笛今從之其實从 即耜即耒古刻揚字从耒例之此為耤字原可讀耤也」（奇觚卷十六、十四頁令鼎）

孫詒讓曰「說文耒部耤帝耤千畝也从耒昔聲金文大耤鼎云王大耤農于諆田饗王射耤字作 鄘綏奇譠舊釋為上从入推耒形或釋蒐殊無義據今諦案之此古文奇字實當為从㚔昔聲耤之从㚔義蓋取於早說文夕部㚔早敬也猶饗之从㲻說文㲻部㲻早昧爽

也从臼辰弓夕為飛臼辰為襄意恉並同王耕耤蓋亦以昧爽皆同意又饗耕也从襄㠯聲故下云饗王射饗即饗畫飧也說文飧部饗或作王既耤而後畫飧明耤在畫前矣經典耤田字多段藉籍為之此文獨詭異罕見故為疏通證明之(名原下二五頁)

高田忠周曰『筠清館釋此篆為蒐字以偁大蒐鼎殊誤說文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然則此銘正字正用也凡經傳借藉為之又後人所用借字亦耤省文此篆从丮亻人有所持之象故造字之法人丮互通用即知借字从人與从丮同意亦合上文耕作借也然則六書云叚借亦耤字轉義異文耳周語宣王不藉千畝又詩韓奕實畝實籍以籍為之又劉氏心源云此字从弓即小篆之弓隸書之丮今俗作丸執孰等字之所从也本銘中揚字从此下从谷乃卻字左旁从

豕則合虘字為之說文谷重文朦知谷虘古音同也說文卻相
踦卻也御覽引作敷御受屈也惙勞也此以卻與農連文蓋用為惙謂
勞苦也今俗所用之劇亦此義此攷雖精頗為迂曲不逮吳式芬
釋迴遠矣（古籀篇八十三第三九頁）
徐中舒曰甲骨銅器中之耤字就是象人側立推耒舉足刺地
之形故耤之本義應釋為蹈為履
籍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也——後漢書明帝紀
注引五經要義
藉謂蹈藉也——顏師古漢書文紀注引臣瓚說
籍藉耤古通用字或轉為蹝
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畮——淮南子主術訓
脩脛者使之跖鑊（鑊太平御覽引作鐸）——淮南子齊俗訓
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蹝耒躬耕者之勤也——

鹽鐵論取下篇

民躧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鹽鐵論未通篇

跕躧古通用淮南高誘注跕蹈也此可證蹈履為藉字正解(論語)

民無所措手足即從此義引伸後來藉字為借義所奪

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詩載芟序鄭箋

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風俗通祀典

因別造一踖字以為蹈履之踖(集刊第二本一分五二頁朱芳圃考)

高鴻縉曰按[illegible]字原倚[illegible](古耒字)畫人持之而耕之形由文[illegible]生意故託以寄耕田之耕動詞甲文前七一五三片丙子呼[illegible]受年周人加昔為音符如令鼎王大[illegible]農于諆田載簋命女作司土嗇司[illegible]田是也後人用字亦通段以代借秦人

另造耕以代耤耕行而耤少用矣後又有畊字例二篇三一
〇至三一一頁

〈大26〉「官嗣耤」田

角

a

角 角戊父甲鼎 〈0328〉「△角戊父丙」

b 鄂侯鼎 〈0663〉「伐角△」

伯角父盉 〈1947〉「白伯△角」

c 父作寶盉

弔角父盉 〈1239〉「叔角父作朕皇考宄公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角獸角也象形按古作 鼎取方作 父敦制字之始本當作方象角形後變為耳』（文源）

高鴻縉曰『按此殆畫牛角之形遂以為凡獸角之稱字例二篇八四頁』

觸

觸

互相觸戦

〈3134〉李必相觸迭
成市葉之武

衡

衡 轅前橫木縛轅者詩秦箋約紙錯 〈0180〉 『說文』衡 衡傳錯衡文衡也毛公鼎金甬首道衡

衡 畫生盨 〈1387〉 『說文』衡 衡牛觸橫大木 从角大行聲按角大為橫大木於角不顯古作衡 畫生 从角矢行聲矢傾側也猶橫取遏東之義或作衡 毛公鼎 變矢从大 (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奧古文衡如此案古文省行耳金文毛公鼎作衡番生敦作衡與篆文近據此則鹵乃自之寫譌玉篇作奧是也 (古攷三九頁)

高鴻縉曰『按衡字本義即後世縱橫之橫牛角矢行聲小篆變作角大意稍晦角大不必橫也縱衡字本如此詩南山衡從其畝是也後以天枰之衡桿亦曰衡又與其銓連稱銓衡稱權衡久為所專乃另段橫以代衡其實橫闌木也(闌門遮也)前人僅以同音通段以代衡』(字例五篇一七三頁)

鬳

鬳 汗簡入部余仲容釋為

鬳見義也切韵鬳仲多壺〈2782〉作醴壺

鬳仲多

鬳姬作旅

鬳姬作旅

〈1244〉

鬳姬作旅

鬳姬作旅

鬳姬作旅

左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 此據吳子苾閣學攗古錄吳釋為唐甚塙吳荷屋撫部筠清館金石錄亦載此盨而所摹字形多闕誤釋 為 尤謬左形與此 字形聲從橫小異而大致略同右旁豦畫殘闕似是从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 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祖唐叔彼盨曰皇祖 公自是唐公無疑兩文蓋皆簡易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 从口昜易亦聲也辟氏鐘鼎款識齊侯鎛鐘說商湯云虩虩成唐彼以唐為湯亦唐昜聲近相通之證然則此壺 中多亦即唐仲多也唯 字左从 不能塙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籀文作 云或从 省此疑即段觴為唐李即 之省變若然此字實从 省昜聲但左形李下尚有筆畫吳窓齋撫作 則以為从夂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本从又即以又持 也攷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資敦昏字作 此左上从

杳正同彼杳下从七者疑从字省即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文有𡛧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𡛧古婚字其上从杳声亦與此合下从夕形則與吳撫亦似相應然許書屢字論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及仲良壺婚觀字作𡛧多父盤婚葊字作𡛧毛公鼎作𡛧孟鼎作𡛧薛氏款識窖罄龍敔亦有此二字而彔伯敔作𡛧畢畫傳撫多誤今不復校彔伯敔作𡛧別有𡛧字說文無𡛧字疑即揯之異文毛公鼎作𡛧單伯鐘作𡛧彔伯敔作𡛧又有𡛧字毛公鼎作𡛧又有𡛧字說文亦未收疑旂之異文猶肋腊同字也孟鼎殘字作𡛧其偏旁並可與此參證合校諸文並奇異緐縟以意推之古文婚字蓋从昏从女从耳會意疑取昏禮合巹之義毛鼎𡛧字上声下奴中著且形即豆之省彔敔變作𡛧似亦其流變可為从巹省之證多父盤則似从七與齊侯敔李相近並氏之省晉侖

弟二鬲字殘畫亦類此殳仲良壺从刃者似从又即鬳下之又此壺杳下似亦从刃吳誤仍為夂殳壺右復箸旦者金文耳字多如此作即取之省毛鼎彔敢盂鼎亦有此形綜校諸婚字大氏从娶从鬳鬳省諸器邊異互有省變要其从杳則同足證古文婚鬳二字上形略同此壺鬲字即从古文鬳省說文鬳字傳寫失真其上半形尚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嬰字而誤其巳止夂三形聲義皆無可傳以金文校之从巳者即耳之誤从止者即又之誤中从川者或又即豆省之形誤下从夂者又女之誤由是可以見古文鬳上半之正形並籍此可定古文婚之為从鬳省許書古籀文舛異百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為唐叔虞其後為晉一為堯後周書王會說墠上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

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同列於會又有近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正段錯出往往幷互三唐國未必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鬻為正體亦未可定』(述林七第二五至二七頁周唐中多壺拓本跋)

丁佛言曰『夢韓仲侈壺古文觴从爵原書釋韓非曰夢灕嫖敢左下象爵之足形篆書誤為从角』(古籀補補卷四第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古籀補並云此韓字妄極矣今審篆形當為觴字請試說之說文婚字籀文作壻而轉寫有誤先哲往往有說如鐘鼎古文作㚔中山王鼎作㚔其字皆从女明晳而㚔盧諸形應爵字省文或謂婚字何以从爵曰儀禮士昏禮實四爵

合登注合登破匏也是所以婚字从女爵會意又說文觴觶實曰觴虛曰觶从角㯥省聲會意籀文觴从爵省厲正與婚字同意也韓詩說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然則觴字从爵亦會意也因謂此篆左正古文爵字右从昜顯然者此明皆籀文觴字但說文上意下聲此篆即左意右聲均皆同意耳朱駿聲云字亦作酳禮記投壺請行觴表記觴酒豆肉秦策觴將軍莊子徐無鬼王觴之段借為鬺即書高太玄竈次五鼎大可觴此攷為是（古籀篇九十三第三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觴觶實曰觴虛曰觶从角㯥省聲會意籀文觴从爵省式陽切

按觴韓仲修壺有[illegible]从爵昜孫詒讓曰疑即段觴為唐潘嫖設有[illegible]丁佛定曰左下象爵之足形篆書誤為从角魯矣觴

作爵从𠂤从𠂤(爵)易省聲是古觴字从爵省者始於籀文也(字例五篇二〇九頁)

a

學 說文所無

學子鬲 <0789>

學子卣

旅車旅鼎鼎

b

敫 从又

敫子卣 <0466>

敫子口口

宅圖口斝